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

【宋纪一】 起上章浚滩，尽昭阳大渊献，凡四年。

高祖武皇帝

永初元年（庚申，公元四二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魏主还宫。

秦王炽磐立其子暮末为太子，仍领抚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赦，改元建弘。

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，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。我首唱大义，兴复帝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，功成业著，遂荷九锡。今年将衰暮，崇极如此，物忌盛，非可久安；今欲奉还爵位，归老京师。”群臣惟盛称功德，莫谕其意。日晚，坐散。中书令傅亮还外，乃悟，而宫门已闭，亮叩扉请见，王即开门见之。亮入，但曰：“臣暂宜还者。”王解其意，无复他言，真云：“须几人自送？”亮曰：“数十人可也。”即时奉辞。亮出，已夜，见长星竟天，拊髀叹曰：“我

常不信天文，今姑验矣。”亮至建康，夏，四月，征王入辅。王留子义康为都督豫、司、雍、并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寿阳。义康尚幼，以相国参军南阳刘湛为长史，决府、州事。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，常自比管、葛，博涉书史，不为文章，不喜谈议，王甚重之。

五月，乙酉，魏更谥宣武帝曰道武帝。

魏淮南公司马国璠、池阳子司马道赐谋外叛，司马文思告之。庚戌，魏主杀国璠、道赐，赐文思爵郁林公。国璠等连引平城豪桀，坐族诛者数十人，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当坐。魏主以玄之燕朝旧族，欲宥其一子。玄之曰：“弟子磨奴早孤，乞全其命。”乃杀玄之四子而宥磨奴。

六月，壬戌，王至建康。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，具诏草呈帝，使书之。帝欣然操笔，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载；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遂书赤纸为诏。

甲子，帝逊于琅邪第，百官拜辞，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恸。丁卯，王为坛于南郊，即皇帝位。礼毕，自石头备法驾入建康宫。徐广又悲感流涕，侍中谢晦谓之曰：“徐公得无小过！”广曰：“君为宋朝佐命，身是晋室遗老，悲观之事，固不可同。”广，邈之弟也。帝临太极殿，大赦，改元。其犯乡论清议，一皆荡涤，与之更始。

裴子野论曰：昔重华受终，四凶流放；武王克殷，顽民迁洛。天下之恶一也，乡论清议，除之，过矣！

奉晋恭帝为零陵王，优崇之礼，皆仿晋初故事，即宫于故秣陵县，使冠军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。降褚后为王妃。

庚午，以司空道怜为太尉，封长沙王。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，以道怜子义庆袭其爵。其馀功臣徐羨之等，增位进爵各有差。

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，王镇恶为龙阳县侯。上海叹念穆之，曰：“穆之不死，当助我治天下。可谓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’！”又曰：“穆之死，人轻易我。”

立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，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，义康为彭城王。

己卯，改《泰始历》为《永初历》。

魏主如翳犊山，遂至冯鹵池。闻上受禅，驿召崔浩告之曰：“卿往年之言验矣，朕于今日始信天道。”

秋，七月，丁酉，魏主如五原。

甲辰，诏以凉公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酒泉公；秦王炽磐为安西大将军。

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林邑，大破之，所杀过半。林邑乞降，前后为所钞掠者皆遣还。慧度在交州，为政纤密，一如治家，吏民畏而爱之，城门夜开，道不拾遗。丁未，魏主如云中。

河西王蒙逊欲伐凉，先引兵攻秦浩亶；既至，潜师还屯川岩。

凉公歆欲乘虚袭张掖；宋繇、张体顺切谏，不听。太后尹氏谓歆曰：“汝新造之国。地狭民希，自守犹惧不足，何暇伐人！先王临终，殷勤戒汝：深慎用兵，保境宁民，以俟天时。言犹在耳，奈何弃这！蒙逊善用兵，非汝之敌，数年以来，常有兼并之志。汝国虽小，足为善政，修德养民，静以待之。彼若昏暴，民将归汝；若其休明，汝将事之。岂得轻为举动，侥幸非望！以吾观之，非但丧师，殆将亡国！”亦不听。宋繇叹曰：“今兹大事去矣！”

歆将步骑三万东出。蒙逊闻之，曰：“歆已入吾术中，然闻吾旋师，必不敢前。”乃露布西境，云已克浩亶，将进攻黄谷。歆闻之，喜，进入都渎涧，蒙逊引兵击之，战于怀城，歆大败。或劝歆还保酒泉，歆曰：“吾违老母之言以取败，不杀此胡，何面目复见我母！”遂勒兵战于蓼泉，为蒙逊所杀。歆弟酒泉太守翻、新城太守预、领羽林右监密、左将军眺、右将军亮西奔敦煌。

蒙逊入酒泉，禁侵掠，士民安堵。以宋繇为吏部郎中，委之选举；凉之旧臣有才望者，咸礼而且之。以其子牧犍为酒泉太守。敦煌太守李恂，翻之弟也，与翻等弃敦煌奔北山。蒙逊以索嗣之子元绪行敦煌太守。

蒙逊还姑臧，见凉太后尹氏而劳之，尹氏曰：“李

氏为胡所灭，知复何言！”或谓尹氏曰：“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，奈何傲之！且国亡子死，曾无忧色，何也？”尹氏曰：“存亡死生，皆有天命，奈何更如凡人，为儿女子之悲乎！吾老妇人，国亡家破，岂可复惜馀生，为人臣妆乎！惟速死为幸耳。”蒙逊嘉而赦之，娶其女为牧犍妇。

八月，辛未，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。癸酉，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。

闰月，壬午，诏晋帝诸陵悉署守卫。

九月，秦振武将军王基等袭河西王蒙逊胡园戍，俘二千余人而还。

李恂在敦煌在惠政。索元绪粗险好杀，大失人和。郡人宋承、张弘信招恂。冬，恂帅数十骑入敦煌，元绪东奔凉兴。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改元永建。河西王蒙逊遣世子政德攻敦煌，恂闭城不战。

十二月，丁亥，可城羌酋狄温子帅三千馀家降魏。

是岁，魏姚夫人卒，追谥昭哀皇后。

永初二年（辛酉，公元四二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裴子野论曰：夫郊祀天地，修岁事也。赦彼有罪，夫何为哉！

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，尚书仆射徐羨之为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。

辛未，魏主行如公阳。

河西王蒙逊帅众二万攻李恂于敦煌。

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、辅国将军元基攻上邽，遇霖雨而还。

三月，甲子，魏阳平王熙卒。

魏主发代者六千人筑苑，东包白登，周三十馀里。

河西王蒙逊筑堤壅水以灌敦煌；李恂乞降，不许。恂将宋承等举城降。恂自杀。蒙逊屠其城，获恂弟子宝，囚于姑臧。于是西域诸国皆诣蒙逊称臣朝贡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朔，诏所在淫祠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；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

吐谷浑王阿柴遣使降秦，秦王炽磐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安州牧、白兰王。

六月，乙酉，魏主北巡至蟠羊山。秋，七月，西巡至河。

河西王蒙逊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、建节将军沮渠苟生帅众七千伐秦。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等师步骑五千拒之，败鄯善等于五涧，虏苟生，斩首二千而还。

初，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张伟，使鸩零陵王，伟叹曰：“鸩君以求生，不如死！”乃于道自饮而卒。伟，邵之兄也。太常褚秀之、侍中褚淡之，皆王之妃兄也。王每生男，帝辄令秀之兄弟方便杀之。王自逊位，深虑祸及，与褚妃共处一室，自煮食于床前，饮食

所资，皆出褚妃，故宋人莫得伺其隙。九月，帝令淡之与兄右卫将军叔度往视妃，妃出就别室相见。兵人逾垣而入，进药于王。王不肯饮，曰：“佛教，自杀者不复得人身。”兵人以被掩杀之。帝帅百官临于朝堂三日。

庚戌，魏主还宫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诏以河西王蒙逊为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

己亥，魏主如代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葬晋恭帝于冲平陵，帝帅百官瞻送。

十二月，丙申，魏主西巡，至云中。

秦王炽磐遣征西将军孔子等帅骑二万击契汗秃真于罗种。

河西王蒙逊所署晋昌太守唐契据郡叛，蒙逊遣世子政德讨之。契，瑶之子也。上之为宋公也，谢瞻为宋台中书侍郎，其弟晦为右卫将军。时晦权遇已重，自彭城还都迎家，兵客辐凑，门巷填咽。瞻在家，惊骇，谓晦曰：“汝名位未多，而人归趣乃尔！吾家素以恬退为业，不愿干豫时事，交游不过亲朋。而汝遂势倾朝野，此岂门户之福邪！”乃以篱隔门庭曰：“吾不忍见此。”乃还彭城，言于宋公曰：“臣本素士，父祖位不过二千石。弟年始三十，志用凡近，荣冠台府，位任显密。福过灾生，其应无远；特乞降黜，以保衰门。”前后屡陈之。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，瞻故向亲旧陈说，用为戏笑，以

绝其言。及上即位，晦以佐命功，位任益重，瞻愈忧惧。是岁，瞻为豫章太守，遇病不疗。临终，遗晦书曰：“吾得启体幸全，亦何所恨！弟思自勉励，为国为家。”

永初三年（壬戌，公元四二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朔，魏主自云中西巡，至屋窰城。

癸丑，以徐羨之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刺史如故；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；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，入直殿省，总统宿卫。徐羨之起自布衣，又无术学，直以志力局度。一旦居廓庙，朝野推服，咸谓有宰臣之望。沈密寡言，不以忧喜见色。颇工弈棋，观戏常若未解，当世倍以此推之。傅亮、蔡廓常言：“徐公晓万事，安异同。”尝与傅亮、谢晦宴聚，亮、晦才学辩博，羨之风度详整，时然后言。郑鲜之叹曰：“观徐、傅言论，不复以学问为长。”

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，获男女二万口，牛羊五十馀万头。秃真帅骑数千西走，其别部树奚帅户五千降秦。

二月，丁丑，诏分豫州淮以东为南豫州，治历阳，以彭城王义康为刺史。又分荆州十郡置湘州，治临湘，以左卫将军张邵为刺史。

丙戌，魏主还宫。

三月，上不豫，太尉长沙王道怜、司空徐羨之、尚书仆射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

药。群臣请祈祷神祇，上不许，唯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宗庙而已。上性不信奇怪，微时多符瑞，及贵，史官审以所闻，上拒而不答。

檀道济出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镇广陵，悉监淮南诸军。

皇太子多狎群小，谢晦言于上曰：“陛下春秋既高，宜思存万世，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负荷非才。”上曰：“庐陵何如？”晦曰：“臣请观焉。”出造庐陵王义真，义真盛欲与谈，晦不甚答。还曰：“德轻于才，非人主也。”丁未，出义真为都督南豫、豫、雍、司、秦、并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是后，大州率加都督，多者或至五十州，不可复详载矣。

帝疾瘳，己未，大赦。

秦、雍流民南入梁州；庚申，遣使送绢万匹，且漕荆、雍之谷以赈之。

刁逵之诛也，其子弥亡命。辛酉，弥帅数十人入京口城，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击斩之。

乙丑，魏河南王曜卒。

夏，四月，甲戌，魏立皇子焘为太平王，拜相国，加大将军；丕为乐平王，弥为安定王，范为乐安王，健为永昌王，崇为建宁王，俊为新兴王。

乙亥，诏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。

秦王焜磐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。筑列浑

城于汁罗以镇之。

五月，帝疾甚，召太子诫之曰：“檀道济虽有干略，而无远志，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。徐羨之、傅亮，当无异图。谢晦数从征伐，颇识机变，若有同异，必此人也。”又为手诏曰：“后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一委宰相，母后不烦临朝。”司空徐羨之、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。癸亥，帝殁于西殿。

帝清简寡欲，严整有法度，被服居处，俭于布素，游宴甚稀，嫔御至少。尝得后秦高祖从女，有盛宠，颇以废事；谢晦微谏，即时遣出。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岭南尝献入筒细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恶其精丽劳人，即付有司弹太守，以布还之，并制岭南禁作此布。公主出适，遣送不过二十万，无锦绣之物。内外奉禁，莫敢为侈靡。

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七，大赦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立妃司马氏为皇后。后，晋恭帝女海盐公主也。

魏主服寒食散，频年药发，灾异屡见，颇以自忧。遣中使密问白马公崔浩曰：“属者日食赵、代之分。朕疾弥年不愈，恐一旦不讳，诸子并少，将若之何？其为我思身后之计。”浩曰：“陛下春秋富盛，行就平愈；必不得已，请陈瞽言。自圣代龙兴，不崇储贰，是以永兴之始，社稷几危。今宜早建东宫。选贤公卿以为师傅，左右信臣以为宾友；入总万机，出抚戎政。如此，则陛

下可以优游无为，颐神养寿。万岁之后。国有成主，民有所归，奸宄息望，祸无自生矣。皇子焘年将周星，明睿温和，立子以长，礼之大经，若必待成人然后择之，倒错天伦，则召乱之道也。”魏主复以问南平公长孙嵩。对曰：“立长则顺，置贤则人服；焘长且贤，天所命也。”帝从之，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，使之居正殿临朝，为国副主。以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、北新公安同为左辅，坐东厢，西面；崔浩与太尉穆观、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，坐西厢，东面；百官总己以焉。帝避居西宫，时隐而窥之，听其决断，大悦，谓会议臣曰：“嵩宿德旧臣，历事四世，功存社稷；斤辩捷智谋，名闻遐迩；同晓解俗情，明练于事；观达于政要，识吾旨趣；浩博闻强识，精察天人；霍虽无大用，然在公专谨。以此六人辅相太子，吾与汝曹巡行四境，伐叛柔服，足以得志于天下矣。”

嵩实姓拔拔，斤姓达奚，观姓丘穆陵，堆姓丘敦。是时，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，姓多重复，及高祖迁洛，始皆改之。旧史患其烦杂难知，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，今从之。

魏主又以典东西部刘絜、门下奏事代人古弼、直郎徒河卢鲁元忠谨恭勤，使之给侍东宫，分典机要，宣纳辞令。太子聪明，有大度。群臣时奏所疑，帝曰：“此非我所知，当决之汝曹国主也。”

六月，壬申，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、尚书令，

以领军将军谢晦领中书令，侍中谢方明为丹阳尹。方明善治郡，所至有能名；承代前人，不易其政，必宜改者，则以渐移变，使无迹可寻。

戊子，长沙景王道怜卒。

魏建义将军刁雍寇青州，州兵击破之。雍收散卒，走保大乡山。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葬武皇帝于初宁陵，庙号高祖。

河西王蒙逊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帅众一万，耀兵岭南，遂屯五涧。九月，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等骑六千击之。

初，魏主闻高祖克长安，大惧，遣使请和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。及高祖殂，殿中将军沈范等奉使在魏，还，及河，魏主遣人追执之，议发兵取洛阳、虎牢、滑台。崔浩谏曰：“陛下不以刘裕歆起，纳其使贡，裕亦敬事陛下。不幸今死，遽乘丧伐之，虽得之，不足为美。且国家今日亦未能一举取江南也，而徒有伐丧之名，窃为陛下不取。臣谓宜遣人吊祭，存其孤弱，恤其凶灾，使义声布于天下，则江南不攻自服矣。况裕新死，党与未离，兵临其境，必相帅拒战，功不可必。不如缓之，待其强臣争权，变难必起，然后命将出帅，可以兵不疲劳，坐收淮北也。”魏主曰：“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，今我乘裕丧而伐之，何为不可！”浩曰：“不然。姚兴死，诸子交争，故裕乘衅伐之。今江南无衅，不可比也。”

魏主不从，假司空奚斤节，加晋兵大将军、行扬州刺史，使督宋兵将军、交州刺史周几、吴兵将军、广州刺史公孙表同入寇。

乙巳，魏主如垒南宫，遂如广宁。

辛亥，魏人筑平城外郭，周围三十二里。

魏主如乔山，遂东如幽州。冬，十月，甲戌，还宫。魏军将发，公卿集议于监国之前，以先攻城与先略地。奚斤欲先攻城，崔浩曰：“南人长于守城，昔苻氏攻襄阳，经年不拔。今以大兵坐攻小城，若不时克，挫伤军势，敌得徐严而来，我怠彼锐，此危道也。不如分军抢地，至淮为限，列置守宰，收敛租谷，则洛阳、滑台、虎牢更在军北，绝望南救，必沿河东走；不则为囿中之物，何忧其不获也！”公孙表固请攻城，魏主从之。于是奚斤等帅步骑二万，济河，营于滑台之东。

时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，东郡太守王景度告急于德祖，德祖遣司马翟广等将步骑三千救之。

先是，司马楚之聚众在陈留之境，闻魏兵济河，遣使迎降。魏以楚之为征南将军、荊州刺史，使侵扰北境。德祖遣长社令王法政将五百人戍邵陵，将军刘怜将二百骑戍雍丘以备之。楚之引兵袭怜，不克。会台送军资，怜出迎之，酸枣民王玉驰以告魏。丁酉，魏尚书滑稽引兵袭仓垣，兵吏悉逾城走，陈留太守冯翊严稜诣斤降。魏以王玉为陈留太守，给兵守仓垣。

奚斤等攻滑台，不拔，求益兵。魏主怒，切责之；壬辰，自将诸国兵五万馀人南出天关，逾恒岭，为斤等声援。

秦出连虔与河西沮渠成都战，禽之。

十一月，魏太子焘将兵出屯塞上，使安定王弥与安同居守。

庚戌，奚斤等急攻滑台，拔之。王景度出走；景度司马阳瓚为魏所执，不降而死。魏主以成皋侯苟儿为兖州刺史，镇滑台。

斤等进击翟广等于土楼，破之，乘胜进逼虎牢；毛德祖与战，屡破之。魏主别遣黑槊将军于栗磾将三千人屯河阳，谋取金墉，德祖遣振威将军奚晃等缘河拒之。十二月，丙戌，魏主至冀州，遣楚兵将军、徐州刺史叔孙建将兵自平原济河，徇青、兖。豫州刺史刘粹遣治中高道瑾将步骑五百据项城，徐州刺史王仲德将兵屯湖陆。于栗磾济河，与奚斤并力攻奚晃等，破之。

魏主遣中领军代人娥清、期思侯柔然闾大肥将兵七千人会周几、叔孙建南渡河，军于碣磝。癸未，兖州刺史徐琰弃尹卯南走，于是泰山、高平、金乡等郡皆没于魏。叔孙建等东入青州，司马爱之、季之先聚众于济东，皆降于魏。

戊子，魏兵逼虎牢，青州刺史东莞竺夔镇东阳城，遣使告急。

己丑，诏南兖州刺史檀道济监征讨诸军事，与王仲德共救之。庐陵王义真遣龙骧将军沈叔狸将三千人就刘粹，量宜赴援。秦王炽磐征秦州牧昙达为左丞相、征东大将军。

营 阳 王

景平元年（癸亥，公元四二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辛丑，帝礼南郊。

魏于栗磾攻金墉，癸卯，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走。

魏主以栗磾为豫州刺史，镇洛阳。

魏主南巡垣岳，丙辰，至鄴。

“己未，诏征豫章太守蔡廓为吏部尚书。廓谓傅亮曰：“选事若悉以见付，不论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”亮以语录尚书徐羨之，羨之曰：“黄、散以下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复措怀；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同异。”廓曰：“我不能为涂干木署纸尾！”遂不拜。干木，羨之小字也。选案黄纸，录尚书与吏部沿书连名，教训廓云然。

沈约论曰：“蔡廓固辞铨衡，耻为志屈；岂不知选、

录同体，义无偏断乎！良以主暗时难，不欲居通塞之任。远矣哉！

庚申，檀道济军于彭城。

魏叔孙建入临淄，所向城邑皆溃。竺夔聚民保东阳城，其不入城者，使各依据山险，芟夷禾稼。魏军至，无所得食。济南太守垣苗帅众依夔。

刁雍见魏主于鄴，魏主曰：“叔孙建等入青州，民皆藏避，攻城不下。彼素服卿威信，今遣卿助之。”乃以雍为青州刺史，给雍骑，使行募兵以取青州。魏兵济河向青州者凡六万骑，刁雍募兵得五千人，抚慰士民，皆送租供军。

柔然寇魏边。二月，戊辰，魏筑长城，自赤城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馀里，备置戍卒，以备柔然。

丁丑，太皇太后萧氏殂。

河西王蒙逊及吐谷浑王阿柴皆遣使入贡。庚辰，诏以蒙逊为都督凉、秦、河、沙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凉州牧、河西王；以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浇河公。

三月，壬子，葬孝懿皇后于兴宁陵。

魏奚斤、公孙表等共攻虎牢，魏主自鄴遣兵助之。毛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，分为六道，出魏围外；募敢死之士四百人，使参军范道基等帅之，从穴中出，掩袭其后。魏军惊忧，斩首数百级，焚其攻具而还。魏兵虽

退散，随复更合，攻之益急。奚斤自虎牢将步骑三千，攻颍川太守李元德等于许昌，魏以颍川人庚龙为颍川太守，戍许昌。

毛德祖出兵与公孙表大战，从朝至晡，杀魏兵数百。会奚斤自许昌还，合击德祖，大破之，亡甲士一千余人，复婴城自守。

魏主又遣万余人从白沙渡河，屯濮阳南。

朝议以项城去魏不远，非轻军所抗，使刘粹召高道瑾还寿阳；若沈叔狸已进，亦宜且追。粹奏：“虜攻虎牢，未复南向，若遽摄军舍项城，则淮西诸郡无所凭依。沈叔狸已顿肥口，又不宜遽退。”时李元德帅散卒二百至项，刘粹使助高道瑾戍守，请宥其奔败之罪，朝议并许之。

乙己，魏主畋于韩陵山，遂如汲郡，至枋头。

初，毛德祖在北，与公孙表有旧。表有权略，德祖患之，乃与交通音问；密遣人说奚斤，云表与之连谋。每答表书，多所治定；表以书示斤，斤疑之，以告魏主。先是，表与太史令王亮少同营署，好轻侮亮；亮奏“表置军虎牢东，不得便地，故令贼不时灭。”魏主素好术数，以为然，积前后仇，使人夜就帐中缢杀之。

乙卯。魏主济自灵昌津，遂如东郡、陈留。

叔孙建将三万骑逼东阳城，城中文武才一千五百人，竺夔、垣苗悉力固守，时出奇兵击魏，破之。魏步骑

绕城列陈十馀里，大治攻具。夔作四重堑，魏人填其三重，为童车以攻城，夔遣人从地道中出，以大麻系巨挽之令折。魏人复作长围，长攻逾急。历时浸久，城转堕坏，战士多死伤，馀众困乏，旦暮且陷。檀道济至彭城，以司、青二州并急，而所领兵少，不足分赴；青州道近，竺夔兵弱，乃与王仲德兼行先救之。

甲子，刘粹遣李元德袭许昌，斩庾龙。元德因留绥抚，并上租粮。

魏主至盟津。于栗磾造浮桥于冶阪津。乙丑，魏主引兵北济，西如河内。娥清、周几、闾大肥徇地至湖陆、高平，民屯聚而射之。清等尽攻破高平诸县，灭数千家，虏掠万馀口；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，以兵少不敢出。

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楼拔助奚斤攻虎牢。毛德祖随方抗拒，颇杀魏兵，而将士稍零落。

夏，四月，丁卯，魏主如成皋，绝虎牢汲河之路。停三日，自督众攻城，竟不能下，遂如洛阳观《石经》。遣使祀嵩高。

叔孙建攻东阳，堕其北城三十许步。刁雍请速入，建不许，遂不克。及闻檀道济等将至，雍又谓建曰：“贼畏官军突骑，以锁连车为函陈。大岨已南，处处狭隘，车不得方轨。雍请将所募兵五千据险以邀之，破之必矣。”时天暑，魏军多疫。建曰：“兵人疫病过半，若相持不休，兵自死尽，何须复战！今全军而返，计之上也。”

己巳，道济军于临朐。壬申建等烧营及器械而遁。道济至东阳，粮尽，不能追。竺夔以东阳城坏，不可守，移镇不其城。

叔孙建自东阳趋滑台，道济分遣王促德向尹卯。道济停军湖陆，仲德未至尹卯，闻魏兵已远，还就道济。刁雍遂留镇尹卯，招集谯、梁、彭、沛民五千馀家，置二十七营以领之。

蛮王梅安帅渠帅数十人入贡于魏。初，诸蛮本居江、淮之间，其后种落滋蔓，布于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巴、蜀，北接汝、颍，往往有之。在魏世不甚为患；及晋，稍益繁昌，渐为寇暴。及刘、石乱中原，诸蛮无所忌惮，渐复北徙，伊阙以南，满于山谷矣。

河西世子政德攻晋昌，克之。唐契及弟和、甥李宝同奔伊吾，招集遗民，归附者至二千馀家，臣于柔然；柔然以契为伊吾王。

秦王炽磐谓其群臣曰：“今宋虽奄有江南，夏人雄据关中，皆不足与也。独魏主奕世英武，贤能为用，且讖云‘恒代之北当有真人’，吾将举国而事之。”乃遣尚书郎漠者阿胡等入见于魏，贡黄金二百斤，并陈伐夏方略。

闰月，丁未，魏主如河内，登太行，至高都。

叔孙建自滑台西就奚斤，共入虎牢。虎牢被围二百日，无日不战，劲兵战死殆尽，而魏增兵转多。魏人毁

其外城，毛德祖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，魏人又毁其二重。德祖唯保一城，昼夜相拒，将士眼皆生创。德祖抚之以恩，终无离心。时檀道济军湖陆，刘粹军项城，沈叔狸军高桥，皆畏魏兵强，不敢进。丁巳，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，井深四十丈，山势峻峭，不可得防；城中人马渴乏，被创者不复出血，重以饥疫，魏仍急攻之，己未，城陷。将士欲扶德祖出走。德祖曰：“我誓与此城俱毙，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也！”魏主命将士；“得德祖者，必生致之。”将军代人豆代田执德祖以献。将佐在城中者，皆为魏所虏，唯参军范道基将二百人突围南还。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。

奚斤等悉定司、兖、豫诸郡县，置守宰以抚之。魏主命周几镇河南，河南人安之。

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以亡失境土，上表自劾；诏勿问。

徐羨之兄子吴郡太守珮之颇豫政事，与侍中王韶之、程道惠、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结为党友。时谢晦久病，不堪见客，珮之等疑其诈疾，有异图，乃称羨之意以告傅亮，欲令亮作诏诛之。亮曰：“我等三人同受顾命，岂可自相诛戮！诸君果行此事，亮当角巾步出掖门耳。”珮之等乃止。

五月，魏主还平城。

六月，己亥，魏宜都文成王穆观卒。

丙辰，魏主北巡，至参合陂。

秋，七月，癸酉，尊帝母张夫人为皇太后。

魏主如三会屋侯泉。八月，辛丑，如马邑，观垒源。

柔然寇河西，河西王蒙逊命世子政德击之。政德轻骑进战，为柔然所杀，蒙逊立次子兴为世子。

九月，乙亥，魏主还宫，召奚斤还平城，留兵守虎牢；使娥清、周几镇枋头；以司马楚之所将户口置汝南、南阳、南顿、新蔡四郡，以益豫州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魏人广西宫外垣，周二十里。

秃发傉檀之死也，河西王蒙逊遣人诱其故太子虎台，许以番禾、西安二郡处之，且借之兵，使伐秦，报其父仇，复取故地。虎台阴许之，事泄而止。秦王炽磐之后，虎台之妹也，炽磐待之如初。后密与虎台谋曰：“秦本我之仇讎，虽以婚姻待之，盖时宜耳。先王之薨，又非天命。遗令不治者，欲全济子孙故也。为人子者，岂可臣妾于仇讎而不思报复乎！”乃与武卫将军越质洛城谋弑炽磐。后妹为炽磐左夫人，有宠，知其谋而告之，炽磐杀后及虎台等十余人。

十一月，魏周几寇许昌，许昌溃，颍川太守李元德奔项。戊辰，魏人围汝阳，汝阳太守王公度亦奔项。刘粹遣其将姚耸夫等将兵助守项城。魏人夷许昌城，毁钟城，以立封疆而还。

己巳，魏太宗殂。壬申，世祖即位，大赦。十二月，

庚子，魏葬明元帝于金陵。庙号太宗。

魏主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。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增爵位。以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，会稽公刘为尚书令，司卫监尉眷、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。眷，古真之弟子也。

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，外都大官，总三十六曹事。结时年一百七，精爽不衰，魏主以其忠恇，亲任之，使兼长秋卿，监典后宫，出入卧内；年一百一十，乃听归老，朝廷每有大事，遣骑访焉；又十年乃卒。左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经术，练习制度，凡朝廷礼仪，军国书诏，无不关掌。浩不好老、庄之书，曰：“此矫诬之说，不近人情。老聃习礼，仲尼所师，岂肯为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治乎！”尤不信佛法，曰：“何为事此胡神！”及世祖即位，左右多毁之。帝不得已，命浩以公归第。然素知其贤，每有疑议，辄召问之。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，常自谓才比张良，而稽古过之。既归第，因修服食养性之术。

初，嵩山道士寇谦之，赞之弟也，修张道陵之术，自言尝遇老子降，命谦之继道陵为天师，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《科戒》二十卷，使之清整道教。又遇神人李谱文，云老子之玄孙也，授以《图篆真经》六十馀卷，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；出天宫静轮之法，其中数篇，李君之手笔也。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。朝野多未之信，崔

浩独师事之，从受其术，且上书赞明其事曰：“臣闻圣王受命，必有天应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皆寄言于虫兽之文，未若今日人神接对，手笑粲然，辞旨深妙，自古无比。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！臣窃惧之。”帝欣然，使谒都奉玉帛、牲牢祭嵩岳，迎致谦之弟子在山中者，以崇奉天师，显扬新法，宣布天下。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，重坛五层，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，每月设厨会数千人。

臣光曰：老、庄之书，大指欲同死生，轻去就。而为神仙者，服饵修炼以求轻举，炼草石为金银，其为术正相戾矣。是以刘歆《七略》叙道家为诸子，神仙为方技。其后复有符水、禁咒之术，至谦之遂合而为一；至今循之，其讹甚矣！崔浩不喜佛、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，其故何哉！昔臧文仲祀爰居，孔子以为不智；如谦之者，其为爰居亦大矣。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君子之于择术，可不慎哉！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

【宋纪二】 起阏逢困敦，尽强圉单阏，凡四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

元嘉元年（甲子，公元四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改元始光。

丙寅，魏安定殇王弥卒。

营阳王居丧无礼，好与左右狎昵，游戏无度。特进致仕范泰上封事曰：“伏闻陛下时在后园，颇习武备，鼓鞞在宫，声闻于外。黠武掖庭之内，喧哗省闕之间，非徒不足以威四夷，只生远近之怪。陛下践祚，委政宰臣，实用高宗谅暗之美；而更亲狎小人，惧非社稷至计，经世之道也。”不听。泰，宁之子也。

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，警悟爱文义，而性轻易，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、员外常侍颜延之、慧琳道人情好款密。尝云：“得志之日，以灵运、延之为宰相，慧琳为西豫州都督。”灵运，玄之孙也，性褊傲，不遵法度，

朝廷但以文义处之，不以为有实用。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，常怀愤邑。延之，含之曾孙也，嗜酒放纵。徐羨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，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，义真曰：“灵运空疏，延之隘薄，魏文帝所谓‘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’者也；但性情所得，未能忘言于悟赏耳。”于是羨之等以为运、延之构扇异同，非毁执政，出灵运为永嘉太守，延之为始安太守。

义真至历阳，多所求索，执政每裁量不尽与。义真深怨之，数有不平之言，又表求还都。咨议参军庐江何尚之屡谏，不听。时羨之等已密谋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曰：“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，长受陛下睦受之恩，故在心必言，所怀必亮，容犯臣子之道，致招骄瓷之愆。至于天恣夙成，实有卓然之美，宜在容养，灵善掩瑕，训尽议方，进退以渐。今猥加剥辱，幽徙远郡，上伤陛下常棣之笃，下令远近恇然失图。臣伏思大宋开基造次，根条未繁，宜广树藩戚，敦睦以道。人谁无过，贵能自新；以武皇之爱子，陛下之懿弟，岂可以其一眚，长致沦弃哉！”书奏，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，寻杀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魏主东巡大宁。

秦王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毘等帅步骑一万，南伐白苟、车孚、崔提、旁为四国，皆降之。

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，威服殿省，

且有兵众，乃召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；五月，皆至建康，废立之谋告之。

甲申，谢晦以领军府屋败，悉令家人出外，聚将士于府内；又使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为内应。夜，邀檀道济同宿，晦悚动不得眠，道济就寝便熟，晦以此服之。

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沽卖，以与左右引船为乐，夕，游天渊池，即龙舟而寝。乙酉诘旦，道济引兵居前，羨之等继其后，入白云龙门；安泰等先诫宿卫，莫有御者。帝未兴，军士进杀二侍者，伤帝指，扶出东阁，收玺绶，群臣拜辞，卫送故太子宫。

侍中程道惠劝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义恭。羨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，又多符瑞，乃称皇太后令，数帝过恶，废为营阳王，以宜都王辰承大统，赦死罪以下。又称皇太后令，奉还玺绶；并废皇后为营阳王妃，迁营阳王于吴。使檀道济入守朝堂。王至吴，止金昌亭；六月，癸丑，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。王多力，突走出昌门，追者以门关路而弑之。

裴子野论曰：古者人君养子，能言而师授之辞，能行而傅相之礼。宋之教诲，雅异于斯，居中则任仆妾，处外则近趋走。太子、皇子，有帅，有侍，是二职者，皆台阜也。制其行止，授其法则，导达臧否，罔弗由之；言不及于礼义，识不达于今古，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，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。虽有

师傅，多以耆艾大夫为之；虽有友及文学，多以膏粱年少为之；具位而已，亦弗与游。幼王临州，长史行事；宣传教命，又有典签；往往专恣，窃弄威权，是以本枝虽茂而端良甚寡。嗣君冲幼，世继奸回，虽恶物丑类，天然自出，然习则生常，其流远矣。降及太宗，举天下而弃之，亦昵比之为也。呜呼！有国有家，其鉴之矣！

傅亮帅行台百官奉法驾迎宜都王于江陵。”祠部尚书蔡廓至寻阳，遇疾不堪前；亮与之别。廓曰：“营阳在吴，宜厚加供奉；一旦不幸，卿诸人有弑主之名，欲立于世，将可得邪！”时亮已与羨之议害营阳王，乃驰信止之，不及。羨之大怒曰：“与人共计议，如何旋背即卖恶于人邪？”羨之等以遣使者杀前庐陵王义真于新安。

羨之以荆州地重，恐宜都王至，或别用人，乃亟以录命除领军将军谢晦行都督荆、湘等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欲令居外为援，精兵旧将，悉以配之。

秋，七月，行台至江陵，立行门于城南，题曰“大司马门”。傅亮帅百僚诣门上表，进玺绂，仪物甚盛，宜都王时年十八，下教曰：“猥以不德，廖降大命，顾己兢悸，何以克堪！辄当暂归朝廷，展哀陵寝，并与贤彦申写所怀。望体其心，勿为辞费。府州佐史并称臣，请题榜诸门，一依宫省；王皆不许。教州、府、国纲纪

宥所统内见刑，原逋责。

诸将佐闻营阳、庐陵王死，皆以为疑，劝王不可东下。司马王华曰：“先帝有大功于天下，四海所服；虽嗣主不纲，人望未改。徐羨之中才寒士，傅亮布衣诸生，非有晋宣帝、王大将军之心明矣；受寄崇重，未容遽敢背德。畏庐陵严断，将来必不自容；以殿下宽睿慈仁，远近所知，且越次奉迎，冀以见德；悠悠之论，殆必不然。又，羨之等五人，同功并位，孰肯相让！就怀不轨，势必不行。废主若存，虑其将来受祸，致此杀害；盖由贪生过深，宁敢一朝顿怀逆志！不过欲握权自固，以少主仰待耳。殿下但当长驱六辔，以副天人之心。”王曰：“卿复欲为宋昌邪！”长史王昙首、南蛮校尉到彦之皆劝王行，昙首仍陈天人符应。王乃曰：“诸公受遗，不容背义。且劳臣旧将，内外充满，今兵力又足以制物，夫何所疑！”乃命王华总后任，留镇荆州。王欲使到彦之将兵前驱，彦之曰：“了彼不反，便应朝服顺流；若使有虞，此师既不足恃，更开嫌隙之端，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。”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，乃遣彦之权镇襄阳。

甲戌，王发江陵，引见傅亮，号泣，哀动左右。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，悲哭呜咽，侍侧都莫能仰视。亮流汗沾背，不能对；乃布腹心于到彦之、王华等，深自结纳。王以府州文武严兵自卫，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。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处王所乘舟户外，不解带

者累旬。魏主还宫。

秦王炽磐遣太子暮末帅征北将军木弈干等步骑三万，出貂渠谷，攻河西白草岭、临松郡，皆破之，徙民二万馀口而还。

八月，丙申，宜都王至建康，群臣迎拜于新亭。徐羨之问傅亮曰：“王可方谁？”亮曰：“晋文、景以上人。”羨之曰：“必能明我赤心。”亮曰：“不然。”

丁酉，王谒初宁陵，还，止中堂。百官奉玺绶，王辞让数四，乃受之，即皇帝位于中堂。备法驾入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

戊戌，谒太庙。诏复庐陵王先封，迎其柩及孙修华、谢妃还建康。

庚子，以行荆州刺史谢晦为真。晦将行，与蔡廓别，屏人问曰：“吾其免乎？”廓曰：“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不可。但杀人二兄而以之北面，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。”晦始惧不得去，既发，顾望石头城，喜曰：“今得脱矣！”

癸卯，徐羨之进位司徒，王弘进位司空，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谢晦进号卫将军，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。

有司奏车驾依故事临华林园听讼。诏曰：“政刑多所未悉；可如先者，二公推讯。”

帝以王昙首、王华为侍中，昙首领右卫将军。华领骁骑将军，朱容子为右军将军。

甲辰，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。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，义宣为竟陵王，义季为衡阳王；仍以义宣为左将军，镇石头。

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彦之为雍州，帝不许；征彦之为中领军，委以戎政。彦之自襄阳南下，谢晦已至镇，虑彦之不过己。彦之至杨口，步往江陵，深布诚款，晦亦厚自结纳；彦之留马及利剑、名刀以与晦，晦由此大安。

柔然纥升盖可汗闻魏太宗殂，将六万骑入云中，杀掠吏民，攻拔盛乐宫。魏世祖自将轻骑讨之，三日二夜至云中。纥升盖引骑围魏主五十馀重，骑逼马首，相次如堵。将士大惧，魏主颜色自若，众情乃安。纥升盖以弟子於陟斤为大将，魏人射杀之；纥升盖惧，遁去。尚书令刘絜言于魏主曰：“大檀自恃其众，必将复来，请俟收田毕，大发兵为二道，东西并进以讨之。”魏主然之。

九月，丙子，立妃袁氏为皇后；耽之曾孙也。

冬，十月，吐谷浑威王阿柴卒。阿柴有子二十人，疾病，召诸子弟谓之曰：“先公车骑，以大业之故，舍其子拾虔而授孤；孤敢私于纬代而忘先君之志乎！我死，汝曹当奉慕瓚为主。”纬代者，阿柴之长子；慕瓚者，阿柴之母弟、叔父乌纥提之子也。阿柴又命诸子各献一箭，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，慕利延折之；又取十九箭使折之，慕利延不能折。阿柴乃谕之曰：“汝

曹知之乎？孤则易折，众则难摧。汝曹当戮力一心，然后可以保国宁家。”言终而卒。

慕瓚亦有才略，抚纳秦、凉失业之民及氐、羌杂种至五六百落，部众转盛。

十二月，魏主命安集将军长孙翰、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，魏主自将屯柞山。柔然北遁，诸军追之，大获而还。翰，肥之子也。

诏拜营阳王母张氏为营阳太妃。

林邑王范阳迈寇日南、九德诸郡。

宕昌王梁弥忽遣子弥黄入见于魏。宕昌，羌之别种也。羌地东接中国，西通西域，长数千里，各有酋帅，部落分地，不相统摄；而宕昌最强，有民二万馀落，诸种畏之。

夏主将废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伦。瓚闻之，将兵七万北伐伦。伦将骑三万拒之，战于高平，伦败死。伦兄太原公昌将骑一万袭瓚，杀之，并其众八万五千，归于统万。夏主大悦，立昌为太子。夏主好自矜大，名其四门：东曰招魏，南曰朝宋，西曰服凉，北曰平朔。

元嘉二年（乙丑，公元四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徐羨之、傅亮上表归政，表三上，帝乃许之。丙寅，始亲万机。羨之仍逊位还第，徐羨之、程道惠及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，敦劝甚苦，乃复奉诏视事。

辛未，帝祀南郊，大赦。

己卯，魏主还平城。

二月，燕有女子化为男。燕主以问群臣，沿书左丞傅权对曰：“西汉之末，雌鸡化为雄，犹有王莽之祸。况今女化为男，臣将为君之兆也。”

三月，丙寅，魏主尊保母窦氏为保太后。密后之殂也，世祖尚幼，太宗以窦氏慈良，有操行，使保养之。窦氏抚视有恩，训导有礼，世神德之，故加以尊号，奉养不异所在。

丁巳，魏以长孙嵩为太尉，长孙翰为司徒，奚斤为司空。

夏，四月，秦王炽磐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，袭河西镇南将军沮渠白蹄于临松，擒之，徙其民五千馀户于枹罕。

魏主遣龙骧将军步堆等来聘，始复通好。

六月，武都惠文王杨盛卒。初，盛闻晋亡，不改义熙年号，谓世子玄曰：“吾老矣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帝。”及盛卒，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遣使来告丧，始用元喜年号。

秋，七月，秦王炽磐镇南将军吉毘等南击黑水羌酋丘担，大破之。

八月，夏武烈帝殂，葬嘉平陵，庙号世祖；太子昌

即皇帝位。大赦，改元承光。

王弘自以始不预定策，不受司空；表让弥年，乃许之。乙酉，以弘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，十月，丘担以其众降秦，秦以担为归善将军；拜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。

癸卯，魏主大举伐柔然，五道并进。长孙翰等从东道出黑漠，廷尉卿长孙道生等出白、黑二漠之间，魏主从中道，东平公娥清出栗园，奚斤等从西道，出尔寒山。诸军至漠南，舍辎重，轻骑，赍十五日粮，度漠击之。柔然部落大惊，绝迹北走。

十一月，以武都世子玄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初，会稽孔宁子为帝镇西咨议参军，及即位，以宁子为步兵校尉；与侍中王华并有富贵之愿，疾徐羨之、傅亮专权，日夜构之于帝。会谢晦二女当适彭城王义康、新野侯义宾，遣其妻曹氏及长子世休送女至建康。帝欲诛羨之、亮，并发兵讨晦，声言当伐魏，取河南，又言拜京陵，治行装舰。亮与晦书曰：“薄伐河朔，事犹未已，朝野之虑，忧惧者多。”又言：“朝士多谏北征，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咨访。”时朝廷处分异常，其谋颇泄。

元嘉三年（丙寅，公元四二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谢晦弟黄门侍郎爵驰使告晦，晦犹谓不然，以傅亮书示咨议参军何承天曰：“外间所闻，咸

谓西讨已定，幼宗岂有上理！”晦尚谓虚妄，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，言伐虜宜须明年。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，言“朝廷将有大处分，其事已审”，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罔封以示晦。晦问承天曰：“若果尔，卿令我云何？”对曰：“蒙将军殊顾，常思报德。事变至矣，何敢隐情！然明日戒严，动用军法，区区所怀，惧不得尽。”晦惧曰：“卿岂欲我自裁邪？”承天曰：“尚未至此。以王者之重，举天下以攻一州，大小既殊，逆顺又异。境外求全，上计也。其次以腹心将兵屯义阳，将军自帅大众战于夏口；若败，即趋义阳以出北境，其次也。”晦良久曰：“荆州用武之地，兵粮易给，聊且决战，走复何晚！”乃使承天造立表檄，又与卫军咨议参军琅邪颜邵谋举兵，邵饮药而死。

晦立幡戒严，谓司马庾登之曰：“今当自下，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，备御刘粹。”登之曰：“下官亲老在都，又素无部众，情计二三，不敢受此旨。”晦仍问诸将佐：“战士三千足守城否？”南蛮司马周超对曰：“非徒守城而已，若有外寇，可以立功。”登之因曰：“超必能力，下官请解司马、南郡以授之。”晦即于坐命超为司马，领南义阳太守；转登之为长史，南郡如故。登之，蕴之孙也。

帝以王弘、檀道济始不预废弑之谋，弘弟昙首又为帝所亲委，事将发，密使报弘，且召道济，欲使讨晦。

王华等皆以为不可，帝曰：“道济止于胁从，本非创谋。杀害之事，又所不关。吾抚而使之，必将无虑。”乙丑，道济至建康。

丙寅，下诏暴蔑之、亮、晦杀营阳、庐陵王之罪，命有司诛之，且曰：“晦据有上流，或不即罪，朕当亲帅六师为其过防。可遣中领军在彦之即日电发，征北将军檀道济骆驿继路，符卫军府州，以时收翦，已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断其走伏。罪止元凶，馀无所问。”

是日，诏召蔑之、亮。蔑之行至西明门外，谢爵正直，遣报亮云：“殿内有异处分。”亮辞以嫂病暂还，遣信报蔑之，蔑之还西州，乘内人问讯车出郭，步走至新林，入陶灶中自经死。亮乘车出郭门，乘马奔兄迪墓，屯骑校尉郭泓收之。至广莫门，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，并谓曰：“以公江陵之诚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亮读诏书讫，曰：“亮受先帝布衣之眷，遂蒙顾托。黜昏立明，社稷之计也。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”于是诛亮而徙其妻子于建安；诛蔑之二子，而宥其兄子佩之。诛晦子世休，收系谢爵。

帝将讨谢晦，问策于檀道济，对曰：“臣昔与晦同从北征，入关十策，晦有其九，才略明练，殆为少敌。然未尝孤军决胜，戎事恐非其长。臣悉晦智，晦悉臣勇。今奉王命以讨之，可未陈而擒也。”丁卯，征王弘为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以彭城王义康为都督

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

乐罔复遣使告谢晦以徐、傅及爵等已诛。晦先举羨之、亮哀，次发子弟凶问，既而自出射堂勒兵。晦从高祖征讨，指麾处分，莫不曲尽其宜，数日间，四远投集，得精兵三万人。乃奉表称羨之、亮等忠贞，横被冤酷。且言：“臣等若志欲执权，不专为国，初废营阳，陛下在远，武皇之子尚有童幼，拥以号令，谁敢非之！岂得溯流三千里，虚馆七旬，仰望鸾旗者哉！故庐陵王，于营阳之世积怨犯上，自贻非命。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！耿弇不以贼遗君、父，臣亦何负于宋室邪！此皆王弘、王昙首、王华险躁猜忌，谗构成祸。今当举兵以除君侧之恶。”

秦王炽磐复遣使如魏，请用师于夏。

初，袁皇后生皇子劼，后自详视，使驰白帝曰：“此儿形貌异常，必破国亡家，不可举。”即欲杀之。帝狼狈至后殿户外，手拨幔禁之，乃止。以尚在谅暗，故秘之。闰月，丙戌，始言劼生。

帝下诏戒严，大赦，诸军相次进路以讨谢晦。晦以弟遯为竟陵内史，将万人总留任，帅众二万发江陵，列舟舰自江津至于破冢，旌旗蔽日，叹曰：“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！”

晦欲遣兵袭湘州刺史张邵，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与晦善，曰：“邵意趣未可知，不宜遽击之。”晦

以书招邵，邵不从。

二月，戊午，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，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。敬弘，虞之曾孙也。

庚申，上发建康。命王弘与彭城王义康居守，入居中书下省；侍中殷景仁参掌留任；帝姊会稽长公主留止台内，总摄六宫。

谢晦自江陵东下，何承天留府不从。晦至江口，到彦之已至彭城洲。庾登之据巴陵，畏懦不敢进；会霖雨连日，参军刘和之曰：“彼此共有雨耳；檀征北寻至，东军方强，唯宜速战。”登之恇怯，使小将陈祐作大囊，贮茅悬于帆樯，云可以焚舰，用火宜须晴，以缓战期。晦然之，停军十五日。乃使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将军萧欣于彭城洲，破之。又攻洲口栅，陷之。诸将咸欲退还夏口，到彦之不可。乃保隐圻。晦又上表自讼，且自矜其捷，曰：“陛下若梟四凶于庙庭，悬三监于降阙，臣便勒众旋旗，还保所任。”

初，晦与徐羨之、傅亮为自全之计，以为晦据上流，而檀道济镇广陵，各有强兵，足以制朝廷；羨之、亮居中秉权，可得持久。及闻道济帅众来上，惶惧无计。

道济既至，与到彦之军合，牵舰缘岸。晦始见舰数不多，轻之，不即出战。至晚，因风帆上，前后连咽；西人离沮，无复斗心，戊辰，台军至，忌置洲尾，列舰过江，晦军一时皆溃。晦夜出，投巴陵，得小船还江陵。

先是，帝遣雍州刺史刘粹自陆道帅步骑袭江陵，至沙桥；周超帅万余人逆战，大破之，士众伤死者过半。俄而晦败问至。初，晦以粹善，以粹子旷之为参军；帝疑之，王弘曰：“粹无私，必无忧也。”及受命南讨，一无所顾，帝以此嘉之。晦亦不杀旷之，遣还粹所。

丙子，帝自芜湖东还。

晦至江陵，无它处分，唯愧谢周超而已。其夜，超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。晦从散略尽，乃携其弟遯等七骑北走。遯肥壮，不能乘马，晦每待之，行不得速。己卯，至安陆延头，为戍主光顺之所执，槛送建康。

到彦之至马头，何承天自归。彦之因监荆州府事，以周超为参军；刘粹以沙桥之败告，乃执之。于是诛晦、爵、遯及其兄弟之子，并同党孔延秀、周超等。晦女彭城王妃被发徒跣，与晦诀曰：“大丈夫当横尸战场，奈何狼藉都市！”庾登之以无任，免官禁锢；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王玄谟等皆见原。晦之走也，左右皆弃之。唯延陵盖追随不舍，帝以盖为镇军功曹督护。

晦之起兵，引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为授。慧龙帅众一万拔思陵戍，进围项城。闻晦败，乃退。

益州刺史张茂度受诏袭江陵；晦败，茂度军始至白帝。议者疑茂度有贰心，帝以茂度弟邵有诚节，赦不问，使还。

三月，辛己，帝还建康，征谢灵运为秘书监，颜延

之为中书侍郎，赏遇甚厚。

帝以慧琳道人善谈论，因与议朝廷大事，遂参权要，宾客辐凑，门车常有数十两，四方赠赂相系，方筵七八，座上恒满。琳著高屐，披貂裘，置通呈、书佐。会稽孔觐尝诣之，遇宾客填咽，暄凉而已。觐慨然曰：“遂有黑衣宰相，可谓冠履失所矣！”

夏，五月，乙未，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。遣散骑常待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诸州郡县，观察吏政，访求民隐；又使郡县各言损益。丙午，上临延贤堂听讼，自是每岁三讯。

左仆射王敬弘，性恬淡，有重名；关署文案，初不省读。尝预听讼，上问以疑狱，敬弘不对。上变色，问左右：“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？”敬弘曰：“臣乃得讯牒读之，正自不解。”上甚不悦，虽加礼敬，不复以时务及之。

六月，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，待中如故。华以王弘辅政，王昙首为上所亲任，与己相埒，自谓力用不尽，每叹息曰：“宰相顿有数人，天下何由得治！”是时，宰相无常官，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、委以机密者，皆宰相也，故华有是言。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；然尚书令、仆，中书监、令，侍中，侍郎，给事中，皆当时要官也。

华与刘湛、王昙首、殷景仁俱为侍中，风力局干，冠冕一时。上尝与四人于合殿宴饮，甚悦。既罢出，上目遂良久，叹曰：“此四贤，一时之秀，同管喉膺，恐后世难继也！”

黄门侍郎谢弘微与华等皆上所重，当时号曰五臣。弘微，琰之从孙也。精神端审，时然后言，婢仆之前不妄语笑，由是尊卑大小，敬之若神。从叔混特重之，常曰：“微子异不伤物，同不害正，吾无间然。”

上欲封王昙首、王华等，拊御床曰：“此坐非卿兄弟，无复今日。”因出封诏以示之。昙首固辞曰：“近日之事，赖陛下英明，罪人斯得。臣等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！”上乃止。

魏主诏问公卿：“今当用兵，赫连、蠕蠕，二国何先？”长孙嵩、长孙翰、奚斤皆曰：“赫连土著，未能为患。不如先伐蠕蠕，若追而及之，可以大获；不及则猎于阴山，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实。”太常崔浩曰：“蠕蠕鸟集兽逃，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，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。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，政刑残虐，人神所弃，宜先伐之。”尚书刘絜、武京候安原请先伐燕。于是魏主自云中西巡至五原，因畋于阴山，东至和兜山。秋，八月，还平城。

诏殿中将军吉恒聘于魏。燕太子永卒，立次子翼为太子。

秦王炽磐伐河西，至廉川，遣太子暮末等步骑三万攻西安，不克，又攻番禾。河西王蒙逊发兵御之，用遣使说夏主，使乘虚袭枹罕。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将骑二万攻苑川，车骑大将军韦伐将骑三万攻南安。炽磐闻之，引归。九月，徙其境内老弱、畜产于浇河及莫河仍寒川，留左丞相昙达守枹罕。韦伐攻拔南安，获秦秦州刺史翟爽、南安太守李亮。

吐谷浑握逵等帅部众二万馀落叛秦，奔昂川，附于吐谷浑王慕瓚。

大旱，蝗。

左光禄大夫范泰上表曰：“妇人有三从之义，无自专之道。谢晦妇女犹在尚方，唯陛下留意。”有诏原之。

魏主闻夏世祖殂，诸子相图，国人不安，欲伐之。长孙嵩等皆曰：“彼若城守，以逸待劳，大檀闻之，乘虚入寇，此危道也。”

崔浩曰：“往年以来，荧惑再守羽林、钩己而行，其占秦亡。今年五星并出东方，利于西伐。天人相应，不可失也。”嵩固争之，帝大怒，责嵩在官贪污，命武士顿辱之。于是遣司空奚斤帅四万五千人袭蒲阪，宋兵将军周几是由万人袭陕城，以河东太守薛谨为乡导。谨，辨之子也。

魏主欲以中书博士平棘李顺总前驱之兵，访于崔浩，浩曰：“顺诚有筹略，然臣与之婚姻，深知其为人果于

去就，不可专委。”帝乃止。浩与顺由是有隙。

冬，十月，丁巳，魏主发平城。

秦左丞相昙达与夏呼卢古战于崦嵫良山，昙达兵败。十一月，呼卢古、韦伐进攻枹罕。秦王炽磐迁保定连。呼卢古入南城，镇京将军赵寿生帅死士三百人力战却之。呼卢古、韦伐又攻沙州刺史出连虔于湟河，虔遣后将军乞伏万年击败之。又攻西平，执安西将军库洛干，坑战士五千余人，掠民二万馀户而去。仇池氏杨兴平求内附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宠咨据武兴。氏王杨产遣其弟难当将兵拒咨，咨击走之。

魏主行至君子津，会天暴寒，冰合，戊寅，师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。壬午，冬至，夏主方燕群臣，魏师奄至，上下惊扰。魏主军于黑水，去城三十馀里。夏主出战而败，退走入城。门未及闭，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，焚其西门；宫门闭，代田逾宫垣而出。魏主拜代田勇武将军。魏军夜宿城北，癸未，分兵四掠，杀获数万，得牛马十馀万。魏主谓诸将曰：“统万未可得也，它年当与卿等取之。”乃徙其民万馀家而还。

夏弘农太守曹达闻周几将至，不战而走。魏师乘胜长驱，遂入三辅。会几卒于军中，蒲阪守将东平公乙斗闻奚斤将至，遣使诣统万告急。使者至统万，魏军已围其城；还，告乙斗曰：“统万已败矣。”乙斗惧，弃城西奔长安，斤遂克蒲坂。夏主之弟助兴先守长安，乙斗

至，与助兴奔长安，西奔安定。十二月，斤入长安，秦、雍氏羌皆诣斤降。河西王蒙逊及氐王杨玄闻之，皆遣使附魏。

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聚党百余人，谋以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，事觉，壬戌，收斩之。

营阳太妃张氏卒。

秦征南将军吉毘镇南强，陇西人辛澹帅户三千据城逐毘，毘走还枹罕，澹南奔亿池。

魏初得中原，民多逃隐。天兴中，诏采诸漏户，令输缿帛；于是自占为绌茧罗罽户者甚众，不隶郡县，赋役不均。是岁，始诏一切罢之，以属郡县。

元嘉四年（丁卯，公元四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帝祀南郊。

乙酉，魏主还平城。统万徙民在道多死，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。

己亥，魏主如幽州。夏主遣平原公定帅众二万向长安。魏主闻之，伐木阴山，大造攻具，再谋伐夏。

山羌叛秦。二月，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诸羌，征南将军吉毘招慰洮阳诸羌。羌人执昙达送夏；吉毘为羌所击，奔还，士马死伤者什八九。

魏主还平城。

乙卯，帝如丹徒，己巳，谒京陵。初，高祖既贵，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。帝至故宫见之，有惭色。近侍

或进曰：“大舜躬耕历山，伯禹亲事水土。陛下不睹遗物，安知先帝之至德，稼穡之艰难乎！”

三月，丙子，魏主遣高凉王礼镇长安。礼，斤之孙也。又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

丁丑，魏广平王连卒。

丁亥，帝还建康。

戊子，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。秦王炽磐以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，镇乐都；平西将军鞠景为沙州刺史，镇四平；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，镇赤水。

夏，四月，丁未，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来聘。

庚戌，以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，征前刺史杜弘文。弘文有疾，自舆就路；或劝之待病愈，弘文曰：“吾杖节三世，常欲投躯帝庭，况被征乎！”遂行，卒于广州。弘文，慧度之子也。

魏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长安。魏主欲乘虚伐统万，简兵练士，部分诸将，命司徒长孙翰等将三万骑为前驱，常山五素等将步兵三万为后继，南阳王伏真等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，将军贺多罗将精骑三千为前候。素，遵之子也。五月，魏主发平城，命龙骧将军代人陆俟督诸军镇大磧以备柔然。辛巳，济君子津。

壬午，中护军王华卒。

魏主至拔邻山，筑城，舍辎重，以轻骑三万倍道先行。群臣咸谏曰：“统万城坚，非朝夕可拔。今轻车讨

之，进不可克，退无所资，不若与步兵、攻具一时俱往。”帝曰：“用兵之术，攻城最下。必不得已，然后用之。今以步兵、攻具皆进，彼必惧而坚守。若攻不时拔，食尽兵疲，外无所掠，进退无地。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，彼见步兵未至，意必宽弛；吾羸形以诱之，彼或出战，则成擒矣。所以然者，吾之军士去家二千馀里，又隔大河，所谓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者也。故以之攻城则不足，决战则有馀矣。”遂行。

六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主至统万，分军伏于深谷，以少众至城下。夏将狄子玉降魏。言：“夏主闻有魏师，遣使召平原公定，定曰：‘统万坚峻，未易攻拔。待我擒奚斤，然后徐往。内外击之，蔑不济矣。’故夏主坚守以待之。”魏主患之。乃退军以示弱，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帅骑五千西掠居民。

魏军士有得罪亡奔夏者，言魏军粮尽，士卒食菜，輜重在后，步兵未至，宜急击之。夏主从之。甲辰，将步骑三万出城。长孙翰等皆言：“夏兵步陈难陷，宜避其锋。”魏主曰：“吾远来求贼，惟恐不出。今既出矣。乃避而不击，彼奋我弱，非计也。遂收众伪遁，引而疲之。夏兵为两翼，鼓噪追之，行五六里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，扬沙晦冥。宦者赵倪，颇晓方术，言于魏主曰：“今风雨从贼上来，我向之，彼背之，天不助人；且将

士饥渴，愿陛下摄骑避之，更待后日。”崔浩叱之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吾千里制胜，一日之中，岂得变易！贼贪进不止，后军已绝，宜隐军分出，奄击不意。风道在人，岂有常也！”魏主曰：“善！”乃分骑为左右队以掩之。魏主马蹶而坠，几为夏兵所获；拓跋齐以身捍蔽，决死力战，夏兵乃退。魏主腾马得上，刺夏尚书斛黎文，杀之，又杀骑兵十余人，身中流矢，奋击不辍，夏众大溃。齐，翳槐子玄孙也。

魏人乘胜逐夏主至城北，杀夏主之弟河南公满及兄子蒙逊，死者万余人。夏主不及入城，遂奔上邽。魏主微服逐奔者，入其城；拓跋齐固谏，不听。夏人觉之，诸门悉闭；魏主因与齐等入其宫中，得妇人裙，系之槊上，魏主乘之而上，仅乃得免。会日暮，夏尚书仆射问至奉夏主之母出走，长孙翰将八千骑追夏主至高平，不及而还。

乙巳，魏主入城，获夏王、公、卿、将、校及诸母、后妃、姊妹、宫人以万数，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数千万头，府库珍宝、车旗、器物不可胜计，颁赐将士有差。

初，夏世祖性豪侈，筑统万城，高十仞，基厚三十步，上广十步，宫墙高五仞，其坚可以厉刀斧。台榭壮大，皆雕镂图画，被以绮绣，穷极文采。魏主顾谓左右曰：“蕞尔国而用民如此，欲不亡，得乎！”

得夏太史令张渊、徐辩，复以为太史令。得故晋将

毛修之、秦将军库洛干，归库洛干于秦，以毛修之善烹调，用为太官令。魏主见夏著作郎天水赵逸所为文，誉夏主太过，怒曰：“此竖无道，何敢如是！谁所为邪？当速推之！”崔浩曰：“文士褒贬，多过其实，盖非得已，不足罪也。”乃止。魏主纳夏世祖三女为贵人。

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犹相拒于长安。魏主命宗正娥清、太仆丘堆帅骑五千略地关右。定闻统万已破，遂奔上邽；斤追至雍，不及而还。清、堆攻夏贰城，拔之。

魏主诏斤等班师。斤上疏言：“赫连昌亡保上邽，鸠合馀烬，未有蟠据之资；今因其危，灭之为易。请益铠马，平昌而还。”魏主不许。斤固请，乃许之，给斤兵万人，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，并留娥清、丘堆使共击夏。

辛酉，魏主自统万东还，以常山王素为征南大将军、假节，与执金吾桓贷、莫云留镇统万。云，题之弟也。

秦王炽磐还枹罕。

秋，七月，己卯，魏主至柞岭。柔然寇云中，闻魏已克统万，乃遁去。

秦王炽磐谓群臣曰：“孤知赫连氏必无成，昌险归魏，今果如孤言。”八月，遣其叔父平远将军渥头等入贡于魏。

壬子，魏主还至平城，以所获颁赐留台百官有差。

魏主为人，壮健鸷勇，临城对阵，亲犯矢石，左右

死伤相继，神色自若；由是将士畏服，咸尽死力。性俭率，服御饮膳，取给而已。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：“《易》云：‘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’又萧何云：‘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不丽，无以重威。’”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。岂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须民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为。萧何之对，非雅言也。”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，不可轻费。至于赏赐，皆死事勋绩之家，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。命将出师，指授节度，违之者多致负败。明于知人，或拔干于卒伍之中，唯其才用所长，不论本末。听察精敏，下无遁情，赏不遗贱，罚不避贵，虽所甚爱之人，终无宽假。常曰：“法者，朕与天下共之，何敢轻也。”然性残忍，果于杀戮，往往已杀而复悔之。

九月，丁酉，安定民举城降魏。

氐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围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于赤炎。城中粮尽，民执辅政以降。辅政至骆谷，逃还。冬，十月，秦以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、梁州刺史，镇南强。

十一月，魏主遣司马公孙轨兼大鸿胪，持节策拜杨玄为都督荆、梁等四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、南秦王。及境，玄不出迎；轨责让之，欲奉策以还，玄惧而郊迎。魏主善之，以轨为尚书。轨，表之子也。

十二月，秦梁州刺史吴汉为群羌所攻，帅户二千还

于枹罕。

魏主行如中山，癸卯，还平城。

卷第一百二十一

【宋纪三】起著雍执徐，尽上章敦牂，凡三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中

元嘉五年（戊辰，公元四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，魏京兆王黎卒。

荆州刺史、彭城王义康，性聪察，在州职事修治。左光禄大夫范泰谓司徒王弘曰：“天下事重，权重难居。卿兄弟盛满，当深存降挹。彭城王，帝之次弟，宜征还入朝，共参朝政。”弘纳其言。时大旱，疾疫，弘上表引咎逊位，帝不许。

秦商州刺史领洮河太守姚浚叛，降河西，秦王炽磐以尚书焦嵩代浚，帅骑三千讨之。二月，嵩为吐谷浑元绪所执。

魏改元神鹿加。

魏平北将军尉眷攻夏主于上邽，夏主退屯平凉。奚

斤进军安定，与丘堆、娥清军合。斤马多疫死，士卒乏粮，乃深垒自固。遣丘堆督租于民间，士卒暴掠，不设备。夏主袭之，堆兵败，以数百骑还城。夏主乘胜，日来城下钞掠，不得刍牧，诸将患之。监军侍御史安颉曰：“受诏灭贼，今更为贼所困，退守穷城，若不为贼杀，当坐法诛，进退皆无生理。而诸王公晏然曾不为计乎？”斤曰：“今军士无马，以步击骑，必无胜理，当须京师救骑至，合击之。”颉曰：“今猛寇游逸于外，吾兵疲食尽，不一决战，则殆在旦夕，救骑何可待乎！等于就死，死战，不亦可乎！”斤又以马少为辞。颉曰：“今敛诸将所乘马，可得二百匹，颉请募敢死之士出击之，就不能破敌，亦可以折其锐。且赫连昌狷而无谋，好勇而轻，每自出挑战，众皆识之。若伏兵掩击，昌可擒也。”斤犹难之。颉乃阴与尉眷等谋，选骑待之。既而夏主来攻城，颉出应之。夏主自出陈前搏战，军士识其貌，争赴之。会天大风，扬尘，昼昏，夏主财走，颉追之，夏主马蹶而坠，遂擒之。

夏大将军、领司徒、平原王定收其余众数万，奔还平凉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胜光。

三月，辛巳，赫连昌至平城，魏主馆之于西宫，门内器用皆给乘舆之副，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；假常忠将军，赐爵会稽公。以安颉为建节将军，赐爵西平公；尉眷为宁北将军，进爵渔阳公。

魏主常使赫连昌侍从左右，与之单骑共逐鹿，深入山涧。昌素有勇名，诸将威以为不可。魏主曰：“天命有在，亦何所惧！”亲遇如初。

奚斤自以为元帅，而昌为偏裨所擒，深耻之。乃舍辎重，赍三日粮，追夏主于平凉。娥清欲循水而往，斤不从，自北道邀其走路。至马鬣岭，夏军将遁，会魏小将宓有罪亡归于夏，告以魏军食少无水。夏主乃分兵邀斤，前后夹击之，魏兵大溃，斤及娥清、刘拔皆为夏所擒，士卒死者六七千人。

丘堆守辎重在安定，闻斤败，弃辎重奔长安，与高凉王礼偕奔薄阪，夏人复取长安。魏主大怒，命安颉斩丘堆，代将其众，镇薄阪以拒之。

夏，四月，夏主遣使请和于魏，魏主以诏谕之使降。壬子，魏主西巡。戊午，畋于河西。大赦。

五月，秦文昭王炽磐卒，太子暮末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弘。

平陆令河南成粲复劝王弘逊位，弘从之，累表陈请。帝不得已，六月，庚戌，以弘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甲寅，魏主如长川。

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，庙号太祖。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为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以镇军大将军、河州牧谦屯为骠骑大将军，征安北将军、凉州刺史段暉为辅国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叔父右禁将军千

年为镇北将军、凉州牧，镇湟河，以征北将军木弈干为尚书令、车骑大将军，以征南将军吉毘为尚书仆射、卫大将军。

河西王蒙逊因秦丧，伐秦西平。西平太守鞠承谓之日：“殿下若先取乐都，则西平必为殿下之有。西平苟望风请服，亦明主之所疾也。”蒙逊乃释西平，攻乐都。相国元基帅骑三千救乐都，甫入城，而河西兵至，攻其外城，克之；绝其水道，城中饥渴，死者太半。东羌乞提从元基救乐都，阴与河西通谋，下绳引内其兵，登城者百余人，鼓噪烧门；元基帅左右奋击，河西兵乃退。

初，文昭王疾病，谓暮末曰：“吾死之后，汝能保境则善矣。沮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，汝宜归之。”至是，暮末遣使诣蒙逊，许归成都以求和。蒙逊引兵还，遣使入秦吊祭。暮末厚资送成都，遣将军王伐送之。蒙逊犹疑之，使恢武将军沮渠奇珍伏兵于扞天岭，执伐并其骑士三百人以归。既而遣尚书郎王杼送伐还秦，并遗暮末马千匹及锦罽银缯。秋，七月，暮末遣记室郎中马艾如河西报聘。

魏主还宫。八月，复如广宁观温泉。

柔然纥升盖可汗遣其子将万馀骑寇魏边。魏主自广宁还，追之，不及。九月，还宫。

冬，十月，甲辰，魏主北巡。壬子，畋于牛川。

秦凉州牧乞伏千年，嗜酒残虐，不恤政事，秦王暮

未遣使让之，千年惧，奔河西。暮末以叔父光禄大夫沃陵为凉州牧，镇湟河。

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伐魏济阳、陈留。

魏主还宫。

魏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第二千馀家叛，入西山，州郡不能讨。闰月，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。

十一月，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主如西河校猎。十二月，甲申，还宫。

河西王蒙逊伐秦，至磐夷，秦相国元基等将骑万五千拒之。蒙逊还攻西平，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将骑二千救之。

秘书监谢灵运，自以名辈才能，应参时政。上唯接以文义，每侍宴谈赏而已。王昙首、王华、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，并见任遇，灵运意甚不平，多称疾不朝直；或出郭游行，且二百里，经旬不归，既无表闻，又不请急。上不欲伤大臣意，讽令自解。灵运乃上表陈疾，上赐假，令还会稽。而灵运游饮自若，为法司所纠，坐免官。

是岁，师子王刹利摩诃及天竺迦毘黎王月爰，皆遣使奉表入贡，表辞皆如浮屠之言。

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卒。

元嘉六年（己巳，公元四二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王弘上表乞解州、录，以授彭城王义康，

帝优诏不许。癸丑，以义康为侍中、都督扬、南徐、衮三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领南徐州刺史。弘与义康二府并置佐领兵，共辅朝政。弘既多疾，且欲委远大权，每事推让义康，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。

又以抚将军江夏王义恭为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以待中刘湛为南蛮校尉，行府州事。帝与义恭书，诫之曰：“天下艰难，家国事重，虽曰守成，实亦未易。隆替安危，在吾曹耳，岂可不感寻王业，大惧负荷！汝性褊急，志之所滞，其欲必行，意所不存，从物回改。此最弊事，宜念裁抑。卫表遇士大夫以礼，与小人有恩；西门、安于，矫性齐美；关羽、张飞，任偏同弊。行己举事，深宜鉴此！若事异今日，嗣子幼蒙，司徒当周公之事，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。尔时天下安危，决汝二人耳。”

“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，若能省此，益美。西楚府舍，略所谙究，计当不须改作，日求新异。凡讯狱多决当时，难可逆虑，此实为难。至讯日，虚怀博尽，慎无以喜怒加人。能择善者而从之，美自归己；不可专意自决，以矜独断之明也！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。昵近爵赐，尤应裁量。吾于左右虽为少恩，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。以贵凌物，物不服；以威加人，人不厌；此易达事耳。”

“声乐嬉游，不宜令过；蒲酒渔猎，一切勿为。供

用奉身，皆有节度，奇服异器，不宜兴长。又宜数引见佐史。相见不数，则彼我不亲；不亲，无因得尽人情；人情不尽，复何由知众事也！”

夏酒泉公俊自平凉奔魏。

丁零鲜于台阳等请降于魏，魏主赦之。

秦出连辅政等未至西平，河西王蒙逊拔西平，执太守鞠承。

二月，秦王暮末立妃梁氏为王后，子万载为太子。

三月，丁巳，立丘子劭为太子。戊午，大赦。

辛酉，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。帝以章太后早亡；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。苏氏卒，帝往临哭，欲追加封爵，使群臣议之。景仁以为古典无之，乃止。

初，秦尚书陇西辛进从文昭王游陵霄观，弹飞鸟，误中秦王暮末之母，伤其面。及暮末即位，问母面伤之由，母以状告。暮末怒，杀进，并其五族二十七人。

夏，四月，癸亥，以尚书左射王敬弘为尚书令，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济阳江夷为右仆射。

初，魏太祖命尚书郎邓渊撰《国记》十馀卷，未成而止。世祖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之，为《国书》三十卷。颖，渊之子也。

魏主将击柔然，治兵于南郊，先祭天，然后部勒行陈。内外群臣皆不欲行，保太后固止之，独崔浩劝之。

尚书令刘絜等共推太史令张渊、徐辩使言于魏主曰：

“今兹己巳，三阴之岁，岁星袭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举兵，北伐必败。虽克，不利于上。”群臣因共赞之曰：“渊等少时尝谏苻坚南伐，坚不从而败，所言无不中，不可违也。”魏主意不决，诏浩与渊等论难于前。

浩诘渊、辩曰：“阳为德，阴为刑，故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。夫王者用刑，小则肆诸市朝，大则陈诸原野。今出兵以讨有罪，乃所以修刑也。臣窃观天文，比年以来，月行掩昴，至今犹然。其占，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。蠕蠕、高车，旄头之众也。愿陛下勿疑。”渊、辩复曰：“蠕蠕，荒外无用之物，得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民不可臣而使，轻疾无常，难得而制；有何汲汲，而劳士马以伐之？”浩曰：“渊、辩言天道，犹是其职，至于人事形势，尤非其所知。此乃汉世常谈，施之于今，殊不合事宜。何则？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，中间叛去。今诛其元恶，收其良民，令复旧役，非无用也。世人皆谓渊、辩通解数术，明决成败，臣请试问之：属者统万未亡之前，有无败征？若其不知，是无术也；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也。”时赫连昌在坐，渊等自以未尝有言，惭不能对。魏主大悦。

既罢，公卿或尤浩曰：“今南寇方伺国隙，而舍之北伐；若蠕蠕远遁，前无所获，后有强寇，将何以待之？”浩曰：“不然。今不先破蠕蠕，则无以待南寇。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，内怀恐惧，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。比

吾破蠕蠕，往还之间，南寇必不动也。且彼步我骑，彼能北来，我亦南往；在彼甚困，于我未劳。况南北殊俗，水陆异宜，设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亦不能守也。何以言之？以刘裕之雄杰，吞并关中，留其爱子，辅以良将，精兵数万，犹不能守。全军覆没，号哭之声，至今未已。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！主上英武，士马精强，彼若果来，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，何惧之有！蠕蠕恃其绝远，谓国家力不能制，自宽日久，故夏则散众放畜，秋肥乃聚，背寒向温，南来寇钞。今掩其不备，必望尘骇散。牡马护牝，牝马恋驹，驱驰难制，不得水草，不过数日，必聚而困弊，可一举而灭也。暂劳永逸，时不可失，患在上无此意。今上意已决，奈何止之！”寇谦之谓浩曰：“蠕蠕果可克乎？”浩曰：“必克。但恐诸将琐琐，前后顾虑，不能乘胜深入，使不全举耳。”

先是，帝因魏使者还，告魏主曰：“汝趣归我河南地！不然，将尽我将士之力。”魏主方议伐柔然，闻之大笑，谓公卿曰：“龟鳖小竖，自救不暇，夫何能为！就使能来，若不先灭蠕蠕，乃是坐待寇至，腹背受敌，非良策也。吾行决矣。”

庚寅，魏主发平城，使北平王长孙嵩、广陵公楼伏连居守。魏主自东道向黑山，使平阳王长孙翰自西道向大娥山，同会柔然之庭。

五月，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王敬弘固让尚书令，表求还东。癸巳，更以敬弘为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听其东归。

丁未，魏主至漠南，舍辎重，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，至栗水，柔然纥升盖可汗先不设备，民畜满野，惊怖散去，莫相收摄。纥升盖烧庐舍，绝迹西走，莫知所之。其弟匹黎先主东部，闻有魏寇，帅众欲就其兄；遇长孙翰，翰邀击，大破之，杀其大人数百。

夏主欲复取统万，引兵东至侯尼城，不敢进而还。

河西王蒙逊伐秦，秦王暮末留相国元基守枹罕，迁保定连。

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罕开谷以应河西，暮末击破之，进至治城。

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据汧川以叛，暮末讨之，为幼眷所败，还于定连。

蒙逊至枹罕，遣世子兴国进攻定连。六月，暮末逆击兴国于治城，擒之，追击蒙逊至谭郊。

吐谷浑王慕璜遣其弟没利延，将骑五千会蒙逊伐秦，暮末遣辅国大将军段暉等邀击，大破之。

柔然纥升盖可汗既走，部落四散，窜伏山谷，杂畜布野，无人收视。魏主循栗水西行，至菟园水，分军搜讨，东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俘斩甚众。高车诸部乘魏兵势，钞掠柔然。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馀万落，获戎马百馀万匹，畜产、车庐，弥漫山泽，亡虑数百万。

魏主循弱水西行，至涿邪山，诸将虑深入有伏兵，劝魏主留止，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，魏主不从。秋，七月，引兵东还；至黑山，以所获班赐将士有差。既而得降人言：“可汗先被病，闻魏兵至，不知所为，乃焚穹庐，以车自载，将数百人入南山。民畜窘聚，方六十里无人统领，相去百八十里，追兵不至，乃徐西遁，唯此得免。”后闻凉州贾胡言：“若复前行二日，则尽灭之矣。”魏主深悔之。纥升盖可汗愤悒而卒，子吴提立，号敕连可汗。

武都孝昭王杨玄疾病，欲以国授其弟难当。难当固辞，请立玄子保宗而辅之；玄许之。玄卒，保宗立。难当妻姚氏劝难当自立，难当乃废保宗，自称都督雍、凉、秦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河西王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于秦，秦王暮末不许。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。暮末以兴国为散骑常侍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。

八月，魏主至漠南，闻高车东部屯已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去魏军千馀里，遣左仆射安原等将万骑击之。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，获马牛羊百馀万。

冬，十月，魏主还平城。徙柔然、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，东至濡源，西暨五原阴山，三千里中，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；命长孙翰、刘絜、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

镇抚之。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氈皮为之价贱。

魏主加崔浩侍中、特进、抚军大将军，以赏其谋画之功。浩善占天文，常置铜铤于酢器中，夜有所见，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。魏主每如浩家，问以灾异，或仓猝不及束带；奉进疏食，不暇精美，魏主必为之举箸，或立尝而还。魏主尝引浩出入卧内，从容谓浩曰：“卿才智渊博，事朕祖考，著忠三世，故朕引卿以自近。卿宜尽忠规谏，勿有所隐。朕虽或时忿恚，不从卿言，然终久深思卿言也。”尝指浩以示新降高车渠帅曰：“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，不能弯弓持矛，然其胸中所怀，乃过于兵甲。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，前后有功，皆此人所教也。”又敕尚书曰：“凡军国大计，汝曹所不能决者，皆当咨浩，然后施行。”

秦王暮末之弟轲殊罗烝于文昭王左夫人秃发氏，暮末知而禁之。轲殊罗惧，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，奉沮渠兴国以奔河西。使秃发氏盗门钥，钥误，门者以告暮末。暮末悉收其党杀之，而赦轲殊罗。执什寅，鞭之，什寅曰：“我负汝死，不负汝鞭！”暮末怒，剖其腹，投尸于河。

夏主少凶暴无赖，不为世祖所知。是月，畋于阴槃，登苛蓝山，望统城泣曰：“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，岂有今日之事乎！”

十一月，己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尽如钩，星昼见，

至晡方没，河北地暗。

魏主西巡，至柞山。

十二月，河西王蒙逊、吐谷浑王慕璜皆遣使入贡。

是岁，魏内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、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。先年九十五。

秦地震，野草皆自反。

元嘉七年（庚午，公元四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巳，以吐谷浑王慕璜为征西将军，沙州刺史、陇西公。

庚子，魏主还宫。壬寅，大赦。癸卯，复如广宁，临温泉。

二月，西卿，魏平阳威王长孙翰卒。

戊辰，魏主还宫。

帝自践位以来，有恢复河南之志。三月，戊子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，统安北将军王仲德、衮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，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，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继进，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。义欣，道怜之子也。

先遣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，告魏主曰：“河南旧是宋土，中为彼所侵，今当修复旧境，不关河北。”魏主大怒曰：“我生发未燥，已闻河南是我地。此岂可得！必若进军，今当权敛戍相避，须冬寒地净，河冰坚合，自更取之。”

甲午，以前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。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，为众军声援。以游击将军胡藩戍广陵，行府州事。

壬寅，魏封赫连昌为秦王。

魏有新徙敕勒千馀家，苦于将吏侵渔，出怨言，期以草生牛马肥，亡归漠北。尚书令刘絜、左仆射安原奏请及河冰未解，徙之河西。向春冰解，使不得北遁。魏主曰：“此曹习俗，放散日久，譬如囿中之鹿，急则奔突，缓之自定。吾区处自有道，不烦徙也。”絜等固请不已，乃听分徙三万馀落于河西，西至白盐池。敕勒皆惊骇，曰：“圈我于河西，欲杀我也！”谋西奔凉州。刘絜屯五原河北，安原屯悦拔城以备之。癸卯，敕勒数千骑叛，北走，絜追讨之；走者无食，相枕而死。

魏南边诸将表称：“宋人大严，将入寇。请兵三万，先其未发，逆击之，足以挫其锐气，使不敢深入。”因请悉诛河北流民在境上者，以绝其乡导。魏主使公卿议之，皆以为当然。崔浩曰：“不可。南方下湿，入夏之后，水潦方降，草木蒙密，地气郁蒸，易生疾病，不可行师。且彼既严备，则城守必固，留屯久攻，则粮运不继；分军四掠，则众力单寡，无以应敌。以今击之，未见其利。彼若果能北来，宜待其劳倦，秋凉马肥，因敌取食，徐往击之，此万全之计也。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，从陛下征伐，西平赫连，北破蠕蠕，多获美女、珍宝，

牛马成群。南边诸将闻而慕之，亦欲南钞以取资财，皆营私计，为国生事，不可从也。”魏主乃止。

诸将复表：“南寇已至，所部兵少，乞简幽州以南劲兵助己戍守，乃就漳水造船严备以拒之。”公卿皆以为宜如所请，并署司马楚之、鲁轨、延之等为将帅，使招诱南人。浩曰：“非长策也。楚之等皆彼所畏忌，今闻国家悉发幽州以南精兵，大造舟舰，随以轻骑，谓国家欲存立司马氏，诛除刘宗，必举国震骇，惧于灭亡，当悉发精锐，并心竭力，以死争之，则我南边诸将无以御之。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敌，乃所以速之也。张虚声而召实害，此之谓矣。故楚之之徒，往则彼来，止则彼息，其势然也。且楚之等皆纤利小才，止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大功，徒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。昔鲁轨说姚兴以取荆州，至则败散，为蛮人掠卖为奴，终于祸及姚泓，此已然之效也。”魏主未以为然。浩乃复陈天时，以为南方举兵必不利，曰：“今兹害气在扬州，一也；庚午自刑，先发者伤，二也；日食昼晦，宿值斗、牛，三也；荧惑伏于翼、轸，主乱及丧，四也；太白未出，进兵者败，五也。夫兴国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尽地利，后观天时，故万举万全。今刘义隆新造之国，人事未洽；灾变屡见，天时不协；舟行水涸，地利不尽。三者无一可，而义隆行之，必败无疑。”魏主不能违众言，乃诏冀、定、相三州造船三千艘，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备之。

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将军白养、镇卫将军去列，以什寅之死，有怨言，秦王暮末皆杀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魏主如去中。

敕勒万馀落复叛走，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，灭之。

六月，己卿，以氐王杨难当为冠军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魏主使平南大将军、丹杨王大毘，屯河上，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封琅邪王，顿颍川以备宋。

吐谷浑王慕瓚将其众万八千袭秦定连，秦辅国大将军段暉等击走之。

到彦之自淮入泗，水渗，日行才十里，自四月至秋七月，始至须昌。乃溯河西上。

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，命诸军悉收众北渡。戊子，魏碻碻戍兵弃城去。戊戌，滑台戍兵亦去。庚子，魏主以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、定、相三州诸军事、太宰，进爵阳平王，镇鄴，为诸军节度。超，密太后之兄也。庚戌，魏洛阳、虎牢戍兵皆弃城去。

到彦之留朱修之守滑台，尹冲守虎牢，建武将军杜骥守金墉。骥，预之玄孙也。诸军进顿灵昌津，列守南岸，至于潼关。于是司、袞既平，诸军皆喜，王仲德独有忧色，曰：“请贤不谙北土情伪，必堕其计。胡虏虽仁义不足，而凶狡有馀，今敛戍北归，必并力完聚。若

河冰既合，将复南来，岂可不以为忧乎！”

甲寅，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，自陈与交州不睦，乞蒙恕宥。八月，魏主遣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，击到彦之。丙寅，彦之遣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，与颉战；耸夫兵败，死者甚众。戊寅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丹阳王大毘屯河上以御彦之。

燕太祖寝疾，召中书监申秀、侍中阳哲于内殿，属以后事。九月，病甚，辇而临轩，命太子翼摄国事，勒兵听政，以备非常。

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恶翼听政，谓翼曰：“上疾将瘳，奈何遽欲代父临天下乎！”翼性仁弱，遂还东宫，日三往省疾。宋夫人矫诏绝内外，遣阁寺传问而已，翼及诸子、大臣并不得见，唯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，专掌禁卫。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，乃言于司徒、录尚书事、中山公弘，弘与壮士数十人被甲入禁中，宿卫皆不战而散。宋夫人命闭东阁，弘家僮庖斗头劲捷有勇力，逾阁而入，至于皇堂，射杀女御一人。太祖惊惧而殂。弘遂即天王位，遣人巡城告曰：“天降凶祸，大行崩背，太子不侍疾，群公不奔丧，疑有逆谋，社稷将危。吾备介弟之亲，遂摄大位以宁国家，百官叩门入者，进陞二等。”太子翼帅东宫兵出战而败，兵皆溃去，弘遣使赐翼死。太祖有子百余人，弘皆杀之。谥太祖民皇帝，长谷陵。

己丑，夏主遣其弟谓以代伐魏鄜城，魏平西将军始

平公隗归等击之，杀万馀人，谓以代遁去。夏主自将数万人邀击隗归于鄆城东，留其弟上谷公社干、广阳公度洛孤守平凉，遣使来求和，约合兵灭魏，遥分河北：自恒山以东属宋，以西属夏。

魏主闻之，治兵，将伐夏，群臣咸曰：“刘义隆兵犹在河中，舍之西行，前寇未可必克，而义隆乘虚济河，则失山东矣。”魏主以问崔浩，对曰：“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，以虚声唱和，共大国，义隆望定进，定徒义隆前，皆莫敢先入；譬如连鸡，不得俱飞，无能为害也。臣始谓义隆军来，当屯止河中，两道北上，东道向冀州，西道冲鄆，如此，则陛下当自讨之，不得徐行。今则不然，东西列兵径二千里，一处不过数千，形分势弱。以此观之，儻儿情见，此不过欲固河自守，无北渡意也。赫连定残根易摧，拟之必仆。克定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而前，则威震南极，江、淮以北无立草矣。圣策独发，非愚近所及，愿陛下勿疑。”甲辰，魏主如统万，遂袭平凉，以卫兵将军王斤镇蒲坂。斤，建之子也。

秦自正月不雨，至于九月，民流叛者甚众。

冬，十月，以竟陵王义宣为南徐州策史，独戍石头。

戊午，立钱署，铸四铢钱。

到彦之、王仲德沿河置守，还保东平。乙亥，魏安颉自委粟津济河，攻金墉。金墉城不治既久，又无粮食。杜骥欲弃城走，恐获罪。初，高祖灭秦，迁其钟虡于江

南，有大钟没于洛水，帝使姚耸夫将千五百人往取之。骥给之曰：“金墉城已修完，粮食亦足，所乏者人耳。今虏骑南渡，当相与并力御之。大功既立，牵钟未晚。”耸夫从之。既至，见城不可守，乃引去，遂南遁。丙子，安颉拔洛阳，杀将士五千余人。杜骥归，言于帝曰：“本欲以死固守，姚耸夫及城遽走，人情沮败，不可复禁。”上大怒，诛耸夫于寿阳。耸夫勇健，诸偏裨莫及也。

魏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。到彦之恐其南渡，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其船，杜超等击斩之。安颉与龙骥将军陆俟进攻虎牢，辛巳，拔之；尹冲及荥阳太守清河崔模降魏。

秦王暮末为河西所逼，遣其臣王恺、乌讷阗请迎于魏，魏人许以平凉、安定封之。暮末乃焚城邑，毁宝器，帅户万五千，东如上邽。至高田谷，给事黄门侍郎郭恒谋劫沮兴国以叛；事觉，暮末杀之。夏主闻暮末将至，发兵拒之。暮末留保南安，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浑。

十一月，乙酉，魏主至平凉，夏上谷公社干等婴城固守。魏主使赫连昌招之，不下，乃使安西将军古弼等将兵趣安定。夏主自鄯城还安定，将步骑二万北救平凉，与弼遇，弼伪退以诱之；夏主追之，魏主使高车驰击之，夏兵大败，斩首数千级。夏主还走，登鹑觚原，为方阵以自固，魏兵就围之。

壬辰，加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帅众伐魏。

甲午，魏寿光侯叔孙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。到彦之闻洛阳、虎牢不守，诸军相继奔败，欲引兵还。殿中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，以为宜使竺灵秀朱修之守滑台，自帅大军进拟河北，且曰：“昔人有连年攻战，失众乏粮，犹张胆争前，莫肯轻退。况今青州丰穰，济漕流通，士马饱逸，威力无损。若空弃滑台，坐丧成业，岂朝廷受任之旨邪！”彦之不从。护之，苗之子也。

彦之欲焚舟步走，王仲德曰：“洛阳既陷，虎牢不守，自然之势也。今虏去我犹千里，滑台尚有强兵，若遽舍舟南走，士卒必散。当引舟入济，至马耳谷口，更详所宜。”彦之先有目疾，至是大动；且将士疾疫，乃引兵自清入济。南至历城，焚舟弃甲，步趋彭城。竺灵秀弃须昌，南奔湖陆，表、袞大扰。长沙王义欣在彭城，将佐恐魏兵大至，劝义欣委镇还都，义欣不从。

魏兵攻济南，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。魏众大集，承之使偃兵，开城门。众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奈何轻敌之甚！”承之曰：“今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唯当见强以待之耳。”魏人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魏军围夏主数日，断其水草，人马饥渴。丁酉，夏主引众下鹑觚原。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，夏众大溃，死者万余人。夏主中重创，单骑走，收其馀众，

驱民五万，西保上邽。魏人获夏主之弟丹阳公乌视拔、武陵公秃骨及公侯以下百余人。是日，魏兵乘胜进攻安定，夏东平公乙斗弃城奔长安，驱略数千家，西奔上邽。

戊戌，魏叔孙建攻竺灵秀于湖陆，灵秀大败，死者五千余人。建还顿城。

己亥，魏主如安定。庚子，还，临平凉，掘堑围之。安慰初附，赦秦、雍之民，赐复七年。夏陇西守将降魏。

辛丑，魏安颉督诸军攻滑台。

河西王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入贡于魏，魏主与之宴，执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：“汝所闻崔公，此则是也。才略之美，于今无比。朕动止咨之，豫陈成败，若合符契，未尝失也。”

魏以叔孙建都督冀、青等四州诸军事。

魏尚书库结帅骑五千迎秦王暮末。秦卫将军吉毘以为不宜内徙，暮末从之，库结引还。

南安诸羌万余人叛秦，推安南将军、督八郡诸军事、广宁太守焦遗为主，遗不从，乃劫遗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，帅众攻南安。暮末请救于氏王杨难当，难当遣将军苻南帅骑三千救之，暮末与之合击诸羌。诸羌溃，亮奔还广宁，暮末进军攻之，以手令与焦遗使取亮；十二月遗斩亮者出降，暮末进遗号镇国将军。秦略阳太守弘农杨显以郡降夏。

辛酉，以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，镇寿阳。寿阳土

荒民散，城郭颓败，盗贼公行。义欣随宜经理，境内安业，道不拾遗，城府完实，遂为盛藩。芍陂久废，义欣修治堤防，引河水入陂，溉田万馀顷，无复旱灾。

丁卯，夏上谷公社干、广阳公度洛孤出降，魏克平凉。

关中侯豆代田得奚斤、娥清等，献于魏主。魏主以夏主之后赐代田，命斤膝行执酒以奉代田，谓斤曰：“全汝生者，代田也。”赐代田爵并陞侯，加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领内都幢将。

夏长安、临晋、武功守将皆走，关中悉入于魏。魏主留巴东公延普镇安定，以镇西将军王斤镇长安。壬申，魏主东还，以奚斤为宰士，使负酒食以从。

王斤骄矜不法，信用左右，调役百姓，民不堪命，南奔汉川者数千家。魏主案治得实，斩斤以徇。

右将军到彦之、安北将军王仲德皆下狱免官，袞州刺史竺灵秀坐弃军伏诛。上见垣护之书而善之，以为北高平太守。

彦之之北伐也，甲兵资实甚盛；乃败还，委弃荡尽，府藏、武库为之空虚。它日，上与群臣宴，有荒外降人在坐。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：“库中仗犹有几许？”琛诡对：“有十万人仗。”上既问而悔之，得琛对，甚喜。琛，和之曾孙也。

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，义康意犹怏怏，欲得

扬州，形于辞旨；以弘弟昙首居中，为上所亲委，愈不悦。弘以老病，屡乞骸骨，昙首自求吴郡，上皆不许。义康谓人曰：‘王公久病不起，神州讵宜卧治！’昙首劝弘减府中文武之半以授义康，上听割二千人，义康乃悦。

卷第一百二十二

【宋纪四】起重光协洽，尽旃蒙大渊献，凡五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

元嘉八年（辛未，公元四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午朔，燕大赦，改元大兴。

丙申，檀道济等自清水救滑台，魏叔孙建、长孙道生拒之。丁酉，道济至寿张，遇魏安平公乙谢眷，道济帅宁朔将军王仲德、骁骑将军段宏奋击，大破之；转战至高梁亭，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。

夏主击秦将姚献，败之；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韦伐帅众一万攻南安。城中大饥，人相食。秦侍中、征虏将军出连辅政，侍中、右卫将军乞伏延祚，吏部尚书乞伏跋跋，逾城奔夏；秦王暮末穷蹙，舆榭出降，并沮渠兴国送于上邽。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，泣谓其父遗曰：“大人荷国宠灵，居藩镇重任。今本朝颠覆，岂得不率见

众唱大义以殄寇仇！”遗曰：“今主上已陷贼庭，吾非爱死而忘义，顾以大兵追之，是趣绝其命也。不如择王族之贤者，奉以为主而伐之，庶有济也。”楷乃筑誓众，二旬之间，赴者万馀人。会遗病卒，楷不能独举事，亡奔河西。二月，戊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。

檀道济等进至济上，二十馀日间，前后与魏三十馀战，道济多捷。军至历城，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。道济军乏食，不能进。由是安颉、司马楚之等得专力攻滑台，魏主复使楚兵将军王慧龙助之。朱修之坚守数月，粮尽，与士卒熏鼠食之。辛酉，魏克滑台，执修之及东郡太守申谟，虏获万馀人。谟，钟之曾孙也。

癸酉，魏主还平城，大飨，告庙，将帅及百官皆受赏，战士赐复十年。

于是魏南鄙大水，民多饿死。尚书令刘絜言于魏主曰：“自顷边寇内侵，戎车屡驾；天赞圣明，所在克殄；方难既平，皆蒙优锡。而郡国之民，虽不征讨，服勤农桑，以供军国，实经世之大本，府库之所资。今自山以东，遍遭水害，应加哀矜，以弘覆育。”魏主从之，复境内一岁租赋。

檀道济等食尽，自历城引还；军士有亡降魏者，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恟惧，将溃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馀少米覆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见之，谓道济资粮有馀，以降者为妄而斩之。时道济兵少，魏兵甚盛，骑士四合。

道济命军士皆被甲，己白服乘舆，引兵徐出。魏人以为有伏兵，不敢逼，稍稍引退，道济全军而返。

青州刺史萧思话闻道济南归，欲委镇保险，济南太守萧承之固谏，不从。丁丑，思话弃镇奔平昌；参军刘振之戍下邳，闻之，亦委城走。魏军竟不至，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。思话坐征，系尚方。

燕王立夫人慕容氏为王后。

庚戌，魏安颉等还平城。魏主嘉朱修之守节，拜侍中，妻以宗女。

初，帝之遣到彦之也，戒之曰：“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，径前入河；若其不动，留彭城勿进。”及安颉得宋俘，魏主始闻其言。谓公卿曰：“卿辈前谓我用崔浩计为谬，惊怖固谏。常胜之家，始皆自谓逾人，至于归终，乃不能及。”

司马楚之上疏，以为诸方已平，请大举伐宋，魏主以兵久劳，不许。徵楚之为散骑常侍，以王慧龙为荥阳太守。

慧龙在郡十年，农战并修，大著声绩，归附者万馀家。帝纵反间于魏，云“慧龙自以功高位下，欲引宋人入寇，因执司马楚之以叛。”魏主闻之，赐慧龙玺书曰：“刘义隆畏将军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。风尘之言，想不足介意。”帝复遣客吕玄伯刺之，曰：“得慧龙首，封二百户男，赏绢千匹。”玄伯诈为降人，求屏

人有所论；慧龙疑之，使人探其怀，得尺刀。玄伯叩头请死，慧龙曰：“各为其主耳。”释之。左右谏曰：“宋人为谋未已，不杀玄伯，无以制将来。”慧龙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彼亦安能害我！我以仁义为扞蔽，又何忧乎！”遂舍之。

夏五月，庚寅，魏主如云中。

六月，乙丑，大赦。

夏主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。

夏主畏魏人之逼，拥秦民十馀万口，自治城济河，欲击河西王蒙逊而夺其地。吐谷浑王慕璜遣益州刺史慕利延、宁州刺史拾虔帅骑三万，乘其半济，邀击之，执夏主定以归，沮渠兴国被创而死。拾虔，树洛干之子也。

魏之边吏获柔然逻者二十馀人，魏主赐衣服而遣之，柔然悦。闰月，乙未，柔然敕连可汗遣使诣魏，魏主厚礼之。

魏主遣散骑侍郎周绍来聘，且求昏；帝依违答之。

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，年寝长，欲专政事，长史刘湛每裁抑之，遂与湛有隙。帝心重湛，使人诘让义恭，且和解之。是时，王华、王昙首皆卒，领军将军殷景仁素与湛善，白帝以时贤零落，征湛为太子詹事，加给事中，共参政事。以雍州刺史张邵代湛为抚军长史、南蛮校尉。顷之，邵坐在雍州营私畜聚，赃满二百四十五万，下廷尉，当死。左卫将军谢述上表，陈邵先朝旧勋，蒙

优贷。帝手诏酬纳，免邵官，削爵土。述谓其子综曰：“主上矜邵夙诚，特加曲恕，吾所言谬会，故特见酬纳耳。若此迹宣布，则为侵夺主恩，不可之大者也。”使综对前焚之。帝后谓邵曰：“卿之获免，谢述有力焉。”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魏主如河西。

八月，乙酉，河西王蒙逊遣子安周入待于魏。

吐谷浑王慕瓚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，请送赫连定。己丑，魏以慕瓚为大将军，封西秦王。

左仆射临川王义庆固求解职；甲辰，以义庆为中书令，丹阳尹如故。

九月，癸丑，魏主还宫。庚申，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。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道生性清俭，一熊皮鞞泥，数十年不易。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：“智如崔浩，廉若道生。”

魏主欲选使者诣河西，崔浩荐尚书李顺，乃以顺为太常。拜河西王蒙逊为侍中、都督凉州、西域、羌、戎诸军事、太傅、行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王，王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酒泉、西海、金城、西平七郡。册曰：“盛衰存亡，与魏升降。北尽穷发，南极庸、山昏，西被崑岭，东至河曲，王实征之，以夹辅皇室。”置将相、群卿、百官，承制假授，建天子旌旗，出入警蹕，如汉初诸侯王故事。

壬申，魏主诏曰：“今二寇摧殄，将偃武修文，理

废职，举逸民。范阳卢玄、博陵崔绰、赵郡李灵、河间邢颖、勃海高允、广平游雅、太原张伟等，皆贤俊之胄，冠冕州邦。《易》曰：‘我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’如玄之比者，尽敕州郡以礼发遣。”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，差次叙用。崔绰以母老固辞。玄等皆拜中书博士。玄，谡之曾孙；灵，顺之从父兄也。

玄舅崔浩，每与玄言，辄叹曰：“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。”浩欲大整流品，明辨姓族。玄止之曰：“夫创制立事，各有其时；乐为此者，讵有几人！宜加三思。”浩不从，由是得罪于众。

初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：“反逆者族。其余当死者听入金、马赎罪。杀人者听与死家马牛、葬具以平之。盗官物，一备五；私物，一备十。”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辞讼，无系讯连逮之苦，境内安之。太祖入中原，患前代律令峻密，命三公郎王德删定，务崇简易。季年被疾，刑罚滥酷；太宗承之，吏文亦深。冬，十月，戊寅，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，除五岁、四岁刑，增一年刑；巫蛊者，负羝羊、抱犬沉诸渊。初令官阶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。妇人当刑而孕，产后百日乃决。阙左悬登闻鼓，以达冤人。

魏主如漠南，十一月，丙辰，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帅所部数万骑，驱鹿数百万头，诣魏主行在。魏主大猎以赐从官。十二月，丁丑，还宫。

是岁，凉王改元义和。

林邑王范阳迈寇九德，交州兵击却之。

元嘉九年（壬申，公元四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魏主尊保太后奚氏为皇太后，立贵人赫连氏为皇后，子晃为皇太子。大赦，改元延和。

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为太子。

三月，庚戌，卫将军王弘进位太保，加中书监。丁巳，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进位司空，还镇寻阳。

壬申，吐谷浑王慕瓚送赫连定于魏，魏人杀之。慕瓚上表曰：“臣俘擒僭逆，献捷王府，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，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，愿垂鉴察。”魏主下其议。公卿以为：“慕瓚所致唯定而已，塞外之民皆为己有，而贪求无厌，不可许也。”魏主乃诏曰：“西秦王所得金城、枹罕、陇西之地，朕即与之，乃是裂土，何须复廓。西秦款至，绵绢随使疏数，临时增益，非一赐而止也。”自是慕瓚贡使至魏者稍简。魏方士祁纤奏改代为万年，以代尹为万年尹，代令为万年令。崔浩曰：“昔太祖应天受命，兼称代、魏以法殷商。国家积德，当享年万亿，不待假名以为益也。纤之所闻，皆非正义，复旧号。”魏主从之。

夏，五月，壬申，华容文昭公王弘卒。弘明敏有思致，而轻率少威仪，性褊隘，好折辱人，人以此少之。虽贵显，不营财利；及卒，家无馀业。帝闻之，特赐钱

百万，米千斛。

魏主治兵于南郊，谋伐燕。

帝遣使者赵道生聘于魏。

六月，戊寅，司徒、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。

诏分青州置冀州，治历城。

吐谷浑王慕瓚遣其司马赵叔入贡，且来告捷。

庚寅，魏主伐燕。命太子晃录尚书事，时晃才五岁。又遣左仆射安原、建宁王崇等屯漠南以备柔然。

辛卯，魏主遣散骑常侍邓颖来聘。

乙未，以吐谷浑王慕瓚为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，进爵陇西王，且命慕瓚悉归南方将士先没于夏者，得百五十余人。

又加北秦州刺史杨难当征西将军。难当以兄子保宗为镇将军，镇宕昌；以其子为秦州刺史，守上邽。保宗谋袭难当，事泄，难当囚之。

壬寅，以江夏王义恭为都督南兖等六州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临川王义庆为都督荆、雍等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竟陵王义宣为中书监，衡阳王义秀为南徐州刺史。初，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，土地广远，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，故遗诏令诸子居之。上以义庆宗室令美，且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，故特用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未，魏主至濡水。庚申，遣安东将军

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馀人，运攻具，出南道，会和龙。魏主至辽西，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师。己巳，魏主至和龙。

庚午，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，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。

益州刺史刘道济，粹之弟也，信任长史费谦、别驾张熙等，聚敛兴利，伤政害民，立官冶，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，商贾失业，吁嗟满路。

流民许穆之，变姓名称司马飞龙，自云晋室近亲，往依氏王杨难当。难当因民之怨，资飞龙以兵，使侵扰益州。飞龙招合蜀人，得千馀人，攻杀巴兴令，逐阴平太守；道济遣军击斩之。道济欲以五城人制氏奴、梁显为参军督护，费谦固执不与。氏奴等与乡人赵广构扇县人，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，聚众得数千人，引向广汉；道济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，将五百人击之，皆败死。巴西人诏唐频聚众应之，赵广等进攻涪城，陷之。于是涪陵、江阳、遂宁诸郡守皆弃城走，蜀土侨、旧俱反。

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。魏主发其民三万穿围暂以守和龙。崇，绩之子也。

八月，燕王使数万人出战，魏昌黎公丘等击破之，死者万馀人。燕尚书高绍帅万馀家保羌胡固；辛巳，魏主攻绍，斩之。平东将军贺多罗攻带方，抚军大将军永

昌王健攻建德，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，皆拔之。九月，乙卯，魏主引兵西还，徙营丘、成周、辽东、乐浪、带方、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。

燕尚书郭渊劝燕王送款献女于魏，乞为附庸。燕王曰：“负衅在前，结忿已深，降附取死，不如守志更图也。”

魏主之围和龙也，宿卫之士多在战陈，行宫人少。云中镇将朱受之谋与南人袭杀魏主，因入和龙，浮海南归；以告冠军将军毛修之，毛修之不从，乃止。既而事泄，朱修之逃奔燕。魏人数伐燕，燕王遣修之南归求救。修之泛海至东莱，遂还建康，拜黄门侍郎。

赵广等进攻成都，刘道济婴城自守。贼众顿聚日久，不见司马飞龙，欲散去。广惧，将三千人及羽仪诣阳泉寺，诈云迎飞龙。至则谓道人枹罕程道养曰：“汝但自言是飞龙，则坐享富贵；不则断头！”道养惶怖许诺。广乃推道养为蜀王、车骑大将军、益、梁二州牧，改元泰始，备置百官。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、长沙王，镇涪城；赵广、帛氏奴、梁显及其党张寻、严遐皆为将军，奉道养还成都，众至十馀万，四面围城，使人谓道济曰：“但送费谦、张熙来，我辈自解去。”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、任浪之各将千馀人出战，皆败还。

冬，十一月，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

壬子，以少府中山甄法崇为益州刺史。

初，燕王嫡妃王氏，生长乐公崇，崇于兄弟为最长。及即位，立慕容氏为王后，王氏不得立，又黜崇，使镇肥如。崇母弟广平公朗、乐陵公邈相谓曰：“今国家将亡，人无愚智皆知之。王复受慕容后谮，吾兄弟死无日矣！”乃相与亡奔辽西，说崇使降魏，崇从之。会魏主使给事郎王德招崇，十二月，己丑，崇使邈如魏，请举郡降。燕王闻之，使其将封羽围崇于辽西。

魏主征诸名士之未仕者，州郡多逼遣之。魏主闻之，下诏令守宰以礼申谕，任其进退，毋得逼遣。

初，帝以少子绍为庐陵孝敬王嗣，以江夏王义恭子郎为营阳王嗣；庚寅，封绍为庐陵王，郎为南丰县王。

裴方明等复出击程道养营，破之，焚其积聚。

贼党江阳杨孟子将千余人屯城南，参军梁俊之统南楼，投书说谕孟子，邀使入城见刘道济，道济版为主簿，克期讨贼。赵广知其谋，孟子惧，将所领奔晋原，晋原太守文仲兴与之同拒守。赵广遣帛氏奴攻晋原，破之，仲兴、孟子皆死。裴方明复出击贼，屡战，破之，贼遂大溃；程道养收众得七千人，还广汉，赵广别将五千余人还涪城。

先是，张熙说道济糶仓谷，故自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，粮储俱尽。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，为贼所败，单马独还，贼众复大集。方明夜缒而上，道济为设食，涕泣不能食。道济曰：“卿非大丈夫，小败何苦！贼势既

衰，台兵垂至，但令卿还，何忧于贼！”即减左右以配之。贼于城外扬言，云“方明已死”，城中大恐。道济夜列炬火，出方明以示众，众乃安。道济悉出财物于北射堂，令方明募人。时城中或传道济已死，莫有应者。梁俊之说道济遣左右给使三十余人出外，且告之曰：“吾病小损，各听归家休息。”给使既出，城中乃安，应募者日有千余人。

初，晋谢混尚晋陵公主。混死，诏公主与谢氏绝婚；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从子弘微。混仍世宰辅，僮仆千人，唯有二女，年数岁，弘微为之纪理生业，一钱尺帛有文簿。九年而高祖即位，公主降号东乡君，听还谢氏。入门，室宇仓廩，不异平日，田畴垦辟，有加于旧。东乡君叹曰：“仆射平生重此子，可谓知人；仆射为不亡矣！”亲旧见者为之流涕。是岁，东乡君卒，公私咸谓赀财宜归二女，田宅、僮役应属弘微。弘微一无所取，自以私禄葬东乡君。

混女夫殷睿好樗蒲，闻弘微不取财物，乃夺其妻妹及伯母、两姑之分以还戏责。内人皆化弘微之让，一无所争。或讥之曰：“谢氏累世财产，充殷君一朝戏责。理之不允，莫此为大。卿视而不言，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。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，亦吾所不取也。”弘微曰：“亲戚争财，为鄙之甚。今内人尚能无言，岂可导之使争乎！分多共少，不至有乏，身死之后，岂复见关

也！”

秃发保周自凉奔魏，魏封保周为张掖公。

魏李顺复奉使至凉。凉王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谓顺曰：“年衰多疾，腰髀不随，不堪拜伏；比三五日消息小差，当相见。”顺曰：“王之老疾，朝廷所知；岂得自安，不见诏使！”明日，蒙逊延顺入至庭中，蒙逊箕坐隐几，无动起之状。顺正色大言曰：“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此！今不忧覆而敢陵侮天地，魂魄逝矣，何用见之！”握节将出。凉王使定归追止之，曰：“太常既雅恕衰疾，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，是以敢自安耳。”顺曰：“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天下赐胙，命无下拜，桓公犹不敢失臣礼，下拜登受。今王虽功高，未如齐桓；朝廷虽相崇重，未有不拜之诏；而遽自偃蹇，此岂社稷之福邪！”蒙逊乃起，拜授诏。

使还，魏主问以凉事。顺曰：“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，经涉艰难，粗识机变，绥集荒裔，群下畏服；虽不能贻厥孙谋，犹足以终其一世。然礼者德之舆，敬者身之基也；蒙逊无礼，不敬，以臣观之，不复年矣。”魏主曰：“易世之后，何时当灭？”顺曰：“蒙逊诸子，臣略见之，皆庸才也。如闻敦煌太守牧犍，器性粗立，继蒙逊者，必此人也。然比之于父，皆云不及。此殆天之所以资圣明也。”魏主曰：“朕方有事东方，未暇西略。如卿所言，不过数年之外，不为晚也。”

初，罽宾沙门昙无讖，自云能使鬼治病，且有秘术。凉王蒙逊甚重之，谓之“圣人”，诸女及子妇皆往受术。魏主闻之，使李顺往征之。蒙逊留不遣，仍杀之。魏主由是怒凉。蒙逊荒淫猜虐，群下苦之。

元嘉十年（癸酉，公元四三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。

己未，大赦。

丙寅，魏以乐安王范为都督秦、雍等五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长安镇都大将。魏主以范年少，更选旧德平西将军崔徽、征北大将军雁门张黎为之副，共镇长安。徽，宏之弟也。范廉恭宽惠，徽务敦大体，黎清约公平，政刑简易，轻徭薄赋，关中遂安。

二月，庚午，魏主以冯崇为都督幽、平、东夷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幽、平二州牧，封辽西王，隶其国尚书事，食辽西十郡，承制假授尚书、刺史、征虏已下官。

魏平凉休屠征西将军金崖、羌泾州刺史狄子玉与安定镇将延普争权，崖、子玉举兵攻普，不克，退保胡空谷。魏主以虎牢镇大将陆俟为安定镇大将，击崖等，皆擒之。

魏主征陆俟为散骑常侍，出为怀荒镇大将，未期岁，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，复请前镇将郎孤。魏主征俟还，以孤代之。俟既至，言于帝曰：“不过期年，郎孤必败，高车必叛。”帝怒，切责之，使以建业公归第。

明年，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。帝大惊，立召俟问之曰：“卿何以知其然也？”俟曰：“高车不知上下之礼，故臣临之以威，制之以法，欲以渐训导，使知分限。而诸莫弗恶臣所为，讼臣无恩，称孤之美。臣以罪去，孤获还镇，悦其称誉，益收名声，专用宽恕待之。无礼之人，易生骄慢，不过期年，无复上下，孤所不堪，必将复以法裁之。如此，则众心怨怼，必生祸乱矣。”帝笑曰：“卿身虽短，思虑何长也！”即日复以为散骑常侍。

壬午，魏主如河西，遣兼散骑常侍宋宣来聘，且为太子晃求婚；帝依违答之。

刘道济卒，梁俊之、裴方明等密埋其尸于斋后，诈为道济教命以答签疏，虽其母、妻亦不知也。程道养于毁金桥登坛郊天，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，道养等大败，退保广汉。

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，将二千人救成都。

三月，亡人司马天助降于魏，自称晋会稽世子元显之子；魏人以为青、徐二州刺史、东海公。

壬子，魏主还宫。

赵广等自广汉至郫，连营百数。周籍之与裴方明等合兵攻郫，克之，进击广等于广汉，广等走还涪及五城。夏，四月，戊寅，始发刘道济丧。

帝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治，失氏、羌

之和，乃自徒中起萧思话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法护，法崇之兄也。

凉王蒙逊病甚，国人共议，以世子菩提幼弱，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为世子，加中外都督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蒙逊卒，谥曰武宣王，庙号太祖。牧犍即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，立子封坛为世子，加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遣使请命于魏。牧犍聪颖好学，和雅有度量，故国人立之。

先是，魏主遣李顺迎武宣王女为夫人。会卒，牧犍称先王遗意，遣左丞宋繇送其妹兴平公主于魏，拜右昭仪。

魏主谓李顺曰：“卿言蒙逊死，今则验矣；又言牧犍立，何其妙哉！朕克凉州，亦当不远。”于是赐绢千匹，厩马一乘，进号安西将军，宠待弥厚，政事无巨细，皆与之参议。

遣顺拜牧犍都督凉沙河三州、西域羌戎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，以宋繇为河西王右相。牧犍以无功受赏，留顺，上表乞安、平一号；优诏不许。

牧犍尊敦煌刘昞为国师，亲拜之，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。

五月，己亥，魏主如山北。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，求领交州；诏答以道远，不许。裴方明进军向涪城，破

张寻、唐频、擒程道助，斩严遐，于是赵广等皆奔散。

六月，魏永昌王健、左仆射安原督诸军击和龙，将军楼季女别将五千骑围凡城。燕守将封羽以凡城降，收其三千馀家而还。辛巳，魏人发秦、雍兵一万，筑小城于长安城内。

秋，八月，冯崇上表请说降其父，魏主不听。

九月，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，收费谦，诛之。程道养、张寻将二千馀家逃入鄯山，馀党各拥众藏窜山谷，时出为寇不绝。

戊午，魏主遣兼大鸿胪崔躋持节，拜氐王相难当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、梁二州牧、南秦王。躋，逞之子。

杨难当因萧思话未至，甄法护将下，举兵袭梁州，破白马，获晋昌太守张范，败法护参军鲁安期等；又攻葭萌，获晋寿太守范延郎。冬，十一月，丁未，法护弃城奔洋川之西城。难当遂有汉中之地，以其司马赵温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甲寅，魏主还宫。

十二月，己巳，魏大赦。

辛未，魏主如阴山之北。

魏宁朔将军卢玄来聘。

前秘书监谢灵运，好为山泽之游，穷幽极险。从者数百人，伐木开径；百姓惊扰，以为山贼。会稽太守孟

顗与灵运有隙，表其有异志，发兵自防。灵运诣自陈，上以为临川内史。灵运游放自若，废弃郡事，为有司所纠。是岁，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；灵运执望生，兴兵逃逸，作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”追讨，擒之。廷尉奏灵运帅众反叛，论正斩刑。上爱其才，欲免官而已。袁城王义康坚执，谓不恕。乃降死一等，徙广州。久之，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，结健儿，欲于三江口篡取之，不果。诏于广州弃市。灵运恃才放逸，多所陵忽，故及于祸。

魏立徐州于外黄，以刁雍为刺史。

元嘉十一年（甲戌，公元四三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戌，燕王遣使请和于魏，魏主不许。

杨难当以克汉中告捷于魏，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。萧思话至襄阳，遣横野司马萧承之为前驱。承之缘道收兵，得千人，进据礮头。杨难当焚掠汉中，引众西还，留赵温守梁州；又遣其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山。思话遣阴平太守萧坦攻铁城戍，拔之。

二月，赵温、薛健与其冯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营，坦击破之，温等退保西水。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将三千人助承之，拔黄金戍而据之。温弃州城，退据小城，健、甲子退保下桃城。思话继至，与承之共击赵温等，屡破之。行参军王灵济别将出洋川，攻南城，拔之，擒其守将赵英。南城空无所资，灵济引兵还，与承

之合。

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连可汗，又纳其妹为夫人，遣颍川王提往逆之。丁卯，敕连遣其异母兄秃鹿傀送妹，并献马二千匹。魏主以其妹为左昭仪。提，曜之子也。

辛卯，魏主还宫；三月，甲寅，复如河西。

杨难当遣其子和将兵与蒲甲子等共击萧承之，相拒四十馀日，围承之数重，短兵接，弓矢无所复施。氏悉衣犀甲，戈矛所不能入。承之断槊长数尺，以大斧椎之，一槊辄贯数人。氏不能当，烧营走，据大桃。闰月，承之等追击之，至南城，氏败走，斩获甚众，悉收汉中故地，置戍于葭萌水。

初，桓希既败，氏王杨盛据汉中，梁州刺史范元之、傅歆皆治魏兴，唯得魏兴、上庸、新城三郡。及索邈为刺史，乃治南城。至是，南城为氏所焚，不可复固，萧思话徙镇南郑。

甲戌，赫连昌叛魏西走；丙子，河西候将格杀之。魏人并其群弟诛之。

己卯，魏主还宫。

辛巳，燕王遣尚书高颿上表称籓，请罪于魏，乞以季女充掖庭；魏主乃许之，征其太子王仁入朝。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门还平城。什门在燕二十一年，不屈节。魏主下诏褒称，以比苏武，拜治书御史，赐羊千口，帛千

匹，策告宗庙，颁示天下。

戊子，休屠金当川围魏阴密。夏，四月，乙未，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击之。丁未，魏主行如河西。壬戌，获当川，斩之。

甄法护坐委镇，赐死于狱。杨难当遣使奉表谢罪，帝下诏赦之。

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，告嗣位。戊寅，诏以牧犍为都督凉、秦等四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六月，甲辰，魏主还宫。

燕王不遣太子质魏，散骑常侍刘滋谏曰：“昔刘禅有重山之险，孙皓有长江之阻，皆为晋擒。何则？强弱之势异也。今吾弱于吴、蜀而魏强于晋，不从其欲，将有危亡之祸。愿亟遣太子，而修政事，抚百姓，收离散，赈饥穷，劝农桑，省赋役，社稷犹庶几可保。”燕王怒，杀之，辛亥，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等伐燕，收其禾稼，徙民而还。

秋，七月，壬午，魏主如美稷，遂至隰城，命阳平王它督诸军击山胡白龙于西河。它，熙之子也。

魏主轻山胡，日引数十骑登山临视之。白龙伏壮士十馀处掩击之，魏主坠马，几为所擒。内和行长代人陈建以身扞之，大呼奋击，杀胡数人，身被十馀疮，魏主乃免。

九月，戊子，大破胡众，斩白龙，屠其城。冬，十月，甲午，魏人破白龙馀党于五原，诛数千人，以其妻子赐将士。

直一月，魏主还宫。十二月，甲辰，复如云中。

元嘉十二年（乙亥，公元四三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酉，大赦。

辛未，上祀南郊。

燕王数为魏所攻，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。癸酉，诏封为燕王，江南谓之黄龙国。

甲申，魏大赦，改元太延。

有老父投书于敦煌东门，求之，不获。书曰：“凉王三十年若七年。”河西王牧犍以问奉常张慎，对曰：“昔虢之将亡，神降于莘。愿殿下崇德修政，以享三十年之祚；若盘于游田，荒于酒色，臣恐七年将有大变。”牧犍不悦。

二月，丁未，魏主还宫。

三月，癸亥，燕王遣大将汤烛入贡于魏，辞以太子王仁有疾，故未之遣。

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，湛之入也，景仁实引之。湛既至，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，而一旦居前，意甚愤愤；俱被时遇，以景仁专管内任，谓为间己，猜隙渐生。知帝信仗景仁，不可移夺，时司徒义康专秉朝

权，湛尝为义康上佐，遂委心自结，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，倾黜景仁，独当时务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帝加景仁中书令、中护军，即家为府；湛加太子詹事。湛愈愤怒，使义康毁景仁于帝；帝遇之益隆。景仁对亲旧叹曰：“引之令入，入便噬人！”乃称疾解职，表疏累上。帝不许，使停家养病。

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，以为帝虽知，当有以解之，不能伤义康至亲之爱。帝微闻之，迁护军府于西掖门外，使近宫禁，故湛谋不行。

义康僚属及诸附丽湛者，潜相约勒，无敢历殷氏之门。彭城王主簿沛郡刘敬文父成，未悟其机，诣景仁求郡。敬文遽往谢湛曰：“老父悖耄，遂就殷铁干禄。由敬文暗浅，上负生成，阖门惭惧，无地自处。”唯后将军司马庾炳之游二人之间，皆得其欢心，而密输忠于朝廷。景仁卧家不朝谒，帝常使炳之衔命往来，湛不疑也。炳之，登之之弟也。

燕王遣右卫将军孙德来乞师。

五月，庚申，魏主进宜都公穆寿爵为王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，宜城公奚斤为恒农王，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；加寿征东大将军。寿辞曰：“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，流福于后者，由梁眷之忠也。今眷元勋未录，而臣独弈世受赏，心实愧之。”魏主悦，求眷后，得其孙，赐爵郡公。寿，观之子也。

龟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悦般、渴槃陁、鄯善、焉耆、车师、粟持九国入贡于魏。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，有求则卑辞而来，无求则骄傲不服。盖自知去中国绝远，大兵不能至故也。今报使往来，徒为劳费，终无所益，欲不遣使。有司固请，以为：“九国不惮险远，慕义入贡，不宜拒绝，以抑将来。”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辈使西域。恩生等始度流沙，为柔然所执，恩生所敕连可汗，持魏节不屈。魏主闻之，切责敕连，敕连乃遣恩生等还。竟不能达西域。

甲戌，魏主如云中。

六月，甲午，魏主以时和年丰，嘉瑞沓臻，诏大酺五日，遍祭百神，用答天贶。

丙午，高句丽王琕遣使入贡于魏，且请国讳。魏主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；拜琕都督辽海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辽东郡公、高句丽王。琕，钊之曾孙也。

戊申，魏主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镇东大将军徒河屈垣等帅骑四万伐燕。

扬州诸郡大水，己酉，运徐、豫、南兖谷以赈之。扬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议，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，请权禁止；诏从之。亮，林子之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魏主畋于柤阳。

己卯，魏乐平王丕等至和龙。燕王以牛酒犒军，献甲三千。屈垣责其不送侍子，掠男女六千口而还。

八月，丙戌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，甲戌，还宫。

魏左仆射河间公安原，恃宠骄恣；或告原谋为逆，冬，十月，癸卯，原坐族诛。

甲辰，魏主如定州；十一月，乙丑，如冀州；己巳，败于广州；丙子，如鄴。

魏人数伐燕，燕日危蹙，上下忧惧。太常杨 昏复劝燕王速遣太子入侍。燕王曰：“吾未忍为此。若事急，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。”山昏曰：“魏举天下以击一隅，理无不克。高丽无信，始虽相亲，终恐为变。”燕王不听，密遣尚书阳伊请迎于高丽。

丹阳尹萧摹之上言：“佛化被于中国，已历四代，形像塔寺，所在千数。自顷以来，情敬浮末，不以精诚为至，更为奢竞为重，材竹铜彩，糜损无极；无关神祇，有累人事，不为之防，流遁未息。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，皆当列言，须报乃得为之。”诏从之。摹之，思话从叔也。

魏秦州刺史薛谨击吐没骨，灭之。

杨难当释杨保宗之囚，使镇童亭。

卷第一百二十三

【宋纪五】起柔兆困敦，尽重光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

元嘉十三年（丙子，公元四三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上有疾，不朝会。

甲寅，魏主还宫。

二月，戊子，燕王遣使入贡于魏，请送侍子，魏主不许，将举兵讨之，壬辰，遣使才十馀辈诣东方高丽等诸国告谕之。

司空、江州刺史、永修公檀道济，立功前朝，威名甚重，左右腹心并经百战，诸子又有才气，朝廷疑畏之。帝久疾不愈，刘湛说司徒义康，以为：“宫车一日晏驾，道济不复可制。”会帝疾笃，义康言于帝，召道济入朝。其妻向氏谓道济曰：“高世之勋，自古所忌。今无事相召，祸其至矣。”既至，留之累月。帝稍间，将遣还，

已下渚，未发；会帝疾动，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，因执之。三月，己未，下诏称：“道济潜散金货，招诱剽猾，因朕寝疾，规肆祸心。”收付廷尉，并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等十一人诛之，唯宥其孙孺。又杀司空参军薛彤、高进之。二人皆道济腹心，有勇力，时人比之关、张。

道济见收，愤怒，目光如炬，脱帻投地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！”魏人闻之，喜曰：“道济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！”

庚申，大赦；以中军将军南谯王义宣为江州刺史。

辛未，魏平东将军娥清、安西将军古弼将精骑一万伐燕，平州刺史拓跋婴帅辽西诸军会之。

氏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，改元建义，立妻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，然犹贡奉宋、魏不绝。

夏，四月，魏娥清、古弼攻燕白狼城，克之。高丽遣其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随阳伊至和龙迎燕王。高丽屯于临川。燕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，开城门纳魏兵；魏人疑之，不入。生遂勒兵攻燕王，王引高丽兵入自东门，与生战于阙下，生中流矢死。葛卢孟光入城，命军士脱弊褐，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，大掠城中。

五月，乙卯，燕王帅龙城见户东徙，焚宫殿，火一旬不灭；令妇人被甲居中，阳伊等勒精兵居外，葛卢孟

光帅骑殿后，方轨而进，前后八十馀里。古弼部将高荀子帅骑欲追之，弼醉，拔刀止之，故燕王得逃去。魏主闻之，怒，槛车征弼及娥清至平城，皆黜为门卒。戊午，魏主遣散骑常侍封拔使高丽，令送燕王。

丁卯，魏主如河西。

六月，诏宁朔将军萧汪之将兵讨程道养。军至鄯口，帛氏奴请降。道养兵败，还入鄯山。

赫连定之西迁也，杨难当遂据上邽。秋，七月，魏主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尚书令刘絜督河西、高平诸军以讨之，先遣平东将军崔赜赍诏书谕难当。

魏散骑侍郎游雅来聘。

己未，零陵王太妃褚氏卒，追谥曰晋恭思皇后，葬以晋礼。

八月，魏主畋于河西。

魏主遣广平公张黎发定州兵一万二千通莎泉道。

九月，庚戌，魏乐平王丕等至略阳；杨难当惧，请奉诏，摄上邽守兵还仇池。诸将议，以为：“不诛其豪帅，军还之后，必相聚为乱。又，大众远出，不有所掠，无以充军实，赏将士。”丕将从之，中书侍郎高允参丕军事，谏曰：“如诸将之谋，是伤其向化之心；大军既还，为乱必速。”丕乃止，抚慰初附，秋毫不犯，秦、陇遂安。难当以其子顺为雍州刺史，守下辨。高丽不送燕王于魏，遣使奉表，称“当与冯弘俱奉王化”。魏主

以高丽违诏，议击之，将发陇右骑卒。刘絜曰：“秦、陇新民，且当优复，俟其饶实，然后用之。”乐平王丕曰：“和龙新定，宜广修农桑以丰军实，然后进取，则高丽一举可灭也。”魏主乃止。

癸丑，封皇子浚为始兴王，骏为武陵王。

冬，十一月，己酉，魏主如柁阳，驱野马于云中，置野马苑。闰月，壬子，还宫。

初，高祖克长安，得古铜浑仪，仪状虽举，不缀七曜。是岁，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，径六尺八分，以水转之，昏明中星与天相应。

柔然与魏绝和亲，犯魏边。

吐欲浑惠王慕璜卒，弟慕利延立。

元嘉十四年（丁丑，公元四三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，魏北平宣王长孙嵩卒。

辛卯，大赦。

二月，乙卯，魏主如幽州。三月，丁丑，魏主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和龙。己卯，还宫。

帝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如魏议纳币，会帝女亡而止。

夏，四月，赵广、张寻、梁显等各帅众降。别将王道恩斩程道养，送首，馀党悉平。丁未，以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。

魏主以民官多贪，夏，五月，己丑，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。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，迫胁在位，横

于闾里；而长吏咸降心待之，贪纵如故。

丙申，魏主如云中。

秋，七月，戊子，魏永昌王健等讨山胡白龙馀党于西河，灭之。

八月，甲辰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，甲申，还宫。

丁酉，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魏主如云中。十一月，壬申，还宫。

魏主复遣散骑侍郎董琬、高明等多赍金帛，使西域，招抚九国。琬等至乌孙，其王甚喜，曰：“破洛那、者舌二国皆欲称臣致贡于魏，但无路自致耳，今使君宜过抚之。”乃遣导译送琬诣破落那，明诣者舌。帝国闻之，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，凡十六国。自是每岁朝贡不绝。

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，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诣平城谢，且问其母及公主所宜称。魏主使群臣议之，皆曰：“母以子贵，妻从夫爵。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，公主于其国称王后，于京师则称公主。”魏主从之。

初，牧犍娶凉武昭王之女，及魏公主至，李氏与其母尹氏迁居酒泉。顷之，李氏卒，尹氏抚之，不哭，曰：“汝国破家亡，今死晚矣。”牧犍之弟无讳镇酒泉，谓尹氏曰：“后诸孙在伊吾，后欲就之乎？”尹氏未测

其意，给之曰：“吾子孙漂荡，托身异域，馀生无几，当死此，不复为氈裘之鬼也。”未几，潜奔伊吾。无讳遣骑追及之，尹氏谓追骑曰：“沮渠酒泉许吾归北，何为复追！汝取吾首以往，吾不复还矣。”追骑不敢逼，引还。尹氏卒于伊吾。

牧犍遣将军沮渠旁周入贡于魏，魏主遣侍中古弼、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，并征世子封坛入侍。是岁，牧犍遣封坛如魏，亦遣使诣建康，献杂书及敦煌赵匪女所撰《甲寅元历》，并求杂书数十种，帝皆与之。

李顺自河西还，魏主问之曰：“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，朕以东方有事，未遑也。今和龙已平，吾欲即以此年西征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臣畴昔所言，以今观之，私谓不谬。然国家戎车屡动，士马疲劳，西征之义，请俟它年。”魏主乃止。

元嘉十五年（戊寅，公元四三八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丁未，以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陇西王。

三月，癸未，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者。

初，燕王弘至辽东，高丽王琏遣使劳之曰：“龙城王冯君，爰适野次，士马劳乎？”弘惭怒，称制让之。高丽处之平郭，寻徙北丰。弘素侮高丽，政刑赏罚，犹如其国。高丽乃夺其侍人，取其太子王仁为质。弘怨高

丽，遣使来上表求迎，上遣使者王白驹等迎之，并令高丽资遣。高丽王不欲使弘南来，遣将孙漱、高仇等杀弘于北丰，并其子孙十余人，谥弘曰昭成皇帝。白驹等帅所领七千余人掩讨漱、仇，杀仇，生擒漱。高丽王以白驹等专杀，遣使执送之。上以远国，不欲违其意，下白驹等狱；已而原之。

夏，四月，纳故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太子劬妃。

五月，戊寅，魏大赦。

丙申，魏主如五原。秋，七月，自五原北伐柔然。命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东道，永昌王健督十五将出西道，魏主自出中道。至浚稽山，复分中道为二：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，魏主从浚稽北向天山，西登白阜，不见柔然而还。时漠北大旱，无水草，人马多死。冬，十一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丁巳，魏主至平城。

豫章雷次宗好学，隐居庐山。尝征为散骑侍郎，不就。是岁，以处士征至建康，为开馆于鸡笼山，使聚徒教授。帝雅好艺文，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并次宗儒学为四学。元，灵运之从祖弟也。帝数幸次宗学馆，令次宗以巾襚蒞侍讲，资给甚厚。又除给事中，不就。久之，还庐山。

臣光曰：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

畜其德。”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然则史者儒之一端，文者儒之馀事；至于老、庄虚无，固非所以为教也。夫学者所以求道；天下无二道，安有四学哉！

帝性仁厚恭俭，勤于为政，守法而不峻，容物而不弛。百官皆久于其职，守宰以六期为断，吏不苟免，民有所系。三十年间，四境之内，晏安无事，户口蕃息；出租供徭，止于岁赋，晨出暮归，自事而已。闾阎之内，讲诵相闻；士敦操尚，乡耻轻薄。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。后之言政治者，皆称元嘉焉。

元嘉十六年（己卯，公元四三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寅，司徒义康进位大将军、领司徒，南袞州刺史、江夏王义恭进位司空。

魏主如定州。

初，高祖遣诏，令诸子次第居荆州。临川王义庆在荆州八年，欲为之选代，其次应在南谯王义宣。帝以义宣人才凡鄙，置不用；二月，己亥，以衡阳王义季为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义季尝春月出畋，有老父被苦而耕，左右斥之，老父曰：“盘于游畋，古人所戒。今阳和布气，一日不耕，民失其时，奈何以从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！”义季止马曰：“贤者也！”命赐之食，辞曰：“大王不夺农时，则境内之民皆饱大

王之食，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！”义季问其名，不告而退。

三月，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，上洛太守谭长生弃郡走。

辛未，魏主还宫。

杨保宗与兄保显自童亭奔魏。庚寅，魏主以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镇上邽，妻以公主；保显为镇西将军、晋寿公。

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，兄弟三人传嬖之。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，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，得愈。魏主征李氏，牧犍不遣，厚资给，使居酒泉。

魏每遣使者诣西域，常诏牧犍发导护送出流沙。使者自西域还，至武威，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：“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：‘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，士马疫死，大败而还；我擒其长弟乐平王丕。’我君大喜，宣言于国。又闻可汗遣使告西域诸国，称：‘魏已削弱，今天下唯我为强，若更有魏使，勿复供奉。’西域诸国颇有贰心。”使还，具以状闻。魏主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观虚实，多罗还，亦言牧犍虽外修臣礼，内实乖悖。

魏主欲讨之，以问崔浩。对曰：“牧犍逆心已露，不可不诛。官军往年北伐，虽不克获，实无所损。战马三十万匹，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，常岁羸死亦不减万匹。而远方乘虚，遽谓衰耗不能复振。今出其不意，大军猝

至，彼必骇扰，不知所为，擒之必矣。”魏主曰：“善！吾意亦以为然。”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。

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：“牧犍，西垂下国，虽心不纯臣，然继父位以来，职责不乏。朝廷待以藩臣，妻以公主；今其罪恶未彰，宜加恕宥。国家新征蠕蠕，士马疲弊，未可大举。且闻其土地鹵瘠，难得水草，大军既至，彼必婴城固守。攻之不拔，野无所掠，此危道也。”

初，崔浩恶尚书李顺，顺使凉州凡十二返，魏主以为能。凉武宣王数与顺游宴，对其群下时为骄慢之语；恐顺泄之，随以金宝纳于顺怀，顺亦为之隐。浩知之，密以白魏主，魏主未之信。及议伐凉州，顺与尚书古弼皆曰：“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，地皆枯石，绝无水草。彼人言，姑臧城南天梯山上，冬有积雪，深至丈馀，春夏消释，下流成川，居民引以溉灌。彼闻军至，决此渠口，水必乏绝。环城百里之内，地不生草，人马饥渴，难以久留。斤等之议是也。”魏主乃命浩与斤等相诘难。众无复它言，但云“彼无水草”。浩曰：“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‘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’，若无水草，畜何以蕃？又，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，建郡县也。且雪之消释，仅能敛尘，何得通渠溉灌乎！此言大为欺诬矣。”李顺曰：“耳闻不如目见，吾尝目见，何可共辩。”浩曰：“汝受人金钱，欲为之游说，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！”

帝隐听，闻之，乃出见斤等，辞色严厉，群臣不敢复言，唯唯而已。

群臣既出，振威将军代人伊戾言于帝曰：“凉州若果无水草，彼何以为国？众议皆不可用，宜从浩言。”帝善之。

夏，五月，丁丑，魏主治兵于西郊；六月，甲辰，发平城。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太子晃监国，决留台事，内外听焉。又使大将军长乐王稽敬、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柔然。命公卿为书以让河西王牧犍，数其十二罪，且曰：“若亲帅群臣委贄远迎，谒拜马首，上策也。六军既临，面缚舆櫜，其次也。若守迷穷城，不时悛悟，身死族灭，为世大戮。宜思厥中，自求多福！”

己酉，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。

魏主自云中济河，秋，七月，己巳，至上郡属国城。壬午，留辎重，部分诸军，使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、尚书令刘絜与常山王素为前锋，两道并进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；以平西将军源贺为乡导。

魏主问贺以取凉州方略，对曰：“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，皆臣祖父旧民，臣愿处军前，宣国威信，示以祸福，必相帅归命。外援既服，然后取其孤城，如反掌耳。”魏主曰：“善！”

八月，甲午，永昌王健获河西畜产二十馀万。

河西王牧犍闻有魏师，惊曰：“何为乃尔！”用左丞姚定国计，不肯出迎，求救于柔然。遣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将兵万馀人出战于城南，望风奔溃。刘絜用卜者言，以为日辰不不利，敛兵不追，董来遂得入城。魏主由是怒之。

丙申，魏主至姑臧，遣使谕牧犍令出降。牧犍闻柔然欲入魏边为寇，冀幸魏主东还，遂婴城固守；其兄子祖逾城出降，魏主具知其情，乃分军围之。源贺引兵招慰诸部下三万馀落，故魏主得专攻姑臧，无复外虑。

魏主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，由是恨李顺，谓崔浩曰：“卿之昔言，今果验矣。”对曰：“臣之言不敢不实，类皆如此。”

魏主之将伐凉州也，太子晃亦以为疑。至是，魏主赐太子诏曰：“姑臧城东、西门外，涌泉合于城北，其大如河。自馀沟渠流入漠中，其间乃无燥地。故有此敕，以释汝疑。”

庚子，立皇子铄为南平王。

九月，丙戌，河西王牧犍兄子万年帅所领降魏。姑臧城溃，牧犍帅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，魏主释其缚而礼之。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馀万，仓库珍宝不可胜计。使张掖王秃发保周、龙骑将军穆罢、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，杂胡降者又数十万。

初，牧犍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、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、领酒泉太守，宜得为秦州刺史、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、领张掖太守，安周为乐都太守，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。及姑臧破，魏主遣镇南将军代人奚眷击张掖，镇北将军封沓击乐都。宜得烧仓库，西奔酒泉；安周南奔吐谷浑，封沓掠数千户而还。奚眷进攻酒泉，无讳、宜得收遗民奔晋昌，遂就唐儿于敦煌。魏主使弋阳公元絜守酒泉，及武威、张掖皆置将守之。

魏主置酒姑臧，谓群臣曰：“崔公智略有馀，吾不复以为奇。伊馘弓马之士，而所见乃与崔公同，深可奇也！”馘善射，能曳牛却行，走及奔马，而性忠谨，故魏主特爱之。

魏主之西伐也，穆寿送至河上，魏主敕之曰：“吴提与牧犍相结素深，闻朕讨牧犍，吴提必犯塞，朕故留壮兵肥马，使卿辅佐太子。收田既毕，即发兵诣漠南，分伏要害以待虜至。引使深入，然后击之，无不克矣。凉州路远，朕不得救，卿勿违朕言！”寿顿首受命。寿雅信中书博士公孙质，以为谋主。寿、质皆信卜筮，以为柔然必不来，不为之备。质，轨之弟也。

柔然敕连可汗闻魏主向姑臧，乘虚入寇，留其兄乞列归与嵇敬、建宁王崇相拒于北镇，自帅精骑深入，至善无七介山，平城大骇，民争走中城。穆寿不知所为，欲塞西郭门，请太子避保南山，窦太后不听而止。遣司

空长孙道生、征北大将军张黎拒之于吐颓山。会嵇敬、建宁王崇击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，擒之，并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将帅五百人，斩首万馀级。敕连闻之，遁去；追至漠南而还。

冬，十月，辛酉，魏主东还，留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，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。

癸亥，秃发保周帅诸部鲜卑据张掖叛魏。

十二月，乙亥，太子劼加元服，大赦。劼美鬢眉，好读书，便弓马，喜延宾客；意之所欲，上必从之，东宫置兵与羽林等。

壬午，魏主至平城，以柔然入寇，无大失亡，故穆寿等得不诛。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，征西大将军、河西王如故。牧犍母卒，葬以太妃礼；为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。

凉州自张氏以来，号为多士。沮渠牧犍尤喜文学，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，张湛为兵部尚书，刘昞、索敞、阴兴为国师助教，金城宋钦为世子洗马，赵柔为金部郎，广平程骏、骏从弟弘为世子侍讲。魏主克凉州，皆礼而用之，以阚骃、刘昞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。安定胡叟，少有俊才，往从牧犍，牧犍不甚重之，叟谓程弘曰：“贵主居僻陋之国而淫名僭礼，以小事大而心不纯壹，外慕仁义而实无道德，其亡可翹足待也。吾将择木，先集

于魏；与子暂违，非久阔也。”遂适魏。岁馀而牧犍败。魏主以叟为先识，拜虎威将军，赐爵始复男。河内常爽，世寓凉州，不受礼命，魏主以为宣威将军。河西右相宋繇从魏主至平城而卒。

魏主以索敞为中书博士。时魏朝方尚武功，贵游子弟以讲学为意。敞为博士十馀年，勤于诱导，肃而有礼，贵游皆严惮之，多所成立，前后显达至尚书、牧守者数十人。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，教授七百馀人；爽立赏罚之科，弟子事之如严君。由是魏之儒风始振。高允每称爽训厉有方，曰：“文翁柔胜，先生刚克，立教虽殊，成人一也。”

陈留江强，寓居凉州，献经、史、诸子千馀卷及书法，亦拜中书博士。魏主命崔浩监秘书事，综理史职；以中书侍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参典著作。浩启称：“阴仲达、段承根，凉土美才，请同修国史。”皆除著作郎。仲达，武威人；承根，暉之子也。

浩集诸历家，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食、五星行度，并讥前史之失，别为《魏历》，以示高允。允曰：“汉元年十月，五星聚东井，此乃历术之浅事；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，恐后人之讥今犹今之讥古也。”浩曰：“所谬云何？”允曰：“案《星传》：‘太白、辰星常附日而行。’十月，日在尾、箕，昏没于申南，而东井方出于寅北，二星何得背日而行？是史官欲神其事，不复推

之于理也。”浩曰：“天文欲为变者，何所不可邪？”允曰：“此不可以空言争，宜更审之。”坐者咸怪允之言，唯东宫少傅游雅曰：“高君精于历数，当不虚也。”后岁馀，浩谓允曰：“先所论者，本不经心；乃更考究，果如君言。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，非十月也。”众乃叹服。允虽明历，初不推步及为人论说，唯游雅知之。雅数以灾异问允，允曰：“阴阳灾异，知之甚难；既已知之，复恐漏泄，不如不知也。天下妙理至多，何遽问此！”雅乃止。魏主问允：“为政何先？”时魏多封禁良田，允曰：“臣少贱，唯知农事。若国家广田积谷，公私有备，则饥馑不足忧矣。”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赋百姓。

吐谷浑王慕利延闻魏克凉州，大惧，帅众西遁，逾沙漠。魏主以其兄慕瓚有擒赫连定之功，遣使抚谕之，慕利延乃还故地。

氏王杨难当将兵数万寇魏上邽，秦州人多应之。东平吕罗汉说镇将拓跋意头曰：“难当众甚，今不出战，示之以弱，众情离沮，不可守也。”意头遣罗汉将精骑千馀出冲难当陈，所向披靡，杀其左右骑八人，难当大惊。会魏主以玺书责让难当，难当引还仇池。

南丰太妃司马氏卒，故营阳王之后也。

赵广、张寻等复谋反，伏诛。

元嘉十七年（庚辰，公元四四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酉，沮渠无讳寇魏酒泉，元絜轻之，出城与语；壬子，无讳执絜以围酒泉。

二月，魏假通直常侍邢颖来聘。

三月，沮渠无讳拔酒泉。

夏，四月，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庚辰，沮渠无讳寇魏张掖，秃发保周屯删丹；丙戌，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诸将讨之。

司徒义康专总朝权。上羸疾积年，心劳辄发，屡至危殆；义康尽心营奉，药食非口所亲尝不进，或连夕不寐，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。性好吏职，纠剔文案，莫不精尽。上由是多委以事，凡所陈奏，入无不可；方伯以下，并令义康选用，生杀大事，或以录命断之。势倾远近，朝野辐凑，每旦府门常有车数百乘，义康倾身引接，未尝懈倦。复能强记，耳目所经，终身不忘；好于稠人广席，标题所忆以示聪明。士之干练者，多被意遇。尝谓刘湛曰：“王敬弘、王球之属，竟何所堪！坐取富贵，复那可解！”然素无学术，不识大体，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，府僚无施及忤旨者乃斥为台官。自谓兄弟至亲，不复存君臣形迹，率心而行，曾无猜防。私置僮六千余人，不以言台，四方献馈，皆以上品荐义康，而以次者供御；上尝冬月啖甘，叹其形味并劣，义康曰：“今年甘殊有佳者。”遣人还东府取甘，大供御者三寸。

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有隙，湛欲倚义康之重以倾

之。义康权势已盛，湛愈推崇之，无复人臣之礼，上浸不能平。湛初入朝，上恩礼甚厚。湛善论治道，谙前代故事，叙致铨理，听者忘疲。每入云龙门，御者即解驾，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，不夕不出，以此为常。及晚节驱煽义康，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，尝谓所亲曰：“刘班方自西还，吾与语，常视日早晚，虑其将去；比入，吾亦视日早晚，苦其不去。”

殷景仁密言于上曰：“相王权重，非社稷计，宜少加裁抑。”上阴然之。

司徒左长史刘斌，湛之宗也；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，谧之孙也；及主簿刘敬文，祭酒鲁郡孔胤秀，皆以倾谄有宠于义康；见上多疾，皆谓“宫车一日晏驾，宜立长君。”上尝疾笃，使义康具顾命诏。义康还省，流涕以告湛及景仁。湛曰：“天下艰难，讵是幼主所御！”义康、景仁并不答。而胤秀等辄就尚书义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，义康不知也；及上疾瘳，微闻之。而斌等密谋，欲使大业终归义康，遂邀结朋党，伺察禁省，有不与己同者，必百方构陷之，又采拾景仁短长，或虚造异同以告湛。自是主、相之势分矣。

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，言次，启上陈其家贫。言未卒，上曰：“以为吴郡。”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，义康又欲以斌代之，启上曰：“养玄保欲还，不审以谁为会稽？”上时未有所拟，仓猝曰：“我已用王鸿。”

自去年秋，上不复往东府。

五月，癸巳，刘湛遭母忧去职。湛自知罪衅已彰，无复全地，谓所亲曰：“今年必败。常日正赖口舌争之，故得推迁耳；今既穷毒，无复此望，祸至其能久乎！”乙巳，沮渠无讳复围张掖，不克，退保临松。魏主不复加讨，但以诏谕之。

六月，丁丑，魏皇孙浚生，大赦，改元太平真君，取寇谦之《神书》云“辅佐北方太平真君”故也。

太子劭诣京口拜京陵，司徒义康、竟陵王诞等并从，南兖州刺史、江夏王义恭自江都会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魏永昌王健击破秃发保周于番禾；保周走，遣安南将军尉眷追之。

丙申，魏太后竇氏殂。

壬子，皇后袁氏殂。

癸丑，秃发保周穷迫自杀。

八月，甲申，沮渠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魏永昌王健请降，归酒泉郡及所虏将士元絜等。魏主使尉眷留镇凉州。

九月，壬子，葬元皇后。

上以司徒彭城王义康嫌隙已著，将成祸乱。冬，十月，戊申，收刘湛付廷尉，下诏暴其罪恶，就狱诛之，并诛其子黯、亮、俨及其党刘斌、刘敬文、孔胤秀等八人；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于广州，因大赦。是日，

敕义康入宿，留止中书省。其夕，分收湛等；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，遣人宣旨告义康以湛等罪状。义康上表逊位，诏以义康为江州刺史，侍中、大将军如故，出镇豫章。

初，殷景仁卧疾五年，虽不见上，而密函去来，日以十数，朝政大小，必以咨之；影迹周密，莫有窥其际者。收湛之日，景仁使拂拭衣冠，左右皆不晓其意。其夜，上出华林园延贤堂，召景仁。景仁犹称脚疾，以小床舆就坐；诛讨处分，一皆委之。

初，檀道济荐吴兴沈庆之忠谨晓兵，上使领队防东掖门。刘湛为领军，尝谓之曰：“卿在省岁久，比当相论。”庆之正色曰：“下官在省十年，自应得转，不复以此仰累！”收湛之夕，上开门召庆之，庆之戎服缚袴而入，上曰：“卿何意乃尔急装？”庆之曰：“夜半唤队主，不容缓服。”上遣庆之收刘斌，杀之。

骁骑将军徐湛之，逵之子也，与义康尤亲厚，上深衔之。义康败，湛之被收，罪当死。其母会稽公主，于兄弟为长嫡，素为上所礼，家事大小，必咨而后行。高祖征时，尝自于新洲伐荻，有纳布衫袄，臧皇后手所作也；既贵，以付公主曰：“后世有骄奢不节，可以此衣示之。”至是，公主入宫见上，号哭，不复施臣妾之礼，以锦囊盛纳衣掷地曰：“汝家本贫贱，此是我母为汝父所作；今日得一饱餐，遽欲杀我儿邪！”上乃赦之。

吏部尚书王球，履之叔父也，以简淡有美名，为上所重。履性进利，深结义康及湛；球屡戒之，不从。诛湛之夕，履徒跣告球，球命左右为取履，先温酒与之，谓曰：“常日语汝云何？”履怖跣告球，球命左右为取履，先温酒与之，谓曰：“常日语汝云何？”履怖惧不得答。球徐曰：“阿父在，汝亦何忧！”上以球故，履得免死，废于家。

义康方用事，人争求亲昵，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，求出为武陵内史。檀道济尝为其子求婚于湛，湛固辞，道济因义康以请之，湛拒之愈坚，故不染于二公之难。上闻而嘉之。湛，夷之子也。

彭城王义康停省十馀日，见上奉辞，便下渚；上唯对之恸哭，馀无所言。上遣沙门慧琳视之，义康曰：“弟子有还理不？”慧琳曰：“恨公不读数百卷书！”

初，吴兴太守谢述，裕之弟也。累佐义康，数有规益，早卒。义康将南，叹曰：“昔谢述唯劝吾退，刘班唯劝吾进；今班存而述死，其败也宜哉！”上亦曰：“谢述若存，义康必不至此！”

以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咨议参军，领豫章太守，事无大小，皆以委之。斌，摹之之子也。使龙骧将军萧承之将兵防守。义康左右爱念者，并听随从；资奉优厚，信赐相系，朝廷大事皆报示之。

久之，上就会稽公主宴集，甚欢；主起，再拜叩头，

悲不自胜。上不晓其意，自起扶之。主曰：“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，今特请其命。”因恸哭。上亦流涕，指蒋山曰：“必无此虑。若违今誓，便是负初宁陵。”即封所饮酒赐义康，并书曰：“会稽姊饮宴忆弟，所馀酒今封送。”故终主之身，义康得无恙。

臣光曰：文帝之于义康，友爱之情，其始非不隆也。终于失兄弟之欢，亏君臣之义，迹其乱阶，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。《诗》云：“贪人败类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征南衮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戊寅，以临川王义庆为南衮州刺史，殷景仁为扬州刺史，仆射、吏部尚书如故。义恭惩彭城之败，虽为总录，奉行文书而已，上乃安之。上年给相府钱二千万，它物称此；而义恭性奢，用常不足，上又别给钱，年至千万。

十一月，丁亥，魏主如山北。

殷景仁既拜扬州，羸疾遂笃，上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。癸丑，卒。十二月，癸亥，以光禄大夫王球为仆射。戊辰，以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。时浚尚幼，州事悉委后军长史范晔、主簿沈璞。晔，泰之子；璞，林子之子也。晔寻迁左卫将军，以吏部郎沈演之为右卫将军，对掌禁旅；又以庾炳之为吏部郎，俱参机密。演之，劭之曾孙也。

晔有俊才，而薄情浅行，数犯名教，为士流所鄙。

性躁竞，自谓才用不尽，常快快不得志。吏部尚书何尚之言于帝曰：“范晔志趋异常，请出为广州刺史；若在內衅成，不得不加鈇钺。鈇钺亟行，非国家之美也。”帝曰：“始诛刘湛，复迁范晔，人将谓卿等不能容才，朕信受谗言。但共知其如此，无能为害也。”

是岁，魏宁南将军王慧龙卒，吕玄伯留守其墓，终身不去。

魏主欲以伊馘为尚书，封郡公，馘辞曰：“尚书务殷，公爵至重，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。”帝问其所欲，对曰：“中、秘二省多诸文士，若恩矜不已，请参其次。”帝善之，以为中护国将军、秘书监。

大秦王杨难当复称武都王。

元嘉十八年（辛巳，公元四四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魏以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

彭城王义康至豫章，辞刺史；甲辰，以义康都督江、交、广三州诸军事。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，称：“昔袁盎谏汉文帝曰：‘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，陛下有杀弟之名。’文帝不用，追悔无及。彭城王义康，先朝之爱子，陛下之次弟，若有迷谬之愆，正可数之以善恶，导之以义方，奈何信疑似之嫌，一旦黜削，远送南垂！草莱黔首，皆为陛下痛之。庐陵往事，足为龟鉴。恐义康年穷命尽，奄忽于南，臣虽微贱，窃为陛下羞之。”

陛下徒知恶枝之宜伐，岂知伐枝之伤树！伏愿亟召义康返于京甸，兄弟协和，君臣辑睦，则四海之望塞，多言之路绝矣。何必司徒公、扬州牧然后可以置彭城王哉！若臣所言于国为非，请伏重诛以谢陛下。”表奏，即收付建康狱，赐死。

裴子野论曰：夫在上为善，若云行雨施，万物受其赐；及其恶也，若天裂地震，万物所惊骇，其谁弗知，其谁弗见！岂戮一人之身，钳一夫之口，所能襍逃，所能弭灭哉？是皆不胜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。以太祖之含弘，尚掩耳于彭城之戮，自斯以后，谁易由言！有宋累叶，罕闻直谅，岂骨鯁之气，俗愧前古？抑时王刑政使之然乎？张约隕于权臣，扶育毙于哲后，宋之鼎镬，吁，可畏哉！

魏新兴王俊荒淫不法，三月，庚戌，降爵为公。俊母先得罪死，俊积怨望，有逆谋；事觉，赐死。辛亥，魏赐郁久闾乞列归爵为朔方王，沮渠万年为张掖王。

夏，四月，沮渠唐儿叛沮渠无讳；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，与弟宜得引兵击唐儿，唐儿败死。魏以无讳终为边患，庚辰，遣镇南将军奚眷击酒泉。

秋，八月，辛亥，魏遣散骑侍郎张伟来聘。

九月，戊戌，魏永昌王健卒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王球卒。己亥，以丹阳尹孟顛为尚书仆射。

酒泉城中食尽，万馀口皆饿死，沮渠天周杀妻以食战士。庚子，魏奚眷拔酒泉，获天周，送平城，杀之。沮渠无讳乏食，且畏魏兵之盛，乃谋西度流沙，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。鄯善王欲降，会魏使者至，劝令拒守；安周不能克，退何东城。

氏王杨难当倾国入寇，谋据蜀土，遣其建忠将军苻冲冲出东洛以御梁州兵；梁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击冲，斩之。真道，怀敬之子也。难当攻拔葭萌，获晋寿太守申坦，遂围涪城。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婴城固守，难当攻之十馀日，不克，乃还。道锡，道产之弟也。十二月，癸亥，诏龙骧将军裴方明等帅甲士三千人，又发荆、雍二州兵以讨难当，皆受刘真道节度。

晋宁太守爨松子反，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。

天门蛮田向求等反，破涪中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曹孙念讨破之。

魏寇谦之言于魏主曰：“今陛下以真君御世，建静轮天宫之法，开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应登受符书，以彰圣德。”帝从之。

卷第一百二十四

【宋纪六】起玄默敦牂，尽柔兆阍茂，凡五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中

元嘉十九年（壬午，公元四四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魏主备法驾，诣道坛受符箓，旗帜尽青。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箓。谦之又奏作静轮宫，必令其高不闻鸡犬，欲以上接天神。崔浩劝帝为之，功费万计，经年不成。太子晃谏曰：“天人道殊，卑高定分，不可相接，理在必然。今虚耗府库，疲弊百姓，为无益之事，将安用之！必如谦之所言，请因东山万仞之高，为功差易。”帝不从。

夏，四月，沮渠无讳将万馀家，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。未至，鄯善王比龙畏之，将其众奔且末，其世子降于安周。无讳遂据鄯善，其士卒经流沙，渴死者太半。

李宝自伊吾帅众二千入据敦煌，缮修城府，安集故

民。

沮渠牧犍之亡也，凉州人阚爽据高昌，自称太守。唐契为柔然所逼，拥众西趋高昌，欲夺其地。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，契败死。契弟和收馀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。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，和攻拔之，又拔高宁、白力二城，遣使请降于魏。甲戌，上以疾愈，大赦。

五月，裴方明等至汉中，与刘真道分兵攻武兴、下辩、白水，皆取之。杨难当遣建节将军符弘祖守兰皋，使其子抚军大将军和将重兵为后继。方明与弘祖战于浊水，大破之，斩弘祖；和退走，追至赤亭，又破之。难当奔上邽；获难当兄子建节将军保炽。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，守阴平，闻难当走，引兵还，至下辩；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，擒虎，送建康，斩之；仇池平。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，镇其地；立杨保炽为杨玄后，使守仇池。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杨难当诣平城。秋，七月，以刘真道为雍州刺史，裴方明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；方明辞不拜。

丙寅，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，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自祁山南入，征西将军渔阳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，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，俱会仇池。又使谯王司马文思督洛、豫诸军南趋襄阳，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，移书徐州，称为杨难当报仇。

甲戌晦，日有食之。

唐契之攻阚爽也，爽遣使诈降于沮渠无讳，欲与之共击契。八月，无讳将其众趋高昌；比至，契已死，爽闭门拒之。九月，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，屠其城，爽奔柔然。无讳据高昌，遣其常侍汜俊奉表诣建康。诏以无讳为都督凉、河、沙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魏立皇子伏罗为晋王，翰为秦王，谭为燕王，建为楚王，余为吴王。

申，柔然遣使诣建康。

十二月，辛巳，魏襄城孝王卢鲁元卒。

丙申，诏鲁郡修孔子庙及学舍，蠲墓侧五户课役以供洒扫。

李宝遣其弟怀达、子承奉表诣平城；魏人以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沙州牧、敦煌公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。

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。道产善为政，民安其业，小大丰贍，由是民间有《襄阳乐歌》。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，缘沔为村落，户口殷盛。及卒，蛮追送至沔口。未几，群蛮大动，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之，不利；诏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，杀虜万余人。

魏主使尚书李顺差次群臣，赐以爵位；顺受贿，品第不平。是岁，凉州人徐桀告之，魏主怒，且以顺保庇沮渠氏，面欺误国，赐顺死。

元嘉二十年（癸未，公元四四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皮豹子等进击乐乡，将军王奂之等败没。魏军进至下辩，将军强玄明等败死。二月，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，崇之为魏所擒，馀众走还汉中。将军姜道祖兵败，降魏，魏遂取仇池。杨保炽走。

丙午，魏主如恒山之阳；三月，庚申，还宫。

壬戌，乌洛侯国遣使如魏。初，魏之居北荒也，凿石为庙，在乌洛侯西北，以祀其先，高七十尺，深九十步。及乌洛侯使者至魏，言石庙具在，魏主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庙致祭，刻祝文于壁而还，去平城四千馀里。

魏河间公齐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雒谷，保宗弟文德说保宗，令闭险自固以叛魏。或以告齐，夏，四月，齐诱执保宗，送平城，杀之。前镇东司符达、征西从事中郎任朏等遂举兵立杨文德为主，据白崖，分兵取诸戍，进围仇池，自号征西将军、秦、河、梁三州牧、仇池公。

甲午，立皇子诞为广陵王。

丁酉，魏大赦。

己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五月，魏古弼发上邽、高平、岍城诸军击杨文德，文德退走。皮豹子督关中诸军至下辩，闻仇池解围，欲还；弼遣人谓豹子曰：“宋人耻败，必将复来。军还之后，再举为难，不如练兵蓄力以待之。不出秋冬，宋师必至；以逸待劳，无不克矣。”豹子从之。魏以豹子为

仇池镇将。

杨文德遣使来求援。秋，七月，癸丑，诏以文德为都督北秦、雍二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文德屯葭芦城，以任肱为左司马；武都、阴平氏多归之。

甲子，前雍州刺史刘真道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，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，下狱死。

九月，辛巳，魏主如漠南。甲辰，舍輜重，以轻骑袭柔然。分军为四道：乐安王范、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，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，魏主出中道，中山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。

魏主至鹿浑谷，遇敕连可汗。太子晃言于魏主曰：“贼不意大军猝至，宜掩其不备，速进击之。”尚书令刘絜固谏，以为贼营中尘盛，其众必多，出至平地，恐为所围。不如须诸军大集，然后击之。晃曰：“尘之盛者，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，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！”魏主疑之，不急击。柔然遁去。追至石水，不及而还。既而获柔然候骑曰：“柔然不觉魏军至，上下惶骇，引众北走，经六七日，知无追者，始乃徐行。”魏主深恨之。自是军国大事，皆与太子谋之。

司马楚之别将兵督军粮，镇北将军封沓亡降柔然，说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。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，诸将莫晓其故。楚之曰：“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觐伺，割驴

耳以为信耳。贼至不久，宜急为之备。”乃伐仰为城，以水灌之，令冻；城立而柔然至，冰坚滑，不可攻，乃散走。

十一月，将军姜道盛与杨文德合众二万攻魏浊水戍，魏皮豹子、河间公齐救之，道盛败死。

甲子，魏主还，至朔方，下诏令皇太子副理万机，总统百揆。且曰：“诸功臣勤劳日久，皆当以爵归第，随时朝请，飧宴朕前，论道陈谏而已，不宜复烦以剧职；更举贤俊以备百官。”十二月，辛卯，魏主还平城。

元嘉二十一年（甲申，公元四四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帝耕藉田，大赦。

壬寅，魏太子始总百揆，命侍中、中书监穆寿、司徒崔浩、侍中张黎、古弼辅太子决庶政，上书者皆称臣，仪与表同。

古弼为人，忠慎质直。尝以上谷苑囿太广，乞减太半以赐贫民，入见魏主，欲奏其事。帝方与给事中刘树围棋，志不在弼。弼侍坐良久，不获陈闻。忽起，扞卒树头，掣下床，搏其耳，殴其背，曰：“朝廷不治，实尔之罪！”帝失容，舍棋曰：“不听奏事，朕之过也，树何罪！置之！”弼具以状闻，帝皆可其奏。弼曰：“为人臣无礼至此，其罪大矣！”出诣公车，免冠徒跣请罪。帝召入，谓曰：“吾闻筑社之役，蹇蹶而筑之，端冕而事之，神降之福。然则卿有何罪！其冠履就职。苟

有可以利社稷、便百姓者，竭力为之，勿顾虑也。”

太子课民稼穡，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，而为之芸田以偿之，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，大略以是为率。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，以知其勤惰，禁饮酒游戏者。于是垦田大增。

戊申，魏主诏：“王、公以下至庶人，有私养沙门、巫覡于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；过二月十五日不出，沙门、巫覡死，主人门诛。”庚戌，又诏：“王、公、卿、大夫之子皆诣太学，其百工、商贾之子，当各习父兄之业，毋得私立学校；违者，师死，主人门诛。”

二月，辛未，魏中山王辰、内都坐大官薛辨、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，斩于都南。

初，魏尚书令刘絜，久典机要，恃宠自专，魏主心恶之。及将袭柔然，絜谏曰：“蠕蠕迁徙无常，前者出师，劳而无功；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。”崔浩固劝魏主行，魏主从之。絜耻其言不用，欲败魏师；魏主与诸将期会鹿浑谷，絜矫诏易其期。帝至鹿浑谷，欲击柔然，絜谏止之，使待诸将。帝留鹿浑谷六日，诸将不至，柔然遂远遁，追之不及。军还，经漠中，粮尽，士卒多死。絜阴使人惊魏军，劝帝委军轻还，帝不从。絜以军出无功，请治崔浩之罪。帝曰：“诸将失期，遇贼不击，浩何罪也！”浩以絜矫诏事白帝，帝至五原，收絜，囚之。帝之北行也，絜私谓所亲曰：“若车驾不返，吾当立乐

平王。”絜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讖，问曰：“刘氏应王，继国家后，吾有姓名否？嵩曰：“有姓无名。”帝闻之，命有司穷冶，索嵩家，得讖书。事连南康公锹邻，絜、嵩、邻皆夷三族，死者百余人。絜在势要，好作威福，诸将破敌，所得财物皆与分之。既死，籍其家，财巨万。帝每言之，则切齿。

癸酉，乐平戾王丕以忧卒。初，魏主筑白台，高二百馀尺。丕梦登其上，四顾不见人，命术士董道秀筮之，道秀曰：“大吉。”丕默有喜色。及丕卒，道秀亦坐弃市。高允闻之，曰：“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，劝以忠孝。王之问道秀也，道秀宜曰：“穷高为亢。《易》曰：“亢龙有悔。”又曰：“高而无民。”皆不祥也，王不可以不戒。”如此，则王安于上，身全于下矣。道秀反之，宜其死也。”

庚辰，魏主幸庐。

己丑，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，领司徒。

庚寅，以侍中、领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，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。

辛卯，立皇子宏为建平王。

三月，甲辰，魏主还宫。

癸丑，魏主遣司空长孙道生镇统万。

夏，四月，乙亥，魏侍中、太宰、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。

六月，魏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，帅五千馀落北走。遣兵追击之，至漠南，杀其渠帅，馀徙冀、相、定三州为营户。

吐谷浑王慕利延兄子纬世与魏使者谋降魏，慕利延杀之。是月，纬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，魏以叱力延为归义王。

沮渠无讳卒，弟安周代立。

魏入中国以来，虽颇用古礼祀天地、宗庙、百神，而犹循其旧俗，所祀胡神甚众。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，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。魏主从之。

秋，七月，癸卯，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，伏诛。

八月，乙丑，魏主畋于河西，尚书令古弼留守。诏以肥马给猎骑，弼悉以弱者给之。帝大怒曰：“笔头奴敢裁量朕！朕还台，先斩此奴！”弼头锐，故帝常以笔目之。弼官属惶怖，恐并坐诛。弼曰：“吾为人臣，不使人主盘于游畋，其罪小；不备不虞，乏军国之用，其罪大。今蠕蠕方强，南寇未灭，吾以肥马供军，弱马供猎，为国远虑，虽死何伤！且吾自为之，非诸君之忧也。”帝闻之，叹曰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”赐衣一袭，马二匹，鹿十头。

它日，魏主复畋于山北，获麋鹿数千头。诏尚书发牛车五百乘以运之。诏使已去，魏主谓左右曰：“笔公必不与我，汝辈不如自以马运之。”遂还。行百馀里，

得弼表曰：“今秋谷悬黄，麻菽布野，猪鹿窃食；鸟雁侵费，风雨所耗，朝夕三倍。乞赐矜缓，使得收载。”帝曰：“果如吾言，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！”

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聘。

戊辰，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以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刺史。初，帝以义宣不才，故不用；会稽公主屡以为言，帝不得已用之。先赐中诏敕之曰：“师护以在西久，比表求还，今欲听许，以汝代之。师护虽无殊绩，洁己节用，通怀期物，不恣群下，声著西土，为士庶所安，论者乃未议迁之。今之回换，更为汝与师护年时一辈，欲各试其能。汝往，脱有一事减之者，既于西夏交有巨碍，迁代之讥，必归责于吾矣。此事亦易勉耳，无为使人复生评论也！”

“义宣至镇，勤自课厉，事亦修理。

庚辰，会稽长公主卒。

吐谷浑叱力延等请师于魏以讨吐谷浑王慕利延，魏主使晋王伏罗督诸军击之。

九月，甲辰，以沮渠安周为都督凉、河、沙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丁未，魏主如漠南，将袭柔然，柔然敕连可汗远遁，乃止。敕连寻卒，子吐贺真立，号处罗可汗。

魏晋王伏罗至乐都，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，至大母桥。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，逃奔白兰，慕利延兄子拾寅

奔河西；魏军斩首五千馀级，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。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以左军将军徐琼为袞州刺史，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。徙袞州镇须昌，冀州镇历下，恬，谡之弟也。十二月，丙戌，魏主还平城。

是岁，沙州牧李寔入朝于魏，魏人留之，以为外都大官。

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《元嘉新历》，表上之。以月食之冲知日所在。又以中星检之，知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，今在斗十七度。又测景校二至，差三日有馀，知今之南至日应在斗十三四度。于是更立新法，冬至徙上三日五时，日之所在，移旧四度。又月有迟疾，前历合朔，月食不在朔望；今皆以盈缩定其小馀，以正朔望之曰。诏付外详之。太史令钱乐之等奏：皆如承天所上，唯月有频三大，频二小，比旧法殊为乖异，谓宜仍旧。诏可。

元嘉二十二年（乙酉，公元四四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卯朔，始行新历。初，汉京房以十二律中吕上生黄钟，不满九寸，更演为六十律。钱乐之复演为三百六十律，日当一管。何承天立议，以为上下相生，三分损益其一，盖古人简易之法，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。而京房不悟，谬为六十。乃更设新率，林钟长六寸一厘，则从中吕还得黄钟，十二

旋宫，声韵无失。

壬辰，以武陵王骏为雍州刺史。帝欲经略关、河，故以骏镇襄阳。

魏主使散骑常侍宋愔来聘。

二月，魏主如上党，西至吐京，讨徙叛胡，出配郡县。

甲戌，立皇祚为东海王，昶为义阳王。

三月，庚申，魏主还宫。

魏诏：“诸疑狱皆付中书，以经义量决。”

夏，四月，庚戌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，击吐谷浑王慕利延于白兰，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、安远将军乙乌头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。

河西之亡也，鄯善人以其地与魏邻，大惧，曰：“通其使人，知我国虚实，取亡必速。”乃闭断道，使者往来，辄抄劫之。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。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。

六月，壬辰，魏主北巡。

帝谋伐魏，罢南豫州入豫州。辛亥，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。

秋，七月，己未，以尚书仆射孟顛为左仆射，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。

武陵王骏将之镇，时缘沔诸蛮犹为寇，水陆梗碍；骏分军遣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，大破之。骏至镇，

蛮断驿道，欲攻随郡；随郡太守河东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，邀击，大破之。遂平诸蛮，获七万馀口。涓山蛮最强，沈庆之讨平之，获三万馀口，徙万馀口于建康。

吐谷浑什归闻魏军将至，弃城夜遁。八月，丁亥，封敕文入枹罕，分徙其民千家还上邽，留乙乌头守枹罕。

万度归至敦煌，留輜重，以轻骑五千度流沙，袭鄯善。壬辰，鄯善王真达面缚出降。度归留军屯守，与真达诣平城，西域复通。

魏主如阴山之北，发诸州兵三分之一，各于其州戒严，以须后命。徙诸种杂民五千馀家于北边，令就北畜牧，以饵柔然。

壬寅，魏高凉王那军至宁头城，吐谷浑王慕利延拥其部落西度流沙。吐谷浑慕璜之子被囊逆战，那击破之；被囊遁走，中山公杜丰帅精骑追之，度三危，至雪山，生擒被囊及吐谷浑什归、乞伏炽磐之子成龙，皆送平城。慕利延遂西入于阗，杀其王，据其地，死者数万人。

九月，癸酉，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。上将行，敕诸子且勿食，至会所设馔；日旰，不至，有饥色。上乃谓曰：“汝曹少长丰佚，不见百姓艰难。今使汝曹识有饥苦，知以节俭御物耳。”

裴子野论曰：善乎太祖之训也！夫侈兴于有馀，俭生于不足。欲其隐约，莫若贫贱。习其险限，利以任使；达其情伪，易以躬临。太祖若能率此训

也，难其志操，卑其礼秩，教成德立，然后授以政事，则无怠无荒，可播之于九服矣。

高祖思固本枝，崇树襁褓；后世遵守，迭据方岳。及乎泰始之初，升明之季，绝咽于衾衽者动数十人。国之存亡，既不是系，早肆民上，非善诲也。

魏民间讹言“灭魏者吴”，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，诸种胡争应之，有众十馀万，遣其党赵绾来上表自归。冬，十月，戊子，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帅众讨吴，纥败死。吴众愈盛，民皆渡渭，奔南山。魏主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，命将军叔孙拔领摄并、秦、雍三州兵屯渭北。

十一月，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碣磝津。

盖吴遣别部帅白广平西掠新平，安定诸胡皆聚众应之。又分兵东掠临晋巴东，将军章直击破之，溺死于河者三万馀人。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，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馀级。

河东蜀薛永完聚众以应吴，袭击闻喜。闻喜县无兵仗，令忧惶无计；县人裴骏帅厉乡豪击之，永宗引去。

魏主命薛谨之子拔纠合宗、乡，壁于河际，以断二寇往来之路。庚午，魏主使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二万骑讨薛永宗，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，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。吴自号天台王，署置百官。

辛未，魏主还宫。

魏选六州骁骑二万，使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分将之，

为二道，掠淮、泗以北，徙青、徐之民以实河北。

癸未，魏主西巡。

初，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，兼通数术，有纵横才志；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不为时所知，愤愤不得志。父默之为广州刺史，以赃获罪，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救解，得免。及义康迁豫章，熙先密怀报效。且以为天文、图讖，帝必以非道晏驾，由骨肉相残，江州应出天子。以范晔志意不满，欲引与同谋，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。太子中舍人谢综，晔之甥也，熙先倾身事之。综引熙先与晔相识。

熙先家饶于财，数与晔博，故为拙行，以物输之。晔既利其财，又爱其文艺，由是情好款洽。熙先乃从容说晔曰：“大将军英断聪敏，人神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小人受先君遗命，以死报大将军之德。顷人情骚动，天文舛错，此所谓时运之至，不可推移者也。若顺天人之心，结英豪之士，表里相应，发于肘腋，然后诛除异我，崇奉明圣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小人请以七尺之躯，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，太人以为何如？”晔甚愕然。熙先曰：“昔毛玠竭节于魏武，张温毕议于孙权，彼二人者，皆国之俊义，岂言行玷缺，然后至于祸辱哉！皆以廉直劲正，不得久容。丈人之于本朝，不深于二主，人间雅誉，过于两臣，谗夫侧目，为日久矣，比肩竞逐，庸可遂乎！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，彼岂父兄之仇，百世之怨乎？所争不过荣名势利

先后之间耳。及其末也，唯恐陷之不深，发之不早；戮及百口，犹曰未厌。是可为寒心悼惧，岂书籍远事也哉！今建大勋，奉贤哲，图难地易，以安易危，享厚利，收鸿名，一旦包举而有之，岂可弃置而不取哉！”晔犹疑未决。熙先曰：“又有过于此者，愚则未敢道耳。”晔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熙先曰：“丈人弈叶清通，而不得连姻帝室，人以犬豕及相遇，而丈人曾不耻之，欲为之死，不亦惑乎！”晔门无内行，故熙先以此激之。晔默然不应，反意乃决。

晔与沈演之并为帝所知，晔先至，必待演之俱入，演之先至，尝独被引，晔以此为怨。晔累经义康府佐，中间获罪于义康。谢综及父述，皆为义康所厚，综弟约聚义康女。综为义康记室参军，自豫章还，申义康意于晔，求解晚隙，复敦往好。大将军府史仲承祖，有宠于义康，闻熙先有谋，密相结纳。丹阳尹徐湛之，素为义康所爱，承祖因此结事湛之，告以密计。道人法略、尼法静，皆感义康旧恩，并与熙先往来。法静妹夫许曜，领队在台，许为内应。法静之豫章，熙先付以笺书，陈说图讖。于是密相署置，及素所不善者，并入死目。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，称：“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跸，祸流储宰。湛之、晔等投命奋戈，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。今遣护军将军臧质奉玺绶迎彭城王正位辰极。”熙先以为举大事宜须以义康之旨谕众，晔又诈作义康与湛之

书，令诛君侧之恶，宣示同党。

帝之燕武帐冈也，晔等谋以其日作乱。许曜侍帝，扣刀目晔，晔不敢仰视。俄而座散，徐湛之恐事不济，密以其谋白帝。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，得其檄书，选署姓名，上之。帝乃命有司收掩穷治。其夜，呼晔置客省，先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，皆款服。帝遣使诘问晔，晔犹隐拒；熙先闻之，笑曰：“凡处分、符檄、书疏，皆范所造，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？”帝以晔墨迹示之，乃具陈本末。

明日，仗士送付廷尉。熙先望风吐款，辞气不挠。上奇其才，遣人慰勉之曰：“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，理应有异志，此乃我负卿也。”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：“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，那不作贼！”熙先于狱中上书谢恩，且陈图讖，深戒上以骨肉之祸，曰：“愿且勿遗弃，存之中书。若囚死之后，或可追录，庶九泉之下，少塞衅责。”

晔在狱，为诗曰：“虽无嵇生琴，庶同夏侯色。”晔本意谓入狱即死，而上穷治其狱，遂经二旬，晔更有生望。狱吏戏之曰：“外传詹事或当长系。”晔闻之，惊喜。综、熙先笑之曰：“詹事畴昔攘袂瞋目，跃马顾盼，自以为一世之雄；今扰攘纷纭，畏死乃尔！设令赐以性命，人臣图主，何颜可以生存！”

十二月，乙未，晔、综、熙先及其子弟、党与皆伏

诛。晔母至市，涕泣责晔，以手击晔颈，晔色不怍；妹及妓妾来别，晔悲涕流涟。综曰：“舅殊不及夏侯色。”晔收泪而止。

谢约不预逆谋，见兄综与熙先游，常谏之曰：“此人轻事好奇，不近于道，果锐无检，未可与狎。”综不从而败。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，独不出视。晔语综曰：“姊今不来，胜人多矣。”

收籍晔家，乐器服玩并皆珍丽，妓妾不胜珠翠。母居止单陋，唯有一厨盛樵薪；弟子冬无被，叔父单布籍。

裴子野论曰：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据；盖俗之量，则愤常均之下。其能守之以道，将之以礼，殆为鲜乎！刘弘仁、范蔚宗皆忸志而贪权，矜才以徇逆，累叶风素，一朝而陨。向之所谓智能，翻为亡身之具矣。

徐湛之所陈多不尽，为晔等辞所连引，上赦不问。臧质，熹之子也，先为徐、袞二州刺史，与晔厚善；晔败，以为义兴太守。

有司奏削彭城王义康爵，收付廷尉治罪。丁酉，诏免义康及其男女皆为庶人，绝属籍，徙付安成郡；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，领兵防守。邵，璞之兄也。义康在安成，读书，见淮南厉王长事，废书叹曰：“自古有此，我乃不知，得罪为宜也。”

庚戌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。伯符，孝

穆皇后之弟子也。

初，江左二郊无乐，宗庙虽有登歌，亦无二舞。是岁，南郊始设登歌。

魏安南、平南府移书袞州，以南国侨置诸州多滥北境名号；又欲游猎具区。袞州答移曰：“必若因土立州，则彼立徐、扬，岂有其地？复知欲游猎具区，观化南国。开馆饰邸，则有司存；呼韩入汉，厥仪未泯，馈饩之秩，每存丰厚。”

元嘉二十三年（丙戌，公元四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申，尚书左仆射孟顗罢。

戊辰，魏主军至东雍州，临薛永宗垒，崔浩曰：“永宗未知陛下自来，众心纵弛。今北风迅疾，宜急击之。”魏主从之，庚午，围其垒。永宗出战，大败，与家人皆赴汾水死。其族人安都先据弘农，弃城来奔。

辛未，魏主南如汾阴，济河，至洛水桥。闻盖吴在长安北，帝以渭北地无谷草，欲渡渭南，循渭而西。以问崔浩，对曰：“夫击蛇者先击其首，首破则尾不能掉。今盖吴营去此六十里，轻骑趋之，一日可到，到则破之必矣。破吴，南向长安亦不过一日，一日之乏，未至有伤。若从南道，则吴徐入北山，猝未可平。”帝不从，自渭南向长安。庚辰，至戏水。吴众闻之，悉散入北地山，军无所获。帝悔之。二月，丙戌，帝至长安，丙申，如雍城，历陈仓，还，如雍城。所过诛民、夷与盖吴通

谋者。乙拔等诸军大破盖吴于杏城，吴复遣使上表求援。诏以吴为都督关、陇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、北地公；使雍、梁二州发兵屯境上，为吴声援；遣使赐吴印一百二十一纽，使吴随宜假授。

初，林邑王范阳迈，虽遣使入贡，而寇盗不绝，所贡亦薄陋；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。南阳宗悫，家世儒素，悫独好武事，常言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”。及和之伐林邑，悫自奋请从军。诏以悫为振武将军，和之遣悫为前锋。阳迈闻军出，遣使上表，请还所掠日南民，输金一万斤，银十万斤。帝诏和之：“若阳迈果有款诚，亦许其归顺”和之至朱梧戍，遣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诣阳迈，阳迈执之；和之乃进军围林邑将范扶龙于区粟城。阳迈遣其将范毘沙达救之，宗悫潜兵迎击毘沙达，破之。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，奉其道。浩素不喜佛法，每言于魏主，以为佛法虚诞，为世费害，宜悉除之。及魏主讨盖吴，至长安，入佛寺，沙门饮从官酒；从官入其室，见大有兵器，出以白帝。帝怒曰：“此非沙门所用，必与盖吴通谋，欲为乱耳！”命有司案诛阖寺沙门，阅其财产，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、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，又为窟室以匿妇子。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，毁诸经像，帝从之。寇谦之与浩固争，浩不从。先尽诛长安沙门，焚毁经像，并敕留台下四方，令一用长安法。诏曰：“昔后汉荒君，信惑邪伪以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，未尝

有此。夸诞大言，不本人情，叔季之世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政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九服之内，鞠为丘墟。朕承天绪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、农之治。其一切荡除，灭其踪迹。自今已后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、铜人者，有非常之人，然后能行非常之事，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？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，皆击破焚烧，沙门无少长悉坑之！”太子晃素好佛法，屡谏不听，乃缓宣诏书，使远近豫闻之，得各为计。沙门多亡匿获免，或收藏经像，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子遗。

魏主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平城。还，至洛水，分军诛李闰叛羌。

太原颜白鹿私入魏境，为魏人所得，将杀之，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。魏人送白鹿诣平城，魏主喜曰：“我外家也。”使崔浩作书与骥，且命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将兵迎骥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；杜骥遣其府司马夏侯祖欢等将兵救历城。魏人遂寇衮、青、冀三州，至清东而还；杀掠甚众，北边骚动。

帝以魏寇为忧，咨访群臣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，以为：“凡备匈奴之策，不过二科：武夫尽征伐之谋，儒生讲和亲之约。今若欲追踪卫、霍，自非大田淮、泗，内实青、徐，使民有赢储，野有积谷，然后发精卒十万，一举荡夷，则不足为也。若但欲遣军追讨，报其侵暴，则彼必轻骑奔走，不肯会战。徒兴巨费，不损于彼，报

复之役，将遂无已。斯策之最末者也。安边固守，于计为长。臣窃以曹、孙之霸，才均智敌，江、淮之间，不居各数百里。何者？斥候之郊，非耕牧之地，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，整甲缮兵以乘其弊；保民全境，不出此涂。要而归之，其策有四：一曰移远就近。今青、兖旧民及冀州新附，在界首者三万馀家，可悉徙置大岷之南，以实内地。二曰多筑城邑以居新徙之家，假其经用，春夏佃牧，秋冬入保。寇至之时，一城千家，堪战之士，不下二千，其余羸弱，犹能登陴鼓噪，足抗群虏三万矣。三曰纂偶车牛以载粮械。计千家之资，不下五百耦牛，为车五百两，参合钩连以卫其众；设使城不可固，平行趋险，贼所不能干，有急征发，信宿可聚。四曰计丁课仗。凡战士二千，随其便能，各自有仗，素所服习，铭刻由己，还保输之于库，出行请以自新。弓箠利铁，民不得者，官以渐充之。数年之内，军用粗备矣。近郡之师，远屯清、济，功费既重，嗟怨亦深，以臣料之，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。今因民所利，导而帅之，兵强而敌不戒，国富而民不劳，比于优复队伍，坐食粮廩者，不可同年而校矣。”

魏金城边固、天水梁会，与秦、益杂民万馀户据上邽东城反，攻逼西城。秦、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。氐、羌万馀人，休官、屠各二万馀人皆起兵应固、会，敕文击固，斩之，馀众推会为主，与敕文相攻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魏主至长安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仇池人李洪聚众，自言应王。梁会求救于氏王杨文德，文德曰：“两雄不并立，若须我者，宜杀洪。”会诱洪斩之，送首于文德。五月，癸亥，魏主遣安丰公间根帅骑赴上邽，未至，会弃东城走。敕文先掘重堑于外，严兵守之，格斗从夜至旦。敕文曰：“贼知无生路，致死于我，多杀伤士卒，未易克也。”乃以白虎幡宣告会众，降者赦之，会众遂溃；分兵追讨，悉平之。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松多川，敕文又讨平之。

盖吴收兵屯杏城，自号秦地王，声势复振。魏主遣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讨之。

檀和之等拔区粟，斩范扶龙，乘胜入象浦；林邑王阳迈倾国来战，以具装被象，前后无际。宗悫曰：“吾闻外国有师子，威服百兽。”乃制其形，与象相拒，象果惊走，林邑兵大败。和之遂克林邑，阳迈父子挺身走。所获未名之宝，不可胜计，宗悫一无所取，还家之日，衣帑萧然。

六月，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申，魏发冀、相、定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，以备盖吴窜逸。丙戌，又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，起上谷，西至河，广纵千里。

帝筑北堤，立玄武湖，筑景阳山于华林园。

秋，七月，辛未，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。坦，驥之兄也。初，杜预之子耽，避晋乱，居河西，仁张氏。前秦克凉州，子孙始还关中。高祖灭后秦，坦兄弟从高祖过江。时江东王、谢诸族方盛，北人晚渡者，朝廷番以仓荒遇之，虽复人才可施，皆不得践清涂。上尝与坦论金日磾，曰：“恨今无复此辈人！”坦曰：“日磾假生今世，养马不暇，岂办见知！”上变色曰：“卿何量朝廷之薄也！”坦曰：“请以臣言之：臣本中华高族，晋氏丧乱，播迁凉土，世业相承，不殒其旧；直以南度不早，便以荒仓赐隔。日磾，胡人，身为牧圉，乃超登内侍，齿列名贤。圣朝虽复拔才，臣恐未必能也。”上默然。

八月，魏高凉王那等破盖吴，获其二叔；诸将欲送诣平城，长安镇将陆俟曰：“长安险固，风俗豪伎，平时犹不可忽，况承荒乱之余乎！今不斩吴，则长安之变未已也。吴一身潜窜，非其亲信，谁能获之！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，又非长策。不如私许吴叔，免其妻子，使自追吴，擒之必矣。”诸将咸曰：“今贼党众已散，唯吴一身，何所能至？”俟曰：“诸君不见毒蛇乎！不断其首，犹能为害。吴天性凶狡，今若得脱，必自称王者不死，以惑愚民，为患愈大。”诸将曰：“公言是也。但得贼不杀，而更遣之，若遂往不返，将何以任其罪？”俟曰：“此罪我为诸君任之。”高凉王那亦以俟计为

然，遂赦二叔，与刻期而遣之。及期，吴叔不至，诸将皆咎俟，俟曰：“彼伺之未得其便耳，必不负也。”后数日，吴叔果以吴首来；传诣平城。永昌王仁等讨吴馀党白广平、路那罗等，悉平之。以陆俟为内都大官。

会安定卢水胡刘超等聚众万馀人反，魏主以俟威恩著于关中，复加俟都督秦、雍二州诸军事，镇长安。谓俟曰：“关中奉化日浅，恩信未洽，吏民数为逆乱。今朕以重兵授卿，则超等必同心协力，据险拒守，未易攻也；若兵少，则不能制贼，卿当自以方略取之。”俟乃单马之镇。超等闻之，大喜，以俟为无能为也。

俟既至，谕以成败，诱纳超女，与为姻戚以招之；超自恃其众，犹无降意。俟乃帅其帐下亲往见超，超使人逆谓俟曰：“从者过三百人，当以弓马相待；不及三百人，当以酒食相供。”俟乃将二百骑诣超。超设备甚严，俟纵酒尽醉而还。顷之，俟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猎，因诣超营，约曰：“发机当以醉为限。”既饮，俟阳醉，上马大呼，手斩超首；士卒应声纵击，杀伤千数，遂平之。魏主征俟还，为外都大官。

是岁，吐谷浑复还旧土。

卷第一百二十五

【宋纪七】起强圉大渊献，尽上章摄提格，凡四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

元嘉二十四年（丁亥，公元四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戌，大赦。

魏吐京胡及山胡曹仆浑等反；二月，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等讨平之。

癸未，魏主如中山。

魏师之克敦煌也，沮渠牧犍使人斫开府库，取金玉及宝器，因不复闭。小民争入盗取之，有司索盗不获。至是，牧犍所亲及守藏者告之，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药，潜杀人前后以百数；姊妹皆学左道。有司索牧犍家，得所匿物。魏主大怒，赐沮渠昭仪死，并诛其宗族，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。又有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，

三月，魏主遣崔浩就第赐牧犍死，谥曰哀王。

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。

六月，魏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人，坐盗没军资及虏掠赃各千万计，并斩之。

初，上以货重物轻，改铸四铢钱。民多翦凿古钱，取铜盗铸。上患之。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，请以大钱一当两。右仆射何尚之议曰：“夫泉贝之兴，以估货为本，事存交易，岂假多铸！数少则币重，数多则物重，多少虽异，济用不殊。况复以一当两，徒崇虚价者邪？若今制遂行，富人之货自倍，贫者弥增其困，惧非所以使之均壹也。”上卒从义恭议。

秋，八月，乙未，徐州刺史衡阳文王义季卒。义季自彭城王义康之贬，遂纵酒不事事。帝以书诮责，且戒之，义季犹酣饮自若，以至成疾而终。

魏乐安宣王范卒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胡籓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，据郡反，欲奉前彭城王义康为主；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归，过豫章，击斩之。

十一月，甲寅，封皇子浑为汝阴王。

十二月，魏晋王伏罗卒。

杨文德据葭芦城，招诱氐、羌，武都等五郡氐皆应之。

元嘉二十五年（戊子，公元四四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仇池镇将皮豹子帅诸军击之。文德兵败，弃城奔汉中。豹子收其妻子、僚属、军资及杨保宗所尚魏公主而还。

初，保宗将叛，公主劝之。或曰：“奈何叛父母之国？”公主曰：“事成，为一国之母，岂比小县公主哉！”魏主赐之死。

杨文德坐失守，免官，削爵土。

二月，癸卯，魏主如定州，罢塞围役者；遂如上党，诛潞县叛民二千馀家，徙河西离石民五千馀家于平城。

闰月，己酉，帝大蒐于宣武场。

初，刘湛既诛，庾炳之遂见宠任，累迁吏部尚书，势倾朝野。炳之无文学，性强急轻浅。既居选部，好诟詈宾客，且多纳货赂，士大夫皆恶之。

炳之留令史二人宿于私宅，为有司所纠。上薄其过，欲不问。仆射何尚之因极陈炳之之短曰：“炳之见人有烛盘、佳驴，无不乞勺；选用不平，不可一二；交结朋党，构扇是非，乱俗伤风，过于范晔，所少，贼一事耳。纵不加罪，故宜出之。”上欲以炳之为丹阳尹。尚之曰：“炳之蹈罪负恩，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，乃更成其形势也。古人云：‘无赏无罚，虽尧、舜不能为治。’臣昔启范晔，亦惧犯颜，苟曰愚怀，九死不悔。历观古今，未有众过藉藉，受货数百万，更得高官厚禄如炳之者也。”上乃免炳之官，以徐湛之为丹阳尹。彭城太守王玄谟

上言：“彭城要兼水陆，请以皇子抚临州事。”夏，四月，乙卯，以武陵王骏为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五月，甲戌，魏以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，镇鄯善，赋役其民，比之郡县。

当两大钱行之经时，公私不以为便；己卯，罢之。

六月，丙寅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。

辛酉，魏主如广德宫。

秋，八月，甲子，封皇子彧为淮阳王。

西域般悦国去平城万有馀里，遣使诣魏，请与魏东西合击柔然。魏主许之，中外戒严。

九月，辛未，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，领军将军沈演之为吏部尚书。

丙戌，魏主如阴山。

魏成周公万度归击焉耆，大破之，焉耆王鸠尸卑那奔龟兹。魏主诏唐和与前部王车伊洛帅所部兵会度归讨西域。和说降柳驴等六城，因共击波居罗城，拔之。

冬，十月，辛丑，魏弘农昭王奚斤卒，子它观袭。魏主曰：“斤关西之败，罪固当死；朕以斤佐命先朝，复其爵邑，使得终天年，君臣之分亦足矣。”乃降它观爵为公。

癸亥，魏大赦。

十二月，魏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，留唐和镇焉耆。柳驴戍主乙直伽谋叛，和击斩之，由是诸胡咸附，西域

复平。

魏太子朝于行宫，遂从伐柔然。至受降城，不见柔然，因积粮于城内，置戍而还。

元嘉二十六年（己丑，公元四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辰朔，魏主飨群臣于漠南。甲戌，复伐柔然。高凉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西道，魏主与太子出涿邪山，行数千里。柔然处罗可汗恐惧，远遁。

二月，己亥，上如丹徒，谒京陵。三月，丁巳，大赦。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以实京口。

庚寅，魏主还平城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帝还建康。

庚寅，魏主如阴山。

帝欲经略中原，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。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，帝谓侍臣曰：“观玄谟所陈，令人有封狼居须意。”御史中丞袁淑言于上曰：“陛下今当席卷赵、魏，检玉岱宗；臣逢千载之会，愿上封禅书。”上悦。淑，耽之曾孙也。秋，七月，辛未，以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。上以襄阳外接关、河，欲广其资力，乃罢江州军府，文武悉配雍州；湘州入台租税，悉给襄阳。

九月，魏主伐柔然。高凉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中道。柔然处罗可汗悉国中精兵围那数十里；那掘堑坚守，相持数日。处罗数挑战，辄为那所败。以那众少而坚，疑大军将至，解围夜去。那引兵追之，九日九夜。

处罗益惧，弃辎重，逾穹隆岭远遁。那收其辎重，引军还，与魏主会于广泽。略阳王羯儿收柔然民畜凡百馀万。自是柔然衰弱，屏迹不敢犯魏塞。冬，十二月，戊申，魏主还平城。

沔北诸山蛮寇雍州，建威将军沈庆之帅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慆等二万人讨之，八道俱进。先是，诸将讨蛮者皆营于山下以迫之，蛮得据山发矢石以击，官军多不利。庆之曰：“去岁蛮田大稔，积谷重岩，不可与之旷日相守也。不若出其不意，冲其腹心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命诸军斩木登山，鼓噪而前，群蛮震恐。因其恐而击之，所向奔溃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（庚寅，公元四五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，魏主如洛阳。

沈庆之自冬至春，屡破雍州蛮。因蛮所聚谷以充军食，前后斩首三千级，虏二万八千馀口，降者二万五千馀户。幸诸山大羊蛮凭险筑城，守御甚固。庆之击之，命诸军连营于山中，开门相通，各穿池于营内，朝夕不外汲。顷之，风甚，蛮潜兵夜来烧营。诸军以池水沃火，多出弓弩夹射之，蛮兵散走。蛮所据险固，不可攻，庆之乃置六戍以守之。久之，蛮食尽，稍稍请降；悉迁于建康以为营户。

魏主将入寇。二月，甲午，大猎于梁川。帝闻之，敕淮、泗诸郡：“若魏寇小至，则各坚守；大至，则拔

民归寿阳。”边戍侦候不明，辛亥，魏主自将步骑十万奄至。南顿太守郑琨、颍川太守郭道隐并弃城走。

是时，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镇寿阳，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汝南郡事，守悬瓠，城中战士不满千人，魏主围之。

三月，以军兴，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。

魏人昼夜攻悬瓠，多作高楼，临城以射之，矢下如雨。城中负户以汲，施大钩于冲车之端以牵楼堞，坏其南城。陈宪内设女墙，外立木栅以拒之。魏人填堑，肉薄登城，宪督厉将士苦战，积尸与城等。魏人乘尸上城。短兵相接，宪锐气愈奋，战士无不一当百，杀伤万计，城中死者亦过半。

魏主遣永昌王仁将步骑万馀，驱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阳。时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彭城，帝遣间使命骏发骑，赍三日粮袭之。骏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，分为五军，遣参军刘泰之帅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、田曹行参军臧肇之、集曹行参军尹定、武陵左常侍杜幼文、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将之，直趋汝阳。魏人唯虎救兵自寿阳来，不备彭城。丁酉，泰之等潜进击之，杀三千馀人，烧其辎重，魏人奔散，诸生口悉得东走。魏人侦知泰之等兵无后继，复引兵击之。垣谦之先退，士卒惊乱，弃仗走。泰之为魏人所杀，肇之溺死，天祚为魏所擒，谦之、定、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馀人，马还者四百匹。

魏主攻悬瓠四十二日，帝遣南平内史臧质诣寿阳，

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将兵救悬瓠。魏主遣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。质等击斩乞地真。康祖，道锡之从兄也。

夏，四月，魏主引兵还。癸卯，至平城。

壬子，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降号镇军将军，垣谦之伏诛，尹定、杜幼文付尚方；以陈宪为龙骧将军、汝南、新蔡二郡太守。

魏主遗帝书曰：“前盖吴反逆，扇动关、陇。彼复使人就而诱之，丈夫遗以弓矢，妇人遗以环钏；是曹正欲谄诳取赂，岂有远相服从之理！为大丈夫，何不自来取之，而以货诱我边民？募往者复除七年，是赏奸也。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，孰与彼前后得我民邪？”

“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，当割江以北输之，摄守南渡。如此，当释江南使彼居之。不然，可善敕方镇、刺史、守宰严供帐之具，来秋当往取扬州。大势已至，终不相纵。彼往日北通蠕蠕，西结赫连、沮渠、吐谷浑，东连冯私、高丽。凡此数国，我皆灭之。以此而观，彼岂能独立！”

“蠕蠕吴提、吐贺真皆已死，我今北征，先除有足之寇。彼若不从命，来秋当复往取之；以彼无足，故不先讨耳。我往之日，彼作何计，为握堑自守，为筑垣以自障也？我当显然往取扬州，不若彼翳行窃步也。彼来侦谍，我已擒之，复纵还。其人目所尽见，委曲善问之。”

“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，既得之，疾其勇功，已不能容；有臣如此尚杀之，乌得与我校邪！彼非我敌也。彼常欲与我一交战，我亦不痴，复非苻坚，何时与彼交战？昼则遣骑围绕，夜则离彼百里外宿；吴人正有斫营伎，彼募人以来，不过行五十里，天已明矣。彼募人之首，岂得不为我有哉！”

“彼公时旧臣虽老，犹有智策，知今已杀尽，岂非天资我邪！取彼亦不须我兵刃，此有善咒婆罗门，当使鬼缚以来耳。”

侍中、左卫将军江湛迁吏部尚书。湛性公廉，与仆射徐湛之并为上所宠信，时称“江徐”。

魏司徒崔浩，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，专制朝权，尝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之士数十人，皆起家为郡守。太守晃曰：“先征之人，亦州郡之选也；在职已久，勤劳未答，宜先补郡县，以新征者代为郎吏。且守令治民，宜得更事者。”浩固争而遣之。中书侍郎、领著作郎高允闻之，谓东宫博士管恬曰：“崔公其不免乎！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，将何以堪之！”

魏主以浩监秘书事，使与高允等共撰《国记》，曰：“务从实录。”著作令史闵湛、郗标，性巧佞，为浩所宠信。浩尝注《易》及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湛、标上疏言：“马、郑、王、贾不如浩之精微，乞收境内诸书，班浩所注，令天下习业。并求敕浩注《礼传》，

令后生得观正义。”浩亦荐湛、标有著述才。湛、标又劝浩刊所撰《国史》于石，以彰直笔。高允闻之，谓著作郎宗钦曰：“湛、标所营，分寸之间，恐为崔门万世之祸，吾徒亦无噍类矣！”浩竟用湛、标议，刊石立于郊坛东，方百步，用功三百万。浩书魏之先世，事皆详实，列于衢路，往来见者咸以为言。北人无不忿恚，相与譖浩于帝，以为暴扬国恶。帝大怒，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。

初，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，奉使并州，受布千匹。事觉，黑子谋于高允曰：“主上问我，当以实告，为当讳之？”允曰：“公帷幄宠臣，有罪首实，庶或见原，不可重为欺罔也。”中书侍郎崔览、公孙质曰：“若首实，罪不可测，不如讳之。”黑子怨允曰：“君奈何诱人就死地！”入见帝，不以实对，帝怒，杀之。帝使允授太子经。及崔浩被收，太子召允至东宫，因留宿。明旦，与俱入朝，至宫门，谓允曰：“入见至尊，吾自导卿；脱至尊有问，但依吾语。”允曰：“为何等事也？”太子曰：“人自知之。”太子见帝言“高允小心真密旦微贱；制由崔浩，请赦其死。”帝召允，问曰：“《国书》皆浩所为乎？”对曰：“《太祖记》，前著作郎邓渊所为；《先帝记》及《今记》，臣与浩共为之。然浩所领事多，总裁而已；至于著述，臣多于浩。”帝怒曰：“允罪甚于浩，何以得生！”太子惧，曰：“天威严重，

允小臣，迷乱失次耳。臣向问，皆云浩所为。”帝问允：“信如东官所言乎？”对曰：“臣罪当灭族，不敢虚妄。殿下以臣侍讲日久，哀臣，欲勾其生耳，实不问臣，臣亦无此言，不敢迷乱。”帝顾谓太子曰：“直哉！此人情所难，而允能为之！临死不易辞，信也；为臣不欺君，贞也。宜特除其罪以旌之。”遂赦之。

于是召浩前，临诘之。浩惶惑不能对。允事事申明，皆有条理。帝命允为诏，诛浩及僚属宗钦、段承根等，下至僮吏，凡百二十八人，皆夷五族；允持疑不为。帝频使催切，允乞更一见，然后为诏。帝引使前，允曰：“浩之所坐，若更有馀衅，非臣敢知；若直以触犯，罪不至死。”帝怒，命武士执允。太子为之拜请，帝意解，乃曰：“无斯人，当更有数千口死矣。”

六月，己亥，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，及浩姻家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并夷其族，馀皆止诛其身。执浩置槛内，送城南，卫士数十人搜其上，呼声嗷嗷，闻于行路。宗钦临刑叹曰：“高允其殆圣乎！”

它日，太子让允曰：“人亦当知机。吾欲为卿脱死，既闻端绪，而卿终不从，激怒帝如此。每念之，使人心悸。”允曰：“夫史者，所以记人主善恶，为将来劝戒，故人主有所畏忌，慎其举措。崔浩孤负圣恩，以私欲没其廉洁，爱憎蔽其公直，此浩之责也。至于书朝廷起居，言国家得失，此为史之大体，未为多违。臣与浩实同其

事，死生荣辱，义无独殊。诚荷殿下再造之慈，违心苟免，非臣所愿也。”太子动容称叹。允退，谓人曰：“我不奉东宫指导者，恐负翟黑子故也。”

初，冀州刺史崔躋，武城男崔模，与浩同宗而别族；浩常轻侮之，由是不睦。及浩诛，二家独得免。躋，逞之子也。

辛丑，魏主北巡阴山。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，会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笃，或传已卒，魏主悼之曰：“李宣城可惜！”既而曰：“朕失言，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哀！”孝伯，顺之从父弟也，自浩之诛，军国谋议皆出孝伯，宠眷亚于浩。

初，车师大帅车伊洛世服于魏，魏拜伊洛平西将军，封前部王。伊洛将入朝，沮渠无讳断其路，伊洛屡与无讳战，破之。无讳卒，弟安周夺其子乾寿兵，伊洛遣人说乾寿，乾寿遂帅其民五百馀家奔魏；伊洛又说李宝弟钦等五十馀人下之，皆送于魏。伊洛西击焉耆，留其子歇守城。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间道袭之，攻拔其城。歇走就伊洛，共收馀众，保焉耆镇，遣使上书于魏主，言：“为沮渠氏所攻，首尾八年，百姓饥穷，无以自存。臣今弃国出奔，得免者才三分之一，已至焉耆东境，乞垂赈救！”魏主诏开焉耆仓以赈之。

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魏所逼，上表求入保越巂，上许之；慕利延竟不至。

上欲伐魏，丹杨尹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、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；左军将军刘康祖以为“岁月已晚，请待明年。”上曰：“北方苦虏虐政，义徒并起。顿兵一周，沮向义之心，不可。”

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：“我步彼骑，其势不敌。檀道济再行无功，到彦之失利而返。今料王玄谟等，未逾两将，六军之盛，不过往时，恐重辱王师。”上曰：“王师再屈，别自有由，道济美寇自资，彦之中涂疾动。虏所恃者唯马；今夏水浩汗，河道流通，泛舟北下，碣磔必走，滑台小戍，易可覆拔。克此二城，馆谷吊民，虎牢、洛阳，自然不固。比及冬初，城守相接，虏马过河，即成擒也。”庆之又固陈不可。上使徐港之、江湛难之。庆之曰：“治国譬如治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访婢。陛下今欲伐国，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！”上大笑着。太子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谏，上皆不从。

魏主闻上将北伐，复与上书曰：“彼此和好日久，而彼志无厌，诱我边民。今春南巡，聊省我民，驱之使还。今闻彼欲自来，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，随意而行，来亦不迎，去亦不送。若厌其区宇者，可来平城居，我亦往扬州，相与易。彼年已五十，未尝出户，虽自力而来，如三岁婴儿，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！更无馀物可以相与，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氈、药等物。彼来道远，马力不足，可乘；或不服水土，药可自疗也。”

秋，七月，庚午，诏曰：“虜近虽摧挫，兽心靡革。比得河朔、秦、雍华戎表疏，归诉困棘，跂望绥拯，潜相纠结以候王师；芮芮亦遣间使远输诚款，誓为掎角；经略之会，实在兹日。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帅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、镇军咨议参军申坦水军入河，受督于青、冀二州刺史萧斌；太子左卫率臧质、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、洛；徐、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、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，东西齐举；梁、南、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汧、陇；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，为众军节度。“坦，钟之曾孙也。

是时军旅大起，王公、妃主及朝士、牧守，下至富民，各献金帛、杂物以助国用。又以兵力不足，悉发青、冀、徐、豫、二兖六州三五民丁，倩使暂行，符到十日装束；缘江五郡集广陵，缘淮三郡集盱眙。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，皆加厚赏。有司又奏军用不充，扬、南徐、兖、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，僧尼满二十万，并四分借一，事息即还。

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兵趋碣磝。乙亥，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。萧斌遣将军崔猛攻乐安，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亦弃城走。斌与沈庆之留守碣磝，使王玄谟进围滑台。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中兵参军柳元景、振威将军尹显祖、奋武将军曾方平、建武将军薛安都、略阳太守庞法起将兵出弘农。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，年七十馀，自以关中

豪右，请入长安招会夷、夏，诞许之；乃自赍谷入卢氏，卢氏民赵难纳之。季明遂诱说士民，应之者甚众，安都等因之，自熊耳山出；元景引兵继进。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，梁坦出上蔡向长社。魏荆州刺史鲁爽镇长社，弃城走。爽，轨之子也。幢主王阳儿击魏豫州刺史仆兰，破之，仆兰奔虎牢；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将兵助坦，进逼虎牢。

魏群臣初闻有宋师，言于魏主，请遣兵救缘河谷帛。魏主曰：“马今未肥，天时尚热，速出必无功。若兵来不止，且还阴山避之。国人本著羊皮裤，何用绵帛！展至十月，吾无忧矣。”

九月，辛卯，魏主引兵南救滑台，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备柔然，吴王余守平城。庚子，魏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。

王玄谟士众甚盛，器械精严；而玄谟贪愎好杀。初围滑台，城中多茅屋，众请以火箭烧之。玄谟曰：“彼吾财也，何遽烧之！”城中即撤屋穴处。时河、洛之民竞出租谷、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，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；家付匹布，责大梨八百；由是众心失望。攻城数月不下，闻魏救将至，众请发车为营，玄谟不从。

冬，十月，癸亥，魏主至枋头，使关内侯代人陆真夜与数人犯围，潜入滑台，抚慰城中，且登城视玄谟营曲折还报。乙丑，魏主渡河，众号百万，鞞鼓之声，震

动天地；玄谟惧，退走。魏人追击之，死者万馀人，麾下散亡略尽，委弃军资器械山积。

先是，玄谟遣钟离太守垣护下以百舸为前锋，据石济，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。护之闻魏兵将至，驰书劝玄谟急攻曰：“昔武皇攻广固，死没者甚众。况今事迫于曩日，岂得计士众伤疲！愿以屠城为急。”玄谟不从。及玄谟败退，不暇报护之。魏人以所得玄谟战舰，连以铁锁三重，断河以绝护之还路。河水迅急，护之中流而下。每至铁锁，以长柯斧断之，魏不能禁；唯失一舸，馀皆完备而返。

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，庆之曰：“玄谟士众疲老，寇虏已逼，得数万人乃可进。小军轻往，无益也。”斌固遣之。会玄谟遁还，斌将斩之，庆之固谏曰：“佛狸威震天下，控弦百万，岂玄谟所能当！且杀战将以自弱，非良计也。”斌乃止。

斌欲固守碣磔，庆之曰：“今青、冀虚弱，而坐守穷城，若虏众东过，清东非国家有也。碣磔孤绝，复作未修之滑台耳。”会诏使至，不听斌等退师。斌复召诸将议之，江并谓宜留。庆之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将军得以专之。诏从远来，不知事势。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，空议何施！”斌及坐者并笑曰：“沈公乃更学问！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众人虽知古今，不如下官耳学也。”斌乃使王玄谟戍碣磔申坦，垣护之据清口，自帅诸军还历

城。

闰月，庞法起等诸军入卢氏，斩县令李封，以赵难为卢氏令，使帅其众为乡导。柳元景自百丈崖从诸军于卢氏。法起等进攻弘农，辛未，拔之，擒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。薛安都留屯弘农。丙戌，庞法起进向潼关。

魏主命诸将分道并进：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，尚书长孙真趣马头，楚王建趣钟离，高凉王那自青州趣下邳，魏主自东平趣邹山。

十一月，辛卯，魏主至邹山，鲁郡太守崔邪利为魏所擒。魏主见秦始皇石刻，使人排而仆之，以太牢祠孔子。

楚王建自清西进，屯萧城；步尼公自清东进，屯留城。武陵王骏遣参军马文恭将兵向萧城，江夏王义恭遣军主嵇玄敬将兵向留城。文恭为魏所败。步尼公遇玄敬，引兵趣苞桥，欲渡清西；沛县民烧苞桥，夜于林中击鼓，魏以为宋兵大至，争渡苞水，溺死者殆半。

诏以柳元景为弘农太守。元景使薛安都、尹显祖先引兵就庞法起等于陕，元景于后督租。陕城险固，诸军攻之不拔。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帅众二万度崤救陕，安都等与战于城南，魏人纵突骑，诸军不能敌；安都怒，脱兜鍪，解铠，唯著绛纳两当衫，马亦去具装，瞋目横矛，单骑突陈；所向无前，魏人夹射不能中。如是数四，杀伤不可胜数。会日暮，别将鲁元保引兵自函谷关至，

魏兵乃退。元景遣军副柳元怙将步骑二千救安都等，夜至，魏人不之知。明日，安都等陈于城西南。曾方平谓安都曰：“今勍敌在前，坚城在后，是吾取死之日。卿若不进，我当斩卿；我若不进，卿斩我也！”安都曰：“善，卿言是也！”遂合战。元怙引兵自南门鼓噪直出，旌旗甚盛，魏众惊骇。安都挺身奋击，流血凝肘，矛折，易之更入，诸军齐奋。自旦至日昃，魏众大溃，斩张是连提及将卒三千馀级。其馀赴河堑死者甚众，生降二千馀人。明日，元景至，让降者曰：“汝辈本中国民，今为虏尽力，力屈乃降，何也？”皆曰：“虏驱民使战，后出者灭族，以骑蹙步，未战先死，此将军所亲见也。”“诸将欲尽杀之，元景曰：“今王旗北指，当令仁声先路。”尽释而遣之，皆称万岁而去。甲午，克陕城。

庞法起等进攻潼关，魏戍主娄须弃城走，法起等据之。关中豪桀所在蜂起，及四山羌、胡皆来送款。

上以王玄谟败退，魏兵深入，柳元景等不宜独进，皆召还。元景使薛安都断后，引兵归襄阳。诏以元景为襄阳太守。

魏永昌王仁攻悬瓠、项城，拔之。帝恐魏兵至寿阳，召刘康祖使还。癸卯，仁将八万骑追及康祖于尉武。康祖有众八千人，军副胡盛之欲依山险间行取至，康祖怒曰：“临河求敌，遂无所见；幸其自送，奈何避之！”乃结车营而进，下令军中曰：“顾望者斩首，转步者斩

足！”魏人四面攻之，将士皆殊死战。自旦至晡，杀魏兵万余人，流血没踝，康祖身被十创，意气弥厉。魏分其众为三，且休且战。会日暮风急，魏以骑负草烧车营，康祖随补其阙。有流矢贯康祖颈，坠马死，馀众不能战，遂溃，魏人掩杀殆尽。

南平王铄使左军行参军王罗汉以三百人戍尉武。魏兵至，众欲南依卑林以自固，罗汉以受命居此，不去。魏人攻而擒之，锁其颈，使三郎将掌之；罗汉夜断三郎将首，抱锁亡奔盱眙。

魏永昌王仁进逼寿阳，焚掠马头、钟离，南平王铄婴城固守。

魏军在萧城，支彭城十馀里。彭城兵虽多，而食少，太尉江夏王义恭欲弃彭城南归。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以为历城兵少食多，欲为函箱车陈，以精兵为外翼，奉二王及妃女直趋历城；分兵配护军萧思话，使留守彭城。太尉长史何勛欲席卷奔郁洲，自海道还京师。义恭去意已判。唯二议弥日未决。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曰：“若历城、郁洲有可至之理，下官敢不高赞！今城中乏食，百姓咸有走志，但以关扃严固，欲去莫从耳。一旦动足，则各自逃散，欲至所在，何由可得！今军食是寡，朝夕犹未窘罄；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？若此计必行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。”武陵王骏谓义恭曰：“阿父既为总统，去留非所敢干，道民忝为城主，而委镇

奔逃，实无颜复奉朝廷。必与此城共其存没，张长史言不可异也。”义恭乃止。

壬子，魏主至彭城，立氈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。

马文恭之败也，队主蒯应没于魏。魏主遣应至小市门求酒及甘蔗；武陵王骏与之，仍就求橐驼。明日，魏主使尚书李孝伯至南门，饷义恭貂裘，饷骏橐驼及骡，且曰：“魏主致意安北，可暂出见我；我亦不攻此城，何为劳苦将士，备守如此！”骏使张畅开门出见之，曰：“安北致意魏主，常迟面写，但以人臣无境外之交，恨不暂悉。备守乃边镇之常，悦以使之，则劳而无怨耳。”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，皆与之；复饷氈及九种盐胡鼓。又借乐器，义恭应之曰：“受任戎行，不赍乐具。”孝伯问畅：“何为匆匆闭门绝桥？”畅曰：“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，将士疲劳。此精甲十万，恐轻相陵践，故闭城耳。待休息士马，然后共治战场，刻日交戏。”孝伯曰：“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”畅曰：“昨见众宾至门，未为有礼。”魏主使人来言曰：“致意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来至我所？彼此之情，虽不可尽。要须见我小大，知我老小，观我为人。若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僮幹来。”畅以二王命对曰：“魏主形状才力，久为来往所具。李尚书亲自衔命，不患彼此不尽，故不复遣使。”孝伯又曰：“王玄谟亦常才耳，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，以致奔败？自入此境七百馀里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。邹山

之险，君家所凭，前锋始接，崔邪利遽藏入穴，诸将倒曳出之。魏主赐其馀生，今从在此。”畅曰：“王玄谟南土偏将，不谓为才，但以之为前驱，大军未至，河冰向合，玄谟因夜还军，致戎马小乱耳。崔邪利陷没，何损于国！魏主自以数十万众制一崔邪利，乃足言邪！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拒者，此自太尉神算，镇军圣略，用兵有机，不用相语。”孝伯曰：“魏主当不围此城，自帅众军直造瓜步。南事若办，彭城不待围；若其不捷，彭城亦非所须也。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。”畅曰：“去留之事，自适彼怀。若虏马遂得饮江，便为无复天道。先是童谣云：“虏马饮江水，佛狸死卯年。”故畅云然。畅音容雅丽，孝伯与左右皆叹息。孝伯亦辩贍，且去，谓畅曰：“长史深自爱，相去步武，恨不执手。”畅曰：“君善自爱，冀荡定有期，相见无远。君若得还宋期，今为相识之始”。

上起杨文德为辅国将军，引兵自汉中西入，摇动汧、陇。文德宗人杨高帅阴平、平武群氏拒之。文德击高，斩之，阴平、平武悉平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，不克，执送荆州；使文德从祖兄头戍葭芦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魏主攻彭城，不克。十二月，丙辰朔，引兵南下，使中书郎鲁秀出广陵，高凉王那出山阳，永昌王仁出横江，所过无不残灭，城邑皆望风奔溃。戊午，建康纂严。

己未，魏兵至淮上。

上使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。至盱眙，魏主已过淮。质使冗从仆射胡崇之、积弩将军臧澄之营东山，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，质营于城南。乙丑，魏燕王谭攻崇之等三营，皆败没，质案兵不敢救。澄之，焘之孙；熙祚，修之之兄子也。是夕，质军亦溃，质弃輜重器械，单将七百人赴城。

初，盱眙太守沈璞到官，王玄谟犹在滑台，江淮无警。璞以郡当冲要，乃缮城浚隍，积财谷，储矢石，为城守之备。僚属皆非之，朝廷亦以为过。及魏兵南向，守宰多弃城走。或劝璞宜还建康，璞曰：“虏若以城小不顾，夫复何惧！若肉薄来攻，此乃吾报国之秋，诸君封侯之日也，奈何去之！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？昆阳、合肥，前事之明验也。”众心稍定。璞收集得二千精兵，曰：“足矣！”及臧质向城，众谓璞曰：“虏若不攻城，则无所事众；若其攻城，则城中止可容见力耳。地狭人多，鲜不为患。且敌众我寡，人所共知，若以质众能退敌完城者，则全功不在我；若避罪归都，会资舟楫，必更相蹂践。正足为患，不若闭门勿受。”璞叹曰：“虏必不能登城，敢为诸君保之。舟楫之计，固已久息，虏之残害，古今未有，屠剥之苦，众所共见，其中幸者，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。彼虽乌合，宁不惮此邪！所谓‘同舟而济，胡、越一心’者

也。今兵多则虏退速，少则退缓。吾宁可欲专功而留虏乎！”乃开门纳质。质见城中丰实，大喜，众皆称万岁，因与璞共守。魏人之南寇也，不赍粮用，唯以抄掠为资。及过淮，民多窜匿，抄掠无所得，人马饥乏；闻盱眙有积粟，欲以为北归之资。既破崇之等，一攻城不拔，即留其将韩元兴以数千人守盱眙，自帅大众南向。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备。

庚午，魏主至瓜步，坏民庐舍，及伐苇为筏，声言欲渡江。建康震惧，民皆荷担而立。壬午，内外戒严，丹阳统内尽户发丁，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。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，游逻上接于湖，下至蔡洲，陈舰列营，周亘江滨。自采石至于暨阳，六七百里。太子劭出镇石头，总统水军，丹杨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，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，军事处置悉以委焉。

上登石头城，有忧色，谓江湛曰：“北伐之计，同议者少。今日士民劳怒，不得无惭。贻大夫之忧，予之过也。”又曰：“檀道济若在，岂使胡马至此？”上又登莫府山，观望形势，购魏主及王公首，许以封爵、金帛。又募人赍野葛酒置空村中，欲以毒魏人，竟不能伤。

魏主凿瓜步山为蟠道，于其上设氈屋。魏主不饮河南水，以橐驼负河北水自随。饷上橐驼、名马，并求和，请婚。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。魏主得黄甘，即啖之，并大进酃酒。左右有附耳语者，疑食中有毒。魏

主不应，举手指天，以其孙示奇曰：“吾远来至此，非欲为功名，实欲继好息民，永结姻援。宋若能以女妻此孙，我以女妻武陵王，自今匹马不复南顾。”

奇还，上召太子劭及群臣议之。众并谓宜许，江湛曰：“戎狄无亲，许之无益。”劭怒，谓湛曰：“今三王在厄，讎宜苟执异议！”声色甚厉。坐散，俱出，劭使班剑及左右排湛，湛几至僵仆。

劭又言于上曰：“北伐败辱，数州沦破，独有斩江湛、徐湛之可以谢天下。”上曰：“北伐自是我意，江、徐但不异耳。”由是太子与江、徐不平，魏亦竟不成婚。

卷第一百二十六

【宋纪八】起重光单阏，尽玄默执徐，凡二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下之上

元嘉二十八年（辛卯，公元四五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戌朔，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，班爵行赏有差。魏人缘江举火；太子石卫率尹弘言于上曰：“六夷如此，必走。”丁亥，魏掠居民、焚庐舍而去。

胡诞世之反也，江夏王义恭等奏彭城王义康数有怨言，摇动民听，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，请徙义康广州。上将徙义康，先遣使语之，义康曰：“人生会死，吾岂爱生！必为乱阶，虽远何益！请死于此，耻复屡迁。”竟未及往。魏师之瓜步，人情惶惧。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；太子劭及武陵王骏、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启宜早为之所；上乃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义康死。义康不肯服，曰：“佛教不许自杀；愿随宜处分。”使者以

被掩杀之。

江夏王义恭以碻礮不可守，召王玄谟还历城；魏人追击败之，遂取碻礮。

初，上闻魏将入寇，命广陵太守刘怀之逆烧城府、船乘，尽帅其民渡江。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其民入城，台送粮仗诣盱眙及滑台者，以路不通，皆留山阳；蓄陂水令满，须魏人至，决以灌之。魏人过山阳，不敢留，因攻盱眙。

魏主就臧质求酒，质封溲便与之；魏主怒，筑长围，一夕而合；运东山土石以填堑，作浮桥于君山，绝水陆道。魏主遗质书曰：“吾今所遣斗兵，尽非我国人，城东北是丁零与胡，南是氐、羌。设使丁零死，正可减常山、赵郡贼；胡死，减并州贼；氐、羌死，减关中贼。卿若杀之，无所不利。”质复书曰：“省示，具悉奸怀。尔自恃四足，屡犯边境。王玄谟退于东，申坦散于西，尔知其所以然邪？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？盖卯年未至，故以二军开饮江之路耳；冥期使然，非复人事。寡人受命相灭，期之白登，师行未远。尔自送死，岂容复令尔生全，飡有桑干哉！尔有幸得为乱兵所杀，不幸则生相锁缚，载以一驴，直送都市耳。我本图全，若天地无灵，力屈于尔，齏之，粉之，屠之，裂之，犹未足以谢本朝。尔智识及众力，岂能胜苻坚邪！今春雨已降，兵方四集，尔但安意攻城，勿遽走！粮食乏者可见语，当出廩相贻。

得所送剑刀，欲令我挥之尔身邪！”魏主大怒，作铁床，于其上施铁镢，曰：“破城得质，当坐之此上。”质又与魏众书曰：“尔语虏中诸士庶：佛狸见与书，相待如此。尔等正朔之民，何为自取糜灭，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！”并写台格以与之云：“斩佛狸首，封万户侯，赐布、绢各万匹。”

魏人以钩车钩城楼，城内系以驱絙，数百人唱呼引之，车不能退。既夜，缒桶悬卒出，截其钩，获之。明日，又以冲车攻城，城土坚密，每至，颓落不过数升。魏人乃肉薄登城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，杀伤万计，尸与城平。凡攻之三旬，不拔。会魏军中多疾疫，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，又敕彭城断其归路；二月，丙辰朔，魏主烧攻具退走。盱眙人欲追之，沈璞曰：“今兵不多，虽可固守，不可出战；但整舟楫，示若欲北渡者，以速其走，计不须实行也。”

臧质以璞城主，使之上露板，璞固辞，归功于质。上闻，益嘉之。

魏师过彭城，江夏王义恭震惧不敢击。或告“虏驱南口万馀，夕应宿安王陂，去城数十里，今追之，可悉得。”诸将皆请行，义恭禁不许。明日，驿使至，上敕义恭悉力急追。魏师已远，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。魏人先已闻之。尽杀所驱者而去。程天祚逃归。

魏人凡破南兖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杀掠不

可胜计，丁壮者即加斩截，婴儿贯于槊上，盘舞以为戏。所过郡县，赤地无馀，春燕归，巢于林木。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，国人皆尤之。

上每命将出师，常授以成律，交战日时，亦待中诏，是以将帅趑趄，莫敢自决。又江南白丁，轻进易退，此其所以败也。自是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矣。

癸酉，诏赈恤郡县民遭寇者，蠲其税调。

甲戌，降太尉义恭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戊寅，魏主济河。

辛巳，降镇军将军武陵王骏为北中郎将。

壬午，上如瓜步。是日，解严。

初，魏中书学生卢度世，玄之子也，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阳郑罍家。吏囚罍子，掠治之。罍戒其子曰：“君子杀身成仁，虽死不可言。”其子奉父命，吏以火爇其体，终不言而死。及魏主临江，上遣殿上将军黄延年使于魏，魏主问曰：“卢度世亡命，已应至彼。”延年曰：“都下不闻有度世也。”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没者。度世自出，魏主以为中书侍郎。度世为其弟娶郑罍妹以报德。

三月，乙酉，帝还宫。

己亥，魏主还平城，饮至告庙，以降民五万馀家分置近畿。

初，魏主过彭城，遣人语城中曰：“食尽且去，须

麦熟更来。”及期，江夏王义恭议欲芟麦翦苗，移民堡聚。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曰：“虏不能复来，既自可保；如其更至，此议亦不可立。百姓闭在内城，饥馑日久，方春之月，野采自资；一入堡聚，饿死立至，民知必死，何可制邪！虏若必来，芟麦无晚。”四坐默然，莫之敢对。长史张畅曰：“孝孙之议，实有可寻。”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武陵王骏之侧，进曰：“王录事议不可夺。别驾王子夏曰：“此论诚然。”畅敛板白骏曰：“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。”骏曰：“王别驾有何事邪？”畅曰：“芟麦移民，可谓大议，一方安危，事系于此。子夏亲为州端，曾无同异；及闻元嗣之言，则欢笑酬答。阿意左右，何以事君！”子夏、元嗣皆大惭，义恭之议遂寢。

初，鲁宗之奔魏，其子轨为魏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长社。常思南归，以昔杀刘康祖及徐湛之之父，故不敢来。轨卒，子爽袭父官爵。爽少有武干，与弟秀皆有宠于魏主，秀为中书郎。既而兄弟各有罪，魏主诘责之。爽、秀惧诛，从魏主自瓜步还，至湖陆，请曰：“奴与南有仇，每兵来，常恐祸及坟墓。乞共迎丧还葬平城。”魏主许之，爽至长社，杀魏戍兵数百人，帅部曲及愿从者千馀家奔汝南。夏，四月，爽遣秀诣寿阳，奉书于南平王铄以请降。上闻之，大喜，以爽为司州刺史，镇义阳；秀为颍川太守，馀弟侄并授官爵，赏赐甚厚。魏

人毁其坟墓。徐湛之以为庙算远图，特所奖纳，不敢苟申私怨，乞屏居田里；不许。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室近属，聚众号齐王。梁邹戍主崔勋之诣州，五月，乙酉，顺则乘虚袭据梁邹城。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，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。

壬寅，魏大赦。

己巳，以江夏王义恭领南兖州刺史，徙镇盱眙。增督十二州诸军事。

戊申，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徐湛之为仆射、护军将军。尚之以湛之国戚，任遇隆重，每事推之。诏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。尚之虽为令，而朝事悉归湛之。

六月，壬戌，魏改元正平。

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、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，多所增损，凡三百九十一条。

魏太子晃监国，颇信任左右，又营园田，收其利。高允谏曰：“天地无私，故能覆载，王者无私，故能容养。今殿下国之储贰，万方所则，而营立私田，畜养鸡犬，乃至酤贩市廛，与民争利；谤声流布，不可追掩。夫天下者，殿下之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何求而无，乃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之利乎！昔虢之将亡，神赐之土田，汉灵帝私立府藏，皆有颠覆之祸；前鉴若此，甚可畏也。武王爱国、邵、齐、华，所以王天下；殷纣受飞廉、恶

来，所以丧其国。今东宫俊义不少，顷来侍御左右者，恐非在朝之选。愿殿下斥去佞邪，亲近忠良，所在田园，分给贫下，贩卖之物，以时收散；如此，则休声日至，谤议可除矣。”不听。

太子为政精察，而中常侍宗爱，性险暴，多不法，太子恶之。给事中仇尼道盛、侍郎任平城有宠于太子，颇用事，皆与爱不协。爱恐为道盛等所纠，遂构告其罪，魏主怒，斩道盛等于都街，东宫官属多坐死，帝怒甚。戊辰，太子以忧卒。壬申，葬金陵，谥曰景穆。帝徐知太子无罪，甚悔之。

秋，七月，丁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青、冀二州刺史萧斌遣振武将军刘武之等击司马顺则、司马百年，皆斩之。癸亥，梁邹平。

萧斌、王玄谟皆坐退败免官。上问沈庆之曰：“斌欲斩玄谟而卿止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诸将奔退，莫不惧罪；自归而死，将至逃散，故止之。”

九月，癸巳，魏主还平城；冬，十月，庚申，复如阴山。

上遣使至魏，魏遣殿中将军郎法祐来修好。

己巳，魏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卒。

十二月，丁丑，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为高阳王；既而以皇孙世嫡，不当为藩王，乃止。时濬生四年，聪达过人，魏主爱之，常置左右。徙秦王翰为东平王，燕

王谭为临淮王，楚王建为广阳王，吴王余为南安王。

帝使沈庆之徙彭城流民数千家于瓜步，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数千家于姑孰。

帝以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。僧绰，昙首之子也，幼有大成之度，众皆以国器许之。好学，有思理，练悉朝典。尚帝女东阳献公主。在吏部，谙悉人物，举拔咸得其分。及为侍中，年二十九，沉深有局度，不以才能高人。帝颇以后事为念，以其年少，欲大相付托，朝政小大，皆与参焉。帝之始亲政事也，委任王华、王昙首、殷景仁、谢弘微、刘湛，次则范晔、沈演之、庾炳之，最后江湛、徐湛之、何瑀之及僧绰，凡十二人。

康和入朝于魏，魏主厚礼之。

元嘉二十九年（壬辰，公元四五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所得宋民五千馀家在中山者谋叛，州军讨诛之。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坐与叛者通谋。赐死。

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，中常侍宗爱惧诛，二月，甲寅，弑帝，尚书左仆射兰延、侍中和疋、薛提等秘不发丧。延、疋以皇孙濬冲幼，欲立长君，征秦王翰，置之密室；提以濬嫡皇孙，不可废。议久不决。宗爱知之，自以得罪于景穆太子，而素恶秦王翰，善南安王余，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禁中，矫称赫连皇后令召延等。延等以爱素贱，不以为疑，皆随入。爱先使宦者三十人持

兵伏于禁中，延等入，以次收缚，斩之；杀秦王翰于永巷而立余。大赦，改元承平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以爰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领中秘书，封冯翊王。庚午，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。

三月，辛卯，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，庙号世祖。

上闻魏世祖殂，更谋北伐，鲁爽等复劝之。上访于群臣，太子中庶子何偃以为：“淮、泗数州疮痍未复，不宜轻动。”上不从。偃，尚之之子也。

夏，五月，丙申，诏曰：“虐虏穷凶，著于自昔；未劳资斧，已伏天诛。拯溺荡秽，今其会也。可符骠骑、司空二府，各部分所统，东西应接。归义建绩者，随劳酬奖。”于是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等向碣碣，鲁爽、鲁秀、程天祚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、洛，雍州刺史臧质帅所领趣潼关。永，茂度之子也。沈庆之固谏北伐；上以其异议，不使行。

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言，以为：“河南阻饥，野无所掠；脱诸城固守，非旬月可拔。稽留大众，转输方劳；应机乘势，事存急速。今伪帅始死，兼逼暑时，国内猜扰，不暇远赴。愚谓宜长驱中山，据其关要。冀州以北，民人尚丰，兼麦已向熟，因资为易，向义之徒，必应响赴。若中州震动，黄河以南，自当消溃。臣请发青、冀七千兵，遣将领之，直入其心腹。若前驱克胜，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，使声实兼举，并建司牧，抚柔初

附，西拒太行，北塞军都，因事指麾，随宜加授，畏威欣宠，人百其怀。若能成功，清壹可待；若不克捷，不为大伤。并催促装束，伏听敕旨。”上意止存河南，亦不从。上又使员外散骑侍郎琅邪徐爰随军向碣碛，衔中旨授诸将方略，临时宣示。

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致仕，退居方山。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。既而诏书敦谕数四，六月，戊申朔，尚之复起视事。御史中丞袁涉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《真隐传》以嗤之。

秋，七月，张永等至碣碛，引兵围之。

壬辰，徙汝阳王浑为武昌王，淮阳王彧为湘东王。

初，潘淑妃生始兴王濬。元皇后性妒，以淑妃有宠于上，恚恨而殁，淑妃专总内政。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濬。濬惧为将来之祸，乃曲意事劭，劭更与之善。

吴兴巫严道育，自言能辟谷服食，役使鬼物；因东阳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。道育谓主曰：“神将有符赐主。”主夜卧，见流光若萤，飞入书笥，开视，得二青珠；由是主与劭、濬皆信惑之。劭、濬并多过失，数为上所诘责；使道育诉请，欲令过不上闻。道育曰：“我已为上天陈请，必不泄露。”劭等敬事之，号曰：“天师”。其后遂与道育、鸚鵡及东阳主奴陈天与、黄门陈庆国共为巫蛊，琢玉为上形像，埋于含章殿前；劭补天与为队主。

东阳主卒，鸚鵡应出嫁，劭、濬虑语泄，濬府佐吴兴沈怀远；素为濬所厚，以鸚鵡嫁之为妾。

上闻天与领队，以让劭曰：“汝所用队主副，并是奴邪？”劭惧，以书告濬。濬复书曰：“彼人若所为不已，正可促其馀命，或是大庆之渐耳。”劭、濬相与往来书疏，常谓上为“彼人”，或曰：“其人”，谓江夏王义恭为“佞人”。

鸚鵡先与天与私通，既适怀远，恐事泄，白劭使密杀之。陈庆国惧，曰：“巫蛊事，唯我与天与宣传往来。今天与死，我其危哉！”乃具以其事白上。上大惊，即遣收鸚鵡；封籍其家，得劭、濬书数百纸，皆咒诅巫蛊之言；又得所埋玉人，命有司穷治其事。道育亡命，捕之不获。

先是，濬自扬州刺史出镇京口，及庐陵王绍以疾解扬州，意谓己必复得之。既而上用南谯王义宣，濬殊不乐，乃求镇江陵；上许之。濬入朝，遣还京口，为行留处分，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。上惋叹弥日，谓潘淑妃曰：“太子图富贵，更是一理，虎头复如此，非复思虑所及。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！”遣中使切责劭、濬，劭、濬惶惧无辞，惟陈谢而已。上虽怒甚，犹未忍罪也。

诸军攻碣磔，治三攻道：张永等当东道，济南太守申坦等当西道，扬武司马崔训当南道。攻之累旬，不拔。八月，辛亥夜，魏人自地道潜出，烧崔训营及攻具；癸

丑夜，又烧东围及攻具；寻复毁崔训攻道。张永夜撤围退军，不告诸将，士卒惊扰；魏人乘之，死伤涂地。萧思话自往，增兵力攻旬馀，不拔。是时，青、徐不稔，军食乏。丁卯，思话命诸军皆退屯历城，斩崔训，系张永、申坦于狱。

鲁爽至长社，魏戍主秃髡幡弃城走。臧质顿兵近郊，不以时发，独遣冠军司马柳元景帅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向潼关，元景等进据洪关。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汪与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，将兵向长安。道成，承之之子也。魏冠军将军封礼自洹津南渡，赴弘农。九月，司空高平公儿乌干屯潼关，平南将军黎公辽屯河内。

吐谷浑王慕利延卒，树洛干之子拾寅立，始居伏罗川；遣使来请命，亦请命于魏。丁亥，以拾寅为安西将军、西秦、河、沙三州刺史、河南王；魏以拾寅为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平王。

庚寅，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战于大索，破之，进攻虎牢。闻碣碛败退，与柳元景皆引兵还。萧道成、马汪等闻魏救兵将至，还趣仇池。己丑，诏解萧思话徐州，更领冀州刺史，镇历城。

上以诸将屡出无功，不可专责张永等，赐思话诏曰：“虜既乘利，方向盛冬，若脱敢送死，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。言及增愤！可以示张永、申坦。”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：“早知诸将辈如此，恨不以白刃驱之。今者

悔何所及！”义恭寻奏免思话官，从之。

魏南安隐王余自以违次而立，厚赐群下，欲以收众心；旬月之间，府藏虚竭。又好酣饮及声乐、畋猎，不恤政事。宗爱为宰相，录三省，总宿卫，坐召公卿，专恣日甚。余患之，谋夺其权；爱愤怒。冬，十月，丙午朔，余夜祭东庙，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，而秘之，唯羽林郎中代人刘尼知之。尼劝爱立皇孙濬，爱惊曰：“君大痴人！皇孙若立，岂忘正平时事乎！”尼曰：“若尔，今当立谁？”爱曰：“待还宫，当择诸王贤者立之。”

尼恐爱为变，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。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，乃与南部尚书陆丽谋曰：“宗爱既立南安，还复杀之。今又不立皇孙，将不利于社稷。”遂与丽定谋，共立皇孙。丽，俟之子也。戊申，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宫禁，使尼、丽迎皇孙于苑中。丽抱皇孙于马上，入平城，贺、渴侯开门纳之。尼驰还东庙，大呼曰：“宗爱弑南安王，大逆不道，皇孙已登大位，有诏，宿卫之士皆还宫！”众咸呼万岁。遂执宗爱、贾周等，勒兵而入，奉皇孙即皇帝位。登永安殿，大赦，改元兴安。杀爱、周，皆具五刑，夷三族。

西阳五水群蛮反，自淮、汝至于江、沔，咸被其患。诏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督江、豫、荆、雍四州兵讨之。

魏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、

录尚书事，长孙渴侯为尚书令，加仪同三司。十一月，寿乐、渴侯坐争权，并赐死。

癸未，魏广阳简王建、临淮宣王谭皆卒。

甲申，魏主母阎氏卒。

魏南安王余之立也，以古弼为司徒，张黎为太尉。及高宗立，弼、黎议不合旨，黜为外都大官；坐有怨言，且家人告其为巫蛊，皆被诛。

壬寅，庐陵昭王绍卒。

魏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，皇妣阎氏为恭皇后，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。

陇西屠各王景文叛魏，署置王侯；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、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众讨平之，徙其党三千馀家于赵、魏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魏葬恭皇后于金陵。

魏世祖晚年，佛禁稍弛，民间往往有私习者。及高宗即位，群臣多请复之。乙卯，诏州郡县众居之所，各听建佛图一区；民欲为沙门者，听出家。大州五十人，小州四十人。于是向所毁佛图，率皆修复。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，以师贤为道人统。

丁巳，魏以乐陵王击悛为太尉，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，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。丽以迎立之功，受心膺之寄，朝臣无出其右者，赐爵平原王。丽辞曰：“陛下，国之正统，当承基绪；效顺奉迎，臣子常职，不敢愆天

之功以干大赏。”再三不受，魏主不许。丽曰：“臣父奉事先朝，忠勤著效。今年逼桑榆，愿以臣爵授之。”帝曰：“朕为天下主，岂不能使卿父子为二王邪！”戊午，进其父建业公俟爵为东平王。又命丽妻为妃，复其子孙。丽力辞不受，帝益嘉之。

以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，西平公源贺为征北将军，并进爵为王。帝班赐群臣，谓源贺曰：“卿任意取之。”贺辞曰：“南北未宾，府库不可虚也。”固与之，乃取戎马一匹。

高宗之立也，高允预其谋，陆丽等皆受重赏，而不及允，允终身不言。甲子，周怵坐事赐死。时魏法深峻，源贺奏：“谋反之家，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预谋者，宜免死没官。”从之。

江夏王义恭还朝。辛未，以义恭为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录尚书如故。

初，魏入中原，用《景初历》，世祖克沮渠氏，得赵匡女《玄始历》，时人以为密，是岁，始行之。

卷第一百二十七

【宋纪九】昭阳大荒落，一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下之下

元嘉三十年（癸巳，公元四五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，以南谯王义宣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。萧道成等帅氐、羌攻魏武都，魏高平镇将苟莫于将突骑二千救之。道成等引还南郑。

壬午，以征北将军始兴王濬为荆州刺史。帝怒未解，故濬久留京口；既除荆州，乃听入朝。

戊子，诏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诸军讨西阳蛮，军于五洲。

严道育之亡命也，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。道育变服为尼，匿于东宫，又随始兴王濬至京口。或出止民张许家。濬入朝，复载还东宫，欲与俱往江陵。丁巳，上临轩，濬入受拜。是日，有告道育在张许家者，上遣掩

捕，得其二婢，云道育随征北还都。上谓濬与太子劼已斥遣道育，而闻其犹与往来，惆怅惋骇，乃命京口送二婢，须至检覆，乃治劼、濬之罪。潘淑妃抱濬泣曰：“汝前祝诅事发，犹冀能刻意思愆；何意更藏严道育！上怒甚，我叩头乞恩不能解，今何用生为！可送药来，当先自取尽，不忍见汝祸败也。”濬奋衣起曰：“天下事寻自当判，愿小宽虑，必不上累！”

己未，魏京兆王杜元宝坐谋反诛；建宁王崇及其子济南王丽皆为元宝所引，赐死。

帝欲废太子劼，赐始兴王濬死，先与侍中王僧绰谋之；使僧绰寻汉魏以来废太子、诸王典故，送尚书仆射徐湛之及吏部尚书江湛。

武陵王骏素无宠，故屡出外藩，不得留建康；南平王铄、建平王宏皆为帝所爱。铄妃，江湛之妹；随王诞妃，徐湛之之女也。湛劝帝立铄，湛之意欲立诞。僧绰曰：“建立之事，仰由圣怀。臣谓唯宜速断，不可稽缓。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’愿以义割恩，略小不忍；不尔，便应坦怀如初，无烦疑论。事机虽密，易致宣广，不可使难生虎表，取笑千载。”帝曰：“卿可谓能断大事。然此事至重，不可不殷勤三思。且彭城始亡。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。”僧绰曰：“臣恐千载之后，言陛下唯能裁弟，不能裁儿。”帝默然。江湛同侍坐，出阁，谓僧绰曰：“卿向言将不太伤切直！”僧绰曰：“弟

亦恨君不直 ！”

铄自寿阳入朝，既至，失旨。帝欲立宏，嫌其非次，是以议久不决。每夜与湛之屏人语，或连日累夕。常使湛之自秉烛，绕壁检行，虑有窃听者。帝以其谋告潘淑妃，淑妃以告濬，濬驰报劭。劭乃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斋帅张超之等谋为逆。

初，帝以宗室强盛，虑有内难，特加东宫兵，使与羽林相若，至有实甲万人。劭性黠而刚猛，帝深倚之。及将作乱，每夜飡将士，或亲自行酒。王僧绰密以启闻，会严道育婢将至，癸亥夜，劭诈为帝诏云：“鲁秀谋反，汝可平明守阙，帅众入。”因使张超之等集素所畜养兵士二千余人，皆被甲；召内外幢队主副，豫加部勒，云有所讨。夜，呼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、左卫率袁叔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宫。劭流涕谓曰：“主上信谗，将见罪废。内省无过，不能受枉。明旦当行大事，望相与戮力。”因起，遍拜之。众惊愕，莫能对。久之，淑、斌皆曰：“自古无此，愿加善思！”劭怒，变色。斌惧，与众俱曰：“当竭身奉命。”淑叱之曰：“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？殿下幼尝患风，或是疾动耳。”劭愈怒，因眄淑曰：“事当克不？”淑曰：“居不疑之地，何患不克！但恐既克之后，不为天地所容，大祸亦旋至耳。假有此谋，犹将可息。”左右引淑出，曰：“此何事，而云可罢乎！”淑还省，绕床行，至四

更乃寝。

甲子，宫门未开，劭以朱衣加戎服上，乘画轮车，与萧斌同载，卫从如常入朝之仪。呼袁淑甚急，淑眠不起，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。淑徐起，至车后；劭使登车，又辞不上，劭命左右杀之。守门开，从万春门入。旧制，东宫队不得入城。劭以伪诏示门卫曰：“受敕，有所收讨。”令后队速来。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，拔刀径上合殿。帝其夜与徐湛之屏人语至旦，烛犹未灭，门阶户席直卫兵尚寝未起。帝见超之入，举几捍之，五指皆落，遂弑之。湛之惊起，趣北户，未及开，兵人杀之。劭进至合殿中阁，闻帝已殂，出坐东堂，萧斌执刀侍直，呼中书舍人顾嘏，嘏震惧，不时出，既至，问曰：“欲共见废，何不早启？”嘏未及答，即于前斩之。江湛直上省，闻喧噪声，叹曰：“不用王僧绰言，以至于此！”乃匿傍小屋中，劭遣兵就杀之。宿卫旧将罗训、徐罕皆望风屈附。左细仗主、广威将军吴兴卜天与不暇被甲，执刀持弓，疾呼左右出战。徐罕曰：“殿下入，汝欲何为！”天与骂曰：“殿下常来，云何于今乃作此语！只汝是贼！”手射劭于东堂。几中之。劭党击之，断臂而死。队将张泓之、朱道钦、陈满与天与俱战死。左卫将军尹弘惶怖通启，求受处分。劭使人从东阁入，杀潘淑妃及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，急召始兴王使帅众屯中堂。

濬时在西州，府舍人朱法瑜告濬曰：“台内喧闹，宫门皆闭，道上传太子反，未测祸变所至。”濬惊曰：“今当奈何？”法瑜劝入据石头。濬未得劲信，不知事之济不，骚扰不知所为。将军王庆曰：“今宫内有变，未知主上安危，凡在臣子，当投袂赴难；凭城自守，非臣节也。”濬不听，乃从南门出，径向石头，文武从者千余人。时南平王铄戍石头，兵士亦千余人。俄而劲遣张超之驰马召濬，濬屏人问状，即戎服乘马而去。朱法瑜固止濬，濬不从；出中门，王庆又谏曰：“太子反逆，天下怨愤。明公但当坚闭城门，坐食积粟，不过三日，凶党自离。公情事如此，今岂宜去！”濬曰：“皇太子令，敢有复言者斩！”既入，见劲，劲谓濬曰：“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。”濬曰：“此是下情由来所愿。”

劲诈以太祖诏召大将军义恭、尚书令何尚之入，拘于内；并召百官，至者才数十人。劲遽即位；下诏曰：“徐湛之、江湛弑逆无状，吾勒兵入殿，已无所及，号惋崩衄，肝心破裂。今罪人斯得，元凶克殄，可大赦，改元太初。”

即位毕，亟称疾还永福省，不敢临丧；以白刃自守，夜则列灯以防左右。以萧斌为尚书仆射、领军将军，以何尚之为司空，前右卫率檀和之戍石头，征虏将军营道侯义綦镇京口。义綦，义庆之弟也。乙丑，悉收先给诸处兵还武库，杀江、徐亲党尚书左丞荀赤松、右丞臧凝

之等。凝之。焘之孙也。以殷仲素为黄门侍郎，王正见为左军将军，张超之、陈叔儿等皆拜官、赏赐有差。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，劭谓秀曰：“徐湛之常欲相危，我已为卿除之矣。”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。劭不知王僧绰之谋，以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。

武陵王骏屯五洲，沈庆之自巴水来，咨受军略。三月，乙亥，典签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，具言太子杀逆，骏使元嗣以告僚佐。沈庆之密谓腹心曰：“萧斌妇人，其馀将帅，皆易与耳。东宫同恶，不过三十人；此外屈逼，必不为用。今辅顺讨逆，不忧不济也。”

壬午，魏尊保太后为皇太后，追赠祖考，官爵兄弟，皆如外戚。

太子劭分浙江五郡为会州，省扬州，立司隶校尉，以其妃父殷冲为司隶校尉。冲，融之曾孙也。以大将军义恭为太保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太尉，始兴王濬为骠骑将军，雍州刺史臧质为丹阳尹，会稽太守随王诞为会州刺史。

劭料检文帝巾箱及江湛家书疏，得王僧绰所启飨士并前代故事，甲申，收僧绰，杀之。僧绰弟僧虔为司徒左西属，所亲咸劝之逃，僧虔泣曰：“吾兄奉国以忠贞，抚我以慈爱，今日之事，苦不见及耳；若得同归九泉，犹羽化也。”劭因诬北第诸王侯，云与僧绰谋反，杀长

沙悼王瑾、瑾弟临川哀王焯、桂阳孝侯凯、新渝怀侯玠，皆劭素所恶也。瑾义欣之子；义华，义庆之子；玠，义庆之弟子也。

劭密与沈庆之手书，令杀武陵王骏。庆之求见王，王惧，辞以疾。庆之突入，以劭书示王，王泣求入内与母诀，庆之曰：“下官受先帝厚恩，今日之事，唯力是视；殿下何见疑之深！”王起再拜曰：“家国安危，皆在将军。”庆之即命内外勒兵。府主簿颜竣曰：“今四方未知义师之举，劭据有天府，若首尾不相应，此危道也。宜待诸镇协谋，然后举事。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今举大事，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，何得不败！宜斩以徇众！”王令竣拜谢庆之，庆之曰：“君但当知笔札事耳！”于是专委庆之处分。旬日之间，内外整办，人以为神兵。竣，延之之子也。

庚寅，武陵王戒严誓众。以沈庆之领府司马；襄阳太守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慝为咨议参军，领中兵；江夏内史朱修之行平东将军；记室参军颜设为咨议参军，领录事，兼总内外；以咨议参军刘延孙为长史、寻阳太守，行留府事。延孙，道产之子也。

南谯王义宣及臧质皆不受劭命，与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以应骏。质、爽俱诣江陵见义宣，且遣使劝进于王。辛卯，臧质子敦等在建康者闻质举兵，皆逃亡。劭欲相慰悦，下诏曰：“臧质，国戚勋臣，方赞翼京辇，而子

弟波进，良可怪叹。可遣宣警令还，咸复本位。”劭寻录得敦，使大将军义恭行训杖三十，厚给赐之。

癸巳，劭葬太祖于长宁陵，谥曰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

乙未，武陵王发西阳；丁酉，至寻阳。庚子，王命颜竣移檄四方，使共讨劭。州郡承檄，翕然响应。南谯王义宣遣臧质引兵诣寻阳，与骏同下，留鲁爽于江陵。

劭以兖、冀二州刺史萧思话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起张永为青州刺史。思话自历城引部曲还平城，起兵以应寻阳；建武将军垣护之在历城，亦帅所领赴之。南谯王义宣版张永为冀州刺史。永遣司马崔勋之等将兵赴义宣。义宣虑萧思话与永不释前憾，自为书与思话，使长史张畅为书与永，劝使相与坦怀。

随王诞将受劭命，参军事沈正说司马顾琛曰：“国家此祸，开辟未闻。今以江东骁锐之众，唱大义于天下，其谁不响应！岂可使殿下北面凶逆，受其伪宠乎！”琛曰：“江东忘战日久，虽逆顺不同，然强弱亦异，当须四方有义举者，然后应之，不为晚也。”正曰：“天下未尝有无父无君之国，宁可自安仇耻而责义于馀方乎！今正以弑逆冤丑，义不同天，举兵之日，岂求必全邪！冯衍有言：‘大汉之贵臣，将不如荆、齐之贱士乎！’况殿下义兼臣子，事实国家者哉！”琛乃与正共入说诞，诞从之。正，田子之兄子也。

劭自谓素习武事，语朝士曰：“卿等但助我理文

书，勿措意戎旅；若有寇难，吾自当之，但恐贼虏不敢动耳。”及闻四方兵起，始忧惧，戒严，悉召下番将吏，迁淮南岸居民于北岸，尽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，移江夏王义恭处尚书下舍，分义恭诸子处侍中下省。

夏，四月，癸卯朔，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军发湓口，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以荆州之众继之。丁未，武陵王发寻阳，沈庆之总中军以从。

劭立妃殷氏为皇后。

庚戌，武陵王檄书至建康，劭以示太常颜延之曰：“彼谁笔也？”延之曰：“竣之笔也。”劭曰：“言辞何至于是！”延之曰：“竣尚不顾老臣，安能顾陛下！”劭怒稍解。悉拘武陵王子于侍中下省，南谯王义宣子于太仓空舍。劭欲尽杀三镇士民家口，江夏王义恭、何尚之皆曰：“凡举大事者不顾家；且多是驱逼，今忽诛其室累，正足坚彼意耳。”劭以为然，乃下书一无所问。

劭疑朝廷旧臣皆不为己用，乃厚抚鲁秀及右军参军王罗汉，悉以军事委之；以萧斌为谋主，殷冲掌文符。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，不尔则保据梁山。江夏王义恭以南军仓猝，船舫陋小，不利水战，乃进策曰：“贼骏小年未习军旅，远来疲弊，宜以逸待之。今远出梁山，则京都空弱，东军乘虚，或能为患。若分力两赴，则兵散势离。不如养锐待期，坐而观衅。割弃南岸，栅断石头，此先朝旧法，不忧贼不破也。”劭善之。斌厉色曰

：“南中郎二十年少，能建如此大事，岂复可量！三方同恶，势据上流；沈庆之甚练军事，柳元景、宗悫屡尝立功。形势如此，实非小敌。唯宜及人情未离，尚可决力一战；端坐台城，何由得久！今主，咸无战意，岂非天也！”邵不听。或劝劭保石头城，劭曰：“昔人所以固石头城者，俟诸侯勤王耳。我若守此，谁当见救！唯应力战决之；不然，不克。”日日自出行军，慰劳将士，亲督都水治船舰。壬子，焚淮南岸室屋、淮内船舫，悉驱民家渡水北。

立子伟之为皇太子。以始兴王濬妃父褚湛之为丹阳尹。湛之，裕之之兄子也。濬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、录尚书六条事，加南平王铄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为江州刺史。太尉司马宠秀之自石头先众南奔，人情由是大震。以营道侯义綦为湘州刺史，檀和之为雍州刺史。

癸丑，武陵王军于鹊头。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檄，未知所从。客说之曰：“方今衅逆滔天，古今未有。为君计，莫若承义师之檄，移告傍郡。苟在有心，谁不响应！此上策也。如其不能，可躬帅向义之徒，详择水陆之便，致身南归，亦其次也。”僧达乃自侯道南奔，逢武陵王于鹊头。王即以为长史。僧达，弘之子也。王初发寻阳，沈庆之谓人曰：“王僧达必来赴义。”人问其故，庆之曰：“吾见其在先帝前议论开张，执意明决；

以此言之，其至必也。”

柳元景以舟舰不坚，惮于水战，乃倍道兼行，丙辰，至江宁步上，使薛安帅铁骑曜兵于淮上，移书朝士，为陈逆顺。

劭加吴兴太守汝南周峤冠军将军。随王诞檄亦至，峤素恇怯，回惑不知所从；府司马丘珍孙杀之，举郡应诞。

戊午，武陵王至南洲，降者相属；乙未，军于溧洲。王自发寻阳，有疾，不能见将佐，唯颜竣出入卧内，拥王于膝，亲视起居。疾屡危笃，不任咨禀，竣皆专决。军政之外，间以文教书檄，应接遐迩，昏晓临哭，若出一人。如是累旬，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。

癸亥，柳元景潜至新亭，依山为垒。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，元景曰：“不然。理顺难恃，同恶相济，轻进无防，实启寇心。”

元景营未立，劭龙骧将军詹叔儿觚知之，劝劭出战，劭不许。甲子，劭使萧斌统步军，褚湛之统水军，与鲁秀、王罗汉、刘简之等精兵合万人，攻新亭垒，劭自登朱雀门督战。元景宿令军中曰：“鼓繁气易衰，叫数力易竭；但衔枚疾战，一听吾鼓声。”劭将士怀劭重赏，皆殊死战。元景水陆受敌，意气弥强，麾下勇士，悉遣出斗，左右唯留数人宣传。劭兵势垂克，鲁秀击退鼓，劭众遽止。元景乃开垒鼓噪以乘之，劭众大溃，坠淮死

者甚多。劭更帅馀众，自来攻垒，元景复大破之，所杀伤过于前战，士卒争赴死马涧，涧为之溢；劭手斩退者，不能禁。刘简之死，萧斌被创，劭仅以身免，走还宫。鲁秀、褚湛之、檀和之皆南奔。

丙寅，武陵王至江宁。丁卯，江夏王义恭单骑南奔；劭杀义恭十二子。

劭、濬忧迫无计，以辇迎蒋侯神像置宫中，稽颡乞恩，拜为大司马，封钟山王；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。以濬为南徐州刺史，与南平王铄并录尚书事。

戊辰，武陵王军于新亭，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。散骑侍郎徐爱在殿中诳劭，云自追义恭，遂归武陵王。时王军府草创，不晓朝章；爱素所谙练。乃以爱兼太常丞，撰即位仪注。乙巳，王即皇帝位，大赦。文武赐爵一等，从军者二等。改谥大行皇帝曰文，庙号太祖。以大将军义恭为太尉、录尚书六条事、南徐州刺史。是日，劭亦临轩拜太子伟之，大赦，唯刘骏、义恭、义宣、诞不在原例。庚子，以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、丞相、录尚书六条事、扬州刺史，随王诞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臧质为东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沈庆之为领军将军，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。壬申，以王僧达为右仆射，柳元景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宗慆为右卫将军，张畅为吏部尚书，刘延孙、颜竣并为侍中。

五月，癸酉朔，臧质以雍州兵二万至新亭。豫州刺

史刘遵考遣其将夏侯献之帅步骑五千军于瓜步。

先是，世祖遣宁朔将军顾彬之将兵东入，受随王诞节度。诞遣参军刘季之将兵与彬之俱向建康，诞自顿西陵，为之后继。劭遣殿中将军燕钦等拒之，相遇于曲阿奔牛塘，钦等大败。劭于是缘淮树栅以自守，又决破岗、方山埭以绝东军。时男丁既尽，召妇女供役。

甲戌，鲁秀等募勇士攻大航，克之。王罗汉闻官军已渡，即放仗降，缘渚幢队以次奔散，器仗鼓盖充塞路衢。是夜，劭闭守六门，于门内凿堑立栅；城中沸乱，丹阳尹尹弘等文武将吏争逾城出降。劭烧辇及充冕服于宫庭。萧斌宣令所统，皆使解甲，自石头戴白幡来降；诏斩斌于军门。濬劝劭载宝货逃入海，劭以人情离散，不果行。

乙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，丙子，诸军克台城，各由诸门入会于殿庭，获王正见，斩之。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。为军士所杀，剖肠割心，诸将啗其肉，生啖之。建平等七王号哭俱出。劭穿西垣，入武库井中，队副高禽执之。劭曰：“天子何在？”禽曰：“近在新亭。”至殿前，臧质见之恸哭，劭曰：“天地所不覆载，丈人何为见器？”又谓质曰：“可得为启乞远徙不？”质曰：“主上近在航南，自当有处分。”缚劭于马上，防送军门。时不见传国玺，以问劭，劭曰：“在严道育处。”就取，得之。斩劭及四子于牙下。濬帅左右数十

人挟南平王铄南走，遇江夏王义恭于越城。濬下马曰：“南中郎今何所作？”义恭曰：“上已君临万国。”又曰：“虎头来得无晚乎？”义恭曰：“殊当恨晚。”又曰：“故当不死邪？”义恭曰：“可诣行阙请罪。”又曰：“未审犹疑赐一职自效不？”义恭又曰：“此未可量。”勒与俱归，于道斩之，及其三子。劭、濬父子首并梟于大航，暴尸于市。劭妃殷氏及劭、濬诸女、妾媵，皆赐死于狱。污潏劭所居斋。殷氏且死，谓狱丞江恪曰：“汝家骨肉相残，何以枉杀无罪人？”恪曰：“受拜皇后，非罪而何？”殷氏曰：“此权时耳，当以鸚鵡为后。”褚湛之之南奔也，濬即与褚妃离绝，故免于诛。严道育、王鸚鵡并都街鞭杀，焚尸，扬灰于江。殷冲、尹弘、王罗汉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诛。

庚辰，解严，辛巳，帝如东府，百官请罪，诏释之。甲申，尊帝母路淑媛为皇太后。太后，丹阳人也。乙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后父偃，导之玄孙也。戊子，以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辛卯，追赠袁淑为太尉，谥忠宪公；徐湛之为司空，谥忠烈公；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忠简公；王僧绰为金紫光禄大夫，谥简侯。壬辰，以太尉义恭为扬、南徐二州刺史，进位太傅，领大司马。

初，劭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、领尚书令，子征北长史偃为侍中，父子并居权要。及劭败，尚之左右皆散，自洗黄阁。殷冲等既诛，人为之寒心。帝以尚之、偃素

有令誉，且居劬朝用智将迎，时有全脱，故特免之，复以尚之为尚书令，偃为大司马长史，任遇无改。

甲午，帝谒初宁、长宁陵。追赠卜天与益州刺史，谥壮侯，与袁叔等四家，长给禀禄。张泓之等各赠郡守。戊戌，以南平王铄为司空，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，萧思话为中书令、丹阳尹。六月，丙午，帝还宫。

初，帝之讨西阳蛮也，臧质使柳元景将兵会之。及质起兵，欲奉南谯王义宣为主，潜使元景帅所领西还，元景即以质书呈帝，语其信曰：“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。方应伐逆，不容西还。”质以此恨之。及元景为雍州，质虑其为荆、江后患，建议元景当为爪牙，不宜远出。帝重违其言，戊申，以元景为护军将军，领石头戍事。

己酉，以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。庚戌，以卫军司马徐遗宝为兖州刺史。

庚申，诏有司论功行赏，封颜竣等为公、侯。

辛未，徙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，随王诞为竟陵王，立义宣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。

闰月，壬申，以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，镇盱眙。癸酉，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。

乙亥，魏太皇太后赫连氏殂。

丞相义宣固辞内任及子恺王爵。甲午，更以义宣为荆、湘二州刺史，恺为宜阳县王，将佐以下并加赏秩。

以竟陵王诞为扬州刺史。

秋，七月，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甲寅，诏求直言。辛酉，诏省细作并尚方雕文涂饰；贵戚竞利，悉皆禁绝。

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，以为：“毒之在体，必割其缓处。历下、泗间，不足戍守。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，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。今空守孤城，徒费财役。使虏但发轻骑三千，更互出入，春来犯麦，秋至侵禾，水陆漕输，居然复绝；于贼不劳而边已困，不至二年，卒散民尽，可蹠足而待也。今人知不以羊追狼、蟹捕鼠，而令重车弱卒与肥与悍胡相逐，其不能济固宜矣。又，三年之丧，天下之达丧；汉氏节其臣则可矣，薄其子则乱也。凡法有变于古而刻于情，则莫能顺焉；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，必遽而奉之。今陛下以大孝始基，宜反斯谬。又，举天下以奉一君，何患不给？一体炫金，不及百两，一岁美衣，不过数袭；而必收宝连犊，集服累笥，目岂常视，身未时亲，是犊带宝、笥著衣也，何糜蠹之剧，惑鄙之甚邪！且细作始并，以为俭节；而市造华怪，即传于民。如此，则迁也，非罢也。凡闕庶民，制度日侈，见车马不辩贵贱，视冠服不知尊卑。尚方今造一物，小民明已睥睨；宫中朝制一衣，庶家晚已裁学。侈丽之源，实先宫闈。又，设官者宜官称事立，人称官置。王侯识未堪务，不应强仕。且帝子未官，人谁谓贱？但宜详置宾友，茂择正人，亦何必列长史、参军、别架从事，

然后为贵哉！又，俗好以毁沈人，不知察其所以致毁；以誉进人，不知测其所以致誉。毁徒皆鄙，则宜擢其毁者；誉党悉庸，则宜退其誉者。如此，则毁誉不妄，善恶分矣。凡无世不有言事，无时不有下令。然升平不至，昏危相继，何哉？设令之本非实故也。”书奏，忤旨，自解去职。朗，峤之弟也。

侍中谢庄上言：“诏云：‘贵戚竞利，悉皆禁绝。’此实允惬民听。若有犯违，则应依制裁纠；若废法申恩，便为明诏既下而声实乘爽也。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，尤不宜与民争利。不审可得在此诏不？”庄，弘微之子也。

上多变易太祖之制，郡县以三周为满，宋之善政，于是乎衰。

乙丑，魏濮阳王闾若文、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皆坐谋叛，仁赐死于长安，若文伏诛。

南平穆王铄素负才能，意当轻上；又为太子劼所任，出降最晚。上潜使人毒之，己巳，铄卒，赠司徒，以商臣之谥谥之。

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。简，斌之弟也。诏新南海太守南昌邓琬、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之。法系，庆之之从弟也。简诳其众曰：“台军是贼劼所遣。”众信之，为之固守。琬先至，止为一攻道；法系至，曰：“宜四面并攻；若守一道，何时可拔！”琬不从。法系曰：“更

相申五十日。”日尽又不克，乃从之。八道俱攻，一日即破之。九月，丁卯，斩简，广州平。法系封府库付琬而还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丙午，以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。

辛酉，魏主如信都、中山。

十二月，癸未，以将置东宫，省太子率更令等官，中庶子等各减旧员之半。

甲午，魏主还平城。

卷第一百二十八

【宋纪十】起阍逢敦牂，尽著雍阍茂，凡五年。

世祖孝武皇帝上

孝建元年（甲午，公元四五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朔，上祀南郊，改元，大赦。甲辰，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、护军将军，以左卫将军颜竣为吏部尚书、领骁骑将军。

壬戌，更铸孝建四铢钱。

乙丑，魏以侍中伊馘为司空。

丙子，立皇子子业为太子。

初，江州刺史臧质，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；太子劭之乱，质潜有异图，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庸暗易制，欲外相推奉，因而覆之。质于义宣为内兄，既至江陵，即称名拜义宣。义宣惊愕问故，质曰：“事中宜然。”时义宣已奉帝为主，故其计不行。及至新亭，又拜江夏

王义恭，曰：“天下屯危，礼异常日。”

劭既诛，义宣与质功皆第一，由是骄恣，事多专行，凡所求欲，无不必从。义宣在荆州十年，财富兵强；朝廷所下制度，意有不同，一不遵承。质自建康之江州，舫千馀乘，部伍前后百馀里。帝方自揽威权，而质以少主遇之，政刑庆赏，一不咨禀。擅用溢口、钩圻米，台符屡加检诘，渐致猜惧。

帝淫义宣诸女，义宣由是恨怒。质乃遣密信说义宣，以为：“负不赏之功，挟震主之威，自古能全者有几？今万物系心于公，声迹已著；见几不作，将为它人所先。若命徐遗宝、鲁爽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，质帅九江楼船为公前驱，已为得天下之半。公以八州之众，徐进而临之，虽韩、白更生，不能为建康计矣。且少主失德，闻于道路；沈、柳诸将，亦我之故人，谁肯为少主尽力者？夫不可留者年也，不可失者时也。质常恐溘先朝露，不得展其旅力，为公扫除，于时悔之何及。”义宣腹心将佐咨议参军蔡超、司马竺超民等咸有富贵之望，欲倚质威名以成其业，共劝义宣从其计。质女为义宣子采之妇。义宣谓质无复异同，遂许之。超民，夔之子也。臧敦时为黄门侍郎，帝使敦至义宣所，道经寻阳，质更令敦说诱义宣，义宣意遂定。”

豫州刺史鲁爽有勇力，义宣、质素与之相结。义宣密使人报爽及兖州刺史徐遗宝，期以今秋同举兵。使者

至寿阳，爽方饮醉，失义宣指，即日举兵。爽弟瑜在建康，闻之，逃叛。爽使其众戴黄标，窃造法服，登坛，自号建平元年；疑长史韦处穆、中兵参军杨元驹、治中庾腾之不与己同，皆杀之。遗宝亦勒兵向彭城。

二月，义宣闻爽已反，狼狈举兵。鲁瑜弟弘为质府佐，帝敕质收之，质即执台使，举兵。

义宣与质皆上表，言为左右所谗疾，欲诛君侧之恶。义宣进爽号征北将军。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，使征北府户曹版义宣等，文曰：“丞相刘，今补天子，名义宣；东骑臧，今补丞相，名质；平西朱，今补车骑，名修之。皆版到奉行。”义宣骇愕，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，不听进。质加鲁弘辅国将军，下戍大雷。义宣遣咨议参军刘湛之将万人就弘，召司州刺史鲁秀，欲使为湛之后继。秀至江陵见义宣，出，拊膺曰：“吾兄误我，乃与痴人作贼，今年败矣！”

义宣兼荆、江、兖、豫四州之力，威震远近。帝欲奉乘舆法物迎之，竟陵王诞固执不可，曰：“奈何持此座与人！”乃止。

己卯，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；辛卯，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。命元景统玄谟等诸将以讨义宣。癸巳，进据梁山洲，于两岸筑偃月垒，水陆待之。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命僚佐悉称名。

甲午，魏主诣道坛受图箮。

丙申，以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。三月，己亥，内外戒严。辛丑，以徐州刺史萧思话为江州刺史，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癸卯，以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。

义宣移檄州郡，加进位号，使同发兵。雍州刺史朱修之伪许之，而遣使陈诚于帝。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者，遣中兵参军韦崧将万人袭江陵。

戊申，义宣帅众十万发江津，舳舻数百里。以子惔为辅国将军，与左司马竺超民留镇江陵。檄朱修之使发兵万人继进，修之不从。义宣知修之贰于己，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，使将万馀人击之。王玄谟闻秀不来，喜曰：“臧质易与耳！”

冀州刺史垣护之妻，徐遗宝之姊也，遗宝邀护之同反，护之不从，发兵击之。遗宝遣兵袭徐州长史明胤于彭城，不克。胤与夏侯祖欢、垣护之共击遗宝于湖陆，遗宝弃众焚城，奔鲁爽。

义宣至寻阳，以质为前锋而进，爽亦引兵直趣历阳，与质水陆俱下。殿中将军沈灵赐将百舸，破质前军于南陵，擒军主徐庆安等。质至梁山，夹陈两岸，与官军相拒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以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；甲申，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。

上遣左军将军薛安都、龙骧将军南阳宗越等戍历

阳，与鲁爽前锋杨胡兴等战，斩之。爽不能进，留军大岷，使鲁瑜屯小岷。上复遣镇军将军沈庆之济江，督诸将讨爽；爽食少，引兵稍退，自留断后。庆之使薛安都帅轻骑追之，丙戌，及爽于小岷。爽将战，饮酒过醉，安都望见爽，即跃马大呼，直往刺之，应手而倒，左右范双斩其首。爽众奔散，瑜亦为部下所杀。遂进攻寿阳，克之。徐遗宝奔东海，东海人杀之。

李延寿论曰：“凶人之济其身，非世乱莫由焉。鲁爽以乱世之情，而行之于平日，其取败也宜哉！”

南郡王义宣至鹊头，庆之送爽首示之，并与书曰：仆荷任一方，而衅生所统。近聊帅轻师，指往翦扑，军锋裁及，贼爽授首。公情契异常，或欲相见，及其可识，指送相呈。”爽累世将家，骁猛善战，号万人敌。义宣与质闻其死，皆骇惧。

柳元景军于采石；王玄谟以臧质众盛，遣使来求益兵，上使元景进屯姑孰。

太傅义恭与义宣书曰：“往时仲堪假兵，灵宝寻害其族；孝伯推诚，牢之旋踵而败。臧质少无美行，弟所具悉。今藉西楚之强力，图济其私；凶谋若果，恐非复池中物也。”义宣由此疑之。五月，甲辰，义宣至芜湖，质进计曰：“今以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中断；万人缀梁山，则玄谟必不敢动；下官中流鼓棹，直趣石头，此上

策也。”义宣将从之。刘谡之密言于义宣曰：“质求前驱，此志难测。不如尽锐攻梁山，事克然后长驱，此万安之计也。”义宣乃止。

冗从仆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垒，会西南风急，质遣其将尹周之攻西垒；子反方渡东岸就玄谟计事，闻之，驰归。周之攻垒甚急，偏将刘季之帅水军殊死战，求救于玄谟，玄谟不遣；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固争，乃遣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救之。比至，城已陷，勋之、询之皆战死。询之，护之之弟也。子反等奔还东岸。质又遣其将庞法起将数千兵趋南浦，欲自后掩玄谟，游击将军垣护之引水军与战，破之。

朱修之断马鞍山道，据险自守。鲁秀攻之不克，屡为修之所败，乃还江陵，修之引兵蹙之。或劝修之急追，修之曰：“鲁秀，骁将也；兽穷则攫，不可迫也。”

王玄谟使垣护之告急于柳元景曰：“西城不守，唯馀东城万人。贼军数倍，强弱不敌。欲退还姑孰，就节下协力当之，更议进取。”元景不许，曰：“贼势方盛，不可先退，吾当卷甲赴之。”护之曰：“贼谓南州用三万人，而将军麾下裁十分之一，若往造贼垒，则虚实露矣。王豫州必不可来，不如分兵援之。”元景曰：“善！”乃留羸弱自守，悉遣精兵助玄谟，多张旗帜。梁山望之如数万人，皆以为建康兵悉至，众心乃安。

质请自攻东城。咨议参军颜乐之说义宣曰：“质若

复克东城，则大功尽归之矣；宜遣麾下自行。”义宣乃遣刘谌之与质俱进。甲寅，义宣至梁山，顿兵西岸，质与刘谌之进攻东城。玄谟督诸军大战，薛安都帅突骑先冲其陈之东南，陷之，斩谌之道，刘季之、宗越又陷其西北，质等兵大败。垣护之烧江中舟舰，烟焰覆水，延及西岸，营垒殆尽；诸军乘势攻之，义宣兵亦溃。义宣单舸进走，闭户而泣，荆州人随之者犹百馀舸。质欲见义宣计事，而义宣已去。质不知所为，亦走，其众皆降散。己未，解严。

癸亥，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，丙寅，魏主如阴山。

臧质至寻阳，焚烧府舍，载妓妾西走；使嬖人何文敬领馀兵居前，至西阳。西阳太守鲁方平给文敬曰：“诏书唯捕元恶，馀无所问。不如逃之。”文敬弃众亡去。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，质往投之。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，质无所归，乃逃于南湖。掇莲实啖之，追兵至，以荷覆头，自沉于水，出其鼻。戊辰，军主郑俱儿望见，射之，中心，兵刃乱至，肠胃萦水草，斩首送建康，子孙皆弃市，并诛其党豫章太守乐安任荟之、临川内史刘怀之、鄱阳太守杜仲儒。仲儒，驥之兄子也。功臣柳元景等封赏各有差。

丞相义宣走至江夏，闻巴陵有军，回向江陵，众散且尽，与左右十许人徙走，脚痛不能前，僦民露车自载，

缘道求食。至江陵郭外，遣人报竺超民，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。时荆州带甲尚万馀人，左右翟灵宝诫义宣使抚慰将佐，以“臧质违指授之宜，用致失利。今治兵缮甲，更为后图。昔汉高百败，终成大业！”而义宣忘灵宝之言，误云“项羽千败”，众咸掩口。鲁秀、竺超民等犹欲收馀兵更图一决；而义宣悒沮，无复神守，入内不复出，左右腹心稍稍离叛。鲁秀北走，义宣不能自立，欲随秀去，乃携息悒及所爱妾五人着男子服相随。城内扰乱。白刃交横，义宣惧，坠马，遂步进；竺超民送至城外，更以马与之，归而城守。义宣求秀不得，左右尽弃之，夜，复还南郡空廨；旦日，超民收送刺奸。义宣止狱户，坐地叹曰：“臧质老奴误我！”五妾寻被遣出，义宣号泣，语狱吏曰：“常日非苦，今日分别始是苦。”鲁秀众散，不能去，还向江陵，城上人射之，秀赴水死，就取其首。

诏右仆射刘延孙使荆、江二州，旌别枉直，就行诛赏；且分割二州之地，议更置新州。

初，晋氏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谷帛所资皆出焉；以荆、江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，常使大将居之。三州户口，居江南之半，上恶其强大，故欲分之。癸未，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，治会稽；分荆、湘、江、豫州之八郡置郢州，治江夏；罢南蛮校尉，迁其营于建康。太傅义恭议使郢州治巴陵，尚书令何尚之曰：“夏口在

荆、江之中，正对沔口，通接雍、梁，实为津要。由来旧镇，根基不易，既有见城，浦大容舫，于是为便。”上从之。既而荆、扬因此虚耗，尚之请复合二州，上不许。

戊子，省录尚书事。上恶宗室强盛，不欲权在臣下；太傅义恭知其指，故请省之。

上使王公、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，令丞相义宣自为计。书未达，庚寅，修之入江陵，杀义宣，并诛其子十六人，及同党竺超民、从事中郎蔡超、咨议参军颜乐之等。超民兄弟应从诛，何尚之上言：“贼既遁走，一夫可擒。若超民反覆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唯免愆，亦可要不义之赏。而超民曾无此意，微足观过知仁。且为官保全城府，谨守库藏，端坐待缚。今戮及兄弟，则与其馀逆党无异，于事为重。”上乃原之。

秋，七月，丙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庚子，魏皇子弘生；辛丑，大赦，改元兴光。

丙辰，大赦。

八月，甲戌，魏赵王深卒。

乙亥，魏主还平城。

冬，十一月，戊戌，魏主如中山，遂如信都；十二月，丙子，还，幸灵丘，至温泉宫；庚辰，还平城。

孝建二年（乙未，公元四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，赐死。镇

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；二月，丙寅，以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庆之固让，表疏数十上，又面自陈，乃至稽颡泣涕。上不能夺，听以始兴公就第，厚加给奉。顷之，上复欲用庆之，使何尚之往起之。尚之累陈上意，庆之笑曰：“沈公不效何公，往而复返。”尚之惭而止。辛巳，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。

夏，五月，戊戌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，壬戌，魏改元太安。

甲子，大赦。

甲申，魏主还平城。

秋，七月，癸巳，立皇弟休祐为山阳王，休茂为海陵王，休业为鄱阳王。

丙辰，魏主如河西。

雍州刺史武昌王浑与左右作檄文，自号楚王，改元永光，备置百官，以为戏笑。长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。八月，庚申，废浑为庶人，徙始安郡。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明宝诘责浑，因逼令自杀，时年十七。

丁亥，魏主还平城。

诏祀郊庙，初设备乐，从前殿中曹郎荀万秋之议也。

上欲削弱王侯。冬，十月，己未，江夏王义恭、竟陵王诞奏裁损王、侯车服、器用、乐舞制度，凡九事；上因讽有司奏增广为二十四条，听事不得南向坐，施帐；

剑不得为鹿卢形；内史、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，不得称臣，罢官则不复追敬。诏可。

庚午，魏以辽西王常英为太宰。

壬午，以太傅义恭领扬州刺史，竟陵王诞为司空、领南徐州刺史，建平王宠为尚书令。

是岁，以故氏王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，杨头为辅国将军。头，文德之从祖兄也。元和虽杨氏正统，朝廷以其年幼才弱，未正位号，部落无定主，头先戍葭芦，母妻子弟并为魏所执，而头为宋坚守无贰心。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：“请以头为假节、西秦州刺史，用安辑其众。俟数年之后，元和稍长，使嗣故业。若元和才用不称，便应归头，头能藩扞汉川，使无虏患，彼四千户荒州殆不足惜。若葭芦不守，汉川亦无立理。”上不从。

孝建三年（丙申，公元四五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寅，立皇弟休范为顺阳王，休若为巴陵王。戊戌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王。壬子，纳右卫将军何瑀女为太子妃。瑀，澄之曾孙也。甲寅，大赦。

乙卯，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。后，辽西郡公朗之女也；朗为秦、雍二州刺史，坐事诛，后由是没入宫。

二月，丁巳，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先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，然后依故事赐死。

甲子，以广州刺史宗慆为豫州刺史。故事，府州部内论事，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，置典签以主之。宋世诸

皇子为方镇者多幼，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，典签之权稍重。至是，虽长王临藩，素族出镇，典签皆出纳教命，执其枢要，刺史不得专其职任。及恚为豫州，临安吴喜为典签。恚刑政所施，喜每多违执，恚大怒，曰：“宗恚年将六十，为国竭命，正得一州如斗大，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！”喜稽颡流血，乃止。

丁零数千家匿并陁山中为盗，魏选部尚书陆真与州郡合兵讨灭之。

闰月，戊午，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阳尹。

癸酉，鄱阳哀王休业卒。

太傅义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有宠，将避之，乃辞扬州。秋，七月，解义恭扬州；丙子，以子尚为扬州刺史。时荧惑守南斗，上废西州旧馆，使子尚移治东城以厌之。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曰：“天道示变，宜应之以德。”今虽空西州，恐无益也。”不从。怀文，怀远之兄也。

八月，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击伊吾，克其城，大获而还。

九月，壬戌，以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魏主还平城。

丙午，太傅义恭进位太宰，领司徒。

十一月，魏以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，更赐爵陇西王。贺上言：“今北虏游魂，南寇负险，疆场之间，

犹须防戍。臣愚以为，自非大逆、赤手杀人，其坐赃盗及过误应入死者，皆可原宥，谪使守边；则是已断之体受更生之恩，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。”魏高宗从之。久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吾用贺言，一岁所活不少，增戍兵亦多。卿等人人如贺，朕何忧哉！”会武邑人石华告贺谋反，有司以闻，帝曰：“贺竭诚事国，朕为卿等保之，无此明矣。”命精加讯验。华果引诬，帝诛之，因谓左右曰：“以贺忠诚，犹不免诬谤，不及贺者可无慎哉！”

十二月，濮阳太守姜龙驹、新平太守杨自伦帅吏民弃郡奔魏。

上欲移青、冀二州并镇历城，议者多不同。青、冀二州刺史垣护之曰：“青州北有河、济，又多陂泽，非虜所向；每来寇掠，必由历城。二州并镇，此经远之略也。北又近河，归顺者易。近息民患，远申王威，安边之上计也。”由是遂定。

元嘉中，官铸四铢钱，轮郭、形制与五铢同，用费无利，故民不盗铸。及上即位，又铸孝建四铢，形式薄小，轮郭不成。于是盗铸者众，杂以铅、锡；翦凿古钱，钱转薄小。守宰不能禁，坐死、免者相继。盗铸益甚，物价踊贵，朝廷患之。去岁春，诏钱薄小无轮郭者悉不得行，民间喧扰。是岁，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，以为：“宜听民铸钱，郡县置钱署，乐铸之家皆居署内，平其准式，去其杂伪。去春所禁新品，一时施用，今铸悉依

此格。万税三千，严检盗铸。”丹阳尹颜竣驳之，以为：“五铢轻重，定于汉世，魏、晋以降，莫之能改；诚以物货既均，改之伪生故也。今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；若巨细总行而不从公铸，利己既深，情伪无极，私铸、翦凿尽不可禁，财华未贍，大钱已竭，数岁之间，悉为尘土矣。今新禁初行，品式未一，须臾自止，不足以垂圣虑；唯府藏空匮，实为重忧。今纵行细钱，官无益赋之理；百姓虽贍，无解官乏。唯简费去华，专在节俭，求贍之道，莫此为贵耳。”议者又以为“铜转难得，欲铸二铢钱。”竣曰：“议者以为官藏空虚，宜更改铸；天下铜少，宜减钱式以救交弊，赈国舒民。愚以为不然。今铸二铢，恣行新细，于官无解于乏，而民间奸巧大兴，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；空严立禁，而利深难绝，不一二年，其弊不可复救。民怨大钱之改，兼畏近日新禁，市井之间，必生纷扰。远利未闻，切患猥及，富商得志，贫民困窘，此皆其不可者也。”乃止。

魏定州刺史高阳许宗之求取不节，深泽民马超谤毁宗之，宗之殴杀超，恐其家人告状，上超诋讪朝政。魏高宗曰：“此必妄也。朕为天下主，何恶于超而有此言！必宗之惧罪诬超。”案验，果然，斩宗之于都南。

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卒。延之子竣贵重，凡所资供，延之一无所受，布衣茅屋，萧然如故。常乘羸牛笨车，逢竣卤簿，即屏住道侧。常语竣曰：“吾平生不喜见要

人，今不幸见汝！”竣起宅，延之谓曰：“善为之，无令后人笑汝拙也。”延之尝早诣竣，见宾客盈门，竣尚未起，延之怒曰：“汝出粪土之中，升云霞之上。遽骄傲如此，其能久乎！”竣丁父忧，裁逾月，起为右将军，丹阳尹如故。竣固辞，表十上；上不许，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，载之郡舍，赐以布衣一袭，絮以彩纶，遣主衣就衣诸体。

大明元年（丁酉，公元四五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朔，改元，大赦。

壬戌，魏主畋于崞山；戊辰，还平城。魏以渔阳王尉眷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

二月，魏人寇兖州，向无盐，败东平太守南阳刘胡。诏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将骑兵，东阳太守沈法系将水军，向彭城以御之，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。比至，魏兵已去。先是，群盗聚任城荆榛中，累世为患，谓之“任榛”。申坦请回军讨之，上许之。任榛闻之，皆逃散。时天旱，人马渴乏，无功而还。安都、法系坐白衣领职。坦当诛，群臣为请，莫能得。沈庆之抱坦哭于市曰：“汝无罪而死。我哭汝于市，行当就汝矣！”有司以闻，上乃免之。

三月，庚申，魏主畋于松山；己巳，还平城。

魏主立其弟新成为阳平王。

上自即位之后，奢淫自恣，多所兴造。丹阳尹颜竣

以藩朝旧臣，数恳切谏争，无所回避，上浸不悦。竣自谓才足干时，恩旧莫比，当居中永执朝政；而所陈多不纳，疑上欲疏之，乃求外出以占上意。夏，六月，丁亥，诏以竣为东扬州刺史，竣始大惧。

癸卯，魏主如阴山。

雍州所统多侨郡县，刺史王玄谟上言：“侨郡县无有境土，新旧错乱，租课不时，请皆土断。”秋，七月，辛未，诏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。郡县流民不愿属籍，讹言玄谟欲反。时柳元景宗强，群从多为雍部二千石，乘声皆欲讨玄谟。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，驰使启上，具陈本末。上知其虚，遣主书吴喜抚慰之，且报曰：“七十老公，反欲何求！君臣之际，足以相保，聊复为笑，伸卿眉头耳。”玄谟性严，未尝妄笑，故上以此戏之。

八月，己亥，魏主还平城。

甲辰，徙司空、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，以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。初，高祖遗诏，以京口要地，去建康密迩，自非宗室近亲，不得居之。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，而高祖属彭城，延孙属莒县，从来不序昭穆。上既命延孙镇京口，仍诏与延孙合族，使诸王皆序长幼。

上闺门无礼，不择亲疏、尊卑，流闻民间，无所不至。诞宽而有礼，又诛太子劭、丞相义宣皆有大功，人心窃向之。诞多聚才力之士，蓄精甲利兵，上由是畏而

忌之，不欲诞居中，使出镇京口；犹嫌其逼，更徙之广陵。以延孙腹心之臣，故使镇京口以防之。

魏主将东巡，冬，十月，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。

十二月，丁亥，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。

大明二年（戊戌，公元四五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朔，魏设酒禁，酿、酤、饮者皆斩之；吉凶之会，听开禁，有程日。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，故禁之。增置内外候官，伺察诸曹及州、镇，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，以求百官过失，有司穷治，讯掠取服；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。又增律七十九章。

乙卯，魏如广宁温泉宫，遂巡平州；庚午，至黄山宫；二月，丙子，登碣石山，观沧海；戊寅，南如信都，畋于广川。

乙酉，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。

丙戌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；三月，丁未，卒。

丙辰，魏高宗还平城，起太华殿。是时，给事中郭善明，性倾巧，说帝大起宫室。中书侍郎高允谏曰：“太祖始建都邑，其所营立，必因农隙，况建国已久，永安前殿足以朝会，西堂、温室足以宴息，紫楼足以临望；纵有修广，亦宜驯致，不可仓猝。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，老弱供饷，又当倍之，期半年可毕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

饥，况四万人之劳费，可胜道乎！此陛下所宜留心也。

“帝纳之。

允好切谏，朝廷事有不便，允辄求见，帝常屏左右以待之。或自朝至暮，或连日不出；群臣莫知其所言。语或痛切，帝所不忍闻，命左右扶出，然终善遇之。时有上事为激讦者，帝省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君、父一也。父有过，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！而于私室屏处谏者，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！至于事君，何独不然！君有得失，不能面陈，而上表显谏，欲以彰君之短，明己之直，此岂忠臣所为乎！如高允者，乃真忠臣也。朕有过，未尝不面言，至有朕所不堪闻者，允皆无所避。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，可不谓忠乎！”

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，封侯，部下吏至刺史、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，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。帝谓群臣曰：“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，徒立耳，未尝有一言规正；唯伺朕喜悦之际，祈官乞爵，今皆无功而至王公。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，为益不少，不过为郎，汝等不自愧乎！”乃拜允中书令。

时魏百官无禄，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。司徒陆丽言于帝曰：“高允虽蒙宠待，而家贫，妻子不立。”帝曰：“公何不先言？今见朕用之，乃言其贫乎！”即日，至允第，惟草屋数间，布被，缁袍，厨中盐菜而已。帝叹息，赐帛五百匹，粟千斛，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，

允固辞，不许。帝重允，常呼为令公而不名。

游雅常曰：“前史称卓子康、刘文饶之为，褊心者或不之信。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，乃知古人为不诬耳。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，其言呐呐不能出口。昔崔司徒尝谓余云：‘高生丰才博学，一代佳士，所乏者，矫矫风节耳。’余亦以为然。及司徒得罪，起于纤微，诏指临责，司徒声嘶股栗，殆不能言；宗钦已下，伏地流汗，皆无人色。高子独敷陈事理，申释是非，辞义清辩，音韵高亮。人主为之动容，听者无不神耸，此非所谓矫矫者乎！宗爱方用事，威振四海。尝召百官于都坐，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，高子独升阶长揖。由此观之，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，何抗礼之有！此非所谓风节者乎！夫人固未易知；吾既失之于心，崔又漏之于外，此乃管仲所以致恟于鲍叔也。”

乙丑，魏东平成王陆俟卒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。

帝不欲权在臣下，六月，戊寅，分吏部尚书置二人，以都官尚书谢庄、度支尚书吴郡顾凯之为之。又省五兵尚书。

初，晋世，散骑常侍选望甚重，与侍中不异；其后职任闲散，用人渐轻。上欲重其选，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凯、司徒长史王彧为之。侍中蔡兴宗谓人曰：“选曹要重，常侍闲淡，改之以名而不以实，虽主意欲为

轻重，人心岂可变邪！”既而常侍之选复卑，选部之贵不异。凯，琳之之孙；彘，谧之兄孙；兴宗，廓之子也。

裴子野论曰：“官人之难，先王言之，尚矣。周礼，始于学校，论之州里，告诸六事，而后贡于王庭。其在汉家，州郡积其功能，五府举为掾属，三公参其得失，尚书奏之天子；一人之身，所阅者众，故能官得其才，鲜有败事。魏、晋易是，所失弘多。夫厚貌深衷，险如谿壑，择言观行，犹惧弗周，况今万品千群，俄折乎一面，庶僚百位，专断于一司，于是嚣风遂行，不可抑止。干进务得，兼加谄渎；无复廉耻之风，谨厚之操；官邪国败，不可纪纳，假使龙作纳言，舜居南面，而治致平章，不可必也，况后之官人者哉！孝武虽分曹为两，不能反之于周、汉，朝三暮四，其庸愈乎！”

丙申，魏主畋于松山；秋，七月，庚午，如河西。

南彭城民高阁、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，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，立阁为帝。事觉，甲辰，皆伏诛，死者数十人。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，设诸条禁，严其诛坐；自非戒行精苦，并使还俗。而诸尼多出入宫掖，此制竟不能行。

中书令王僧达，幼聪警能文，而跌荡不拘。帝初践祚，擢为仆射，居颜、刘之右。自负才地，谓当时莫及，一二年间，即望宰相。既而迁护军，怏怏不得志，累启

求出。上不悦，由是稍稍下迁，五岁七徙，再被弹削。僧达既耻且怨，所上表奏，辞旨抑扬，又好非议时政，上已积愤怒。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，趋升其榻，僧达令舁弃之。太后大怒。固邀上令必杀僧达。会高阁反，上因诬僧达与阁通谋，八月，丙戌，收付廷尉，赐死。

沈约论曰：“夫君子、小人，类物之能称，蹈道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，傅说去板筑为殷相，明扬幽仄，唯才是与。逮于二汉，兹道未革：胡广累世农夫，致位公相；黄宪牛医之子，名重京师：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。魏武始立九品，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谓世族高卑。而都正俗士，随时俯仰，凭藉世资，用相陵驾；因此相沿，遂为成法。周、汉之道，以智役愚，魏、晋以来，以贵役贱，士庶之科，较然有辨矣。

裴子野论曰：“古者，德义可尊，无择负贩；苟非其人，何取世族！名公子孙，还齐布衣之伍；士庶虽分，本无华素之隔。有晋以来，其流稍改，草泽奇士，犹显清途；降及季年，专限阀阅。自是三公之子，傲九棘之家，黄散之孙，蔑令长之室；转相骄矜，互争铢两，唯论门户，不问贤能。以谢灵运、王僧达之才华轻躁，使生自寒宗，犹将覆折；重以怙其庇廕，召祸宜哉。

九月，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

丙寅，魏大赦。

冬，十月，甲戌，魏主北巡，欲伐柔然，至阴山，会雨雪，魏主欲还，太尉尉眷曰：“今动大众以威北敌，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，虏必疑我有内难。将士虽寒，不可不进。”魏主从之，辛卯，军于车仑山。

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。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，清口戍主、振威将军傅乾爱，拒破之。孝祖，羨之曾孙也。上遣虎賁主庞孟虬将兵救清口，青、冀二州刺史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，败魏兵于沙沟。师伯，竣之族兄也。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，屡破之，斩魏将窟瑰公等数人。十一月，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助封敕文寇青州，颜师伯御之，辅国参军焦度刺豹子坠马，获其铠槊具装，手杀数十人。度，本南安氏也。

魏主自将骑十万、车十五万两击柔然，度大漠，旌旗千里。柔然处罗可汗远遁，其别部乌朱驾颓等帅数千落降于魏。魏主刻石纪功而还。

初，上在江州，山阴戴法兴、戴明宝、蔡闲为典签；及即位，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是岁，三典签并以初举兵预密谋，赐爵县男；闲已卒，追赐之。时上亲览朝政，不任大臣；而腹心耳目，不得无所委寄。法兴颇知古今，素见亲待。鲁郡巢尚之，人士之末，涉猎文史，为上所知，亦以为中书通事舍人。凡选授迁徙

诛赏大处分，上皆与法兴、尚之参怀；内外杂事，多委明宝。三人权重当时，而法兴、明宝大纳货贿，凡所荐达，言无不行，天下辐凑，门外成市，家产并累千金。

吏部尚书顾凯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。蔡兴宗与凯之善，嫌其风节太峻，凯之曰：“辛毘有言：‘孙、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。’凯之常以为：“人禀命有定分，非智力所移，唯应恭己守道；而阉者不达，妄意侥幸，徒亏雅道，无关得丧。”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《定命论》以释之。

卷第一百二十九

【宋纪十一】起屠维大渊献，尽阏逢执徐，凡六年。

世祖孝武皇帝下

大明三年（己亥，公元四五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巳朔，兖州兵与魏皮豹子战于高平，兖州兵不利。

己丑，以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作令，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。

己酉，魏河南公伊跋卒。

三月，乙卯，以扬州六郡为王畿，更以东扬州为扬州，徙治会稽，犹以星变故也。

三月，庚寅，以义兴太守垣闾为兖州刺史。闾，遵之子也。

夏，四月，乙巳，魏主立其弟子推为京兆王。

竟陵王诞知上意忌之，亦潜为之备；因魏人入寇，

修城浚隍，聚粮治仗。诞记室参军江智渊知诞有异志，请假先还建康，上以为中书侍郎。智渊，夷之弟子也，少有操行。沈怀文每称之曰：“人所应有尽有，人所应无尽无者，其唯江智渊乎！”

是时，道路皆云诞反。会吴郡民刘成上书称：“息道龙昔事诞，见诞在石头城修乘舆法物，习唱警蹕。道龙忧惧，私与伴侣言之，诞杀道龙。”又豫章民陈谈之上书称：“弟咏之在诞左右，见诞疏陛下年纪姓讳，往巫郑师怜家祝诅，咏之密以启闻，诞诬詈永之乘酒骂詈，杀之。”上乃令有司奏诞罪恶，请收付廷尉治罪。乙卯，诏贬诞爵为侯，遣之国。诏书未下，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闾，使以之镇为名。与给事中戴明宝袭诞。

闾至广陵，诞未悟也。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，使明晨开门为内应。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，宗之入告诞；诞惊起，呼左右及素所畜养数百人执蒋成，勒兵自卫。天将晓，明宝与闾帅精兵数百人猝至，而门不开；诞已列兵登陴，自在门上斩蒋成，赦作徒、系囚，开门击闾，杀之，明宝从间道逃还。诏内外纂严。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将兵讨诞。甲子，上亲总禁兵顿宣武堂。

司州刺史刘季之，诞故将也，素与都督宗悫有隙，闻诞反，恐为悫所害，委官，间道自归朝廷。至盱眙，盱眙太守郑瑗疑季之与诞同谋，邀杀之。

沈庆之至欧阳，诞遣庆之宗人沈道愨赍书说庆之，饷以玉环刀。庆之遣道愨返，数以罪恶。诞焚郭邑，驱居民悉使入城，闭门自守，分遣书檄，邀结远近，时山阳内史梁旷，家在广陵，诞执其妻子，遣使邀旷，旷斩使拒之；诞怒，灭其家。

诞奉表投之城外曰：“陛下信用谗言，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；不任枉酷，即加诛翦。雀鼠贪生，仰违诏敕。今亲勒部曲，镇扞徐、兖。先经何福，同生皇家？今有何愆，便成胡、越？陵锋奋戈，万没岂顾；荡定之期，冀在旦夕。”又曰：“陛下宫帷之丑，岂可三缄！上大怒，凡诞左右、腹心、同籍、期亲在建康者并诛之，死者以千数，或有家人已死，方自城内出奔者。”

庆之至城下，诞登楼谓之曰：“沈公垂白之年，何苦来此！”庆之曰：“朝廷以君狂愚，不足劳少壮故耳。”

上虑诞奔魏，使庆之断其走路。庆之移营白土，去城十八里，又进军新亭。豫州刺史宗悫、徐州刺史刘道隆并帅众来会；兖州刺史沈僧明，庆之兄子也，亦遣兵助庆之。先是诞诳其众，云“宗悫助我”；悫至，绕城曜马呼曰：“我，宗悫也！”

诞见众军大集，欲弃城北走，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，自将步骑数百人，亲信并自随，声云出战，邪趋海陵道。庆之遣龙骧将军武念追之。诞行十馀里，众皆

不欲去，互请诞还城。诞曰：“我还易耳，卿能为我尽力乎？”众皆许诺，诞乃复还，筑坛歃血以誓众，凡府州文武皆加秩。以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；琨之，遵考之子也，辞曰：“忠孝不得并。琨之老父在，不敢承命。”诞囚之十馀日，终不受，乃杀之。

右卫将军垣护之、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击魏还，至广陵，上并使受庆之节度。庆之进营，逼广陵城。诞饷庆之食，提挈者百馀人，出自北门；庆之不开视，悉焚之。诞于城上授函表，请庆之为送，庆之曰：“我受诏讨贼，不得为汝送表。汝必欲归死朝廷，自应开门遣使，吾为汝护送。”

东扬州刺史颜竣遭母忧，送丧还都，上恩待犹厚，竣时对亲旧有怨言，或语及朝廷得失。会王僧达得罪，疑竣譖之；将死，具陈竣前后怨望诽谤之语。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微之劾奏，免竣官。竣愈惧，上启陈谢，且请生命；上益怒，诏答曰：“卿讪讪怨愤，已孤本望；乃复过烦思虑，惧不自全，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！”及竟陵王诞反，上遂诬竣与诞通谋，五月，收竣付廷尉，先折其足，然后赐死。妻子徙交州，至宫亭湖，复沉其男口。

六月，戊申，魏主如阴山。

上命沈庆之为三烽于桑里，若克外城，举一烽，克内城，举两烽，擒刘诞，举三烽；玺书督趣，前后相继。

庆之焚其东门，塞堑，造攻道，立行楼、土山并诸攻具，值久雨，不得攻城。上使御史中丞庾微之奏免庆之官，诏勿问，以激之。自四月至于秋七月，雨止，城犹未拔。上怒，命太史择日，将自济江讨诞；太宰义恭固谏。乃止。

诞初闭城拒使者，记室参军山阴贺弼固谏，诞怒，抽刀向之，乃止。诞遣兵出战，屡败，将佐多逾城出降。或劝弼宜早出，弼曰：“公举兵向朝廷，此事既不可从；荷公厚恩，又义无违背，唯当以死明心耳！”乃服药自杀。参军何康之等谋开门纳官军，不果，斩关出降。诞为高楼，置康之母于其上，暴露之，不与食；母呼康之，数日而死。诞以中军长济阳范义为左司马。义母妻子皆在城内，或谓义曰：“事必不振，子其行乎！”义曰：“吾，人吏也；子不可以弃母，吏不可以叛君。必若何康之而活，吾弗为也。”

沈庆之帅众攻城，身先士卒，亲犯矢石，乙巳，克其外城；乘胜而进，又克小城。诞闻兵入，走趋后园，队主沈胤之等追及之，击伤诞，坠水，引出，斩之。诞母、妻皆自杀。

上闻广陵平，出宣阳门，敕左右皆呼万岁。侍中蔡兴宗陪辇，上顾曰：“卿何独不呼？”兴宗正色曰：“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，岂得皆称万岁！”上不悦。

诏贬诞姓留氏，广陵城中士民，无大小悉命杀之。

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，其余男子皆死，女子以为军赏；犹杀三千馀口。长水校尉宗越临决，皆先刳肠抉眼，或笞面鞭腹，苦酒灌创，然后斩之，越对之，欣欣若有所得。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，侍中沈怀文谏，不听。初，诞自知将败，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匿于民间，谓曰：“事若不济，思相全脱；如其不免，可深埋之。”各分以金宝赉送。既出门，并散走；唯昙济不去，携负景粹十馀日，捕得，斩之。

临川内史羊璿坐与诞素善，下狱死。

擢梁旷为后将军，赠刘琨之给事黄门侍郎。

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。兴宗与范义素善，收敛其尸，送丧归豫章。上谓曰：“卿何敢故触王宪？”兴宗抗言对曰：“陛下自杀贼，臣自葬故交，何不可之有！”上有惭色。

宗越治军严，善为营陈。每数万人止顿，越自骑马前行，使军人随其后，马止营合，未尝参差。

辛未，大赦。

丙子，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。

丙戌，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，刺史如故。

八月，庚戌，魏主如云中；壬戌，还平城。

九月，壬辰，筑上林苑于玄武湖北。

初，晋人筑南郊坛于巳位，尚书右丞徐爰以为非礼。诏徙于牛头山西，直宫城之午位。及废帝即位，以旧地

为吉，复还故处。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，依金根车，加羽葆盖。

大明四年（庚子，公元四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子朔，魏大赦，改元和平。

乙亥，上耕籍田，大赦。

己卯，诏祀郊庙，初乘玉路。

庚寅，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，子房为寻阳王，子瑛为历阳王，子鸾为襄阳王。

魏散骑侍郎冯阐来聘。

二月，魏卫将军乐安王良讨河西叛胡。

三月，魏人寇北阴平，朱提太守杨归子击破之。

甲申，皇后亲桑于西郊，皇太后观礼。

夏，四月，魏太后常氏殂。五月，癸丑，魏葬昭太后于鸣鸡山。

丙戌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。

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、魏爵命，居止出入，拟于王者，魏人忿之。定阳侯曹安表：“拾寅今保白兰，若分军出其左右，必走保南山，不过十日，人畜乏食，可一举而定。”六月，甲午，魏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、高平诸军出南道，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，以击吐谷浑。

魏崔浩之诛也，史官遂废，至是复置。

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，魏遣使者安慰之。

秋，七月，遣使如魏。

甲戌，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卒。

壬午，魏主如河西。

魏军至西平，吐谷浑王拾寅走保南山。九月，魏军济河追之，会疾疫，引还，获杂畜二十馀万。

庚午，魏主还平城。

丁亥，徙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。

十月，庚寅，诏沈庆之讨缘江蛮。

前庐陵内史周郎，言事切直，上衔之。使有司奏郎居母丧不如礼，传送宁州，于道杀之。朗之行也，侍中蔡兴宗方在直，请与朗别；坐白衣领职。

十一月，魏散骑侍郎卢度世等来聘。

是岁，上征青、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。师伯以谄佞被亲任，群臣莫及，多纳货贿，家累千金。上尝与之樗蒲，上掷得雉，自谓必胜；师伯次掷，得卢，上失色。师伯遽敛子曰：“几作卢！”是日，师伯一输百万。

柔然攻高昌，杀沮渠安周，灭沮渠氏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。高昌称王自此始。

大明五年（辛丑，公元四六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午朔，朝贺。雪落太宰义恭衣，有六出，义恭奏以为瑞，上悦。义恭以上猜暴，惧不自容，每卑辞逊色，曲意祇奉；由是终上之世，得免于祸。

二月，辛卯，魏主如中山；丙午，至鄴，遂如信都。

三月，遣使如魏。

魏主发并、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猎道；辛巳，还平城。

夏，四月，癸巳，更以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。

庚子，诏经始明堂，直作大殿于丙、己之地，制如太庙，唯十有二间为异。

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，年十七，司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。休茂性急，欲自专处决，深之及主帅每禁之，常怀忿恨。左右张伯超有宠，多罪恶，主帅屡责之。伯超惧，说休茂曰：“主帅密疏官过失，欲以启闻，如此恐无好。”休茂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伯超曰：“唯有杀行事及主帅，举兵自卫。此去都数千里，纵大事不成，不失入虏中为王。”休茂从之。

丙午夜，休茂与伯超等帅夹毂队，杀典签杨庆于城中，出金城，杀深之及典签戴双；征集兵众，建牙驰檄，使佐吏上己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黄钺。侍读博士荀诜谏，休茂杀之。伯超专任军政，生杀在己，休茂左右曹万期挺身斫休茂，不克而死。

休茂出城行营，咨议参军沈畅之等帅众闭门拒之。休茂驰还，不得入。义成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，克之，斩畅之及同谋数十人。其日，参军尹玄庆复起兵攻休茂，生擒，斩之，母、妻皆自杀，同党伏诛。城中扰乱，莫相统摄。中兵参军刘恭之，秀之之弟也，众共

推行府州事。继考以兵胁恭之，使作启事，言“继考立义”，自乘驿还都；上以为北中郎咨议参军，赐爵冠军侯；事寻泄，伏诛。以玄庆为射声校尉。

上自即位以来，抑黜诸弟；既克广陵，欲更峻其科。沈怀文曰：“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，前史以为美谈。陛下既明管、蔡之诛，愿崇唐、卫之寄。”及襄阳平，太宰义恭探知上旨，复上表请裁抑诸王，不使任边州，及悉输器甲，禁绝宾客；沈怀文固谏，以为不可，乃止。

上畋游无度，尝出，夜还，敕开门。侍中谢庄居守，以桀信或虚，执不奉旨，须墨敕乃开。上后因燕饮，从容曰：“卿欲效郢君章邪？”对曰：“臣闻王者祭祀、畋游，出入有节。今陛下晨往宵归，臣恐不逞之徒，妄生矫诈。是以伏须神笔，乃敢开门耳。”

魏大旱，诏：“州郡境内，神无大小，悉洒扫致祷；俟丰登，各以其秩祭之。”于是群祀之废者皆复其旧。

秋，七月，戊寅，魏主立其弟小新成为济阳王，加征东大将军，镇平原；天赐为汝阴王，加征南大将军，镇虎牢；万寿为乐浪王，加征北大将军，镇和龙；洛侯为广平王。

壬午，魏主巡山北；八月，丁丑，还平城。

戊子，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，子真为始安王。

九月，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沈庆之固让司空，柳元景固让开府仪同三司；诏许之，仍命庆之朝会位次司空，俸禄依三司，元景在从公之上。

庆之目不识书，家素富，产业累万金，童奴千计；再献钱千万，谷万斛。先有四宅，又有园舍在娄湖；庆之一夕携子孙及中表亲戚徙居娄湖，以四宅输官。庆之多蓄妓妾，优游无事，尽意欢娱，非朝贺不出门；车马率素，从者不过三五人，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。

甲戌，移南豫州治于湖。丁丑，以浚阳王子房为南豫州刺史。

闰月，戊子，皇太子妃何氏卒，谥曰献妃。

壬寅，更以历阳王子项为临海王。

冬，十月，甲寅，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，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。

乙卯，以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。子鸾母殷淑仪，宠倾后宫，子鸾爱冠诸子，凡为上所眄遇者，莫不入子鸾之府。及为南徐州，割吴郡以属之。

初，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刺史，以山阴令张岱为咨议参军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后临海王子项为广州，豫章王子尚为扬州，晋安王子勋为南兖州，岱历为三府咨议、三王行事，与典签、主帅共事，事举而情不相失。或谓岱曰：“主王既幼，执事多门，而每能缉和公私，云何致此？”岱曰：“古人言：‘一心可以事百君。’我为

政端平，待物以礼，悔吝之事，无由而及；明暗短长，更是才用之多少耳。”及子鸾为南徐州，复以岱为别驾、行事。岱，永之弟也。

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。明根，雅之从祖弟也。

魏广平王洛侯卒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甲戌，制民户岁输布四匹。

是岁，诏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。士族多避役逃亡，乃严为之制，捕得即斩之，往往奔窜湖山为盗贼。沈怀文谏，不听。

大明六年（壬寅，公元四六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未，魏乐浪王万寿卒。

辛卯，上初祀五帝于明堂，大赦。

丁未，策秀、孝于中堂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：“源清则流洁，神圣则刑全。躬化易于上风，体训速于草偃。”上览之，恶其諲也，投策于地。

二月，乙卯，复百官禄。

三月，庚寅，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。

初，侍中沈怀文，数以直谏忤旨。怀文素与颜竣、周朗善，上谓怀文曰：“竣若知我杀之，亦当不敢如此。”怀文嘿然。侍中王彧，言次称竣、朗人才之美，怀文与相酬和。颜师伯以白上，上益不悦。上尝出射雉，风

雨骤至。怀文与王彧、江智渊约相与谏。会召入雉场，怀文曰：“风雨如此，非圣躬所宜冒。”彧曰：“怀文所启，宜从。”智渊未及言，上注弩作色曰：“卿欲效颜竣邪，何以恒知人事！”又曰：“颜竣小子，恨不先鞭其面！”每上燕集，在坐者皆令沉醉，嘲谑无度。怀文素不饮酒，又不好戏调，上谓故欲异己。谢庄尝戒怀文曰：“卿每与人异，亦何可久！”怀文曰：“吾少来如此，岂可一朝而变！非欲异物，性所得耳。”上乃出怀文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，领广陵太守。

怀文诣建康朝正，事毕遣还，以女病求申期，至是犹未发，为有司所纠，免官，禁锢十年。怀文卖宅，欲还东，上闻之，大怒，收付廷尉，丁未，赐怀文死。怀文三子澹、渊、冲，行哭为怀文请命，见者伤之。柳元景欲救怀文，言于上曰：“沈怀文三子，涂炭不可见；愿陛下速正其罪。”上竟杀之。

夏，四月，淑仪殷氏卒。追拜贵妃，谥曰宣。上痛悼不已，精神为之罔罔，颇废政事。

五月，壬寅，太宰义恭解领司徒。

六月，辛酉，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卒。

庚午，魏主如阴山。

魏石楼胡贺略孙反，长安镇将陆真讨平之。魏主命真城长蛇镇。氏豪仇儻反，真讨平之，卒城而还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魏主如河西。

乙未，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；是日卒，谥曰孝。

初，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，桓玄复述其议，并不果行。至是，上使有司奏曰：“儒、法枝派，名、墨条分，至于崇亲严上，厥猷靡爽。唯浮图为教，反经提传，拘文蔽道，在末尔扇。夫佛以谦卑自牧，忠虔为道，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，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！臣等参议，以为沙门接见，比当尽虔；礼敬之容，依其本俗。”九月，戊寅，制沙门致敬人主。及废帝即位，复旧。

乙未，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，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。僧朗，彧之父也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葬宣贵妃于龙山。凿冈通道数十里，民不堪役，死亡甚众；自江南葬埋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又为之别立庙。

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。

辛巳，加尚书令柳元景司空。壬寅，魏主还平城。

南徐州从事史范阳祖冲之上言，何承天《元嘉历》疏舛犹多，更造新历，以为：“旧法，冬至日有定处，未盈百载，辄差二度；今令冬至日度，岁岁微差，将来久用，无烦屡改。又，子为辰首，位在正北，虚为北方列宿之中；今历，上元日度，发自虚一。又，日辰之号，甲子为先；今历，上元岁在甲子。又，承天法，日、月、五星各自有元；今法，交会、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。

“上令善历者难之，不能屈。会上晏驾，不果施行。

大明七年（癸卯，公元四六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，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仆射。

上每因宴集，好使群臣自相嘲讪以为乐。吏部郎江智渊素恬雅，渐不会旨。尝使智渊以王僧郎戏其子彧。智渊正色曰：“恐不宜有此戏！”上怒曰：“江僧安痴人，痴人自相惜。”僧安，智渊之父也。智渊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宠大衰。又议殷遗妃谥曰怀，上以为不尽美，甚衔之。它日，与群臣乘马至贵妃墓，举鞭指墓前石柱，谓智渊曰：“此上不容有‘怀’字！”智渊益惧，竟以忧卒。

己丑，以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二月，甲寅，上南巡豫、南兖二州；丁卯，校猎于乌江；壬戌，大赦；甲子，如瓜步山；壬申，还建康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诏：“自非将军战陈，并不得专杀；其罪应重辟者，皆先上须报；违犯者以杀人论。”

五月，丙子，诏曰：“自今刺史、守宰，动民兴军，皆须手诏施行；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，变起仓猝者，不从此例。”

戊辰，以左民尚书蔡兴宗、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。粲，淑之兄子也。

上好狎侮群臣，自太宰义恭以下，不免秽辱。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，仆射刘秀之为老慳，颜师伯为齷；其余短、长、肥、瘦，皆有称目。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，拜起不便，每至集会，多所赐与，欲其瞻谢倾踣，以为欢笑。又宠一昆仑奴，令以杖击群臣，尚书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。唯惮蔡兴宗方严，不敢侵媠。颜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：“蔡尚书常免昵戏，去人实远。”耽之曰：“蔡豫章昔在相府，亦以方严不狎。武帝宴私之日，未尝相召。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。”

壬寅，魏主如阴山。

六月，戊辰，以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。德愿，怀慎之子也。上既葬殷贵妃，数与群臣至其墓，谓德愿曰：“卿哭贵妃，悲者当厚赏。”德愿应声恸哭，抚膺擗踊，涕泗交流。上甚悦，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。上又令医人羊志哭贵妃，志亦呜咽极悲。他日有问志者曰：“卿那得此副急泪？”志曰：“我尔日自哭亡妾耳。”

上为人机警勇决，学问博洽，文章华敏，省读书奏，能七行俱下，又善骑射，而奢侈无度。自晋氏渡江以来，宫室草创，朝宴所临，东、西二堂而已。晋孝武末，始作清暑殿。宋兴，无所增改。上始大修宫室，土木被锦绣，嬖妾幸臣，赏赐倾府藏。坏高祖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烛殿。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、麻蝇拂。侍中袁顛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。上不答，独曰

：“田舍公得此，已为过矣。”顓，淑之兄子也。

秋，八月，乙丑，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，子产为临贺王。

丙寅，魏主畋于河西；九月，辛巳，还平城。

庚寅，以新安王子鸾兼司徒。

丙申，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。

冬，十月，癸亥，以东海王祗为司空。

己巳，上校猎姑孰。

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。明根奉使三返，上以其长者，礼之有加。

十一月，癸巳，上习水军于梁山。

十二月，丙午，如历阳。

甲寅，大赦。

己未，太宰义恭加尚书令。

癸亥，上还建康。

大明八年（甲辰，公元四六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魏主立其弟云为任城王。

戊子，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领司徒。

夏，闰五月，壬寅，太宰义恭领太尉。

上末年尤贪财利，刺史、二千石罢还，必限使献奉，又以蒲戏取之，要令罄尽乃止。终日酣饮，少有醒时，常凭几昏睡，或外有奏事，即肃然整容，无复酒态。由是内外畏之，莫敢弛惰。庚申，上殂于玉烛殿。遗诏：

“太宰义恭解尚书令，加中书监；以骠骑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，入居城内。事无巨细，悉关二公，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；若有军旅，悉委庆之；尚书中事，委仆射颜师伯；外临所统，委领军将军王玄谟。

“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六。大赦。吏部尚书蔡兴宗亲奉玺绶，太子受之，傲惰无戚容。兴宗出，告人曰：“昔鲁昭不戚，叔孙知其不终。家国之祸，其在此乎！”

甲子，诏复以太宰义恭录尚书事，柳元景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领丹阳尹，解南兖州。

六月，丁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秋，七月，己亥，以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。

柔然处罗可汗卒，子予成立，号曰受罗部真可汗，改元永康。部真帅众侵魏；辛丑，魏北镇游军击破之。

壬寅，魏主如河西。高车五部相聚祭天，众至数万。魏主亲往临视之，高车大喜。

丙午，葬孝武皇帝于景宁陵，庙号世祖。

庚戌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

乙卯，罢南北二驰道，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，还依元嘉。尚书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颜师伯曰：“先帝虽非盛德之主，要以道始终。三年无改，古典所贵。今殡宫始撤，山陵未远，而凡诸制度兴造，不论是非，一皆刊削，虽复禅代，亦不至尔。天下有识，当以此窥人。”

太宰义恭素畏戴法兴、巢尚之等，虽受遗辅政，而

此身避事，由师伯不从。是政归近习。法兴等专制朝权，威德近远，诏敕皆出其手；尚书事无大小，咸取决焉，义恭与颜师伯但守空名而已。

蔡兴宗自以职管铨衡，每至上朝，辄为义恭陈登贤进士之意，又箴规得失，博论朝政。义恭性恇挠，阿顺法兴，恒虑失旨，闻兴宗言，辄战惧无答，兴宗每奏选事，法兴、尚之等辄点定国回换，仅有在者。兴宗于朝堂谓义恭、师伯曰：“主上谅暗，不亲万机；而选举密事，多被删改，复非公笔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！”数与义恭等争选事，往复论执。义恭、法兴皆恶之。左迁兴宗新昌太守；既而以其人望，复留之建康。

丙辰，追立何妃曰献皇后。

乙丑，新安王子鸾解领司徒。戴法兴等恶王玄谟刚严，八月，丁卯，以玄谟为南徐州刺史。

王太后疾笃，使呼废帝。帝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那可往！”太后怒，谓侍者：“取刀来，剖我腹，那得生宁馨儿！”己丑，太后殂。

九月，辛丑，魏主还平城。癸卯，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。

乙卯，葬文穆皇后于景宁陵。

冬，十二月，壬辰，以王畿诸郡为扬州，以扬州为东扬州。癸巳，以豫章王子尚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。

是岁，青州移治东阳。

宋之境内，凡有州二十二，郡二百七十四，县千二百九十九，户九十四万有奇。

东方诸郡连岁旱，饥，米一升钱数百，建康亦至百馀钱，饿死者什六七。

卷第一百三十

【宋纪十二】旃蒙大荒落，一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上之上

泰始元年（乙巳，公元四六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未朔，废帝改元永光，大赦。

丙申，魏大赦。

二月，丁丑，魏主如楼烦宫。

自孝建以来，民间盗铸滥钱，商货不行。庚寅，更铸二铢钱，形式转细。官钱每出，民间即模效之，而更薄小，无轮郭，不磨鑿，谓之“耒子。”

三月，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

夏，五月，癸卯，魏高宗殂。初，魏世祖经营四方，国颇虚耗，重以内难，朝野楚楚。高宗嗣之，与时消息，静以镇之，怀集中外，民心复安。甲辰，太子弘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显祖时年十二，侍中、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，矫诏杀尚书杨保年、平阳公贾爱仁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。侍中、司徒、平原王陆丽治疾于代郡温泉，乙浑使司卫监穆多侯召之。多侯谓丽曰：“浑有无君之心。今宫车晏驾，王德望素重，奸臣所忌，宜少淹留以观之；朝廷安静，然后入，未晚也。”丽曰：“安有闻君父之丧，虑患而不赴者乎！”即驰赴平城。乙浑所为多不法，丽数争之。戊申，浑又杀丽及穆多侯。多侯，寿之弟也。己酉，魏以浑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东安王刘尼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代人和其奴为司空。殿中尚书顺阳公郁谋诛乙浑，浑杀之。

壬子，魏以淮南王它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凉州。

六月，魏开酒禁。

壬午，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，加颜师伯丹阳尹。

秋，七月，癸巳，魏以太尉乙浑为丞相，位居诸王上；事无大小，皆决于浑。

废帝幼而狷暴。及即位，始犹难太后、大臣及戴法兴等，未敢自恣。太后既殂，帝年渐长，欲有所为，法兴辄抑制之，谓帝曰：“官所为如此，欲作营阳邪！”帝稍不能平。所幸阉人华愿儿，赐与无算，法兴常加裁减，愿儿恨之。帝使愿儿于外察听风谣，愿儿言于帝曰：“道路皆言‘宫中有二天子：法兴为真天子，官为麀’”

天子。’且官居深宫，与人物不接，法兴与太宰、颜、柳共为一体，往来门客恒有数百，内外士庶莫不畏服。法兴是孝武左右，久在宫闱；今与它人作一家，深恐此坐席非复官有。”帝遂发诏免法兴，遣还田里，仍徙远郡。八月，辛酉，赐法兴死，解巢尚之舍人。

员外散骑侍郎东海奚显度，亦有宠于世祖。常典作役，课督苛虐，捶扑惨毒，人皆苦之。帝常戏曰：“显度为百姓患，比当除之。”左右因唱诺，即宣旨杀之。

尚书右仆射、领卫尉卿、丹阳尹颜师伯居权日久，海内辐凑，骄奢淫恣，为衣冠所疾。帝欲亲朝政，庚午，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解卿、尹，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右仆射，分其权任。师伯始惧。

初，世祖多猜忌，王公、大臣，重足屏息，莫敢妄相过从。世祖殂，太宰义恭等皆相贺曰：“今日始免横死矣！”甫过山陵，义恭与柳元景、颜师伯等声乐酣饮，不舍昼夜；帝内不能平。既杀戴法兴，诸大臣无不震慑，各不自安；于是元景、师伯密谋废帝，立义恭，日夜聚谋，而持疑不能决。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；庆之与义恭素不厚，又师伯常专断朝事，不与庆之参怀，谓令史曰：“沈公，爪牙耳，安得预政事！”庆之恨之，乃发其事。

癸酉，帝自帅羽林兵讨义恭，杀之，并其四子。断绝义恭支体，分裂肠胃，挑取眼睛，以蜜渍之，谓之“

鬼目粽”。别遣使者称诏召柳元景，以兵随之。左右奔告“兵刃非常”。元景知祸至，入辞其母，整朝服乘车应召。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，帅左右壮士欲拒命，元景苦禁之。既出巷，军士大至。元景下车受戮，容色恬然；并其八子、六弟及诸侄。获颜帅伯于道，杀之，并其六子。又杀廷尉刘德愿。改元景和，文武进位二等。遣使诛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。自是公卿以下，皆被捶曳如奴隶矣。

初，帝在东宫，多过失，世祖欲废之而立新安王子鸾，侍中袁凯盛称“太子好学，有日新之美”，世祖乃止；帝由是德之。既诛群公，欲引进凯，任以朝政，迁为吏部尚书，与尚书左丞徐爱皆以诛义恭等功，赐爵县子。

徐爱便僻善事人，颇涉书传，自元嘉初，入侍左右，豫参顾问；既长于附会，又饰以典文，故为太祖所任用。大明之世，委寄尤重。时殿省旧人多见诛逐，唯爱巧于将迎，始终无迁；废帝待之益厚，群臣莫及。帝每出，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辇，爱亦预焉。

山阴公主，帝姊也，适驸马都尉何戢。戢，偃之子也。公主尤淫恣，尝谓帝曰：“妾与陛下，男女虽殊，俱托体先帝。陛下六宫万数，而妾唯驸马一人，事太不均。”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秩同郡王。吏部郎褚渊貌美，公主就帝请以自侍，

帝许之。渊侍公主十日，备见逼迫，以死自誓，乃得免。渊，湛之之子也。

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，帝入庙，指高祖像曰：“渠大英雄，生擒数天子。”指太祖像曰：“渠亦不恶，但末年不免儿斫去头。”指世祖像曰：“渠大黧鼻。如何不黧？”立召画工令黧之。

以建安王休仁为雍州刺史，湘东王彧为南豫州刺史，皆留不遣。

甲戌，以司徒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。乙亥，以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、太尉；庆之固辞。征青、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。

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，庙号高宗。

九月，癸巳，帝如湖熟，戊戌，还建康。

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，帝疾之。辛丑，遣使赐子鸾死，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，发殷贵妃墓；又欲掘景宁陵，太史以为不利于帝，乃止。

初，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《诔》曰：“赞轨尧门。”帝以庄比贵妃于钩弋夫人，欲杀之。或说帝曰：“死者人之所同，一往之苦，不足为困。庄生长富贵，今系之尚方，使知天下苦剧，然后杀之，未晚也。”帝从之。

徐州刺史义阳王昶，素为世祖所恶，民间每讹言昶当反；是岁，讹言尤甚。废帝常谓左右曰：“我即大位

以来，遂未尝戒严，使人邑邑！”昶使典签蘧法生奉表诣建康，求入朝，帝谓法生曰：“义阳与太宰谋反，我正欲讨之。今知求还，甚善！”又屡诘问法生：“义阳谋反，何故不启？”法生惧，逃还彭城；帝因此用兵。己酉，下诏讨昶，内外戒严。帝自将兵渡江，命沈庆之统诸军前驱。

法生至彭城，昶即聚兵反；移檄统内诸郡，皆不受命，斩昶使，将佐文武悉怀异心。昶知事不成，弃母、妻，携爱妾，夜与数十骑开北门奔魏。昶颇涉学，能属文。魏人重之，使尚公主，拜侍中、征南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爵丹阳王。

吏部尚书袁凯，始为帝所宠任，俄而失指，待遇顿衰，使有司纠奏其罪，白衣领职。凯惧，诡辞求出。甲寅，以凯为督雍、梁等四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凯舅蔡兴宗谓之曰：“襄阳星恶，何可往？”凯曰：“‘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。’今者之行，唯愿生出虎口耳。且天道辽远，何必皆验！”

是时，临海王子项为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朝廷以兴宗为子项长史、南郡太守，行府、州事，兴宗辞不行。凯说兴宗曰：“朝廷形势，人所共见。在内大臣，朝不保夕，舅今出居陕西，为八州行事，凯在襄、沔，地胜兵强，去江陵咫尺，水陆流通。若朝廷有事，可以共立桓、文之功，岂比受制凶狂、临不测之

祸乎？今得间不去，后复求出，岂可得邪！”兴宗曰：“吾素门平进，与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宫省内外，人不自保，会应有变。若内难得弭，外衅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中免祸，各行其志，不亦善乎！”

凯于是狼狈上路，犹虑见迫，行至寻阳，喜曰：“今始免矣。”邓琬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、寻阳内史，行江州事。凯与之款狎过常，每清闲，必尽日穷夜。凯与琬人地本殊，见者知其有异志矣。寻复以兴宗为吏部尚书。

戊午，解严。帝因自白下济江至瓜步。

沈庆之复启听民私铸钱，由是钱货乱败。千钱长不盈三寸，大小称此，谓之“鹅眼钱”；劣于此者，谓之“縆环钱”；贯之以缕，入水不沉，随手破碎。市井不复料数，十万钱不盈一掬，斗米一万，商货不行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，帝还建康。

帝舅东阳太守王藻尚世祖女临川长公主。公主妒，谮藻于帝。己卯，藻下狱死。

会稽太守孔灵符，所至有政绩；以忤犯近臣，近臣谮之，帝遣使鞭杀灵符，并诛其二子。

宁朔将军何迈，瑀之子也，尚帝姑新蔡长公主。帝纳公主于后宫，谓之谢贵嫔；诈言公主薨，杀宫婢，送迈等殡葬，行丧礼。庚辰，拜贵嫔为夫人。加鸾辂龙旂，出警入蹕。迈素豪侠，多养死士。谋因帝出游，废之，

立晋安王子勋。事泄，十一月，壬辰，帝自将兵诛迈。

初，沈庆之既发颜、柳之谋，遂自昵于帝，数尽言规谏，帝浸不悦。庆之惧祸，杜门不接宾客。尝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书蔡兴宗所，兴宗使羨谓庆之曰：“公闭门绝客，以避悠悠请托者耳。如兴宗，非有求于公者也，何为见拒！”庆之使羨邀兴宗。

兴宗往见庆之，因说之曰：“主上比者所行，人伦道尽；率德改行，无可复望。今所忌惮，唯在于公；百姓喁喁，所瞻赖者，亦在公一人而已。公威名素著，天下所服。今举朝遑遑，人怀危怖。指麾之日，谁不响应！如犹豫不断，欲坐观成败，岂推旦暮及祸，四海重责将有所归！仆蒙眷异常，故敢尽言，愿公详思其计。”庆之曰：“仆诚知今日忧危，不复自保，但尽忠奉国，始终以之，当委任天命耳。加老退私门，兵力顿阙，虽欲为之，事亦无成。”兴宗曰：“当今怀谋思奋者，非欲邀功赏富贵，正求脱朝夕之死耳！殿中将帅，唯听外间消息，若一人唱首，则俯仰可定。况公统戎累朝，旧日部曲，布在宫省，受恩者多，沈修之辈皆公家子弟耳，何患不从！且公门徒、义附，并三吴勇士。殿中将军陆攸之，公之乡人，今入东讨贼，大有铠仗，在青溪未发。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，使陆攸之帅以前驱，仆在尚书中，自当帅百僚按前代故事，更简贤明以奉社稷，天下之事立定矣。又，朝廷诸所施为，民间传言公悉豫之。

公今不决，当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附从之祸。闻车驾屡幸贵第，酣醉淹留；又闻屏左右，独入阁内；此万世一时，不可失也！”庆之曰：“感君至言。然此大事，非仆所能行；事至，固当抱忠以没耳。”

青州刺史沈文秀，庆之弟子也，将之镇，帅部曲出屯白下，亦说庆之曰：“主上狂暴如此，祸乱不久，而一门受其宠任，万物皆谓与之同心。且若人爱憎无常，猜忍特甚，不测之祸，进退难免。今因此众力，图之易于反掌。机会难值，不可失也。”再三言之，至于流涕，庆之终不从。文秀遂行。

及帝诛何迈，量庆之必当入谏，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。庆之闻之，果往，不得进而还。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。庆之不肯饮，攸之以被掩杀之，时年八十。庆之子侍中文叔欲亡。恐如太宰义恭被支解，谓其弟中书郎文季曰：“我能死，尔能报。”遂饮庆之之药而死。弟秘书郎昭明亦自经死。文季挥刀驰马而去。追者不敢逼，遂得免。帝诈言庆之病薨，赠侍中、太尉，谥曰忠武公，葬礼甚厚。

领军将军王玄谟数流涕谏帝以刑杀过差，帝大怒。玄谟宿将，有威名，道路讹言玄谟已见诛。蔡兴宗尝为东阳太守，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，玄谟使法荣至兴宗所。兴宗谓法荣曰：“领军殊当忧惧。”法荣曰：“领军比日殆不复食，夜亦不眠，恒言收己在门，不保俄

顷。”兴宗曰：“领军忧惧，当为方略，那得坐待祸至！”因使法荣劝玄谟举事。玄谟使法荣谢曰：“此亦未易可行，期当不泄君言。”

右卫将军刘道隆，为帝所宠任，专典禁兵。兴宗尝与之俱从帝夜出，道隆过兴宗车后，兴宗曰：“刘君！比日思一闲写。”道隆解其意，掐兴宗手曰：“蔡公勿多言！”

壬寅，立皇后路氏，太皇太后弟道庆之女也。

帝畏忌诸父，恐其在外为患，皆聚之建康，拘于殿内，殴捶陵曳，无复人理。湘东王彧、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祐，皆肥壮，帝为竹笼，盛而称之，以彧尤肥，谓之“猪王”，谓休仁为“杀王”，休祐为“贼王”。以三王年长，尤恶之，常录以自随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祗性凡劣，谓之“驴王”；桂阳王休范、巴陵王休若年尚少，故并得从容。尝以木槽盛饭，并杂食搅之，掘地为坑，实以泥水，裸彧内坑中，使以口就槽食之，用为欢笑。前后欲杀三王以十数；休仁多智数，每以谈笑佞谀说之，故得推迁。

少府刘矇妾孕临月，帝迎入后宫，俟其生男，欲立为太子。彧尝忤旨，帝裸之，缚其手足，贯之以杖，使人提付太官，曰：“今日屠猪！”休仁笑曰：“猪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休仁曰：“待皇太子生，杀猪取其肝肺。”帝怒乃解，曰：“且付廷尉。”一宿，释之。丁

未，矇妾生子，名曰皇子，为之大赦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

帝又以太祖、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，故恶之，因何迈之谋，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。景云至湓口，停不进。子勋典签谢道迈、主帅潘欣之、侍书褚灵嗣闻之，驰以告长史邓琬，泣涕请计。琬曰：“身南土寒士，蒙先帝殊恩，以爱子见托，岂得惜门户百口，期当以死报效。幼主昏暴，社稷危殆，虽曰天子，事犹独夫。今便指帅文武，直造京邑，与群公卿士，废昏立明耳。”戊申，琬称子勋教，令所部戒严。子勋戎服出听事，集僚佐，使潘欣之口宣旨谕之。四座未对，录事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，众皆奉旨。乃以亮为咨议参军，领中兵，总统军事；功曹张沈为咨议参军，统作舟舰；南阳太守沈怀宝、岷山太守薛常宝、彭泽令陈绍宗等并为将帅。初，帝使荆州录送前军长史、荆州行事张悦至湓口，琬称子勋命，释其桎梏，迎以所乘车，以为司马。悦，畅之弟也。琬、悦二人共掌内外众事，遣将军俞伯奇帅五百人断大雷，禁绝商旅及公私使命。遣使上诸郡民丁，收敛器械；旬日之内，得甲士五千人，出顿大雷，于两岸筑垒。又以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咨议参军，领中兵，与陶亮并统前军，移檄远近。

戊午，帝召诸妃、主列于前，强左右使辱之。南平

王铄妃江氏不从；帝怒，杀妃三子南平王敬猷、庐陵王敬先、安南侯敬渊，鞭江妃一百。

先是民间讹言湘中出天子，帝将南巡荆、湘二州以厌之。明旦，欲先诛湘东王彧，然后发。

初，帝既杀诸公，恐群下谋己，以直阁将军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、沈攸之等有勇力，引为爪牙，赏赐美人、金帛，充牣其家。赵等久在殿省，众所畏服，皆为帝尽力；帝恃之，益无所顾惮，恣为不道，中外骚然。左右宿卫之士皆有异志，而畏越等，不敢发。时三王久幽，不知所为，湘东王彧主衣会稽阮佃夫、内监吴兴王道隆、学官令临淮李道儿与直阁将军柳光世，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阴谋弑帝。帝以立后故，假诸王阍人。彧左右钱蓝生亦在中，彧密使候帝动止。

先是，帝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宫人僮相逐，一人不从命，斩之。夜，梦在竹林堂，有女子骂曰：“帝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！”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。又梦所杀者骂曰：“我已诉上帝矣！”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。是日晡时，帝出华林园。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祐、会稽公主并从，湘东王彧独在秘书省，不被召，益忧惧。

帝素恶主衣吴兴寿寂之，见辄切齿，阮佃夫以其谋告寂之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、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、细铠将晋陵王敬则、中书舍人戴明宝。寂之等闻之，皆响

应。幼豫约勒内外，使钱蓝生密报休仁、休祐。时帝欲南巡，腹心宗越等并听出外装束，唯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。柳光世与僧整，乡人，因密邀之；僧整即受命。凡同谋十余人。阮佃夫虑力少不济，更欲招合，寿寂之曰：“谋广或泄，不烦多人。”其夕，帝悉屏侍卫，与群巫及彩女数百人射鬼于竹林堂。事毕，将奏乐，寿寂之抽刀前入，姜产之次之，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。休仁闻行声甚疾，谓休祐曰：“事作矣！”相随奔景阳山。帝山寂之至，引弓射之，不中。彩女皆迸走。帝亦走，大呼“寂寂”者三。寂之追而弑之；宣令宿卫曰：“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，除征主，今已平定。”殿省惶惑，未知所为。

休仁就秘书省见湘东王，即称臣，引升西堂，登御座，召见诸大臣。于时事起仓猝，王失履，跳至西堂，犹著乌帽。坐定，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。令备羽仪，虽未即位，凡事悉称令书施行。宣太皇太后令，数费帝罪恶，命湘东王篡称皇极。及明，宗越等始入，湘东王抚接甚厚。费帝母弟司徒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子尚，玩悖有兄风，己未，湘东王以太皇太后令，赐子尚及会稽公主死。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。释谢庄之囚。费帝犹横尸太医阁口。蔡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彧曰：“此虽凶悖，要是天下之主，宜使丧礼粗足；若直如此，四海必将乘人。”乃葬之秣陵县南。

初，湘东王母沈婕妤早卒，路太后养之。王事太后甚谨，太后爱王亦笃。王既弑废帝，欲慰太后心，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为黄门侍郎，茂之为中书侍郎。论功行赏，寿寂之等十四人皆封县侯、县子。

十二月，庚申朔，以东海王祗为中书监、太尉。进镇军将军、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，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，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。乙丑，徙安陆王子綏为江夏王。

丙寅，湘东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其废帝时昏制谬封，并皆刊削。

庚午，以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。道隆昵于废帝，尝无礼于建安太妃；至是，建安王休仁求解职，明帝乃赐道隆死。

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等虽为上所抚接，内不自安；上亦不欲使居中，从容谓曰：“卿等遭罹暴朝，勤劳日久，应得自养之地；兵马大郡，随卿等所择。”越等素已自疑，闻之，皆相顾失色，因谋作乱；以告沈攸之，攸之以闻。上收越等，下狱死。攸之复入直阁。

辛未，徙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，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。

壬申，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景文，即彧也，避上名，以字行。

乙亥，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，陵曰崇宁。

初，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入朝，以长史、南梁郡太守陈郡殷琰行府州事。及休祐徙荆州，即以琰为督豫、司二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

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号，移居外宫；上不许。戊寅，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，居崇宪宫，供奉礼仪，不异旧日。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后，景文之妹也。

罢二铢钱，禁鹅眼、縆环钱，馀皆通用。

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书，皆喜，共造邓琬，曰：“暴乱既除，殿下又开黄阁，实为公私大庆。”琬以晋安王子勋次第居三，又以寻阳起事与世祖同符，谓事必有成，取令书投地曰：“殿下当开端门，黄阁是吾徒事耳！”众皆骇愕。琬更与陶亮等缮治器甲，征兵四方。

袁顛既至襄阳，即与咨议参军刘胡缮修兵械，简集士卒，诈称被太皇太后令，使其起兵，即建牙驰檄，奉表劝子勋即大位。

辛巳，更以山阳王休祐为江州刺史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子瑱即留本任。

先是，废帝以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，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，至鹊头，闻寻阳兵起，不敢进。琬遣数百人劫迎之，令子勋建牙于桑尾，传檄建康，称：“孤志遵前典，黜幽陟明。”又谓上“骄害明茂，篡窃天宝，干我昭穆，寡我兄弟。藐孤同气，犹有十三，圣灵

何辜，而当乏餼。”

鄂州刺史安陆王子绥承子勋初檄，欲攻废帝；闻废帝已陨，即解甲下标。既而闻江、雍犹治兵，鄂府行事苟卞之大惧，即遣咨议、领中兵参军郑景玄帅军驰下，并送军粮。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临海王子项，会稽将佐奉太守寻阳王子房，皆举兵以应子勋。

卷第一百三十一

【宋纪十三】柔兆敦牂，一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上之下

泰始二年（丙午，公元四六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丑朔，魏大赦，改元天安。

癸巳，征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为抚军将军，以巴陵王休若代之。

甲午，中外戒严。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王玄谟副之。休仁军于南州，以沈攸之为寻阳太守，将兵屯虎槛。时玄谟未发，前锋凡十军，络绎继至。每夜各立姓号，不相禀受。攸之谓诸将曰：“今众军姓号不同，若有耕夫、渔父夜相呵叱，便致骇乱，取败之道也。请就一军取号。”众咸从之。

邓琬称说符瑞，诈称受路太后玺书，帅将佐上尊于晋安王子勋。乙未，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，改元义嘉。

以安陆王子绥为司徒、扬州刺史；寻阳王子房、临海王子项并加开府仪同三司；以邓琬为尚书右仆射，张悦为吏部尚书，袁顓加尚书左仆射；自馀将佐及诸州郡，除官进爵号各有差。

丙申，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。令孙，坦之子也。置司州于义阳，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。

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。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，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。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，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。济阴太守申阐据睢陵应建康，安都遣其从子直阁将军索儿、太原太守清河傅灵越等攻之。阐，令孙之弟也。安都婿裴祖隆守下邳，刘弥之至下邳，更以所领应建康，袭击祖隆。祖隆兵败，与征北参军垣崇祖奔彭城。崇祖，护之之从子也。弥之族人北海太守怀恭、从子善明皆举兵以应弥之，薛索儿闻之，释睢陵，引兵击弥之。弥之战败，走保北海。申令孙进据淮阳，请降于索儿。庞孟虬亦不受命，举兵应寻阳。

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凯为太子詹事，以平西司马庾业代之；又遣都水使者孔璋入东慰劳。璋说凯以“建康虚弱，不如拥五郡以应袁、邓。”凯遂发兵，驰檄奉寻阳。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昙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。上又以庾业代延熙为义兴，业至长塘湖，即与延熙合。

益州刺史萧惠开，闻晋安王子勋举兵，集将佐谓之曰：“湘东，太祖之昭；晋安，世祖之穆；其于当璧，并无不可。但景和虽昏，本是世祖之嗣；不任社稷，其次犹多。吾荷世祖之眷，当推奉九江。”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。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、广州刺史袁昙远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。元怙，元景之从兄也。

是岁，四方贡计皆归寻阳，朝廷所保，唯丹阳、淮南等数郡，其间诸县或应子勋。东兵已至永世，宫省危惧。上集群臣以谋成败。蔡兴宗曰：“今普天同叛，人有异志。宜镇之以静，至信待人。叛者亲戚布在宫省，若绳之以法，则土崩立至，宜明罪不相及之义。物情既定，人有战心，六军精勇，器甲犀利，以待不习之兵，其势相万耳。愿陛下勿忧。”上善之。

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，琰以家在建康，未许。右卫将军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，过寿阳，言建康必不能守。琰信之，且素无部曲，为土豪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所制，不得已而从之。琰以叔宝为长史，内外军事，皆叔宝专之。上谓蔡兴宗曰：“诸处未平，殷琰已复同逆；顷日人情云何？事当济不？”兴宗曰：“逆之与顺，臣无以辨。今商旅断绝，米甚丰贱，四方云合，而人情更安。以此卜之，清荡可必。但臣之所忧，更在事后，犹羊公言：‘既平之后，方当劳圣虑耳。’”

“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”上知琰附寻阳非本意，乃更厚抚其家以招之。

汝南、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于悬瓠以应建康。袁顓诱矜司马汝南常珍奇执矜，斩之，以珍奇代为太守。

上使冗从仆射垣荣祖还徐州说薛安都，安都曰：“今京都无百里地，不论攻围取胜，自可拍手笑杀；且我不欲负孝武。”荣祖曰：“孝武之行，足致馀殃，今虽天下雷同，正是速死，无能为也。”安都不从，因留荣祖使为将。荣祖，崇祖之从父兄也。

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参军颍川葛僧韶，请殷孝祖入朝，上遣之。时薛索儿屯据津迳，僧韶间行得至，说孝祖曰：“景和凶狂，开辟未有；朝野危极，假命漏刻。主上夷山翦暴，更造天地，国乱朝危，宜立长君。而群迷相煽，构造无端，贪利幼弱，竞怀希望。使天道助逆，群凶事申，则主幼时艰，权柄不一，兵难互起，岂有自容之地！舅少有立功之志，若能控济主勇，还奉朝廷，非唯匡主静乱，乃可以垂名竹帛。”孝祖具问朝廷消息，僧韶随方酬譬，并陈兵甲精强，主上欲委以前驱之任。孝祖即日委妻子于瑕丘，帅文武二千人，随僧韶还建康。时四方皆附寻阳，朝廷唯保丹阳一郡；而永世令孔景宣复叛，义兴兵垂至延陵，内外忧危，咸欲奔散。孝祖忽至，众力不少，并佺楚壮士，人情大安。甲辰，进孝祖号抚军将军，假节、督前锋诸军事，遣向虎

槛，宠赉甚厚。

初，上遣东平毕众敬诣兖州募人，至彭城，薛安都以利害说之，矫上命以众敬行兖州事，众敬从之。殷孝祖使司马刘文石守瑕丘，众敬引兵击杀之。安都素与孝祖有隙，使众敬杀孝祖诸子。州境皆附之，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，不从。纂，钟之曾孙也。

丙午，上亲总兵，出顿中堂。辛亥，以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，督辅国将军彭城刘勔、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殷琰。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将军吴兴沈怀明、尚书张永、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凯。时将士多东方人，父兄子弟皆已附凯。上因送军，普加宣示曰：“朕方务德简刑，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助顺同逆者，一以所从为断。卿等当深达此怀，勿以亲戚为虑也。”众于是大悦。凡叛者亲党在建康者，皆使居职如故。

壬子，路太后殂。

孔凯遣其孙昙瓘等军于晋陵九里，部陈甚盛。沈怀明至奔牛，所令寡弱，乃筑垒自固。张永至曲阿，未知怀明安否；百姓惊扰，永退还延陵，就巴陵王休若，诸将帅咸劝休若退保破冈。其日，大寒，风雪甚猛，塘埭决坏，众无固心。休若宣令：“敢有言退者斩！”众小定，乃筑垒息甲。寻得怀明书，贼定未进，军主刘亮又至，兵力转盛，人情乃安。亮，怀慎之从孙也。

殿中御史吴喜以主书事世祖，稍迁至河东太守。至

是，请得精兵三百，致死于东。上假喜建武将军，简羽林勇士配之。议者以“喜刀笔主者，未尝为将，不可遣。”中书舍人巢尚之曰：“喜昔随沈庆之，屡经军旅，性既勇决，又习战陈；若能任之，必有成绩。诸人纷纭，皆是不别才耳。”乃遣之。喜先时数奉使东吴，性宽厚，所至人并怀之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皆望风降散，故喜所至克捷。

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，斩之，喜版崇之领县事。喜至国山，遇东军，进击，大破之。自国山进屯吴城，刘延熙遣其将杨玄等拒战。喜兵力甚弱，玄等众盛。喜奋击，斩之，进逼义兴。延熙栅断长桥，保郡自守，喜筑垒与之相持。

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，有众七千人，与延熙遥相应接。沈怀明、张永与晋陵军相持，久不决。外监朱幼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果有胆力，上以四百人配之，使助东讨。农夫自延陵出长塘，农夫驰往攻之，力战，大破之，庾业弃城走义兴。农夫收其船仗，进向义兴，助吴喜。二月，己未朔，喜渡水攻郡城，分兵击诸垒，登高指麾，若令四面俱进者。义兴人大惧，诸垒皆溃。延熙赴水死，遂克义兴。

魏丞相太原王乙浑专制朝权，多所诛杀。安远将军贾秀掌吏曹事，浑屡言于秀，为其妻求称公主，秀曰：“公主岂庶姓所宜称！秀宁取死今日，不可取笑后世！”

“浑怒，骂曰：“老奴官，慳！”会侍中拓跋丕告浑谋反，庚申，冯太后收浑，诛之。秀，彝之子；丕，烈帝之玄孙也。太后临朝称制，引中书令高允、中书侍郎渔阳高闾及贾秀共参大政。

沈怀明、张永、萧道成等军于九里西，与东军相持。东军闻义兴败，皆震恐。上遣积射将军济阳江方兴、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东军形势。孔凯将孙昙扞、程扞宗等列五城，互相连带。扞宗城犹未固，王道隆与诸将谋曰：“扞宗城既未立，可以藉手，上副圣旨，下成众气。”辛酉，道隆帅所领急攻，拔之，斩扞宗首。永等因乘胜进击昙瓘等，壬戌，昙瓘等兵败，与袁村俱弃城走，遂克晋陵。

吴喜军至义乡。孔瓘屯吴兴南亭，太守王昙生诣瓘计事；闻台军已近，瓘大惧，堕床，曰：“悬赏所购，唯我而已；今不遽走，将为人擒！”遂与昙生奔钱唐。喜入吴兴，任农夫引兵向吴郡，顾琛弃郡奔会稽。上以四郡既平，乃留吴喜使统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，召张永等北击彭城，江方兴等南击寻阳。

以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左仆射，侍中褚渊为吏部尚书。

丁卯，吴喜至钱唐，孔瓘、王昙生奔浙东。喜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引兵向黄山浦；东军据岸结寨，农夫等击破之。喜自柳浦渡，取西陵，击斩庚业。会稽人大惧，

将士多奔亡，孔凯不能制。戊寅，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，凯逃奔嵎山；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封府库以待吴喜。己卯，王晏入城，杀绥，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。纵兵大掠，府库皆空；获孔璪，杀之。庚辰，嵎山民缚孔凯送晏，晏谓之曰：“此事孔璪所为，无预卿事，可作首辞，当相为申上。”凯曰：“江东处分，莫不由身；委罪求活，便是君辈行意耳。”晏乃斩之。顾琛、王昙生、袁标等诣吴喜归罪，喜皆宥之。东军主凡七十六人，于陈斩十七人，其余皆原宥。

薛索儿攻申阐，久不下；使申令孙入睢陵说阐，阐出降，索儿并令孙杀之。

山阳王休祐在历阳，辅国将军刘劭进军小岷。殷琰所署南汝阴太守裴季之以合肥来降。

邓琬性鄙暗贪吝，既执大权，父子卖官鬻爵，使婢仆出市道贩卖；酣歌博弈，日夜不休；大自矜遇，宾客到门，历旬不得前；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，群小横恣，竞为威福。于是士民仇怨，内外离心。

琬遣孙冲帅龙骧将军薛常宝、陈绍宗、焦度等兵一万为前锋，据赭圻。冲之于道与晋安王子勋书曰：“舟楫已办，器械亦整，三军踊跃，人争效命；便欲沿流挂帆，直取白下。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，分据新亭、南州，则一麾定矣。”子勋加冲左卫将军；以陶亮变右卫将军，统郢、荆、湘、梁、雍五州兵合二万人，一时

俱下。陶亮本无干略，闻建安王休仁自上，殷孝祖又至，不敢进，屯军鹊洲。

殷孝祖负其诚节，陵轹诸将，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，孝祖悉欲推治。由是人情乖离，莫乐为用。宁朔将军沈攸之，内抚将士，外谐群帅，众并赖之。孝祖每战，常以鼓盖自随，军中相谓：“殷统军可谓死将矣！今与贼交锋，而以羽仪自标显，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，欲不毙，得乎？”三月，庚寅，众军水陆并进，攻赭圻；陶亮等引兵救之，孝祖于陈为流矢所中，死。军主范潜帅五百人降于亮。人情震骇，并谓沈攸之宜代孝祖为统。

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槛，遣宁朔将军江方兴、龙骧将军襄阳刘灵遗各将三千人赴赭圻。攸之以为孝祖既死，亮等有乘胜之心，明日若不更攻，则示之以弱。方兴各位相亚，必不为己下；军政不壹，致败之由也。乃帅诸军主诣方兴曰：“今四方并反，国家所保，无复百里之地。唯有殷孝祖为朝廷所委赖，锋镝裁交，舆尸而反，文武丧气，朝野危心。事之济否，唯在时旦一战；战若不捷，则大事去矣。诘朝之事，诸人或谓吾应统之，自卜懦弱，干略不如卿。今辄相推为统，但当相与戮力耳。”方兴甚悦，许诺。攸之既出，诸军主并尤之，攸之曰：“吾本以济国活家，岂计此之升降！且我能下彼，彼必不能下我。共济艰难，岂可自措同异也！”孙冲之谓陶亮曰：“孝祖梟将，一战便死，天下事定矣，不须复

战，便当直取京都。”亮不从。

辛卯，方兴帅诸军进战，建安王休仁又遣军主郭季之、步兵校尉杜幼文、屯骑校尉垣恭祖、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段佛荣等三万人往会战，自寅及午，大破之，追奔至姥山而还。幼文，骥之子也。

孙冲子于湖、白口筑二城，军主竟陵张兴世攻拔之。

壬辰，诏以沈攸之为辅国将军、假节，代殷孝祖督前锋诸军事。

陶亮闻湖、白二城不守，大惧，急召孙冲之还鹊尾，留薛常宝等守赭圻；先于姥山及诸冈分立营寨，亦悉散还，共保浓湖。

时军旅大起，国用不足，募民上钱谷者，赐荒县、荒郡，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。

军中食少，建安王休仁抚循将士，均其丰俭，吊死问伤，身亲隐恤；故十万之众，莫有离心。

邓琬遣其豫州刺史刘胡帅众三万、铁骑二千，东屯鹊尾，并旧兵凡十馀万。胡，宿将，勇健多权略，屡有战功，将士畏之。司徒中兵参军冠军蔡那，子弟在襄阳，胡每战，悬之城外；那进战不顾。吴喜既定三吴，帅所领五千人，并运资实，至于赭圻。

薛索儿将马步万馀人自睢陵渡淮，进逼青、冀二州刺史张永营。丙申，诏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统北讨诸军事，进据广陵；又诏萧道成将兵救永。

戊戌，寻阳王子房至建康，上宥之，贬爵为松滋侯。庚子，魏以陕西王源贺为太尉。

上遣宁朔将军刘怀珍帅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五千，助刘劭讨寿阳，斩庐江太守刘道蔚。怀珍，善明之从子也。

中书舍人戴明宝启上，遣军主竟陵黄回募兵击斩寻阳所署马头太守王广元。

前奉朝请寿阳郑黑，起兵于淮上以应建康，东扞殷琰，西拒常珍奇；乙巳，以黑为司州刺史。

殷琰将刘顺、柳伦、皇甫道烈、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宛唐；刘劭帅众军并进，去顺数里立营。时琰所遣诸军，并受顺节度，而以皇甫道烈土豪，柳伦台之所遣，顺本卑微，唯不使经督二军。劭始至，堑垒未立；顺欲击之，道烈，伦不同，顺不能独进，乃止。劭营既立，不可复攻，因相持守。

壬子，断新钱，专用古钱。

沈攸之帅诸军围赭圻。薛常宝等粮尽，告刘胡求救；胡以囊盛米，系流查及船腹，阳覆船，顺风流下以饷之。沈攸之疑其有异，遣人取船及流查，大得囊米。丙辰，刘胡帅步卒一万，夜，斫山开道，以布囊运米饷赭圻。平旦，至城下，犹隔小堑，未能入。沈攸之帅诸军邀之，殊死战，胡众大败，舍粮弃甲，缘山走，斩获甚众。胡被疮，仅得还营。常宝等惶惧，夏，四月，辛酉，开城

突围，走还胡军。攸之拔赭圻城，斩其宁朔将军沈怀宝等，纳降数千人。陈绍宗单舸奔鹊尾。建安王休仁自虎槛进屯赭圻。

刘胡等兵犹盛。上欲绥慰人情，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，选用将士。时以军功除官者众，版不能供，始用黄纸。

邓琬以晋安王子勋之命，征袁顓下寻阳，顓悉雍州之众驰下。琬以黄门侍郎刘道宪行荆州事。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。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虚袭襄阳，不克。世隆，元景之弟子也。

散骑侍郎明僧暄为青州刺史。平原、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据琅邪，清河、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，高阳、勃海二郡太守刘乘民据临济城，并起兵以应建康。玄邈，玄谟之从弟；乘民，弥之之从子也。沈文秀遣军主解彦士攻北海，拔之，杀刘弥之。乘民从弟伯宗，合帅乡党，复取北海，因引兵向青州所治东阳城。文秀拒之，伯宗战死。僧暄、玄默、玄邈、乘民合兵攻东阳城，每战，辄为文秀所破，离而复合，如此者十馀，卒不能克。

杜淑宝谓台军住历阳，不能遽进；及刘劭等至，上下震恐。刘顺等始行，唯赍一月粮，既与劭久相持，粮尽。淑宝发车千五百乘，载米饷顺，自将五千精兵送之。吕安国闻之，言于刘劭曰：“顺精甲八千，而我众不能

居半。相持既久，强弱势殊，更复推迁，则无以自立。所赖者，彼粮行竭，我食有馀耳。若使叔宝米至，非唯难可复图，我亦不能持久。今唯有间道袭其米车，出彼不意，若能制之，当不战走矣。”勔以为然，以疲弱守营，简精兵千人配安国及龙骧将军黄回，使从间道出顺后，于横塘抄之。

安国始行，赍二日熟食；食尽，叔宝不至，将士欲还，安国曰：“卿等旦已一食。今晚米车不容不至；若其不至，夜去不晚。”叔宝果至，以米车为函箱陈，叔宝于外为游军。幢主杨促怀将五百人居前，安国、回等击斩之，及其士卒皆尽。叔宝至，回欲乘胜击之，安国曰：“彼将自走，不假复击。”退三十里，止宿。夜遣骑参候，叔宝果弃米车走。安国复夜往烧米车，驱牛二千馀头而还。

五月，丁亥朔，夜，刘顺众溃，顺走淮西就常珍奇。于是刘勔鼓行，进向寿阳。叔宝敛居民及散卒，婴城自守；勔与诸军分营城外。

山阳王休祐与殷琰书，为陈利害，上又遣御史王道隆赍诏宥琰罪。勔与琰书，并以琰兄瑗子邈书与之。琰与叔宝等皆有降意，而众心不壹，复婴城固守。

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兵应建康，诏以益之为辅国将军。督弋阳西山事。壬辰，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。丁未，以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。庚戌，以

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。

甲寅，葬昭太后修宁陵。

张永、萧道成等与薛索儿战，大破之，索儿退保石梁；食尽而溃，走向乐平，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。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，诣裴季之降。傅灵越走至淮西，武卫将军沛郡王广之生获之，送诣勔。勔诘其叛逆，灵越曰：“九州唱义，岂独在我！薛公不能专任智勇，委付子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人生归于一死，实无面求活。”送诣建康。上欲赦之，灵越辞终不改，乃杀之。

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，久不决，乃加袁顓督征讨诸军事。六月，甲戌，顓帅楼船千艘，战士二万，来入鹊尾。顓本无将略，性又怯桡，在军中未尝戎服，语不及战陈，唯赋诗谈义而已，不复抚接诸将；刘胡每论事，酬对甚简。由此大失人情，胡常切齿恚恨。胡以南运米未至，军士匮乏，就顓借襄阳之资，顓不许，曰：“都下两宅未成，方应经理。”又信往来之言，云“建康米贵，斗至数百”，以为将不攻自溃，拥甲以待之。

田益之帅蛮众万馀人围义阳，邓琬使司州刺史庞孟虬帅精兵五千救之，益之不战溃去。

安成太守刘袭，始安内史王识之，建安内史赵道生，并举郡来降。袭，道怜之孙也。

萧道成世子贽为南康赣令，邓琬遣使收系之。门客兰陵桓康担贽妻裴氏及其子长懋、子良逃于山中，与贽

族人萧欣祖等结客得百余人，攻郡，破狱出贽。南康相沈肃之帅将吏追贽，贽与战，擒之。贽自号宁朔将军，据郡起兵，与刘袭等相应。琬以中护军殷孚为豫章太守，督上流五郡以防袭等。

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应建康，袭击湘州行事何慧文于长沙。应之与慧文舍军身战，斫慧文八创，慧文斫应之断足。杀之。

始兴人刘嗣祖等据郡起兵应建康，广州刺史袁昙远遣其将李万周等讨之。嗣祖诳万周云“寻阳已平”。万周还袭番禺，擒昙远，斩之。上以万周行广州事。

初，武都王杨元和治白水，微弱不能自立，弃国奔魏。元和从弟僧嗣复自立，屯葭芦。费欣寿至巴东，巴东人任叔儿据白帝，自号辅国将军，击欣寿，斩之，叔儿遂阻守三峡。萧惠开复遣治中程法度将兵三千出梁州，杨僧嗣帅群氏断其道，间使以闻。秋，七月，丁酉，以僧嗣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诸军与袁顓相拒于浓湖，久未决。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：“贼据上流，兵强地胜。我虽持之有馀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，因险而壁，见利而动，使其首尾周遑，进退疑阻，中流既梗，粮运自艰，此制贼之奇也。钱溪江岸最狭，去大军不远，下临洄洑，船下必来泊岸，又有横浦可以藏船，千人守险，万人不能过。冲要之地，莫出于此。”沈攸之、吴喜并赞其策。

会庞孟虬引兵来助殷琰，刘劭遣使求援甚急，建安王休仁欲遣兴世救之。沈攸之曰：“孟虬蚁聚，必无能为，遣别将马步数千，足以相制。兴世之行，是安危大机。必不可辍。”乃遣段佛荣将兵救劭，而选战士七千、轻舸二百配兴世。

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，寻复退归，如是者累日。刘胡闻之，笑曰：“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，张兴世何物人，欲轻据我上！”不为之备。一夕，四更，值便风，兴世举帆直前，渡湖、白，过鹊尾。胡既觉，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。戊戌夕，兴世宿景洪浦，灵秀亦留。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趣钱溪，立营寨；己亥，兴世引兵进据之，灵秀不能禁。庚子，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。将士欲迎击据之，兴世禁之曰：“贼来尚远，气盛而矢骤；骤既易尽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”令将士治城如故。俄而胡来转近，船入洄湫；兴世命寿寂之、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，众军相继并进，胡败走，斩首数百，胡收兵而下。时兴世城寨未固，建安王休仁虑袁凯并力更攻钱溪，欲分其势。辛丑，命沈攸之、吴喜等以皮舰进攻浓湖，斩获千数。是日，刘胡帅步卒二万、铁马一千，欲更攻兴世。未至钱溪数十里，袁凯以浓湖之急，遽追之，钱溪城由此得立。胡遣人传唱“钱溪已平”，众并惧，沈攸之曰：“不然。若钱溪实败，万人中应有一人逃亡得还者；必是

彼战失利，唱空声以惑众耳。”勒军中不得妄动；钱溪捷报寻至。攸之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浓湖，袁凯骇惧。攸之日暮引归。

龙骧将军刘道符攻山阳，程天祚请降。

庞孟虬进至弋阳，刘劭遣吕安国等迎击于蓼潭，大破之，孟虬走向义阳。王玄谟之子昙善起兵据义阳以应建康，孟虬走死蛮中。

刘胡遣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合肥，杀汝阴太守裴季，刘劭遣辅国将军垣闾击之。闾，闾之弟；道标，安都之子也。

淮西人郑叔举起兵击常珍奇以应郑黑；辛亥，以叔举为北豫州刺史。崔道固为土人所攻，闭门自守。上遣使宣慰，道固请降。甲寅，复以道固为徐州刺史。

八月，皇甫道烈等闻庞孟虬，并开门出降。

张兴世既据钱溪，浓湖军乏食。邓琬大送资粮，畏兴世，不敢进。刘胡帅轻舸四百，由鹊头内路欲攻钱溪，既而谓长史王念叔：“吾少习步战，未闲水斗。若步战，恒在数万人中；水战在一舸之上，舸舸各进，不复相关，正在三十人中，此非万全之计，吾不为也。”乃托疟疾，住鹊头不进，遣龙骧将军陈庆将三百舸向钱溪，戒庆：“不须战。张兴世吾之所悉，自当走耳。”陈庆至钱溪，军于梅根。

胡遣别将王起将百舸攻兴世，兴世击起，大破之。

胡帅其馀舸驰还，谓顓曰：“兴世营寨已立，不可猝攻；昨日小战，未足为损。陈庆已与南陵、大雷诸军共遏其上，大军在此，鹊头诸将又断其下流；已堕围中，不足复虑。”凯怒胡不战，谓曰：“粮运鲠塞，当如此何？”胡曰：“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，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！”乃遣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将千人步趣南陵迎粮。

仲玉至南陵，载米三十万斛，钱布数十舫，竖榜为城，规欲突过。行至贵口，不敢进，遣间信报胡，令遣重军援接。张兴世遣寿寂之、任农夫等将三千人至贵口击之，仲玉走还顓营，悉虏其资实；胡众骇惧，胡将张喜来降。

镇东中兵参军刘亮进兵逼胡营，胡不能制。袁顓惧曰：“贼入人肝脾里，何由得活！”胡阴谋遁去，己卯，诳凯云：“欲更帅步骑二万，上取钱溪，兼下大雷馀运。”令凯悉选马配之。其日，胡委凯去，径趣梅根。先令薛常宝办船，悉发南陵诸军，烧大雷诸城而走。至夜，凯方知之，大怒，骂曰：“今年为小子所误！”呼取常所乘善马“飞燕”谓其众曰：“我当自出追之！”因亦走。

庚辰，建安王休仁勒兵入凯营，纳降卒十万，遣沈攸之等追顓。顓走至鹊头，与戍主薛伯珍并所领数千人偕去，欲向寻阳。夜，止山间，杀马以劳将士，顾谓伯

珍曰：“我非不能死；且欲一至寻阳，谢罪主上，然后自刎耳。”因慷慨叱左右索节，无复应者。及旦，伯珍请屏人言事，遂斩顓首，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。湛之因斩伯珍，并送首以为己功。

刘胡帅二万人向寻阳，诈晋安王子勋云：“袁凯已降，军皆散，唯己帅所领独返；宜速处分，为一战之资。当停据湓城，誓死不贰。”乃于江外夜趣沔口。

邓琬闻胡去，忧惶无计，呼中书舍人褚灵嗣等谋之，并不知所出。张悦诈称疾，呼琬计事，令左右伏甲帐后，戒之：“若闻索酒，便出。”琬既至，悦曰：“卿首唱此谋，今事已急，计将安出！”琬曰：“正当斩晋安王，封府库，以谢罪耳。”悦曰：“宁可卖殿下求活邪！”因呼酒。子洵提刀出，斩琬。中书舍人潘欣之闻琬死，勒兵而至。悦使人语之曰：“邓琬谋反，今已梟戮。”欣之乃还。取琬子，并杀之。悦因单舸赍琬首驰下，诣建安王休仁降。

寻阳乱。蔡那之子道渊在寻阳被系作部，脱锁入城，执子勋，囚之。沈攸之等诸军至寻阳，斩晋安王子勋，传首建康，时年十一。

初，邓琬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峽道入三吴，军于上饶，闻刘胡败，军副鄱阳太守费晔斩淹以降。淹，畅之子也。

废帝之世，衣冠惧祸，咸欲远出。至是流离外难，

百不一存，众乃服蔡兴宗之先见。

九月，壬辰，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。

癸巳，解严，大赦。

庚子，司徒休仁至寻阳，遣吴喜、张兴世向荆州，沈怀明向郢州，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张敬儿向雍州，孙超之向湘州，沈思仁、任农夫向豫章，平定馀寇。

刘胡逃至石城，捕得，斩之。郢州行事张沈变形为沙门，潜走，追获，杀之。荆州行事刘道宪闻浓湖平，散兵，遣使归罪。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，杀道宪，执临海王子项以降。孔道存知寻阳已平，遣使请降；寻闻柳世隆、刘亮当至，众悉逃溃，道存及三子皆自杀。上以何慧文才兼将吏，使吴喜宣旨赦之。慧文曰：“既陷逆节，手害忠义，何面见天下之士！”遂自杀。安陆王子绥、临海王子项、邵陵王子无并赐死，刘顺及馀党在荆州者皆伏诛。诏追赠诸死节之臣，及封赏有功者各有差。

己酉，魏初立郡学，置博士、助教、生员，从中书令高允、相州刺史李讷斤之请也。讷斤，崇之子也。

上既诛晋安王子勋等，待世祖诸子犹如平日。司徒休仁还自寻阳，言于上曰：“松滋侯兄弟尚在，将来非社稷计，宜早为之所。”冬，十月，乙卯，松滋侯子房、永嘉王子仁、始安王子真、淮南王子孟、南平王子产、庐陵王子舆、子趋、子期、东平王子嗣、子悦并赐死，

及镇北咨议参军路休之、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、兖州刺史刘祗、中书舍人严龙皆坐诛。世祖二十八子于此尽矣。祗，义欣之子也。

刘劭围寿阳，垣闾攻合肥，俱未下。劭患之，召诸将会议。马队主王广之曰：“得将军所乘马，判能平合肥。”幢主皇甫肃怒曰：“广之敢夺节下马，可斩！”劭笑曰：“观其意，必能立功。”即推鞍下马与之。广之往攻合肥，三日，克之；薛道标突围奔淮西归常珍奇，劭擢广之为军主。广之谓肃曰：“节下若从卿言，何以平贼！卿不赏才，乃至于此！”肃有学术，及劭卒，更依广之，广之荐于齐世祖为东海太守。

沈灵宝自庐江引兵攻晋熙，晋熙太守阎湛之弃城走。

徐州刺史薛安都、益州刺萧惠开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兖州刺史毕众敬、豫章太守殷孚、汝南太守常珍奇，并遣使乞降。上以南方已平，欲示威淮北，乙亥，命镇军将军张永、中领军沈攸之将甲士五万迎薛安都。蔡兴宗曰：“安都归顺，此诚非虚，正须单使尺书。今以重兵迎之，势必疑惧；或能招引北虏，为患方深。若以叛臣罪重，不可不诛，则向之所宥亦已多矣。况安都外据大镇，密迩边陲，地险兵强，攻围难克，考之国计，尤宜驯养；如其外叛，将为朝廷旰食之忧。”上不从，谓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曰：“吾今因此北讨，卿意以

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都狡猾有馀，今以兵逼之，恐非国之利。”上曰：“诸军猛锐，何往不克！卿勿多言！”安都闻大兵北上，惧，遣使乞降于魏，常珍奇亦以悬瓠降魏，皆请兵自救。

戊寅，立皇子昱为太子。

薛安都以其子为质于魏，魏遣镇东大将军代人尉元、镇东将军魏郡孔伯恭等帅骑一万出东道，救彭城；镇西大将军西河公石、都督荆、豫、南雍州诸军事张穷奇出西道，救悬瓠。以安都为都督徐、雍等五州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河东公；常珍奇为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河内公。

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魏，尉元受之，而阴为之备。魏帅至无盐，纂闭门拒守。

薛安都之召魏兵也，毕众敬不与之同，遣使来请降；上以众敬为兖州刺史。众敬子元宾在建康，先坐它罪诛。众敬闻之，怒，拔刀斫柱曰：“吾皓首唯一子，不能全，安用独生！”十一月，壬子，魏师至瑕丘，众敬请降于魏。尉元遣部将先据其城，众敬悔恨，数日不食。元长驱而进，十二月，己未，军于秣。

西河公石至上蔡，常珍奇帅文武出迎。石欲顿军汝，北即入城，中书博士郑羲曰：“今珍奇虽来，意未可量。不如直入其城，夺其管籥，据有府库，制其腹心，策之全者也。”石遂策马入城，因置酒嬉戏。羲曰：“观珍

奇之色甚不平，不可不为之力求。”乃严兵设备。其夕，珍奇使人烧府屋，欲为变，以石有备而止。羲，豁之曾孙也。

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，连营南奔。魏遣建安王陆馘宣慰新附民；有陷军为奴婢者，馘悉免之，新民乃悦。

乙丑，诏坐依附寻阳削官爵禁锢者，皆从原荡，随才铨用。

刘勰围寿阳，自首春至于未冬，内攻外御，战无不捷，以宽厚得将士心。寻阳既平，上使中书为诏谕殷琰，蔡兴宗曰：“天下既定，是琰思过之日。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慰引。今直中书为诏，彼必疑谓非真，非所以速清方难也。”不从。琰得诏，谓刘辄诈为之，不敢降。杜叔宝闭绝寻阳败问，有传者即杀之，守备益固。凡有降者，上辄送寿阳城下，使与城中人语，由是众情离沮。

琰欲请降于魏，主簿谯郡夏侯详说琰曰：“今日之举，本效忠节。若社稷有奉，便当归身朝廷，何可北面左衽乎！且今魏军近在淮次，官军未测吾之去就，若遣使归款，必厚相慰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”琰乃使详出见刘勰，详说勰曰：“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犹固守者，畏将军之诛，皆欲自归于魏。愿将军缓而赦之。则莫不相帅而至矣。”勰许诺，使详至城下，呼城中人，谕以勰意。丙寅，琰帅将佐面缚出降，勰悉加慰抚，不戮一人。入城，约勒将士，士民赀财，秋毫无所失，寿阳人大悦。

魏兵至师水，将救寿阳；闻琰已降，乃掠义阳数千人而去。久之，琰复仕至少府而卒。

萧惠开在益州，多任刑诛，蜀人猜怨。闻费欣寿败没，程法度不得前，于是晋原一郡反，诸郡皆应之，合兵围成都。城中东兵不过二千，惠开悉遣蜀人出，独与东兵拒守。蜀人闻寻阳已平，争欲屠城，众至十馀万人。惠开每遣兵出战，未尝不捷。

上遣其弟惠基自陆道使成都，赦惠开罪。惠基至涪，蜀人遏留惠基，不听进。惠基帅部曲击之，斩其渠帅，然后得前。惠开奉旨归降，城围得解。

上遣惠开宗人宝首自水道慰劳益州。宝首欲以平蜀为己功，更奖说蜀人，使攻惠开。于是处处蜂起，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合，与宝首进逼成都，众号二十万。惠开欲击之，将佐皆曰：“今慰劳使至而拒之，何以自明？”惠开曰：“今表启路绝，不战则何以得通使京师？”乃遣宋宁太守萧惠训等将万兵与战，大破之，生擒宝首，囚于成都，遣使言状。上使执送宝首，召惠开还建康。既至，上问以举兵状。惠开曰：“臣唯知逆顺，不识天命；且非臣不乱，非臣不平。”上释之。

是岁，侨立兖州，治淮阴；徐州治钟离；青、冀二州共一刺史，治郁洲，郁洲在海中，周数百里，累石为城，高八九尺，虚置郡县，荒民无几。

张永、沈攸之进兵逼彭城，军于下 盖，分遣羽林

监王穆之将卒五千守辚重于武原。

魏尉元至彭城，薛安都出迎。元遣李璨与安都先入城，收其管籥；别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抚内外，然后入。其夜，张永攻南门，不克而退。

元不礼于薛安都，安都悔降，复谋叛魏；元知之，不果发。安都重赂元等，委罪于女婿裴祖隆而杀之。元使李璨与安都守彭城，自将兵击张永，绝其粮道，又破王穆之于武原。穆之帅馀众就永，元进攻之。

卷第一百三十二

【宋纪十四】起强圉协洽，尽上章阉茂，凡四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中

泰始三年（丁未，公元四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张永等弃城夜遁。会天大雪，泗水冰合，永等弃船步走，士卒冻死者太半，手足断者什七八。尉元邀其前，薛安都乘其后，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，死者以万数，枕尸六十馀里，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；永足指亦堕，与沈攸之仅以身免，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为魏所虏。上闻之，召蔡兴宗，以败书示之，曰：“我愧卿甚！”永降号左将军；攸之免官，以贞阳公领职还屯淮阴。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。

裴子野论曰：昔齐桓矜于葵丘而九国叛，曹公不礼张松而天下分。一失毫厘，其差远矣。太宗之初，威令所被，不满百里，卒有离心，士无固色，

而能开诚心，布款实，莫不感恩服德，致命效死，故西摧北荡，寓内褰开。既而六军献捷，方隅束手，天子欲贾其馀威，师出无名，长淮以北，倏忽为戎。惜乎！若以向之虚怀，不骄不伐，则三叛奚为而起哉！高祖虬虱生介冑，经启疆场；后之子孙，日蹙百里。播获堂构，岂云易哉！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，公私困竭，请发冀、相、济、兖四州粟，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，沿清运载，以赈新民；魏朝从之。

魏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，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；丙午，司空和其奴等将殿中兵讨之。丁未，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，斩之；以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以抚之。道符，翰之子也。

闰月，魏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。

沈文秀、崔道固为土人所攻，遣使乞降于魏，且请兵自救。

二月，魏西河公石自悬瓠引兵攻汝阴太守张超，不克；退屯陈项，议还长社，待秋击之。郑羲曰：“张超蚁聚穷命，粮食已尽，不降当走，可翘足而待也。今弃之远去，超修城浚隍，积薪储谷，更来恐难图矣。”石不从，遂还长社。

初，寻阳既平，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诏书谕文秀，又遣辅国将军刘怀珍将马步三千人与文炳偕行。未至，值张永等败退，怀珍还镇山阳。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暕，

帝使怀珍帅龙骧将军王广之将五百骑、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，至东海，僧嵩已退保东莱。怀珍进据朐城，众心凶惧，欲且保郁洲，怀珍曰：“文秀欲以青州归索虏，计齐之士民，安肯甘心左衽邪！今扬兵直前，宣布威德，诸城可飞书而下。奈何守此不进，自为沮挠乎！”遂进，至黔陬，文秀所署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。怀珍送致文炳，达朝廷意，文秀犹不降；百姓闻怀珍至，皆喜。文秀所署长广太守刘桃根将数千人戍不其城。怀珍军于洋水，众谓且宜坚壁伺隙，怀珍曰：“今众少粮竭，悬军深入，正当以精兵速进，掩其不备耳。”乃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其城，拔之。文秀闻诸城皆败，乃遣使请降；帝复以为青州刺史。崔道固亦请降，复以为冀州刺史。怀珍引还。

魏济阴王小新成卒。

沈攸之之自彭城还也，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，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，睢陵、淮阳皆留兵戍之。玄载，玄谟之从弟也。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，幽州刺史刘休宾守梁邹，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，辅国将军清河张说守团城，及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忻、肥城、糜沟、垣苗等戍皆不附于魏。休宾，乘民之兄子也。

魏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将兵赴青州，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将骑五万为之继援。白曜，燕太祖之玄孙也。白曜至无盐，欲攻之。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，不宜遽进。

左司马范阳酈范曰：“今轻军远袭，深入敌境，岂宜淹缓！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，不暇攻围，将不为备；今若出其不意，可一鼓而克。”白曜曰：“司马策是也。”乃引兵伪退。申纂不复设备，白曜夜中部分，三月，甲寅旦，攻城，食时，克之；纂走，追擒，杀之。白曜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，酈范曰：“齐，形胜之地，宜远为经略。今王师始入其境，人心未洽，连城相望，咸有拒守之志，苟非以德信怀之，未易平也。”白曜曰：“善！”皆免之。

白曜将攻肥城，酈范曰：“肥城虽小，攻之引日，胜之不能益军势，不胜足以挫军威。彼见无盐之破，死伤涂地，不敢不惧；若飞书告谕，纵使不降，亦当逃散。”白曜从之，肥城果溃，获粟三十万斛。白曜谓范曰：“此行得卿，三齐不足定也。”遂取垣苗、麋沟二戍。一旬中连拔四城，威震齐土。

丙子，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守为郢州刺史。

房崇吉守升城，胜兵者不过七百人。慕容白曜筑长围以攻之，自二月至于夏四月，乃克之。白曜忿其不降，欲尽坑城中人，参军事昌黎韩麒麟谏曰：“今勅敌在前而坑其民，自此以东，诸城人自为守，不可克也。师老粮尽，外寇乘之，此危道也。”白曜乃慰抚其民，各使复业。

崇吉脱身走。崇吉母傅氏，申纂妻贾氏，与济州刺

史卢度世有中表亲，然已疏远。及为魏所虏，度世奉事甚恭，贍给优厚。度世闺门之内，和而有礼。虽世有屯夷，家有贫富，百口怡怡，丰俭同之。

崔道固闭门扞魏。沈文秀遣使迎降于魏，请兵援接。白曜欲遣兵赴之，郗范曰：“文秀室家坟墓皆在江南，拥兵数万，城固甲坚。强则拒战，屈则遁去。我师未逼其城，无朝夕之急，何所畏忌，而遽求援军！且观其使者，视下而色愧，语烦而志怯。此必挟诈以诱我，不可从也。不若先取历城，克盘阳，下梁邹，平乐陵，然后按兵徐进，不患其不服也。”白曜曰：“崔道固等兵力单弱，不敢出战；吾通行无碍，直抵东阳，彼自知必亡，故望风求服，夫又何疑！”范曰：“历城兵多粮足，非朝夕可拔。文秀坐据东阳，为诸城根本。今多遣兵则无以攻历城，少遣兵则不足以制东阳；若进为文秀所拒，退为诸城所邀，腹背受敌，必无全理。愿更审计，无堕贼彀中。”白曜乃止。文秀果不降。

魏尉元上表称：“彭城贼之要藩，不有重兵积粟，则不可固守；若资储既广，虽刘彧师徒悉起，不敢窥淮北之地。”又言：“若贼向彭城，必由清、泗过宿豫，历下邳；趋青州，亦由下邳、沂水经东安。此数者，皆为贼用师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镇淮阳，戍东安，则青、冀诸镇可不攻而克；若四城不服，青、冀虽拔，百姓狼顾，犹怀侥幸之心。臣愚以为，宜释青、冀

之师，先定东南之地，断刘彧北顾之意，绝愚民南望之心；夏水虽盛，无津途可由，冬路虽通，无高城可固。如此，则淮北自举，暂劳永逸。兵贵神速，久则生变，若天雨既降，彼或因水通，运粮益众，规为进取，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图，青、冀二州猝未可拔也。”

五月，壬戌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。

沈攸之自送运米至下邳，魏人遣清、泗间人诈攸之云：“薛安都欲降，求军迎接。”军副吴喜请遣千人赴之，攸之不许。既而来者益多，喜固请不已，攸之乃集来者告之曰：“君诸人既有诚心，若能与薛徐州子弟俱来者，皆即假君以本乡县，唯意所欲；如其不尔，无为空劳往还。”自是一去不返。攸之使军主彭城陈显达将千人助戍下邳而还。

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、雍之间，聚党数千人，攻陷郡县。秋，七月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儿等击斩之。

上复遣中领军沈攸之等击彭城。攸之以为清、泗方涸，粮运不继，固执以为不可。使者七返，上怒，强遣之。八月，壬寅，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，将兵北出；使行徐州事萧道成将千人镇淮阴。道成收养豪俊，宾客始盛。

魏之入彭城也，垣崇祖将部曲奔朐山，据之，遣使来降；萧道成以为朐山戍主。朐山滨海孤绝，人情未安，

崇祖浮舟水侧，欲有急则逃入海。魏东徐州刺史成固公戍溷城，崇祖部将有罪，亡降魏。成固公遣步骑二万袭胸山，去城二十里；崇祖方出送客，城中人惊惧，皆下船欲去。崇祖还，谓腹心曰：“虏非有宿谋，承叛者之言而来耳，易诳也。今得百余人还，事必济矣。但人情一骇，不可敛集，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，大呼而来云：‘艾塘义人已得破虏，须戎军速往，相助逐之。’”舟中人果喜，争上岸。崇祖引入，据城；遣羸弱入岛，人持两炬火，登山鼓噪。魏参骑以为军备甚盛，乃退。上以崇祖为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。

垣荣祖亦自彭城奔胸山，以奉使不效，畏罪不敢出，往依萧道成于淮阴。荣祖少学骑射，或谓之曰：“武事可畏，何不学书！”荣祖曰：“昔曹公父子上马横槊，下马谈咏，此于天下，可不负饮食矣。君辈无自全之伎，何异犬羊乎！”刘善明从弟僧副将部曲二千人，避魏居海岛，道成亦召而抚之。

魏于天宫寺作大像，高四十三尺，用铜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

魏尉元遣孔伯恭帅步骑一万拒沈攸之，又以攸之前败所丧士卒瘞堕膝行者悉还攸之，以沮其气。上寻悔遣攸之等，复召使还。攸之至焦墟，去下邳五十馀里，陈显达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，伯恭击破之。攸之引兵退，伯恭追击之，攸之大败，龙骧将军姜彥之等战没。攸之

创重，入保显达营；丁酉夜，众溃，攸之轻骑南走，委弃军资器械以万计，还屯淮阴。尉元以书谕徐州刺史王玄载，玄载弃下邳走，魏以陇西辛绍先为下邳太守。绍先不尚苛察，务举大纲，教民治生御寇而已；由是下邳安之。

孔伯恭进攻宿豫，宿豫戍将鲁僧遵亦弃城走。魏将孔大恒等将千骑南攻淮阳，淮阳太守崔武仲焚城走。

慕容白曜进屯瑕丘。崔道固之未降也，绥边将军房法寿为王玄邈司马，屡破道固军，历城人畏之。及道固降，皆罢兵。道固畏法寿扇动百姓，迫遣法寿使还建康。会从弟崇吉自升城来，以母妻为魏所获，谋于法寿。法寿雅不欲南行，怨道固迫之。时道固遣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、广川二郡事，戍磐阳，法寿乃与崇吉谋袭磐阳，据之，降于慕容白曜，以赎崇吉母妻。道固遣兵攻之，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救磐阳，道固兵退。白曜表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法寿对为冀州刺史，以法寿从弟灵民、思顺、灵悦、伯怜、伯玉、叔玉、思安、幼安等八人皆为郡守。

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于历城，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沈文秀于东阳。道固拒守不降，白曜筑长围守之。陵等至东阳，文秀请降；陵等入其西郭，纵士卒暴掠。文秀悔怒，闭城拒守，击陵等，破之。陵等退屯清西，屡进攻城，不克。

癸卯，大赦。

戊申，魏主李夫人生子宏。夫人，惠之女也。冯太后自抚养宏；顷之，还政于魏主。魏主始亲国事，勤于为治，赏罚严明，拔清节，黜贪污，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洁著闻者。

太中大夫徐爰，自太祖时用事，素不礼于上。上衔之，诏数其奸佞之罪，徙交州。

冬，十月，辛巳，诏徙义阳王昶为晋熙王，使员外郎李丰以金千两赎昶于魏。魏人弗许，使昶与上书，为兄弟之仪。上责其不称臣，不答。魏主复使昶与上书，昶辞曰：“臣本实彘兄，未经为臣。若改前书，事为二敬；敬或不改，彼所不纳。臣不敢奉诏。”乃止。魏人爱重昶，凡三尚公主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分徐州置东徐州，以辅国将军张说为刺史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以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。休宾之妻，崔邪利之女也，生子文晔，与邪利皆没于魏。慕容白曜将其妻子至梁邹城下示之。休宾密遣主簿尹文达至历城见白曜，且视其妻子；休宾欲降，而兄子闻慰不可。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：“刘休宾数遣人来见仆射约降，何故违期不至！”由是城中皆知之，共禁制休宾不得降，魏兵围之。

魏西河公石复攻汝阴，汝阴有备，无功而还。常珍

奇虽降于魏，实怀贰心；刘勔复以书招之。会西河公石攻汝阴，珍奇乘虚烧劫悬瓠，驱掠上蔡、安成、平舆三县民，屯于灌水。

泰始四年（戊申，公元四六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，豫州刺史刘勔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，又斩魏于都公闾于拔於汝阳台东，获运车千三百乘。魏复寇义阳，勔使司徒参军孙台瓘击破之。

淮西民贾元友上书，陈伐魏取陈、蔡之策，上以其书示刘勔。勔上言：“元友称‘虜主幼弱，内外多难，天亡有期’。臣以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，磐据数郡，百姓死亡；今春以来，连城围逼，国家未能复境，何暇灭虜！元友所陈，率多夸诞狂谋，皆非实。言之甚易，行之甚难。臣窃寻元嘉以来，仓荒远人，多干国议，负担归阙，皆劝讨虜，从来信纳，皆贻后悔。境上之人，唯视强弱：王师至彼，必壶浆候涂；裁见退军，便抄截蜂起。此前后所见，明验非一也。”上乃止。

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说，说以团城降魏。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说对为东徐州刺史，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。无又说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忻，整、忻皆降于魏。魏以元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徐、南、北兖三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召薛安都、毕众

敬入朝，至平城，魏以上客待之，群从皆封侯，赐第宅，资给甚厚。

慕容白曜围历城经年，二月，庚寅，拔其东郭；癸巳，崔道固面缚出降。白曜遣道固之子景业与刘文晔同至梁邹，刘休宾亦出降。白曜送道固、休宾及其僚属于平城。

辛丑，以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、北豫二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。魏西河公石攻之，珍奇单骑奔寿阳。

乙巳，车骑大将军、曲江庄公王玄谟卒。

三月，魏慕容白曜进围东阳。

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为辅国将军，将兵数千从海道救历城，至不其，闻历城已没，遂降于魏。

交州刺史刘牧卒。州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，据州反，自称刺史。

广州刺史羊希使晋康太守沛郡刘思道伐俚。思道违节度，失利，希遣收之；思道自帅所领攻州，希兵败而死。龙骧将军陈伯绍将兵伐俚，还，击思道，擒斩之。希，玄保之兄子也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复减郡县田租之半。

徙东海王祗为庐江王，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。上以废帝谓祗为驴王，故以庐江封之。

刘劭败魏兵于许昌。

魏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关

右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进爵为王。

五月，乙卯，魏主旼于崞山，道如繁峙，辛酉，还宫。

六月，魏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。熙，太后之兄也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以骁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。

八月，戊子，以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。

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，统高密等五郡军事，自海道救东阳。至不其城，为魏所断，因保城自固。魏人攻之，不克。

辛卯，分青州置东青州，以文静为刺史。

九月，辛亥，魏立皇叔桢为南安王，长寿为城阳王，太洛为章武王，休为安定王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发诸州兵北伐。

十一月，李长仁遣使请降，自贬行州事；许之。

十二月，魏人拔不其城，杀沈文静，入东阳西郭。

义嘉之乱，巫师请发修宁陵，戮玄宫为厌胜。是岁，改葬昭太后。

先是，中书侍郎、舍人皆以名流为之。太祖始用寒士秋当，世祖犹杂选士庶，巢尚之、戴法兴皆用事。及上即位，尽用左右细人，游击将军阮佃夫、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、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，并参预政事，权亚人主，巢、戴所不及也。佃夫尤恣横，人有顺迁，祸福立至。大纳货赂，所饷减二百匹绢，则不报书。园宅饮

饌，过于诸王；妓乐服饰，宫掖不如也。朝士贵贱，莫不自结。仆隶皆不次除官，捉车人至虎贲中郎部，马士至员外郎。

泰始五年（己酉，公元四六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，上耕籍田，大赦。

沈文秀守东阳，魏人围之三年，外无救援，士卒昼夜拒战，甲冑生虮虱，无离叛之志。乙丑，魏人拔东阳，文秀解戎服，正衣冠，取所持节坐斋内。魏兵交至，问：“沈文秀何在？”文秀厉声曰：“身是！”魏人执之，去其衣，缚送慕容白曜，使之拜，文秀曰：“各两国大臣，何拜之有！”白曜还其衣，为之设饌，锁送平城。魏主数其罪而宥之，待为下客，给恶衣、疏食；既而重其不屈，稍嘉礼之，拜外都下大夫。于是青、冀之地尽入于魏矣。二月，己卯，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、齐、东徐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进爵济南王。白曜抚御有方，东人安之。

魏自天安以来，比岁旱饥，重以青、徐用兵，山东之民疲于赋役。显祖命因民贫富，为三等输租之法，等为三品：上三品输平城，中输它州，下输本州。又，魏旧制：常赋之外，有杂调十五；至是悉罢之，由是民稍贍给。

河东柳欣慰等谋反，欲立太尉庐江王祗。祗自以于帝为兄，而帝及诸兄弟皆轻之，遂与欣慰等通谋相酬和。

征北咨议参军杜幼文告之，丙申，诏降祗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出镇宣城，帝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。欣慰等并伏诛。

三月，魏人寇汝阴，太守杨文苕击却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魏大赦。

五月，魏徙青、齐民于平城，置升城、历城民望于桑干，立平齐郡以居之；自馀悉为奴婢，分赐百官。

魏沙门统昙曜奏：“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祇户，粟为僧祇粟，遇凶岁，赈给饥民。”又请：“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为佛图户，以供诸寺扫洒。”魏主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、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。

六月，魏立皇子宏为太子。

癸酉，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。

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祗忿恚有怨言，请穷治；不许。丁丑，免祗官爵，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祗，因逼令自杀，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徙新安。

冬，十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顿丘王李峻卒。

十一月，丁未，魏复遣使来修和亲，自是信使岁通。

闰月，戊子，以辅师将军猛阳为兖州刺史，始治淮阴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扬州。休仁年与

上邻亚，素相友爱，景和之世，上赖其力以脱祸。及泰始初，四方兵起，休仁亲当矢石，克成大功，任总百揆，亲寄甚隆；由是朝野辐凑，上渐不悦。休仁悟其旨，故表解扬州。己未，以桂阳王休范为扬州刺史。

分荆州之巴东、建平，益州之巴西、梓潼郡，置三巴校尉，治白帝。先是，三峡蛮、獠岁为抄暴，故立府以镇之。上以司徒参军东莞孙谦为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谦将之官，敕募千人自随，谦曰：“亦夷不宾，盖待之失节耳，何烦兵役以为国费！”固辞不受。至郡，开布恩信，蛮、獠翕然怀之，竞饷金宝；谦皆慰谕，不受。

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，剽掠海盐，杀鄞令，东土大震。

泰始六年（庚戌，公元四七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，间一年一祭明堂。

二月，壬寅，以司徒休仁为太尉，领司徒；固辞。

癸丑，纳江智渊孙女为太子妃。甲寅，大赦。令百官皆献物；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、书，上大怒，封药赐死，既而原之。

魏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。定国，丽之子也。

魏主遣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击吐谷浑。

夏，四月，辛丑，魏大赦。

戊申，魏长孙观与叶欲浑王拾寅战于曼头山，拾寅

败走，遣别驾康盘龙入贡，魏主囚之。

癸亥，立皇子燮为晋熙王，奉晋熙王昶后。

五月，魏立皇弟长乐为建昌王。

六月，癸卯，以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。

上宫中大宴，裸妇人而观之，王后以户扇障面。上怒曰：“外舍寒乞！今共为乐，何独不视！”后曰：“为乐之事，其方自多；岂有姑姊妹集，而裸妇人以为笑！外舍之乐，雅异于此。”上大怒，遣后起。后兄景文闻之，曰：“后在家劣弱，今段遂能刚正如此！”

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，民间或言道成有异相，当为天子。上疑之，征为黄门侍郎、越骑校尉。道成惧，不欲内迁，而无计得留。冠军参军广陵荀伯玉劝道成遣数十骑入魏境，安置标榜，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境上；道成以闻，上使道成复本任。秋，九月，命道成迁镇淮阴。以侍中、中领军刘劭为都督南徐、兖等五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

戊寅，立总明观，置祭酒一人，儒、玄、文、史学士各十人。

柔然部真可汗侵魏，魏主引郡臣议之。尚书右仆射南平公目辰曰：“若车驾亲征，京师危惧，不如持重固守。虏悬军深入，粮运无继，不久自退；遣将追击，破之必矣。”给事中张白泽曰：“蠢尔荒愚，轻犯王略，

若銮輿亲行，必望麾崩散，岂可坐而纵敌！以万乘之尊，婴城自守，非所以威服四夷也。”魏主从之。白泽，袞之孙也。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，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，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，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断，镇西将军吕罗汉等掌留台事。诸将会魏主于女水之滨，与柔然战，柔然大败。乘胜逐北，斩首五万级，降者万馀人，犹戎马器械不可胜计。旬有九日，往返六千馀里。改女水曰武川。司徒东安王刘尼坐昏醉，军陈不整，免官。壬申，还至平城。

是时，魏百官不给禄，少能以廉白自立者。魏主诏：“吏受所监临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死；与者以从坐论。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，随所纠官轻重授之。”张白泽谏曰：“昔周之下士，尚有代耕之禄。今皇朝贵臣，服勤无报；若使受礼者刑身，纠之者代职，臣恐奸人窥望，忠臣懈节，如此而求事简民安，不亦难乎！请依律令旧法，仍班禄以酬廉吏。”魏主乃为之罢新法。

冬，十月，辛卯，诏以世祖继体，陷宪无遗，以皇子智随为世祖子，立为武陵王。

初，魏乙浑专政，慕容白曜颇附之。魏主追以为憾，遂称白曜谋反，诛之，及其弟如意。

初，魏南部尚书李敷，仪曹尚书李讷斤，少相亲善，与中书侍郎卢度世皆以才能为世祖、显祖所宠任，参豫机密，出纳诏命。其后讷斤出为相州刺史，受纳货赂，为

人所告，敷掩蔽之。显祖闻之，槛车征讖斤，案验服罪，当死。是时敷弟弈得幸于冯太后，帝意已疏之。有司以中旨讽讖斤告敷兄弟阴事，可以得免。讖斤谓其婿裴攸曰：“吾与敷族世虽远，恩逾同生，今在事劝吾为此，吾情所不忍。每引簪自刺，解带自绞，终不得死。且吾安能知其阴事！将若之何？”攸曰：“何为为人死也！有冯阐者，先为敷所败，其家深怨之。今询其弟，敷之阴事可得也。”讖斤从之。又赵郡范櫟条列敷兄弟事状凡三十馀条。有司以闻，帝大怒，诛敷兄弟。讖斤得减死，鞭髡配役。未几，复为太仓尚书，摄南部事。敷，顺之子也。

魏阳平王新成卒。

是岁，命龙骧将军义兴周山图将兵屯浹口讨田流，平之。

柔然攻于闐，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诣魏求救。魏主命公卿议之，毕曰：“于闐去京师几万里，蠕蠕唯习野掠，不能攻城；若其可攻，寻已亡矣。虽欲遣师，势无所及。”魏主以议示使者，使者亦以为然。乃诏之曰：“朕应仇敕诸军以拯汝难。但去汝遐阻，必不能救当时之急，汝宜知之。朕今练甲养士，一二岁间，当躬帅猛将，为汝除患。汝其谨修警候，以待大举。”

卷第一百三十三

【宋纪十五】起重光大渊献，尽旃蒙单阏，凡五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下

泰始七年（辛亥，公元四七一年）

春，二月，戊戌，分交、广置越州，治临漳。

初，上为诸王，宽和有令誉，独为世祖所亲。即位之初，义嘉之党多蒙全宥，随才引用，有如旧臣。及晚年，更猜忌忍虐，好鬼神，多忌讳，言语、文书，有祸败、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，有犯必加罪戮。改“駟”字为“驢”，以其似祸字故也。左右忤意，往往有刳斫者。

时淮、泗用兵，府藏空竭，内外百官，并断俸禄。而上奢费过度，每所造器用，必为正御、副御、次副各三十枚。嬖幸用事，货赂公行。

上素无子，密取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，生男则杀其

母，使宠姬子之。

至是寢疾，以太子幼弱，深忌诸弟。南徐州刺史晋平刺王休祐，前镇江陵，贪虐无度，上不使之镇，留之建康，遣上佐行府州事。休祐性刚很，前后忤上非一，上积不能平，且虑将来难制，欲方便除之。甲寅，休祐从上于岩山射雉，左右从者并在仗后。日欲暗，上遣左右寿寂之等数人，逼休祐令坠马，因共殴，拉杀之，传呼“骠骑落马！”上阳惊，遣御医络驿就视，比其左右至，休祐已绝。去车轮，舆还第。追赠司空，葬之如礼。

建康民间讹言，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贵之相，上以此言报之，休若忧惧。戊午，以休若代休祐为南徐州刺史。休若腹心将佐，皆谓休若还朝，必不免祸。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说休若曰：“今主上弥留，政成省阁，群竖恟々，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。殿下声著海内，受诏入朝，必往而不返。荆州带甲十馀万，地方数千里，上可以匡天子，除奸臣，下可以保境土，全一身；孰与赐剑邸第，使臣妾饮泣而不敢葬乎！”休若素谨畏，伪许之。敬先出，使人执之，以白于上而诛之。

三月，辛酉，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来聘。

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。莫寒大纳货赂，众怒，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。夏，四月，诸部敕勒皆叛。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，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；敕勒诈降，袭云，杀之，天赐仅以身

免。

晋平刺王既死，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。上与嬖臣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，运长等虑上晏驾后，休仁秉政，己辈不得专权，弥赞成之。上疾尝暴甚，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，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访休仁所亲信，豫自结纳；其或在直不得出者，皆恐惧。上闻，愈恶之。五月，戊午，召休仁入见，既而谓曰：“今夕停尚书下省宿，明可早来。”其夜，遣人赍药赐死。休仁骂曰：“上得天下，谁之力邪！孝武以诛牟且兄弟，子孙灭绝。今复为尔，宋祚其得久乎！”上虑有变，力疾乘舆出端门，休仁死，乃入。下诏称：“休仁规结禁兵，谋为乱逆，朕未忍明法，申诏诘厉。休仁惭恩惧罪，遽自引决。可宥其二子，降为始安县王，听其子伯融袭封。”

上虑人情不悦，乃与诸大臣及方镇诏，称：“休仁与休祐深相亲结，语休祐云：‘汝但作佞，此法自足安身；我从来颇得此力。’休祐之隕，本欲为民除患，而休仁从此日生媵惧。吾每呼令入省，便入辞杨太妃。吾春中多与之射雉，或阴雨不出，休仁辄语左右云：‘我已复得今一日。’休仁既经南讨，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。吾前者积日失适，休仁出入殿省，无不和颜，厚相抚劳。如其意趣，人莫能测。事不获已，反覆思惟，不得不有近日处分。恐当不必即解，故相报知。”

上与休仁素厚，虽杀之，每谓人曰：“我与建安年

时相邻，少便款狎。景和、泰始之间，勋诚实重；事计交切，不得不相除，痛念之至，不能自己。”因流涕不自胜。

初，上在藩与褚渊以风素相善；及即位，深相委仗。上寝疾，渊为吴郡太守，急召之。既至，入见，上流涕曰：“吾近危笃，故召卿，欲使著黄耆罗耳。”黄耆罗者，乳母服也。上与渊谋诛建安王休仁，渊以为不可，上怒曰：“卿痴人！不足与计事！”渊惧而从命。复以渊为吏部尚书。庚午，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，褚渊为左仆射。

上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；会有司奏寂之擅杀逻将，徙越州，于道杀之。

丙戌，追废晋平王休祐为庶人。

巴陵王休若至京口，闻建安王死，益惧。上以休若和厚，能谐辑物情，恐将来倾夺幼主，欲遣使杀之，虑不奉诏；欲征入朝，又恐猜骇。六月，丁酉，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，以休若为江州刺史。手书殷勤，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。

丁未，魏主如河西。

秋，七月，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；乙丑，赐死于第，赠侍中、司空。复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。时上诸弟俱尽，唯休范以人才凡劣，不为上所忌，故得全。

沈约论曰：“圣人立法垂制，所以必称先王，

盖由遗训馀风，足以贻之来世也。太祖经国之义虽弘，隆家之道不足。彭城王照不窥古，徒见昆弟之义，未识君臣之礼，冀以家情行之国道，主猜而犹犯，恩薄而未悟，致以呵训之微行，遂成灭亲之大祸。开端树隙，垂之后人。太宗因易隙之情，据已行之典，翦落洪枝，不得顾虑。既而本根无庇，幼主孤立，神器以势弱倾移，灵命随乐推回改，斯盖履霜有渐，坚冰自至，所由远矣！

裴子野论曰：“夫噬虎之兽，知爱己子；搏狸之鸟，非护异巢。太宗保字螟蛉，剿拉同气，既迷在原之天属，未识父子之自然。宋德告终，非天废也。夫危亡之君，未尝不先弃本枝，姬煦帝孽；推诚嬖狎，疾恶父兄。前乘覆车，后来并轡。借使叔仲有国，犹不先配天；而它人入室，将七庙绝祀；曾是莫怀，甘心才前落。晋武背文明之托，而覆中州者贾后；太祖弃初宁之誓，而登合殿者元凶。祸福无门，奚其豫择！友于兄弟，不亦安乎！”

丙寅，魏主至阴山。

初，吴喜之讨会稽也，言于上曰：“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，皆即于东戮之。”既而生送子房，释顾琛等。上以其新立大功，不问，而心衔之。及克荆州，剽掠，赃以万计。寿寂之死，喜为淮陵太守，督豫州诸军事，闻之，内惧，启乞中散大夫，上尤疑骇。或譖萧道成在

淮阴有贰心于魏，上封银壶酒，使喜自持赐道成。道成惧，欲逃，喜以情告道成，且先为之饮，道成即饮之。喜还朝，保证道成。或密以启上，上以喜多计数，素得人情，恐其不能事幼主；乃召喜入内殿，与共言谗甚款。既出，赐以名饌。寻赐死，然犹发诏赙赐。

又与刘劭等诏曰：“吴喜轻狡万端，苟取物情。昔大明中，黠、歙有亡命数千人，攻县邑，杀官长，刘子尚遣三千精甲讨之，再往失利。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县，说诱群贼，贼即归降。诡数幻惑，乃能如此。及泰始初东讨，止有三百人，直造三吴，凡再经薄战，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，无不清荡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便望风自退；若非积取三吴人情，何以得弭伏如此！寻喜心迹，岂可奉守文之主，遭国家可乘之会邪！譬如饵药，当人羸冷，资散石以全身，及热势发动，去坚积以止患，非忘其功，势不获已耳。”

戊寅，以淮阴为北兖州，征萧道成入朝。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，劝勿就征，道成曰：“诸卿殊不见事！主上自以太子稚弱，翦除诸弟，何预它人！今唯应速发；淹留顾望，必将见疑。且骨肉相残，自非灵长之祚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既至，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八月，丁亥，魏主还平城。

戊子，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。

庚寅，上疾有间，大赦。

戊戌，立皇子淮为安成王，实桂阳王休范之子也。

魏显祖聪睿夙成，刚毅有断，而好黄、老、浮屠之学。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，雅薄富贵，常有遗世之心。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沉雅仁厚，素有时誉，欲禅以帝位。时太尉源贺督诸军屯漠南，驰传召之。既至，会公卿大议，皆莫敢先言。任城王云，子推之弟也，对曰：“陛下方隆太平，临覆四海，岂得上违宗庙，下弃兆民。且父子相传，其来久矣。陛下必欲委弃尘务，则皇太子宜承正统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。陛下若更授旁支，恐非先圣之意。启奸乱之心，斯乃祸福之原，不可不慎也。”源贺曰：“陛下今欲禅位皇叔，臣恐紊乱昭穆，后世必有逆祀之讥。愿深思任城之言。”东阳公丕等曰：“皇太子虽圣德早彰，然实冲幼。陛下富于春秋，始览万机，奈何欲隆独善，不以天下为心，其若宗庙何！其若亿兆何！”尚书陆馘曰：“陛下若舍皇太子，更方诸王，臣请刎颈殿庭，不敢奉诏！”帝怒，变色；以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赵黑，黑曰：“臣以死奉戴皇太子，不知其它！”帝默然，时太子宏生五年矣，帝以其幼，故欲传位子推。中书令高允曰：“臣不敢多言，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。”帝乃曰：“然则立太子，群公辅之，有何不可！”又曰：“陆馘，直臣也，必能保吾子。”乃以馘为太保，

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太子。丙午，高祖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延兴。高祖幼有至性，前年，显祖病痲，高祖新吮。及受禅，悲泣不自胜。显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”

丁未，显祖下诏曰：“朕希心玄古，志存淡泊，爰命储宫践升大位，朕得优游恭己，栖心浩然。”

群臣奏曰：“昔汉高祖称皇帝，尊其父为太上皇，明不统天下也。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，犹宜陛下总之。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。”显祖从之。

己酉，上皇徙居崇光宫，采椽不斫，土阶而已；国之大事咸以闻。崇光宫在北苑中，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，与禅僧居之。

冬，十月，魏沃野、统万二镇敕勒叛，遣太尉源贺帅众讨之；降二千馀落，追击馀党至枹罕、金城，大破之，斩首八千馀级，虏男女万馀口，杂畜三万馀头。诏贺都督三道诸军，屯于漠南。

先是，魏每岁秋、冬发军，三道并出，以备柔然，春中乃还。贺以为：“往来疲劳，不可支久；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万馀人，筑三城以处之，使冬则讲武，春则耕种。”不从。

庚寅，魏以南安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，领护西域校尉，镇凉州。

上命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经略淮北，崇祖

自郁洲将数百人入魏境七百里，据蒙山。十一月，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击之，崇祖引还。

上以故第为湘宫寺，备极壮丽；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，乃分为二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，上谓曰：“卿至湘宫寺未？此是我大功德，用钱不少。”通直散骑侍郎会稽虞愿侍侧，曰：“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，佛若有知，当慈悲嗟愍；罪高浮图，何功德之有！”侍坐者失色；上怒，使人驱下殿。愿徐去，无异容。上好围棋，棋甚拙，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围棋，抗每假借之，曰：“皇帝飞棋，臣抗不能断。”上终不悟，好之愈笃。愿又曰：“尧以此教丹朱，非人主所宜好也。”上虽怒甚，以愿王国旧臣，每优容之。

王景文常以盛满为忧，屡辞位任，上不许。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贵盛，张永累经军旅，疑其将来难信，乃自为谣言曰：“一士不可亲，弓长射杀人。”景文弥惧，自表解扬州，情甚切至。诏报曰：“人居贵要，但问心若为耳。大明之世，巢、徐、二戴，位不过执戟，权亢人主。今袁粲作仆射领选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粲，粲迁为令，居之不疑；人情向粲，淡然亦复不改常日。以此居贵位要任，当有致忧竟不？夫贵高有危殆之惧，卑贱有填壑之忧，有心于避祸，不如无心于任运。存亡之要，巨细一揆耳。”

泰豫元年（壬子，公元四七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上以疾久不平，改元。戊午，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，并受贡计。

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、滢、叶以南八万馀落降于魏，自云桓玄之子，亡匿蛮中，以智略为群蛮所宗。魏以诞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听自选郡县吏；使起部郎京兆韦珍与诞安集新民，区置诸事，皆得其所。

二月，柔然侵魏，上皇遣将击之；柔然走。东部敕勒叛奔柔然，上皇自将追之，至石碛，不及而还。

上疾笃，虑晏驾之后，皇后临朝，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，必为宰相，门族强盛，或有异图。己未，遣使赉药赐景文死，手敕曰：“与卿周旋，欲全卿门户，故有此处分。”敕至，景文正与客棋，叩函看已，复置局下，神色不变，方与客思行争劫。局竟，斂子内奩毕，徐曰：“奉敕见赐以死。”方以敕示客。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愤怒，曰：“大丈夫安能坐受死！州中文武数百，足以一奋。”景文曰：“知卿至心；若见念者，为我百口计。”乃作墨启答敕致谢，饮药而卒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上梦有人告曰：“豫章太守刘惔反。”既寤，遣人就郡杀之。

魏显祖还平城。

庚午，魏主耕籍田。

夏，四月，以垣崇祖行徐州事，徙戍龙沮。

己亥，上大渐，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司空，又以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，加中领军刘劭右仆射，诏渊、劭与尚书令袁粲、荆州刺史蔡兴宗、郢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。褚渊素与萧道成善，引荐于上，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与袁粲等共掌机事。是夕，上殂。庚子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时苍梧王方十岁，袁粲、褚渊秉政，承太宗奢侈之后，务弘节俭，欲救其弊；而阮佃夫、王道隆等用事，货赂公行，不能禁也。

乙巳，以安成王准为扬州刺史。

五月，戊寅，葬明皇帝于高宁陵，庙号太宗。六月，乙巳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江氏为皇后。

秋，七月，柔然部帅无卢真将三万骑寇魏敦煌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。多侯，眷之子也。又寇晋昌，守将薛奴击走之。

戊午，魏主如阴山。戊辰，尊帝母陈贵妃为皇太妃，更以诸国太妃为太姬。

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直，不欲使居上流，闰月，甲辰，以兴宗为中书监；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、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兴宗辞中书监不拜。王道隆每诣兴宗，蹑履到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去，竟不呼坐。

沈攸之自以才略过人，自至夏口以来，阴蓄异志；及徙荆州，择郢州士马、器仗精者，多以自随。到官，

以讨蛮为名，大发兵力，招聚才勇，部勒严整，常如敌至。重赋敛以缮器甲，旧应供台者皆割留之，养马至二千馀匹，治战舰近千艘，仓廩、府库莫不充积。士子、商旅过荆州者，多为所羁留；四方亡命归之者，皆蔽匿拥护；所部或有逃亡，无远近穷追，必得而止。举错专恣，不复承用符敕，朝廷疑而惮之。为政刻暴，或鞭撻士大夫；上佐以下，面加詈辱。然吏事精明，人不敢欺，境内盗贼屏息，夜户不闭。

攸之贖罚群蛮太甚，又禁五溪鱼盐，蛮怨叛。酉溪蛮王田头拟死，弟娄侯篡立，其子田都走入獠中。于是群蛮大乱，掠抄至武陵城下。武陵内史萧疑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，诛娄佩，立田都，群蛮乃定。疑，贖之弟也。

八月，戊午，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卒。

九月，辛巳，魏主还平城。

冬，十月，柔然侵魏，及五原。十一月，上皇自将讨之。将度漠，柔然北走数千里，上皇乃还。

丁亥，魏封上皇之弟略为文川王。

己亥，以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。秉，道怜之孙也，和弱无干能，以宗室清令，故袁、褚引之。

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给事中、辅国将军，权任转重，欲用其所亲吴郡张澹为武陵郡；袁粲等皆不同，佃夫称敕施行，粲等不敢执。

魏有司奏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，岁用牲七万五千

五百。上皇恶其多杀，诏：“自今非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皆勿用牲，荐以酒脯而已。”

苍梧王上

元徽元年（癸丑，公元四七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朔，改元，大赦。

庚辰，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聘。戊戌，魏上皇还，至云中。

癸丑，魏诏守令劝课农事，同部之内，贫富相通，家有兼牛，通借无者。若不从诏，一门终身不仕。

戊午，魏上皇至平城。

甲戌，魏诏：“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，兼治二县，即食其禄；能静二县者，兼治三县，三年迁为郡守。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，三年迁为刺史。”

桂阳王休范，素凡讷，少知解，不为诸兄所齿遇，物情亦不向之，故太宗之未得免于祸。及帝即位，年在冲幼，素族秉政，近习用权。休范自谓尊亲莫二，应入为宰辅；既不如志，怨愤颇甚。典签新蔡许公舆为之谋主，令休范折节下士，厚相资给。于是远近赴之，岁中万计；收养勇士，缮治器械。朝廷知其有异志，亦阴为之备。会夏口阙镇，朝廷以其地居寻阳上流，欲使腹心居之。二月，乙亥，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。燮始四岁，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，行府州事，配以资力，使镇夏口；复恐其过寻阳为休范所劫留，使自太湫径去。休范闻之，

大怒，密与许公舆谋袭建康；表治城隍，多解材板而蓄之。奂，景文之兄子也。

吐谷浑王拾寅寇魏浇河。夏，四月，戊申，魏以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，发兵讨之。

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乘为崇圣大夫，给十户以供洒扫。

秋，七月，魏诏：“河南六州之民，户收绢一匹，绵一斤，租三十石。”

乙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八月，庚申，魏上皇如河西。

长孙观入吐谷浑境，刳其秋稼。吐谷浑王拾寅窘急，请降，遣子斤入侍。自是岁修职贡。

九月，辛巳，上皇还平城。

遣使如魏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，割南兖、豫州之境置徐州，治钟离。

魏上皇将入寇，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。

魏武都氏反，攻仇池，诏长孙观回师讨之。

武都王杨僧嗣卒于葭芦，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，遣使降魏；魏以文度为武兴镇将。

十一月，丁丑，尚书令袁粲以母忧去职。

癸巳，魏上皇南巡，至怀州。枋头镇将代人薛虎子，

先为冯太后所黜，为门士。时山东饥，盗贼竞起，相州民孙海等五百人称虎子在镇，境内清晏，乞还虎子。上皇复以虎子为枋头镇将，即日之官，数州盗贼皆息。

十二月，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巳，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太尉。

诏起袁粲，以卫军将军摄职，粲固辞。

壬子，柔然侵魏，柔玄镇二部敕勒应之。

魏州镇十一水旱，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余人。

是岁，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。刘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斩之。平原，提之子也。

元徽二年（甲寅，公元四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魏太尉源贺以疾罢。

二月，甲辰，魏上皇还平城。

三月，丁亥，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桂阳王休范反。掠民船，使军队称力请受，付以材板，合乎装治。数日即办。丙戌，休范帅众二万、骑五百发寻阳，昼夜取道；以书与诸执政，称：“杨运长、王道隆蛊惑先帝，使建安、巴陵二王无罪被戮。望执录二竖，以谢冤魂。”

庚寅，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，朝廷惶骇。护军褚渊、征北将军张永、领军刘劭、仆射刘秉、右卫将军萧道成、游击将军载明宝、骠骑将军阮佃夫、右军将军王道隆、中书舍人孙千龄、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事，

莫有言者。道成曰：“昔上流谋逆，皆因淹缓致败。休范必远怨前失，轻兵急下，乘我无备。今应变之术，不宜远出；若偏师失律，则大沮众心。宜顿新亭、白下，坚守宫城、东府、石头，以待贼至。千里孤军，后无委积，求战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。征北守白下，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；诸贵安坐殿中，不须竞出，我自破贼必矣！”因索笔下议。众并注“同”。孙千龄阴与休范通谋，独曰：“宜依旧遣军据梁山。”道成正色曰：“贼今已近，梁山岂可得至！新亭既是兵冲，所欲以死报国耳。常时乃可屈曲相从，今不得也！”“坐起，道成顾谓刘劭曰：“领军已同鄙议，不可改易！”袁粲闻难，扶曳入殿。即日，内外戒严。

道成将前锋兵出屯新亭，张永屯白下，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，袁粲、褚渊入卫殿省。时仓猝，不暇授甲，开南北二武库，随将士意所取。

萧道成至新亭，治城垒未毕，辛卯，休范前军已至新林。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，徐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使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则帅舟师与休范战，颇有杀获。壬辰，休范自新林舍舟步上，其将丁文豪请休范直攻台城。休范遣文豪别将兵趣台城，自以大众攻新亭垒。道成帅将士悉力拒战，自巳至午，外势愈盛，众皆失色，道成曰：“贼虽多而乱，寻当破矣。”

休范白服，乘肩舆，自登城南临沧观，以数十人自卫。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谋诈降以取之。回谓敬儿曰：“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杀诸王！”敬儿以白道成。道成曰：“卿能力事，当以本州相赏。”乃与回出城南，放仗走，大呼称降。休范喜，召至舆侧，回阳致道成密意，休范信之，以二子德宣、德嗣付道成为质。二子至，道成即斩之。休范置回、敬儿于左右，所亲李恒、钟爽谏，不听。时休范日饮醇酒，回见休范无备，目敬儿；敬儿夺休范防身刀，斩休范首，左右皆散走。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。

道成遣队主陈灵宝送休范首还台。灵宝道逢休范兵，弃首于水，挺身得达，唱云“已平”，而无以为验，众莫之信。休范将士亦不之知，其将杜黑驃攻新亭甚急。萧道成在射堂，司空主簿萧惠朗帅敢死士数十人突入东门，至射堂下。道成上马，帅麾下搏战，惠朗乃退，道成复得保城。惠朗，惠开之弟也，其姊为休范妃。惠朗兄黄门郎惠明，明为道成军副，在城内，了不自疑。

道成与黑驃拒战，自晡达旦，矢石不息；其夜，大雨，鼓叫不复相闻。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。道成秉烛正坐，厉声呵之，如是者数四。

丁文豪破台军于阜荚桥，直至朱雀桁南，杜黑驃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。右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，急召鄱阳忠昭公刘劭于石头。劭至，命撤桁以折

南军之势，道隆怒曰：“贼至，但当急击，宁可开桁自弱邪！”勔不敢复言。道隆趣勔进战，勔渡桁南，战败而死。黑驃等乘胜渡淮，道隆弃众走还台，黑驃兵追杀之。黄门侍郎王蕴重伤，踣于御沟之侧，或扶之以免。蕴，景文之兄子也。于是中外大震，道路皆云“台城已陷”，白下、石头之众皆溃，张永、沈怀明逃还。宫中传新亭亦陷，太后执帝手泣曰：“天下败矣！”

先是，月犯右执法，太白犯上将，或劝刘勔解职。勔曰：“吾执心行己，无愧幽明，若灾眚必至，避岂得免！”勔晚年颇慕高尚，立园宅，名为东山，遗落世务，罢遣部曲。萧道成谓勔曰：“将军受顾命，辅幼主，当此艰难之日，而深尚从容，废省羽翼。一朝事至，悔可追乎！”勔不从而败。

甲午，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，拥安成王准据东府，称桂阳王教曰：“安成王，吾子也，勿得侵犯。澄，渊之弟也。杜黑驃径进至杜姥宅，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，宫省恒忧。时府藏已竭，皇太后、太妃剔取宫中金银器物以充赏，众莫有斗志。

俄而丁文豪之从知休范已死，稍欲退散。文豪厉声曰：“我独不能定天下邪！”许公舆诈称桂阳王在新亭，士民惶惑，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。道成得，皆焚之，登北城谓曰：“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，尸在南冈下。身是萧平南，诸君谛视之，名刺皆已焚，勿忧惧也。”

道成遣陈显达、张敬儿及辅师将军任农夫、马军主东平周盘龙等将兵，自石头济淮，从承明门入卫宫省。袁粲慷慨谓诸将曰：“今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，孤子受先帝付托，不能绥靖国家，请与诸君同死社稷！”被甲上马，将驱之。于是陈显达等引兵出战，大破杜黑驃于杜姥宅，飞矢贯达目。丙申，张敬儿等又破黑驃等于宣阳门，斩黑驃及丁文豪，进克东府，馀党悉平。萧道成振旅还建康，百姓缘道聚观，曰：“全国家者，此公也！”道成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皆上表引咎解职，不许。

丁酉，解严，大赦。

柔然遣使来聘。

六月，庚子，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卫建康，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更日入直决事，号为“四贵”。

桂阳王休范之反也，使道士陈公昭作《天公书》，题云“沈丞相”，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。攸之不开视，推得公昭，送之朝廷。及休范反，攸之谓僚佐曰：“杜阳必声言我与之同。若不颠沛勤王，必增朝野之惑。”乃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、郢州刺史晋熙王燮、湘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同举兵讨休范。休范留中兵参军长惠连等守寻阳，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之。癸卯，惠连等开门请降，杀休范二子，诸镇皆罢兵。景素，宏之子也。

乙卯，魏诏曰：“下民凶戾，不顾亲戚，一人为恶，殃及阖门。朕为民父母，深所愍悼。自今非谋反、大逆、外叛，罪止其身。”于是始罢门、房之诛。

魏显祖勤于为治，赏罚严明，慎择牧守，进廉退贪。诸曹疑事，旧多奏决，又口传诏敕，或致矫擅。上皇命事无大小，皆据律正名，不得为疑奏；合则制可，违则弹诘，尽用墨诏，由是事皆精审。尤重刑罚，大刑多令覆鞫，或囚系积年。群臣颇为言，上皇曰：“滞狱诚非善治，不犹俞于仓猝而滥乎！夫人幽苦则思善，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，朕特苦之，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。”由是囚系虽滞，而所刑多得其宜。又以赦令长奸，故自延兴以后，不复有赦。

秋，七月，庚辰，立皇弟友为邵陵王。

乙酉，加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，攸之固辞。执政欲征攸之而惮于发命，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：“公久劳于外，宜还京师。任寄实重，未欲轻之；进退可否，在公所择。”攸之曰：“臣无廓庙之资，居中实非其才。至于扑讨蛮、蜃，克清江、汉，不敢有辞。虽自上如此，去留伏听朝旨。”乃止。

癸巳，柔然寇魏敦煌，尉多侯击破之。尚书秦：“敦煌僻远，介居西、北强寇之间，恐不能自固，请内徙就凉州。”群臣集议，皆以为然。给事中昌黎韩秀独以为：“敦煌之置，为日已久。虽逼强寇，人习战斗，纵

有草窃，不为大害。循常置戍，足以自全；而能隔阂西、北二虏，使不得相通。今徙就凉州，不唯有蹙国之名，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馀里，防逻甚难，二虏必有交通鬬之志；若骚动凉州，则关中不得安枕。又，士民或安土重迁，招引外寇，为国深患，不可不虑也。”乃止。

九月，丁酉，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、领司徒；加褚渊尚书令；刘秉丹阳尹。粲固辞，求反居墓所；不许。

渊以褚澄为吴郡太守，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：“褚澄开门纳贼，更为股肱大郡，王蕴力战几死，弃而不收。赏罚如此，何忧不乱！”渊甚惭。冬，十月，庚申，以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丙戌，帝加元服，大赦。

十二月，癸亥，立皇弟跻为江夏王，赞为武陵王。

是岁，魏建安贞王陆馘卒。

元徽三年（乙卯，公元四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帝祀南郊、明堂。

萧道成以襄阳重镇，张敬儿人位俱轻，不欲使居之；而敬儿求之不已，谓道成曰：“沈攸之在荆州，公知其欲何所作；不出敬儿，以表里制之，恐非公之利。”道成笑而无言。三月，己巳，以骁骑将军张敬儿为都督雍、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

沈攸之闻敬儿上，恐其见袭，阴为之备。敬儿既至，奉事攸之，亲敬甚至，动辄咨禀，信馈不绝。攸之以为

诚然，酬报款厚。累书欲因游猎会境上，敬儿报以为：“心期有在，景迹不宜过敦。”攸之益信之。敬儿得其事迹，皆密白道成。道成与攸之书，问：“张雍州迁代之日，将欲谁拟？”攸之即以示敬儿，欲以间之。

夏，五月，丙午，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。

丁未，魏主如武州山；辛酉，如车轮山。

六月，庚午，魏初禁杀牛马。

袁粲、褚渊皆固让新官。秋，七月，庚戌，复以粲为尚书令，八月，庚子，加护军将军褚渊中书监。

冬，十二月，丙寅，魏徙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。

己丑，魏城阳王长寿卒。

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，孝友清令，服用俭素，又好文学，礼接士大夫，由是有美誉；太宗特爱之，异其礼秩。时太祖诸子俱尽，诸孙唯景素为长；帝凶狂失德，朝野皆属意于景素。帝外家陈氏深恶之，杨运长、阮佃夫等欲专权势，不利立长君，亦欲除之。其腹心将佐多劝景素举兵，镇军参军济阳江淹独谏之，景素不悦。是岁，防阁将军王季符得罪于景素，单骑亡奔建康，告景素谋反。运长等即欲发兵讨之，袁粲、萧道成以为不可；景素亦遣世子延龄诣阙自陈。乃徙季符于梁州，夺景素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